

許嘯天鑒定

新文學指南

## ● 像畫

許嘯天像

西湖卮字亭夏景

黃春官像

西湖船浮在西湖面景

陳東原像

廣處門春色潘樹聲畫

王霞宙像

王霞宙山水畫

## 卷頭言

新文學指南上卷目次

## ● 模範文

情詞序

西廂卷頭言

## ● 學術論文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白話文的利益

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新文學指南上卷目次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小說

一本勞工雜誌

是個沒有福氣的新娘嗎

怎麼一回事

文明學生

星期之晨

寂寞之春

惡婆婆

乞丐日記

可憐的小販

春朝

凱旋日的前夜

哭聲

從前……現在

七年前的一个朋友

難解決的問題

半封遺書

母親的心

母子

五十元的代價

回家的時候

一個鄉村的老婦

途中

可憐的她

末號自修室

破後

禮拜六的夜裏

就是這麼一回事

家庭間一幕

威丁頓同他的貓

離家

畸形

遺痕

---

慰安和愉快

印度觀察記

不重要的信

窗裏和窗外

懷疑

020335-4

許嘯天像



多麼可感嘆的人生，  
你還不向前程努力麼？



靜——西湖五字亭夏景——

——許嘯天攝影——

乏味的人生！

得着片時安靜，是何等福分？

你看那一角湖亭，半塘蓮葉，一個寂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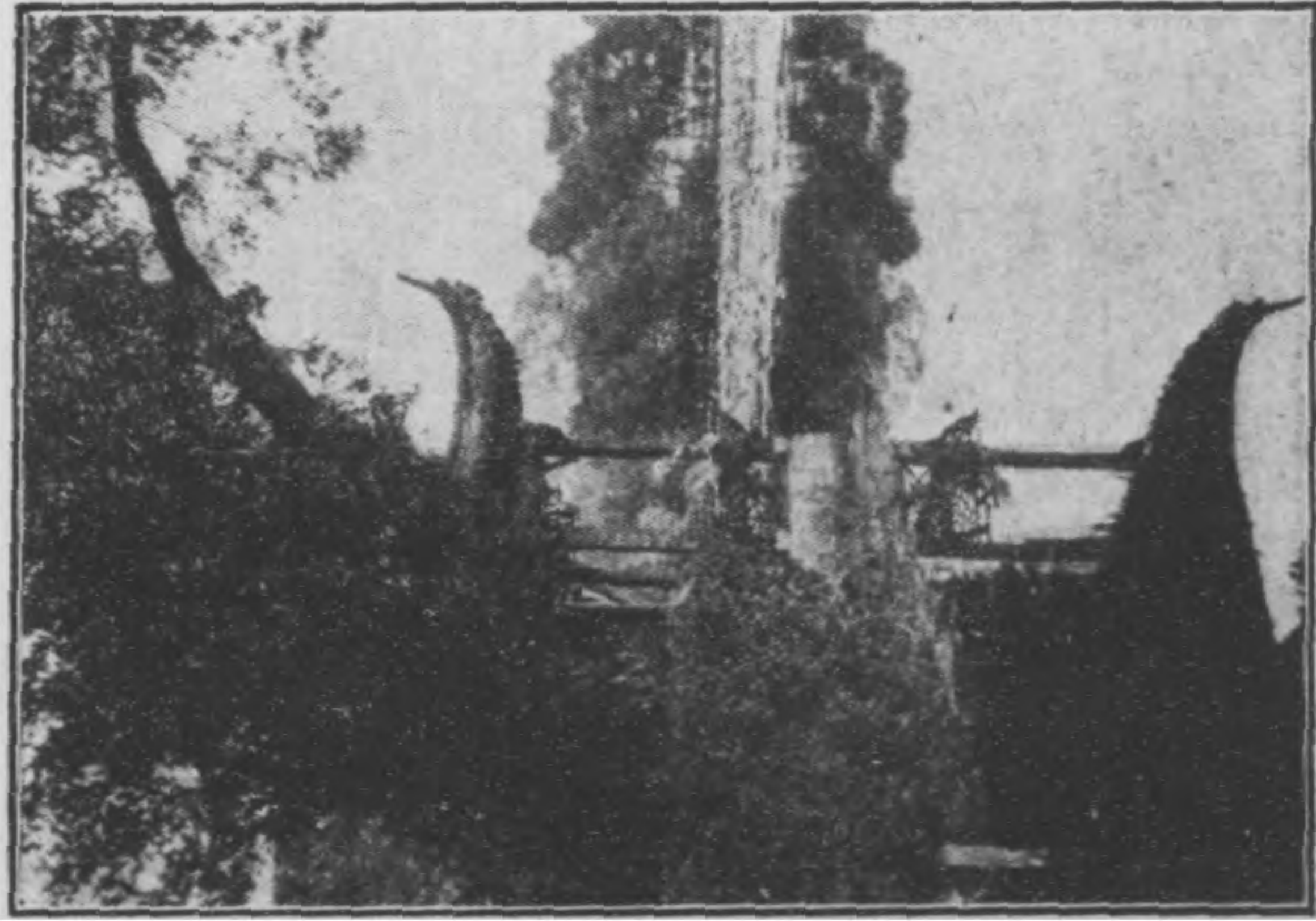
一齊兒到影波心。

波平如鏡，鴉雀無聲；

想像這鏡中人，禪心安定，

可聽得柳梢風過，扇扇度蟬聲？

——二·七·六，高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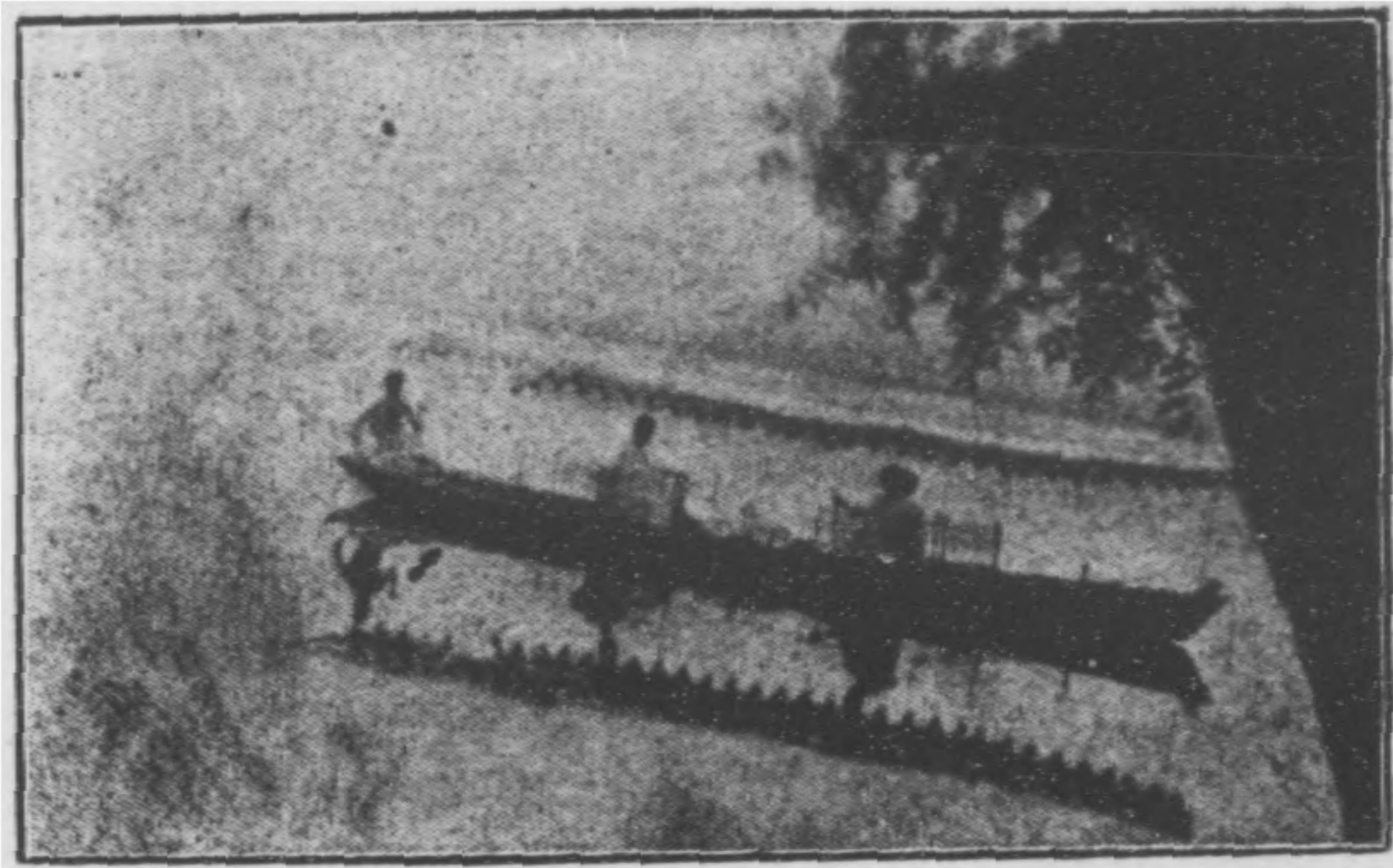


黃春官像



揚州第五師範學校的學生  
第一期文會考得第一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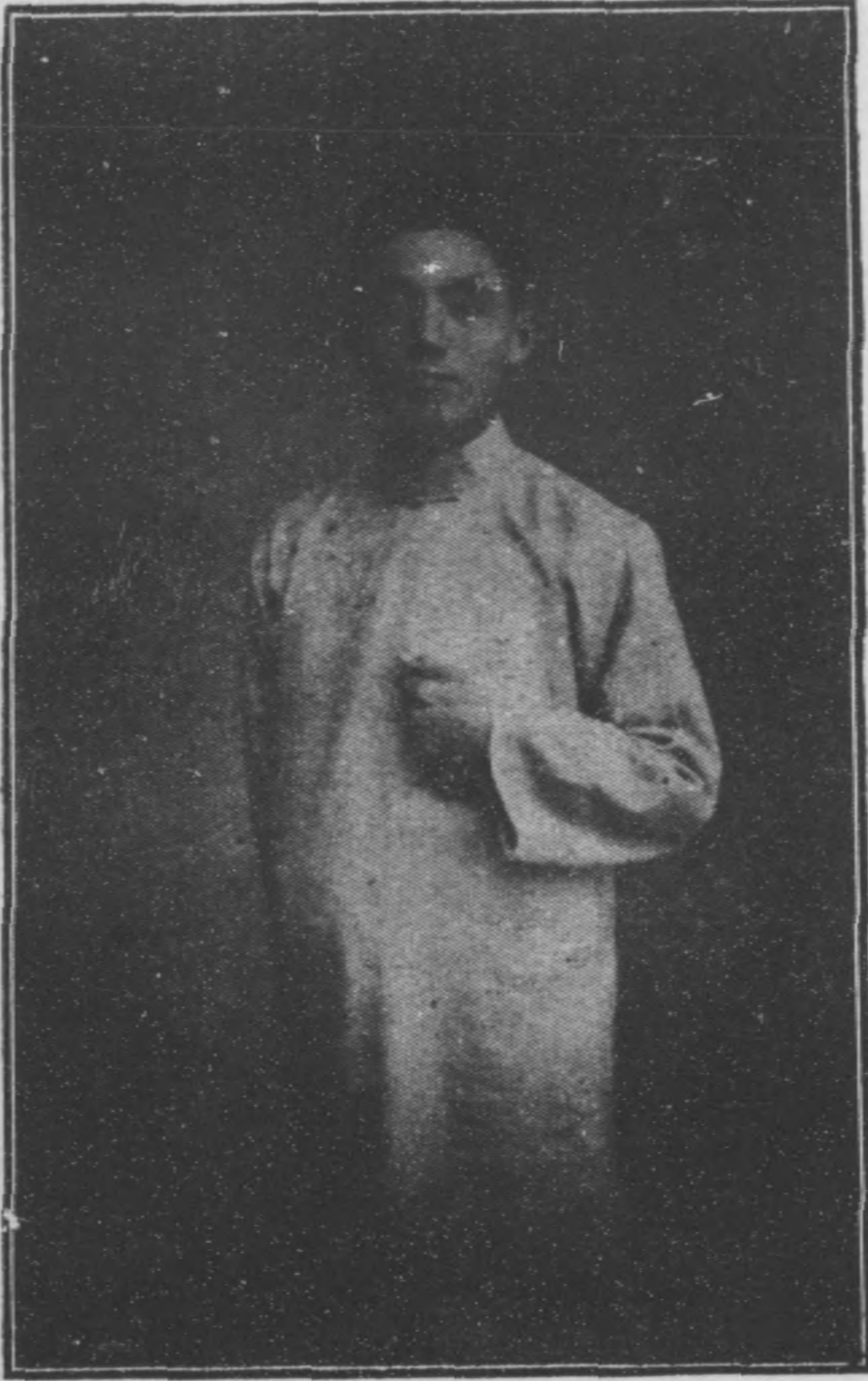


清

——西湖船浮在西湖面——

——許嘯天收影——

陳東原像



北京大學學  
生第一名  
考得第二期

春 色



廣處門春色——潘樹聲水彩畫——

王霞宙像



南京美術專修學校學生  
第三期考得第一名的

山水



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學生王霞宙圖畫

# 卷頭言

許嘯天

倘然現在不是二十世紀，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了；

倘然你們不是青年，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了；

倘然二十世紀最危險也是最快樂底時代的潮和光，不是撲在照在你們這班青年身上；我也不來說這個話，——也不用出這個集子了！

\* \* \* \* \*

你們記得嗎？你們記得尼采（Nietzsche）茲拉頓斯拉裏說的「三種變形」的譬喻嗎？

什麼是「三種變形」？便是精神變成駱駝，駱駝變成獅子，獅子變成小孩兒：

人生的第一步，要像駱駝一般肯負重；你肩上負着公理，文化，學術，種種創造，種種改革……和羅魔戰，和養牛戰！要有獅子一般的威嚴，獅子一般的勇力；這時駱駝便變成

獅子了。待到戰勝了一切，創造了一切，在幸福之園中跳舞，在文明之光中沐浴，天真爛漫，人心沒有機械，世界沒有危險，活潑自由，和小孩兒一般；這時獅子便變成小孩兒了。

小孩兒是什麼？是神的肯定！

你們還記得嗎？你們還記得瓦耳卡（James Walker）批評尼采的話嗎？

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關在社會中心人物的肩上；我們都是社會中心人物的原料！

\* \* \* \* \*

照這樣看來，你們不想享神的幸福嗎？你們不想做社會中心人物的原料嗎？

你聽到嗎？你可聽到二十世紀危險的潮嗎？

你看到嗎？你可看到生命快樂的光嗎？

就算你們不想享神的幸福，不想做中心人物的原料；但是，你們總是青年啊——祇叫你是青年，那危險的潮，總要向你身上撲來；這快樂的光，總要向你身上照來！後面威逼着，前面

引誘着，不容你不走上這條路。你們要明白，二十世紀，是再造的時期，全地球有人類的地方，都傳到這個精神；不單是我們中國青年獨負的責任，越發不是我們中國青年可以躲避得過的責任！一間屋破子，柱脚霉爛了，窗戶倒塌了，磚瓦破落了，正梁斷下來了……屋子裏的人，都站在屋子外面，打算另打圖樣，重新建築。你們中國的青年，想靠着這屋子裏的半操舊牆壁，是萬萬躲不住的了！快快出來，一塊兒吸吸新鮮空氣罷！大家動手，推倒！再造！尼采說的：『如今是「從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頑固的頭腦，是不合用的了；四不象的步調，也是誤盡你們少年子弟的！

你伸出頭去，向世界上看看：他們多麼興奮啊？他們自認是世界的主人，有遠大的眼光，有合作的精神，去研究！研究！研究！創造！創造！創造！改造！改造！改造！解放！解放！從學術的研究，研究到思想；從個人的創造，創造到世界；從教育的改造，改造到文化；從真操的解放，解放到宗教。他們推翻，建設，進行奮鬥，達到真理的大路，造成高潔的新生命。



有人說：我們是學生，祇知道課堂裏的生活，不問改造解放的事；個人的責任還擔不了，說什麼世界的責任。

哈哈！這句話有些錯了罷？不說別的：你們在課堂裏，能隔絕外來的空氣麼？你們能不呼吸空氣麼？這空氣還不是二十世紀世界上人人共同呼吸活的空氣麼？你們呼吸了活的空氣，能做死的課堂生活麼？你們能保得住一輩子不在社會上立腳麼？不和世界上接觸麼？你們要在社會立腳，要和世界接觸；能不注意社會的狀態，世界的潮流麼？就是講到教育：你們還能關着門講「功利主義」的教育，不注重到「發展個性」的教育麼？你們做學生，不是學的人生應用的工具麼？

說起來也是可憐！我們那班青年，討了三四十年的課堂生活，還是脫不了「秀才式」的思想，「偶像式」的科學！不用說世界各大學會裏，沒有他的位置；便是小小一個商店裏的夥計，也還輪他不到！這不是越學越沒得生路了嗎？他的大病，便是死做課堂生活，不知道

伸出頭來向社會上一望，再向世界上一望；這種「閉戶造轍」的教育，你說在二十世紀最新活的潮流裏，還能撐得住嗎？

學生是什麼？簡單的明瞭的說一句，便是「學做人」。我們生在二十世紀，這二十世紀的人，真不容易做啊！從今以從，我們一呼，一吸，一舉，一動，和世界的空氣，息息相通。你沒有世界的眼光，時代的精神，不用說什麼事業，便是等閒說一句話，吃一口飯，也是不容易！

\* \* \* \* \*

我們餓了！我們真餓了！我們的肚子，果然餓了！——物質文明不發達生計程度底下——我們的腦筋，越發是餓了！他們都吸得到世界上最新的空氣，輸得進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做得成世界上最新的事業；我們呢？死囚牢裏的犯人罷！同光式的小姐罷！外面多麼熱鬧，多好看？可憐犯人！可憐小姐！他祇能在鐵窗裏繡窗裏觀着罷了！外面的熱鬧，莫說他不能加入，并且不能參觀。如今却由不得你了；時代危險底潮，撼動了你的鐵窗；世界幸福底光，射進了你的繡窗；我們看到了幾本從外國販賣回來的講什麼什麼主義的小冊子，便

快活到了不得，好似吸了瓊漿飲了甘露一般。但是，你試回心一想：這幾本小冊子，能夠幫助你這個犯人，從死囚牢一脚跨到公園裏來麼？能夠幫助你這個小姐，從閨房裏一手提到跳舞會上去麼？不用說你多年被監禁的頭腦，一朝見了公園裏萬紫千紅的花草，怕要感覺到眼花；你多年被束縛的小腳兒，一朝夾入紅男綠女的跳舞隊裏，怕要感覺到脚痛；到頭來，一陣春夢，小冊子依舊是小冊子，主義依舊是主義！犯人依舊是犯人，小姐依舊是小姐！你感受的，還不過是隔着鐵窗撼動的低潮罷！隔着繡窗射進來的微光罷！

\*

\*

\*

\*

\*

我們要登A. B. D. 劇臺——上海圓明園路一家外國劇場名，我也跟着春陽社素人演劇的團體登臺表演過一次。（這是十六年前的說話）——先要在劇社裏練習過幾十次，在舞臺上試演過幾次，——試演的時候例不公開祇邀集幾個有價值的批評家在臺下參觀——纔能在戲臺上實現；我們要加入遠東運動會，平日先要在自己操場上練習，又要經過幾次國內的預賽，選手的預賽，纔能到會場上去決賽。我們要擔負再造二十世紀世界的責任，也須

要這樣——也須先再造我們的中國。什麼是再造中國？你們試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教育怎麼樣了？政治怎麼樣了？社會怎麼樣了？家庭怎麼樣了？個人怎麼樣了？研究！創造！改進！解放！先研究國內的，再研究世界的；先創造國內的，再創造世界的；先改進國內的，再改進世界的；先解放國內的，再解放世界的；但是，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手腕，纔能再造國內，纔能進而再造世界。

我們果然要研究：雷渥那德 Leonards da Vinci 的機械主義，盧梭 Rousseau 的返自然主義，尼采 Nietzsche 的超人主義，司丁那 Max Stirner 的個人主義，託爾斯太 Tolstoy 的人道主義，朶斯退益夫斯奇 Dostoyefsky 的慈愛主義，易卜生 Henrik Ibsen 的寫實主義，達爾文 Darwin 的進化主義，佐拉 Emile Zola 的自然主義，菲洛奧倍 Flaubert 的虛無主義，歐根 Encken 的理想主義，柏格森 Bergson 的直觀主義，太谷爾 Tagore 的實現主義，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大勇主義；但是我們格外要研究的是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和杜威最近提倡的實驗主義——易卜生的寫

實主義也是我們急要研究的——我們不要空講主義；我們到了這「風雨飄搖」的時候，不是單講好聽的主義來裝裝幌子的，我們要拿出在化學試驗室理的精神來，去研究那切要的主義，去研究那切要的主義，使他實現在我們的中國。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囚牢裏的犯人，閨房裏的小姐；我們還不會做到街道上自由來往的人，還不會做到社交上的花。這自由人，和交際花，祇有歐美人纔做到；他們做到了自由人和了際花，受了二十世紀的潮和光，還要向前進。研究！創造！改進！解放！我們倘然要適應二十世紀的潮和光，和他們一塊兒去擔負再造世界的責任；我們便要先研究我們的中國，創造我們的中國，改進我們的中國，解放我們的中國。第一步工夫：便是先求犯人解放到街市上去，小姐解放到交際場上去；便是研究種種主義，更進而研究實用和實驗主義。我們中國：教育，文學，政治，社會，家庭，男人，女人，習慣，禮教，風俗，政客，軍人，學者……都能適合時代精神麼？都能適應世界潮流麼？倘然不能，我們便要研究，改造；這便是實用和實驗主義的實現。我寫到這裏，再寫一段胡適之的實驗方法在下面——

胡適文存卷二二〇一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

實驗真是唯一的試金石。

第一條——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

義的爭論。

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

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

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

——才是真進化。」

上面是胡適之開的「實驗良方」，待我來加上一味藥引，我說：我們行實驗主義，先要

有易卜生底寫實主義的真精神；一點不粉飾，一點不虛浮。我這個人，壞到怎樣地步；把我的壞處，統統說出來，那醫生才有着手的地步。所以我們要實驗我們的中國，先要研究我們中國壞到如何的程度？切切實實調查，老老實實批評；這良方纔有實力，纔有效驗。

\* \* \* \* \*

如今我們找誰來做醫生呢？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最有力量，便是我全中國的那班青年學生（學生們啊！你是醫國的聖手，你是負重的大力士，你是新中國的前驅，你是老年的保護者，你是幼年的引導者，你是二十世紀新光中的幸運兒，你也是二十世紀新潮中的不幸兒！你一方面受人的懷疑，一方面受人的怨恨，一方面受人的驅逼，一方面受人的引誘。你要放開眼界，你要立定脚跟，你要打定主意，你要提起精神；擔負！前進！享受！和駱駝一般擔負，和獅子一般前進，和小兒一般享受。你的實力要充厚；如何纔有實力？全仗你的學識，全仗你的思想，尤其全仗你的閱歷。學識是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思想一半是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一半已不是從課堂裏得來的了；至於閱歷，全不可以從課堂裏得來的了，必定要去從

社會上去得來。在不曾得到閱歷以前，必定要經過一番討論；不曾踏入社會以前，必定要經過一番預備；我們討了三四十年課堂的生活，爲什麼連一個小店夥計的地位也得不到？這全因爲我們沒有閱歷，不經過討論，不經過預備。如今二十世紀的新潮，全社會的問題，不是靠這個小店夥計，可以擔負得下來？這個社會，是不是完全——永遠可以不經過有學識有思想的人改進創造，便可以抵得住這二十世紀的新潮？這個答案是：

要改進創造合於二十世紀新潮的社會，非有有學識有思想而又有閱歷的人不可。

我們做學生的學識是有了，思想也勉強可算是有了；獨缺了一個閱歷。我們趕快預備，

趕快討論！我們根據二十世紀的新思想，切切實實地調查，老老實實地討論現在我們的中國，現在我們中國的社會；我們且不問外國如何進步，我們且不問新浪漫派如何能滿足人生。我們合各種主義的精神，抱定這個平庸的切實的實驗主義，預備再預備，討論再討論。我們祇求各方面一點一滴的改造，一點一滴的進步。——這纔是中國新文化的實現，這纔可以進而謀世界的實現。



什麼地方可以給我們預備，可以給我們討論——星期文會。

我怕這思想的討論，閱歷的預備，妨礙了你們的正經功課，所以利用這空間的星期休息日。

我又怕我的思想太偏僻，議論太專制，所以取公開態度，讓大家來討論，讓大家來批評他的討論——這也須是合於德謨克拉西「發展個性」的原理——

我又怕討論的範圍太散漫，次序太雜亂，所以每期出幾個題目，比較的似乎有一點統系。我又怕同志們精神太渙散，聲氣太隔膜，所以出版了這個「星光」小冊子。

小冊子啊！他是負了二十世紀中國青年的使命而出現的啊！他是全中國青年腦力的實現，全中國青年思想的結晶，他一般也負有駱駝的責任，獅子的精神。他將來能不能成功小孩兒，——根據尼采三種變態的比喻——雖不可必，但他總是我們星期文會的光啊！

星光啊！  
星光啊！  
你是小學生的導師，中等學生的伴侶，大學生的產兒，全社會的指揮

和監督者；將來改造中國社會進而改造世界實驗主義的出發點，籌備處，練習場！

我有無限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也有無限的希望，在大家身上！——亞孟！

十二，八，六，在星期文會。

——附言——我忙，我很忙！我滿肚子的話，很想和你們談上幾天幾夜；但是時間限制我，生計逼迫我，排字先生也逼迫我，祇能在燈下偷空寫上這一點。但是，我以後要  
有空時，我還要說；——我更希望你們也和我說說！

模範文

# 情詞序

許嘯天

文學問題——韻文

社會問題——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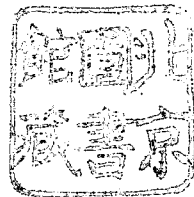
兩種問題的小研究

我讀了情詞，便連類得了兩種有趣味的感想：——決不是感覺他文字的香豔，意思的纖麗——一種是文學上的感想，一種是心理上的感想。我把他分別出來，略略說幾句在下面：

「一」文學上的感想

我八歲的時候，父親教我做詩；——學做詩的前一年，先學對課；并選讀前人的詩歌。——我記得第一個詩題是「楊柳」兩字，做的是五言絕句一首。當時我想了許多和楊柳有關

情詞序



係的意思——小孩子的思想是沒有統系的，不知道邏輯的法子——覺得東也是材料，西也是材料。心想：『這區區二十個字，如何容納得這許多思想？』一首詩限四句，也罷了；爲什麼每句祇限五個字？——十個字不好麼？三個字，六個字，八個字，都不好麼？沒有字數的限制也不好麼？——當時我使用盡我小孩子的腦力，要湊成這五個字。要顧全字數，便失落意思，要包括盡我的意思，便限不定字數。好似一斗米的麻袋，硬要裝進五斗米去，弄得『顧此失彼』。好不容易，捉住了五個字，還要講「仄仄平平仄」的調子，還要講韻脚。——融，容，餘，腴，肝，豺，這六個字，一定要把他分開，歸在一東，二冬，六魚，七虞，十四寒，十五刪，六個部分裏。硬劃一條界線，各不相犯。——當時我雖勉強做成了幾首歪詩，但是心裏暗暗的恨那第一個想出做詩法子的人，爲什麼要這樣捉弄人！這雖是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思想，但是無論什麼文字，一有了束縛，便做不出好文章來：你看蘇韓的文章，李杜的詩歌；何等暢達？何等雄厚？他卻走不大講格律的。反過來說：像那駢體文，八股文，館閣詩，試帖詩，裝裝，點點，扭扭，捏捏，連文氣也沒有了，文理也沒有了，還講什麼文章！詩經序文上說得好：『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完全是感情文字；「情動形言，不知手舞足蹈。」是何等自然？何等有感情？倘然加上種種格律，平仄又拘束，又顧忌，便失了情感的自然，味同嚼蠟！所以說：「至情無文。」

詩三百，都是周朝時候的民間文學——歌謠體——祇因他組織簡單，便跟着人類思想的進步，變成了「騷賦體」；可以長篇大論，曲曲折折，把複雜的思想描寫出來。後來因爲騷賦體敷衍的字句太多——像兮，些，只，耶，等句尾詞。離騷通篇說來說去，拿香草美人來比自己的，人格，都是敷衍文字——便跟着人類性情的進步，變成了古風。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長短隨意，平仄隨腔。後人又加些修飾的工夫，便有五古七古的分別。後來世界愈文明，人心愈虛偽，跟着粉飾靡麗的習慣，講求字句華麗，音調鏗鏘，便變成了五言絕詩，七言絕詩。又進一步，講排比，講對仗，做出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排律來。什麼「蜂腰」！什麼「鶴膝」！「平頭」！「上尾」！「大韻」！「小韻」！「正紐」！「旁紐」！……等種種

講究。形式上的格律越嚴整，思想上的天真越消滅！在中古時候，文字的刑具還不十分完全，像李太白，杜甫，白香山，韓昌黎：這一班有天才的文人，還能夠做幾首有精神的詩——例如杜甫的石壕吏，白樂天的上陽宮人……等篇——經過了唐宋駢體，明清八股文的氣骨越虛浮，那詩的體裁也越枯窘——有桐城派的文，便有江西派的詩——在清朝的詩界，便大鬧其館閣派試帖派——打開詩集一看：不是賀太夫人八旬壽詩，便是賦得什麼什麼——把好好一種寄託情感活潑潑的韻文——這個韻字，是講天籟的——弄成了一種失魂落魄，祇剩屍骸，鸚鵡學舌一般的死詩——是應酬的堆砌的——

文學的興亡，直接和國家的氣運有關：那專制帝皇，祇怕人民思想發達，反對他的政治；便想出許多做死文字的法子來，束縛你的思想消磨，你的精神。那文學的運命，也斷送在他手裏！虧得詩歌這一類文章，還不拿他當正經文學看待，民間可以自由研究——他却不知道詩歌這一類有情感的韻文，最能夠感動人的性情；歷史上幾次大革命，十有八九，和詩人有關係的——但是人性總是超向於自然的，有趣味的。人的情感，既然給什麼七律五律束縛住

了，不能自由發揮他的情感，便有長短句的詞體來替代他。王蘊章詞學裏說：「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方成培說：「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人心有感，發聲成歌，高低，長短，原是沒有一定的。詩窮而詞出，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詩稱作「做」，詞稱作「填」，「做」和「填」兩個字，已經有自然和不自然的分別。——故意經營的稱作做。依意成腔的稱做填。——詞學裏說：「詞之興也，先有文字，從而婉轉其聲，以腔就辭者也。」他所說的「婉轉」，是完全依據人聲自然的感發。他有一段說製腔的：「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惟吾意而吹焉……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這個「惟吾意」「圓美如貫珠」兩句話，便有自然的意義在裏面。古人填詞，竟有祇有腔沒有字的——如范石湖造腔，沒有詞句，姜白石替他填上詞句，名叫玉梅令。沈遵造腔，名叫醉翁操，蘇東坡替他填上詞句。楊元素造成一段腔，張子野和蘇東坡填上一隻勸金船的詞。此外如霓裳曲十八闋，除姜白石填中序一闋以外，都是有聲無字。——胸中有悲歡的感觸，便隨意發聲成腔，何等自然？後人拘泥字脚的多少，字面的



平仄；便又把詞弄糟成了一種死文字！

因三百首的簡單，便改爲騷賦；因騷賦的瑣碎，便改爲古風；因古風的拙直，便改爲近體詩；因近體詩的不自然，便改爲詞；誰知填詞要講字脚字面，不能自由伸縮改變，依舊是個不自然！因此他經過兩宋的極盛時代，到元朝，到底不能維持下去，便產生了一種曲——講到曲的格律，比詞要寬鬆得多了。他最大的優點，便是一個能用襯字，一個不能用襯字。爲什麼要用襯字？總逃不了「言之不足而長言之」的一個共同自然的趨向。這樣說來，這種寄託情感的有韻文字，是萬不能拿字數韻腳來限制他的！一有限制，便覺得痛苦；一覺得痛苦，便要改變。——雖說不限韻腳，倘真能做出從情感上發生出來的韻文，這裏面自然有一種天籟。——許恂儒曲學裏說道：「達士通人，矢口成韻，靡不合節，和若球盤。候蟲時鳥，生而能鳴，——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嗚呼！其可知也耶，其不可知也耶？」這幾句話，真能夠參透音韻的原理。他又說：「無論爲詩歌，爲辭賦，爲樂府，爲詩詞，爲雜曲，爲南北劇；其詞皆根乎習性，本乎人情，動乎心理，成乎風俗；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天籟無方，惟人所適。聲音之道，既微

且複疊而習之，有皓首莫辨者矣！」好一個「根乎習性動乎心理」！好一個「無方」！好一個「惟人所適」！爲什麼「皓首莫辨」？祇因爲專做那「尋章摘句」「膠柱鼓瑟」的勾當，便是自入魔道！

曲有「南」「北」的派別：南曲柔靡，北曲高亢，南曲呆板，北曲自然，南曲曖晦，北曲鮮明。文章的價值，越自然越鮮明越好。——富於情感的韻文，更不容有呆板曖晦的地方。——兩兩比較，照我的眼光看來，北曲的效用，勝過南曲。這裏而還有兩大優點：

「一」北曲板眼，沒有一定的。要看曲章襯字的多少，再定下板的地方。這早何等自由？——可以隨意用襯字，儘量發揮他的情意。——南曲板眼，是有一定的。把一隻曲子，支配幾下板，第幾個字下板，便不能自由伸縮。要在板眼疏的地方，纔有加襯字的空間；到板眼密的地方，祇能把曲句囑圖唱過。——在文法必須加襯字的地方，也不許他加襯字。——該加襯字的不得加，便有「詞意脫節」的困難，不該加襯字的地方，他却偏給你有加襯字的機會，你若去畫蛇添足的加上了幾個襯字，便成了「無病而呻」。這都是

不自然。是文字做人，不是人做文字！

「一」北曲用字的範圍很寬。白話，土音，外國話——如黑嚶嚶，撲騰騰，支楞楞，赤

力力都是元朝時候的蒙古話。——俗語，方言都可以用在曲裏面。他的體裁，專講本色。

寫常用具體的寫法，造句用白描的造法；讀起來鮮靈活跳，便得了文學上情感富厚的

效用。——周德清發明「中原韻」，叫拍北曲的拿他的韻做根據；已經是加上了一層束

縛——南曲專講詞藻，好好一句話，一定要加一層修飾工夫，——實在是加一層障礙！

——扭扭捏捏纔肯說出來。何等的不自由？

由南曲變成北曲，不能夠不說是韻文的進步。——近來文學界上，又發明了一種「新體

詩」。長短句不拘字數，音韻講自然和諧。用白話寫來，覺得又活潑，又真樸。這也是文學

變遷自然的趨勢。——但是在新發明的時代，很有幾個做得不完全的。——這由於他們錯誤

「新體詩」是不講究音節的。——像我的老友胡適之先生做的便好。我如今把他一首「

子詩寫出來——嘗試集（二）二六一——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有一羣鴿子，在空中游戲。看他們三三兩兩，迴環來往，夷猶如意。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

這一首詩，何嘗不注意音韻？何嘗不注意雙聲疊韻的解數？我再寫他送任叔永的

一段詩道：——嘗試集（二）五一——

你還記得，我們暫別又相逢，正是赫貞春好？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渡江來，驚起江頭鷗鳥？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遮斷人笑？記得，那回同訪友，日暗風橫，林裏陪他聽松嘯……

這一段，初看去，很像一首渾脫自然的詞曲。所以無論什麼體裁的文章，要好，總逃不了「自然」兩字。——從來做詞曲的高手，也很能利用自然，像施子塾——名紹莘明朝人——做的情詞便是一個例。我把他閩詞裏一段寫出來：

急颼颼，隔簾風大，冷清清，隔窗花亞，瘦岩岩，曾經病來，悶懨懨，扭得身兒窄；半思他，三分又恨他！春光如記，如許春無價！怎地離他，拋人得下？思

他是真耶，是假耶？  
恨他，是癡耶，是夢耶？

這一段，初看去，又很像一首渾脫自然的新體詩。他通篇到底，沒一首不是極活潑極自

然的，真可稱得篇篇實力，字字靈活！我講韻文的變化，變到曲，算是極完全極自然的了。但是做到施子楚的這一種曲，越法完全，越法自然！我看，和新體詩沒有什麼兩樣。他雖然拿遊戲的眼光來做他的情詞，但是恰恰合了文學上一種自然的趨勢。我們多讀讀他的曲子，再去掉他套數和韻腳的束縛——曲可以加襯字，已經沒有字數的束縛——便可以做得文章活潑音節和諧的新體詩了——免得和我小時候感覺一斗麻袋硬裝五斗米的痛苦了！——這便是我對於情詞在文學上的感想：

\* \* \* \* \*

『二』心理上的感想

我們做一篇文章，先要有意義，然後下筆，這是一定的程序；但是這個意思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我們有時受外界的逼迫，竟做成一種沒有意思的文竟，便是應酬文章——從來

說的：『文以載道』。『道』是什麼？是吾們心理上的一種熱烈的思想，或是一種充足的主義，或是一種專熾的情感。『文』是什麼？是受了這種思想，主義，情感強力的逼迫，借他來宣佈於表面的工具。所以文這一樣東西，一定要拿思想，或主義，或情感，做他的靈魂。——思想一定要是熱烈的，主義一定要是充足的，情感一定要是專熾的：——有了靈魂，纔有精神。從來說的：『言之有物』。『呼之欲出』。這便是文的精神。文倘然沒有了精神，便是『無病而呻！』便是『人云亦云！』便是『應聲蟲！』——再進一步說：這韻文，完全是心理上情感的代表。人的神經受了刺激，纔有情感；情感受了心理的逼迫，纔有言語或文字的代表。這心理上的情感，是不能假設的；神經上的刺激，是不能特造的。所以我們做韻文，越法不是沒有意思可以做得的。但是從古以來的大詩人，他竟也逃不了這『無病而呻』的毛病！——吳梅村送小司空，傅夢禎還嵩山詩，有「……被褐盧鴻仍拜詔……」李長吉贈張大徹詩，有「……匣中章奏密如蠶……豸角雞香早晚含……」等等應酬詩文章，客觀的意思，滿紙都是。什麼李，杜，章，白，都逃不了這個例！——可憐啊！這吾們私有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示

情感的韻文，也還免不了這虛偽造作應酬的毒——情感竟可以假設的，激刺竟可以特造的，做文章豈可以沒有意思！人心的奸偽，實在可怕！——我們還有什麼文章可以讀！還有什麼文章可以做！怪不得胡適之要說：『世間只有幾首「打油詩」可讀』這一句話了！

——胡適文存（一）二二〇——

打油詩爲什麼可以讀？祇因他是真率，是出於情感的自然，是主觀的意思；不是應酬的，不是虛偽的。韻文界到如此破產的地步，我實在替「文運」傷心！替「世道」傷心！不要傷心罷。我們來看看這破產的詩詞界裏，除了幾首打油詩以外，還有些什麼韻文可以讀？

我看除大詩人詩集子裏的幾首感事詩以外，——感事詩却是描寫主觀的感覺，不是應酬別人的。（如蘇軾哭幹兒，文天祥正氣歌，杜工部石壕吏，陳孚煙寺晚鐘，劉績征夫征婦等）——要算施子、楚瑤、臺片玉——即情詞——的曲，最有文學的價值。他曲裏的意思，全是主觀的；不用一點修飾，便赤裸裸的活現在紙上。祇合了文學上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的公例！很可以替韻文界保存一點元氣！

說施子越做的曲，有文學的價值，能夠用主觀的意思，這還是抽象的評論，如今我把這一段評論算是大前提，再進一步，評論他實質上的價值。這情詞裏究竟用什麼意思做他的主觀？我要用邏輯的法子，斷定他是「描寫戀愛」。戀愛這一樣東西，是我們有生以來心理上的一个大部落，也是我們做有情感底韻文的好資料。但是這個情感，祇有主觀的，沒有客觀的。他曲裏却處處用主觀的描寫，便覺得十分活潑，十分真誠。「小窗兒女語，恩怨相爾汝。」這十個字，便可以顯露出他的價值來。有人說他有兩種極大的毛病，我先把反對他的話，假設在下面：

(一) 他描寫戀愛，盡情披露，太少含蓄，不免流於狂放。

(二) 他描寫的是娼妓的戀愛，看低了男女的人格，未免太沒有價值。

我對於以上兩種評論，便發生了以下的兩種感想：

第一種 這一種又可以分做兩段：

一 這一段，是屬於「文學」上的界說。我先問：我們做文章——行文說理——



是暢達的好呢？還是不暢達的好？這個問題，當然是暢達的好。既然是暢達的好，這也何礙於盡情披露？況且我們做韻文，完全是情感的衝動，沒有受情感十分的壓迫，我們也做不出十分有意思的韻文——不受情感十分壓迫做出來的韻文，便是「無病而呻」——我們既然受情感壓迫到十分，便也老實不客氣，做出描寫十分有情感的韻文來——決不描寫到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倘然祇描寫到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便是不賣力，便不是好文字！——韻文，是我們個人私有的文字，不是應酬裝飾文字；——文學界原不容有應酬裝飾文字。——難道還要裝幌子，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做出許多醜態來不成？不大脚闊步的走出來，把胸中所有的盡情披露出來，做什麼？

二 這一段，是屬於「心理」上的界說。我問：倘然有真正熱烈專熾的戀愛，他形態上的表示是怎麼樣？是「如醉如癡」。詩經裏說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吉士誘之！西廂記裏說的：「魂靈兒飛去半天！……眠花撩亂口難言！……還有為情小說裏的慣語是「甘為情死」！這如醉如癡是什麼？輾轉反側是什麼？

麼？誘之是什麼？魂靈兒飛去是什麼？眼花撩亂是什麼？口難言是什麼？甘爲情死又是什麼？千句并一句便是「狂放」。不狂放，不能夠表示他的愉快；不狂放，不能夠表示他的真誠。戀愛這樣東西，是不客氣的；肚子裏有幾分熱度，外面便表示幾分狂放；熱烈到十分，狂放也到十分。不狂放的戀愛，便是虛偽，便是機械作用！你看那班少年男女，他不曾經過偽道德的薰陶，初次發生戀愛的時候，來勢何等熱烈，何等狂放？後來年紀慢慢的大起來，受社會上機械的教訓慢慢的深起來，便知道「相敬如賓」。你試想：男女到「相敬如賓」的時候，他的天機斲傷到如何地步？戀愛上的道德墮落到如何地步？「賓」是什麼？便是客人；「客」是什麼？便是客氣；「客人」是什麼？便是外人。我們對要好的朋友爲什麼要說他是「自己人」？不說他是「外人」？對自己的夫婦，爲什麼要拿待外人的一般待他？爲什麼不肯拿待自己人一般的待他？這完全是真誠宣告破產，虛偽佔據了他的殖民地！所以憑良心說一句話：這「狂放」二字，還是戀愛道德上無上的程度。祇因社會中心人物，怕這狂放擾亂了社會的秩序，所

以竭力把這一份男女愛情上的道德壓抑起來。說：『祇許『相敬如賓』，不許『狂放』。』老實說一句話：戀愛到熱烈的地步，發生狂放的表示，這是我們腔子裏本有的原素，也無可遮瞞無可壓抑。況且韻文，是我們靠他來宣洩個人情感私有的文章；自己對自己說話，還不該老老實實，對於戀愛有幾分熱度，盡情宣佈出來麼？我祇怕世界男女，對他戀愛的私德，不肯用狂放的態度，裏面不免有多少機械的作用，生理的衝動，成就了一對虛偽脆薄的夫妻。那末，我們還該把這天真瀾漫的狂放，做戀愛道德上的好教訓。這是爲什麼？祇因人到狂放的地步，纔沒有掩飾，沒有虛偽。戀愛的大障礙，便是掩飾和虛偽。——男女初發生戀愛關係的時候，各人把自己的弱點收藏起來；你恭維我，我恭維你，你服從我，我服從你。待到一發生夫妻關係，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顯了原形！這是何等的虛偽？何等的掩飾？至於由第三者被動而發生機械的夫妻關係的，越法談不到此！——

第二種 這一種的感想，便牽動了社會問題。我不說別的，我們且看那站在機械婚

姻旗幟下面的夫妻和娼妓的性質到底有怎麼樣的分別 我說到這裏便連想起我的朋  
友徐半梅先生的一首滑稽韻文來。他說道：

老婆的眼裏看丈夫：

他是一本銀行支票簿，

什麼錢，他來付，

不怕他，不擔負！

丈夫的眼裏看老婆：

夏天可以當涼席，

冬天又能當腳爐；

只消伊永遠來陪伴我，

不管伊心中的樂與苦。

這那裏是夫婦？

情詞序

簡直與嫖客妓女的關係差不多！

一個個的家庭，全是一個嫖客認定一個妓女的老主顧；

全是金錢與身體的交易所！

說什麼愛情不愛情，

不過我騙你來你騙我！

不知日後生出來的子女，

究竟算是便宜貨呢，蝕本貨？

這一段話，倘然移在娼妓身上；你們試閉眼一想，還有什麼分別？我如今大膽說一

句：什麼夫妻不夫妻，娼妓不娼妓！但是有機械作用的男女結合——這是包括各種機

械婚姻和亂父狀態而言。（各種機械婚姻，如梅奈基氏所唱之試驗婚姻；以及所謂性慾

婚姻，便宜婚姻，利用婚姻，盲目婚姻，道義婚姻，丁孫婚姻等等。見日本青柳有美著的結

婚學）——都是娼妓行爲！有精神作用的男女結合，都可以稱他是夫妻行爲！在現

在中國機械婚姻極盛的時代，也分不出誰是娼妓誰不是娼妓。再進一步說：男女在專制婚姻的壓力下面，倒是對於娼妓有幾分戀愛的自由，也還是那高等娼妓有幾分選擇的自主權！——高等娼妓，無強迫與男子發生理關係的義務，那由第三者被動而發生理關係的夫妻關係的男女，却反有強迫發生理關係的義務！豈不可嘆？——我更進一步說：便算施子堃描寫娼妓的戀愛是錯了；但是施子堃生在四五百年前，——施子堃是明朝人。——那時候家庭的黑暗，婚姻的專制，社會的頑固，男女社交的閉塞：比到今日，當然要勝過幾倍。他天天對着這木偶式的夫妻團體，——未結婚以前，是一面不相識；既結婚以後，便要守那「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和那「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種種虛偽的儀式，所以稱地是木偶。——抱象主義的夫人，——男女知識不平等，職業不平等，平時不能得性情上道義上的交換，有事不能得生計上的互助。丈夫對於他的妻子，祇擔負象養的義務，妻子對於他的丈夫，也祇抱象養的主義。凡此種種，根據社會歷史狀態，都可以推想而得。——他度着這枯窘無味的生涯，又是有天才的人，不向稍有自由權

的娼妓去描寫戀愛，却叫他向誰去描寫戀愛？便算是錯，也是時代的錯，不是施子莖的錯——更不是文字的錯！他文字裏自有一段真誠的戀愛，可以叫人感動佩服的地方；我們讀他的曲，祇研究他文學上的價值，戀愛上的道德，不問他寄託在什麼人身上——文字的寄託物，原沒有階級的限制。屈原的寄託美人香草，聊齋的寄託狐鬼蛇神，都是這個例。——我再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不自由的時代，娼妓何嘗不可以寄託戀愛？更進一步說：在男女戀愛道德不完全的時代，也還是娼妓能夠獲得幾分男女戀愛上的人格！——你們要明白，我決不是擁護娼妓；我生平不曾嫖過一妓。（這不是我的道德，這是我的個性。）我說這個話，是一種孤憤，是一種反激，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意思，是一種比較的觀念。我常說：「男女能真正實行神聖的戀愛，（是極自由極純潔的戀愛。）那娼妓自然絕跡；如今祇好讓他們獲奪戀愛的一部分去！」——我這個話，不是向壁虛造的，我且舉幾個例在下面：

（例一）鄭生和李娃。

(例二) 蘇東坡和朝雲。

(例三) 白樂天和樊素小蠻。

(例四) 韓世忠和梁紅玉。

(例五) 李靖和紅拂。

(例六) 龔芝麓和顧眉樓。

(例七) 侯朝宗和李香君。

(例八) 吳三桂和陳圓圓。

這一種例，太多了，我也不再往下數了。——但他們有幾條共同的例。是：

(一) 他們都是娼妓。

(二) 他們都是才子，學者，名將，義士，取得人類上第一等的人才資格。

(三) 他們都有一段熱烈的戀愛歷史。

(四) 他們非但不因娼妓給人看低了人格，反因是娼妓增高了才子佳人歷史上



## 情詞序

的身價。

一一一

這樣看來，和娼妓未始不可以講戀愛——戀愛並不因娼妓而貶落了他的價值。何況施子莖所描寫的，是他一肚子熱烈的戀愛。娼妓，不過是他文字的寄託。

大多數的男女，在婚姻上傷失了人格，祇落得向娼妓身上去描寫戀愛，這是我們的大恥辱！我祇願普天下一般多情男女，讀了這情詞，把他一腔熱烈的戀愛，移在他正式的用精神結合的夫或妻身上。從此以後，也不用拿娼妓來解嘲；社會上人人得了愉快的配偶，更不用娼妓這等人！——這是我對於情詞在心理上的感想：

\*

\*

\*

\*

\*

情詞，原名「瑤臺片玉」；我嫌這書名太籠統。——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裏面的

詞意，大概是寫「戀愛」；我便老老實實拿一個「情」字來替代「瑤臺」兩字，一個「詞」字來替代「片玉」兩字，做了他的新書名。——明明是曲我稱他詞是活用的不是死看的！

這一部情詞，原是明朝施子壘個人的遊戲筆墨。我每到氣悶的時候，常常讀着他消遣讀到得意的時候，便一個人說着話道：『這樣的好筆墨，狠應該多多的印幾本，給普天下才子佳人共讀之。』

如今我居然把這部情詞印出來了，——并且還加上新式標點；這又是一個什麼意思呢？我答道：『文字的功用，是在達意；圈點的功用，是在幫助文字達意。那古式的文，實在不夠達今人的意；——註一——便是舊式的圈點，也實在不夠幫助文字達意。——註二——因為這一層，便可以知道文字是用白話體的好，圈點是用新式的標點好。——何況詩詞這一類，是富於情感的文字，不用白話，不能夠「深入淺出」；不用新式標點，不能夠「形容盡致」。好不容易，找出這部在三四百年前全用白話做成的曲本來，——曲大概用白話做的多，但總沒有施子壘做的來得條暢——多麼曲折？多麼深藏？還不該用最能幫助文字達意的新式標點麼？』

（註一）古式的文字，常常用抽象的寫法，不肯用具體的寫法，便覺得膚泛。這是

不夠達意一。古式的文字裏，狠歡喜用典，常常有「張冠李戴」的句子，便覺得牽強。

這是不夠達意二。古式的文字裏，好好的句話，他總不肯爽爽快快直說出來，總要想幾個隱晦的代名詞，加上許多「無病而呻」的字眼，便覺得模糊。這是不夠達意三。

（註二）舊式的圈點，祇有「句」「讀」兩種。——語氣已完，把一圈加在末一字

的傍邊，稱做「句」。語氣未完，把一圈加在末一字的下面，稱做「讀」。——這兩種，祇有句圈一種，勉強可以和新式標點的句點通用，此外祇有一個讀圈，便不夠用了。須知道無論語言文字，總有長頓短頓的地方，尚然一概用一個讀圈加在文字上，便覺得失了文學的精神。何況還有冒點，破折號，刪節號……這許多精細的標點，是舊式圈點夠不上

的？——至於「疑問」「感嘆」兩種符號，在粗看來，古式文字，原有乎，哉，烏，何……等字，可以代表疑問的口氣；矣，耶，耳，也……等字，可以代表感嘆的口氣。但是細細的分別起來，有時竟有感嘆字代疑問用的，也有疑問字他感嘆用的。又有並無語尾變化，同是一句話，却分兩種性質的。——京調戲裏，常有「當真？」「當真。」「果然？」「果

然」的問答話；字同而性質不同，倘然不用新式標點，如何分別出來——況且白話體上是不用乎哉，耳，這一類字的，越法該用新式標點——情詞，是白話體的有情感的。

有韻文字；不用新式標點，如何顯露得出他的文學精神？

我說完了這一番話以後，便把這一部情詞，恭恭敬敬的介紹給一般讀者。

十二，五，二一。

# 西廂卷頭言

許嘯天

「西廂——韻文的——不是在中國文藝界上早佔了他的地位嗎？何必再有你這個  
西廂——叙述文的——出版呢？」這一句話，是讀者急於要問我的，也是我急於要自問的。

我答覆這個疑問，覺得有兩層意思：

- 一，在文學上的衝動。
- 一，在心理上的衝動。

我且把這兩層意思，分別着約略的說幾句在下面。

\* \* \* \* \*

我劈頭一句話：「韻文是不適用於敘事的。」我看過多少敘事的韻文，像念八翻，瓶笙，館修齋譜，李笠翁十種曲，長生殿，牡丹亭，桃花扇，西廂……這幾種——講到他文藝的動機，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要賣弄他的文才，湊些抽象的事實，敷衍成一種曲。（像念八翻十種曲

西廂卷頭言

一

這一類）一種，是有具體的事實，故意拿韻文去描寫，也是要賣弄他的文才。（像修齋譜補

的卓女當爐一曲和西廂長生殿牡丹亭這一類）第一種，是無聊；可惜白糟蹋了文字。第二

種，是模糊，可惜白糟蹋了材料！——他的大病，是被韻文束縛住了，不能充分描寫他所敘的事。

便算在文學上有天才的人，把敘述的材料，硬化成歌詠的材料：一，在韻文的價值上，也不能

增進了什麼；二，白糟蹋了材料；三，到底總感覺幾分不自然。像蘭辭、石壕吏、琵琶行、長恨歌

……等等；經有天才的作家，拿有束縛的韻文來作具體的描寫，顯他文學上的力量，果然是一

極行文之能事。」但是，我總感覺得韻文是不適用於敘事的；換一句話說：便是拿韻文來敘

事，能叫他所敘的事減色。仗着白樂天杜子美那樣的天材，他僅能描寫到如此地步；倘然把

他描寫的換作「深入淺出」的白話敘事文，我可相信，最少要比敘事的韻文勝過一籌。

我寫到這裏，記起那一年我主任上海潮週刊的時候，有一位馬樂郎先生，寄給我一篇譯

杜子美石壕吏詩的小說稿子。當時登在上海潮第一號裏，如今我再拿他來介紹在下面：

來此已是黃昏時候，腿上狼覺困乏，希望得一處人家打火造飯，歇歇身體，也好待明

天再趕路程。忽的抬頭一望：『啊！那不是一綫燈光嗎……』不由的脚下生風，如飛跑去；走近而前一望，却是一個小小村落，只有一家，燈光暗暗的明亮。

便走近前去叩門。只聽裏面應道：『啊喲！是那位上差？我家沒有壯丁哪，請上差到別家去罷！』我想道：『原來他誤會了，把我當做官府裏人。』便輕輕喊道：

『賢主人！我是過路的人，來借一宿，明早就行。不是什麼上差下差的……』

主人方呀的把門一開，引我進去；我仔細一瞧，但見主人，已是六七十歲，渾身破舊衣服……來到草堂之上，傍壁一張破桌子——桌腿支開了，用稻草束着——倒還牢固得狠。一個姥姥伏在上面，身傍點着一盞豆油燈；油也不滿了，燈草也只瘦瘦的一根。我心裏想，這大約是主人的老妻。便行一禮說道：『老奶奶驚動了！』那姥便起身答禮道：『客官辛苦得狠？不必客氣，請進來坐地……』

我從包袱裏拿出幾片乾饅饅來，向主人討一口水；主人便舀了一碗冷水，掛在燈頭上燉溫了遞來。我已乾咽下一個下肚，便接來一飲；又分兩個給主人倆，吃着談着。

才知道這里叫做石壕村；百姓因是兵荒，搬的搬了，死的死了；祇剩得這一家人在這裏……耳邊聽得低低的聲音，便問道：「這是主人家什麼人？」主人答道：「是寡媳同小孩在房裏睡覺。」

忽聽得有人咚咚的敲門，大聲吵道：「你家有人，怎的不去當兵？偷懶不去，簡直目無王法了……」老主人一聽，嚇的飛奔到短牆邊，連跳帶爬，到了那邊，但聽「啊喲！」一聲，恐怕是閃了腿……我當時不知何故，也只好在黑暗地裏蹲下，看是如何……

叩門聲越發大了，老奶奶便答應着上前開門，門才啟開，但見一個差人打扮的，後面跟着三四個伙伴，——都是惡狼狠地——前面那人開口說道：「……你這家好不曉事！家裏有人，怎的不叫他當兵？偏要等你老爺來捉，是曉事的，快點叫他出來跟着走！不要等老爺性發了，連你這老天殺的也帶了去……」姥姥含着一包眼淚，帶哭的說道：「上差！請慢，容老身細說……」我那里有許多工夫同你細談？



快說！……我家本來有三個兒子，老爺是知道的。自從大亂之後，三個兒子都被徵到鄴州打仗去了；昨兒一個兒子托便帶信回來，說：「他兩個兄弟都做了刀下……」說到這裏，已是嗚咽不能成聲了……又接下去說道：「老爺你想可憐不可憐呢……」快點講！不要說閑話。」……死的已經死了，那一個還不知死活存亡！我好苦呀！天哪？你怎的這樣不……」

「那我曉得了，其他還有人呢？快點叫他出來……」姥姥回道：「那里來的人呢？祇有一個小媳，因為守着小孫，沒有去——不瞞老爺說，連下衣都不全哪！不然，也喚他出來參見老爺了。老爺可憐見家破人亡，請到別家去罷……」那不能奉了府裏太爺的差來調人，怎好空手覆命？做也要做一個人，給我帶去……」老爺不要說笑，人那里做得來呢……」那麽，找一個人給我……那裏找去呢……」

便硬一硬肚腸說道：「拚着我這一副老骨頭，跟老爺去，或者什麼河陽水陽，

也還能當一個火頭軍……」但聽那差人說道：「這才是老英雄哩！」呼哨一聲而去。隱約還聽得：「跑掉雄的拿住雌」的聲氣。

我站起身，抖一抖身上灰塵，看着燈時，便忙去撥下一撥。耳邊隱隱的還聽得許多聲音，房裏那位少主婦，也是抽抽咽咽的抖着哭着。

又過了許多時候，才看見老主人，從門外倚着牆回來，滿面淚痕，渾身泥漿，話也說不出一句。我正待問他時，燈却熄了，各輕輕道了：「睡罷！」便糊亂蹲在破凳上睡了一夜——到了天明，一骨都爬起來，主人也起來了；我便打開包袱，拿出乾糧來，分些與主人吃了，又留了些與他媳婦孫子吃。主人也不謙，就收了。

我便背起包袱，辭了主人要行，主人說道：「客官恕我腿疼，不能遠送了……」說着，早流下淚來。我便安慰他道：「主人不必過悲，後來你家總有團圓日子，不要傷壞了身體……」主人微微點一點頭。我便拱拱手，出得門來，大踏步趨路程。

你們讀了這篇小說，再去讀杜子美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徼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兩面一比較，誰的感覺力強？

二十世紀，是「活」的時代；一切要求解放，顯露出他 Democracy 的真精神來。便是韻文的本身，也正在解放的一條路上走——新體詩——如何反把好好做事文的材料，去加上一道韻文的束縛？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便是胡適說的「整理國故」——像那專為賣弄文才的抽象的描寫事實的韻文——如念八翻十種曲等，是因文生義的——在現代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但是，像那有具體做事材料的——如西廂卓女當爐等，是因義生文的——我們如何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改進舊文藝發出新光彩來？

我們再看，韻文的本能是怎麼樣？  
成方吾說：

詩的職務，只在使我們興感，to feel 而不在使我們理解 to understand，使我

們理解，有更明瞭更自由的散文。——創造，第一號，（2。）

這句話，不是很明瞭的嗎？所以韻文的本能，是感覺，不是知覺。凡是一切議論式記事

式的材料，一概不許走進韻文的門；任你有極好的議論或記載的材料，一踏進了韻文的門，便

感受到「殘缺」「隱晦」的病。我最懷疑的是一般做什麼即事詩無題詩的：他寫上二十

八個謎面式的字，給局外人去看，簡直是「莫明其妙」；他知道不能叫別人懂得他的意思，便

在每句下面，註上幾十百個字，解釋他詩句裏所記的事實。這樣做詩，又是何苦來？這都是

不明瞭韻文底本能，把好好敘述底材料去做情感底材料，弄得爾不討好。韻文的西廂也有

同樣的缺點；好好一段描寫戀愛的敘述材料，爲什麼不拿他做成敘述文章？——沒有人做，我

便來做！

\*

\*

\*

\*

\*

敘述文章，第一個條件，便是「寫實」。他的本能，是 understand 知覺，有極明瞭極真確的知，纔能感受充分衝動的覺；有知有覺，纔能顯出敘述文章在文學上的價值來。

從來做傳奇的，他因偏重客觀的韻文，便忽略文章所寄託主觀的事實。一部傳奇；一個小姐，一丫環，一個太夫人，一個秀才，便足以了事。他原不打算敘述什麼事實，他原要賣弄他的文才，隨手湊幾個人，發洩他的文字；那事實的真確不真確，結構的完密不完密，他都不問。

紅樓夢裏賈母說得好：——紅樓夢五十四回——

既說是仕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人家，人口多，奶媽丫環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有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

這是結構不完密，事實不真確的一部分。拿韻文去敘事，已經是失了知覺效能的一半，再用不澈底不精密的描寫，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不痛不癢的傳奇——他的結果，果然不能得到感覺的效能，也決不能得到知覺的效能；簡直是文學上的一種廢物罷了！

從來做傳奇的，他對於描寫男女愛情，還有一種最卑劣的手腕；——這也不單是傳奇凡是舊的寫情小說都犯了這個普遍的病——開始描寫男女的結合，完全着眼在獸慾上——這不單是傳奇小說便是幾千年傳下來堂堂正正的經史我祇見他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和那『女爲悅己者容』『色衰愛弛』這種話頭怪不得那種所謂不足道的『稗官小說』越寫越卑劣了——一個少年男子見了一個少年女子，立刻便想到『同床共枕』什麼才子，簡直是一隻『餓煞雄狗』——一個年輕女子見了一個年輕男子，立刻便想到『終身大事』什麼佳人，簡直是一頭『狐狸精』——我又想起紅樓夢裏賈母的一番話了：——紅樓夢五十四回——

……只是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佳人……

講到這一層，雖也是中國男女沒有社交的流弊，社會的寫實——這又連帶社會問題——但是既稱到才子佳人，名門世家，總有幾分他們所說的禮貌，遮掩遮掩；決沒有那樣一見了

女人，好似蚊蟲見血，死咬住不放的醜態。要寫實，反而不實了。

從來做傳奇的——或是小說——對於全部結構，還有一種最無聊的佈置；便是喜以團圓結局。這種記賬式的小說，實在太失了文學的真趣。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是富於感覺的文字；怎麼樣能夠得到讀小說的同情的感覺，便全在這小說的佈局有趣味沒有趣味。小說，雖是描寫人生的實現；但是有片段的，加以調節的，不是平庸的，浮泛的。剪取那趣味深厚，有時間性的一幕，用全力描寫；留着那有空間性的幕後，文章的調節，感覺的衝動，全在這空間性裏發生出來。我們為什麼愛讀短篇小說？祇因他富於空間性。長篇小說為什麼不容易做得好？祇因他是幾幕連續的，那一幕和一幕交界的地方，為求文氣的貫穿，不免有侵犯空間性的地方；空間性一變而為時間性，文章便失了調節的效用，文字也減殺了感覺的力量。善於做小說的，便能利用空間性；事實的背面，和情節平庸的地方，都含蓄在幕後。像那『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歸娶大團圓』都是侵犯了小說的空間性，減殺了小說的感覺力，一種無聊平庸記賬式的描寫！我們要竭力避去他！

再進一步說：我們心理的本能，恣的感覺，大概強過樂的感覺；小說的天職，既然是在衝動讀者的感覺，與其利用樂感，還不如利用悲感。我試問：紅樓夢爲什麼叫我們愛讀？恨海爲什麼叫我們愛讀？迦茵小傳，茶花女，不如歸，埃司蘭情俠傳，俠隱記……爲什麼叫我們愛讀？他的魔力，全是在利用悲感上。我們中國小說界的領土，爲什麼這樣狹小，信徒爲什麼這樣減少？這裏面第一層，他們不明瞭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和本能；第二層，他們專歡喜描寫一種虛僞的樂感；——如夫妻貴團圓結局這大約也是中國人愛和平的一種特性——第三層，他們見了悲感結局的小說，心裏總感覺難受；好好一篇小說，設局佈勢都是在悲感上立脚的，他偏要裝一個樂感的尾文。——或是本人做成悲感結局的小說，後人也硬要替他裝上樂感的尾文——把從前一番苦心，讀者一片誠感，都立刻失卻了效用！

總結以上的議論，尋出幾個我所以產生這個敘述體底西廂的歸結點來：

1, 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



2, 像那專爲賣弄文才描寫抽象的事實的韻文, 在時代精神淘汰之列的, 我們固然不俾得去整理他, 但是像那有具體敘事材料的韻文, 我們爲什麼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 下一番整理底工夫, 改進舊文藝, 發生新光彩?

3, 舊時的西廂, 是有具體敘事材料的韻文。

4, 韻文, 是不適用於敘事的; 既有具體敘事的材料, 便拿他整理一番, 改進成一種具體敘事的小說。

5, 韻文敘事, 因偏重客觀的體, 忽略主觀的質; 結構不精密, 描寫不真確, 失了 *Stand-stand* 的效能。如今用精密的穿插, 真確的描寫, 注重主觀的事實, 纔成了一部腳述文的西廂。

6, 此外, 舊小說最容易犯的描寫男女獸慾; 侵犯空間性; 悲感性的本體, 裝上樂感性的尾文, 西廂——韻文的——都犯上了。——驚夢以下四折確是後人硬裝上的——如今這敘述文的西廂都免去了。

西廂卷頭言

一四

雖然，這是創作，總有許多不完密的地方；望一般讀者，給我一個確實的批評！

十二，七，二十五，在星期文會。

學術論文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一

南京美術專門西畫科一年甲級學生 王霞甫

中國文學的歷史，浩繁極了！如舉細節，實非易事，也不合本題的範圍。以下不過就大概的情形說說，至於時期的「旦元」和支配。繁簡的取舍，俱憑主觀的直覺。

文學胚胎的時期：文學種類雖多，但歸納起來，總不外有韻無韻兩種。以下各時期的分析，都以此作線率。

韻文的起源 上古人民，對於宇宙萬象，發生任何感想，當手舞足蹈，種種表白動作發洩不盡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像林中的鳥噪獸嘯，從天籟中，發出一種聲音道白——「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闕。」那既投足而又歌的，就是這個道理——叫做歌謠。他底強弱高下長短的聲韻，就是韻文的母親。

非韻文的起源 記憶事物的要求，是人類生活最先感到的知覺，所以上古人民，就有結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一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二

繩刻木的方法。伏羲就對象模仿三三等符號，去記天地山川，倉頡作象形的文字，在當時也是爲記載事物用的，黃帝首先立史官，左史韻記事，右史誦記動。可見非韻文方面，最先孕育的是記載文。

最古貴族文學時期。自伏羲至盛周，文學的創作者，貴族居多，所以「且元」如此。

### 非韻文方面

(一)伏羲底「八卦」到神農演爲連山，黃帝演爲歸藏，昌伯演卦辭，文王作爻辭。

(二)堯傳舜命辭中有「允執厥中」一語，衍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湯就「道心惟微」推衍爲「生民有恆」。

(三)黃帝時史官記載體例有三：紀年、世本、書，都是記載的文字。——仲尼刪書斷自唐虞，不論書始於何時，總在唐虞以前了。

### 韻文方面

舜時的康衢擊壤，舜時的卿雲兩風，都狠能表白陶醉的自然。夏有「謠」，商有「頌」。

周朝的婦女也會謳歌，在田工完了的夜裏，男女老幼都到巷中紡績，飢的歌，寒的歌，勞的歌，都是很純粹的民衆文學。政府裏老年無人養活的男女，到民間去收集歌謠。太史編輯以後，叫做「國風」出於王朝的叫做「雅」，「頌」更就體裁中分爲「賦」「比」「興」。孔子刪存的才叫做「詩」。

平民文學時期：盛周以前的著作權，都在貴族的掌握中。東周以後，政府力量薄弱，專制羈縛盡失，人人都有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戰國的擾亂，是上等社會的紊亂，不免有智慧上的競爭，是促成文學進步的大原因。平民更利用時機，把自己拾到最高智識階級裏去。是中國平民文學的時期，也是最大昌明的時期。

### 非韻文勃興

(一) 自從周官失了職守，草野的文人，遂起操筆載的特權。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邱明因春秋演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也是演春秋的私人記錄。

(二) 孔子對於上古的文學，有系統的研究，著作除春秋外，有孝經論語周易贊。門人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曾子作大學，子思作中庸，再後孟軻作孟子，荀卿作荀子，以上諸人學說，不出實現世界，所以他們底文學，大多平實，統叫做儒家底文學。

(三) 道家思想與儒家相反，但是老子道德經似論語，列子氣和勢緩似荀子，有人說莊子底文學似孟子，警開變化的地方，或者相同，至於莊子飄飄大方的妙處，不是七篇中找得出來的。南華經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有數的文學，道家底文學，當以莊子爲首了。

(四) 管子底文學平易，似儒家；申不害商鞅文深刻；韓非底說難孤墳等，尤爲周至勁健，都叫做法家底文學。

(五) 墨子底文學平實，鄧析底文學近於論理，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底文學，反覆設陣，微婉善諷，呂覽亦多精采。

韻文改進

(一) 古詩三百篇，四言居多，自春秋以後，此體遂變。北方孔子底獲麟楚聘臨河，百里奚妻底琴歌，伯牙底水仙操，荆卿底渡易水，都是七言。甯戚底飯牛歌，荀子底成相篇，三字四

字七字成句，爲後世「樂府」的濫觴。

(二) 南方屈平作離騷廿五篇，亦名楚辭。因他身被放棄，君受秦辱，遂多鬱音，但題材純潔，引喻芬芳，煩亂督擾的肚皮，悱惻悵頓的情懷，一齊都表白出來了，爲後來詞家的鼻祖。

宋玉唐勒景差，皆模仿楚辭作「賦」，宋玉底九辨招魂等篇，尤爲傑作。

總而言之，此時期各人有各人底學說，於是各人有各人底文學，是創造的，是爲己的。

貴族式的文學時期：

此時期文學是模仿的，是替權貴做的，一切束縛思想的東西，也

多是權貴創的。

秦并天下，取愚民政策，焚書坑儒以後，文脈幾絕，所留文典，概歸官吏執掌，雖有師吏的律條，但學不過吏事，得與此項教育還是少數。李斯作「小篆」，史籀作「八分」，使文字統一，其利在後世，當時人民，各捨其習知習聞的文字，也許在那時反感不便。秦末漢初似乎戰國，但時間狹短，不足以促進文學，酈食其，李左車，蒯通，武涉，陸賈，隨何，學縱橫，却不敵蘇張，賈山，晁錯，學管晏，孫吳，相去更遠。秦末漢初，無文學可言。



非韻文方面

(一)「辭」「賦」漢吳王濞，楚元王交，淮南王安，梁懷王揖，孝王武，襲用孟嘗君呂不韋的故智，招致文人賓客，不過藉這抬高聲望，達到叛亂的目的，那有真心提倡文學呢？所以他們養活的文人，開口總不掉阿諛的色彩。伍被，枚乘，嚴忌，司馬相如，諸辭賦家，都曾作過他們底賓客的。與其說文人頌向楚辭作「辭」「賦」，到不如說當時文入想作賓客學楚辭。長卿學高唐好色作上林子虛遊獵，動機在求武帝的賞識。枚叔，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朔，東方朔等等，那個底辭豔些，愈能得武帝底寵愛。

(二)「排駢」漢宣帝，心醉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的人，劉向，張子喬等，王褒以能「排駢」遂以軼材及第，特別寵愛，所作聖主得賢臣頌，儼然就是頌揚他們自己。以後揚雄模子虛，班固，底兩都賦，也是在模子虛，張衡更擬兩都賦，兩京賦，堆堆駢駢，毫無意味，虧他還苦思深研費了十年工夫，如此做文章，不是在那拚裏命嗎？用處在那裏？趣味在那裏？

(三)「偶儷」兩漢的文學，雖排不偶，雖駢不儷，又排又偶，又駢又儷，恰好又是貴族

魏武底提倡，陳思王底創作。子建好語如珠，是此時期文學至有關係的人。且把他底洛神賦摘錄一段，做個代表。

「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

他同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劉楨，統叫做建安七子。

(四)「四六」 陸機陸雲兄弟作「四六」格，機所作豪士賦，文賦比陳思更雕琢，好之者謂之字字皆珠。同時有潘岳張載左思，再後爲謝靈運顏延年。

(五)「聲韻」 齊「永明」中，沈約王融謝朓倡文用「聲韻」束縛之具，遂無一不備。梁陳間，有任昉庾信徐陵。再後有王勃楊炯盧照野賈至，俱此時期最後作者。

### 韻文方面

漢初受成相篇影響，三字四字錯出，皆謂之「樂」。枚乘作古詩十九首，五言詩始作。以後白頭吟河梁別亦五言。李延年作郊歌十九章，漢「樂府」始備，爲詞曲先導。漢武以

後，詩無作者。惟班婕妤怨歌，蔡邕飲馬長城窟行，旨意微婉，纏綿宛轉，尙有詩人情思。曹植作詩，調必工，字必鍊，聲必調，大費經營，非復古詩人之意，爲中國詩的一大變遷。陶靖節人品高超，詩亦清悠澹遠，頗合自然，梅花落爲唐「樂府」所宗。謝惠連詩已多唐音，沈隱侯倡「四聲」，「八病」以諧律。此後多豔吟，骨氣卑下，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裏說過「……緝事比類，非對不發，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唯觀事例，頓失精采……雕藻淫豔，傾炫心魂」是論當時詩人的話。

此時期文學上種種程式，足以牢籠百世，但在當時也有皎皎獨立，不受染化的。在漢有司馬遷，文學的「感情」「識見」「氣慨」都到絕頂，爲中國文學史有數人物。楊惲亦受其陶冶。就「辭」「賦」說，賈誼底弔屈原鵬鳥賦，直行直言，絕無拂己從人的樣子。以後陶靖節稽叔夜，行文都有自行其是的氣概。

演譯經義的文學時期：此時期雖推翻貴族的文學，似有進步，但文人對於文學的趣味，仍看錯了，把文學當作發闡經義的工具。「題材」不肯從普通社會中找出，體裁以能似

古爲高，與民衆仍然無關。嘗自命其文爲「古文」，非普通國民文學可知，自唐至宋皆然。明清兩朝亦皆如此。在中國文學界最佔勢力。頂好把他們對於文學的觀念找出來看看。

韓愈題歐陽生哀辭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本志乎古之道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云：「文者以明道……」  
周敦頤通書「文所以載道也。」

他們是這時期的首領，供狀如此，其餘可以想見了。惟韻文方面，李杜大放光明，至於五季，爲下等社會擾亂時期，祇有摧殘文學的事實，絕沒有促進文學的機緣，與戰國情形不同，以下略言此時期文學史之梗概。

(一)「古文」 先是北朝時宇文泰命蘇綽仿大誥作魏帝廟祭文，隋文帝在開皇初年，下罪華豔文體的詔書。盧士道李德林許善心文字，狠平易。都是駢儷廢除的先兆。唐

初陳子昂首先倡「古文」。吳少微谷倚富嘉謨作文，都依據「六經」。蕭穎士倡「古文」尤力。以後有李翰元結獨孤及李德裕令狐楚白居易元稹劉禹錫都能古文。歐陽詢柳宗元韓昌黎出，古文造極峯，原道諸篇，尤其是發闡經義，志乎古道的顯著文字；在昌黎集爲最下。但愈勉勵李翱皇甫湜反是此類的文學，二人遂傳其衣鉢。後謝庭浩作「錦繡堆」與宋楊億劉筠共稱「西崑體」，拘泥章句，更壞。歐陽修起，才恢復「古文」原狀。與同時蘇詢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並稱。東坡天資絕高，才氣飄飄，使人回想莊周，不拘定發明六經的道理。張來秦觀爲其大弟子。

(二)「詩」 「古體詩」亦爲陳子昂所提倡，有感遇詩卅首。以後張說善七古，張九齡善五古，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齡李頎褚光羲許多詩家；先後興起，各有長處。到了李白杜甫，詩道大昌。杜經過許多變亂，對於當時制度，非常不滿意，常就詩裏頭去諷刺，顧不暇像古文家去發闡大道，却成了真正底詩人。韓愈用文體做詩，是受了「古文」的影響。唐「樂府」有百餘韻的，是在以賦體作詩，同文體做詩，強得多。宋「西崑體」作，都在句章上

面用工夫，不能抒情。蘇軾意景似杜甫，放達似李白，非黃庭堅所能及。歐陽以「四六體」作「詩」，在「詩」上並不算得正當的貢獻。周程作「詩」，總不脫道學氣，非詩人之「詩」。  
(三)「詞」唐初以「詩」爲「樂」，後來把「七絕」減了幾個字，變成了「詞」。「詞」有一定的格調。李白底桂殿，張志和底漁歌子，白樂天底柳枝詞，劉夢得底竹枝詞，都是「七絕」的變象。講程度的高下，要推李白和溫庭筠的詞了。南唐後主煜亡國以後的「小品」最好。宋朝差不多人人都能製腔填「詞」，但豔情居多。惟東坡底「詞」清約可取。

(四)「賦」唐「賦」律多古少，祇有聲律，並無騷意。卽作古賦，亦不過取法徐廣，徐廣多用詩句，王勃底春思賦亦不過七字之長歌，更有用五言七言詩，四六文句，惟成賦的，更壞。阿房宮賦近「論」，非賦，在唐爲特別。宋歐陽修底秋聲賦，東坡底前後亦壁賦，都是散文，是有意反對五代底駢體。

民衆的文學時期：民衆文學出現的原因有二：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甲) 以前的文學，對於說理不便。宋朝理學家著作時尤感困難，程灝兄弟底語錄，遂都用「語體」，這是屬於自覺方面的。

(乙) 金元入據中原，不諳深文，以前文人一種悍然不顧低下智識階級的氣概，都被異族的勢力征服了。這是屬於被動方面的。

(一) 「小說」 中國最初「小說」是漢人所撰的穆天子傳周說。以後唐有虬髯客傳，不過都是文言。宋平話才用白話。到此時期，金末施耐菴作水滸，元羅中貫作三國演義，全用普通話。

(二) 「曲」的創作 宋朝「詩」「詞」已有許多人用過俗言。——擊壤集黃山谷底詞，蔣竹山底沁園春，石次仲底惜多嬌皆是。——金元既不諳文理，文人曲意遷就，遂創雅俗都賞的「曲子」。——董解元創有西廂記，王實甫關漢卿足成西廂記，馬東籬作黃梁夢，鄭德輝作倩女離魂記，喬夢符作金錢記，白仁甫作梧桐雨，通行於北方，叫做「北曲」。——高明作琵琶記，施君美作幽閨記，通行於南方，叫做「南曲」。以上諸作，雖不能夠不上藝術，却是人人都

能領會的民衆文學。

(三) 記載文字 元祕史用「兔兒」「虎兒」紀年，曲章詔牘，都是俗言。

發闡經義的文學復興時期 元朝的文學改革，原非澈底的覺悟。元朝亡的又快，民

衆的文學，不過是「曇花一現」。發闡經義的文學，遂於明復活，清大盛。

顧炎武日知錄云「文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明道也……」

劉海峯論文偶記云「作文以明義理……」

「明道」「明義理」與韓昌黎同一見地。他們是明末清初的大文人，可代表兩朝。

我說明清是發闡經義的文學復活時期，大概總有分對的。

### 古文方面

明李東陽何景明，首先倡言復古，鈞章棘句，有意教人難讀，號稱「台閣體」。質言之，就

是貴族體。王鏊羅圯取法蘇韓，稱「茶陵派」；王世貞模仿李何，「幾社」「復社」又轉模

王世貞。近人罵宏治七子和嘉陵七子，是文妖，並不過當。歸有光號稱大家，亦不過能像唐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宋八大家的音容笑貌罷了。

清懲元亡，設法牢籠「智識階級」，除開「博學」「鴻詞」收拘遺民外，更稱用「古文派」之「明道」。好循規蹈矩，不生叛心。「古文」遂再昌明。最先作家方苞，嘗與人論行身所響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故對於文學命義，看得更糟了。

他底論文嚴義

第一，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

第二，凡涉筆，皆有六藉精華。

第三，不可入語錄中語……

第一是「傳教」，第二是「代聖立言」，第三是不用普通話。同時吳兆篤更倡「駢體」。

「有八大家」——昭文邵齊肅王太岳等——十大家——王先謙周壽昌等——姚姬承方

苞創「桐城」——惲敬另創「陽湖」——後會國藩吳敏樹傳「桐城」最力。其明聖道，闡經

旨，與八股家之抄錄註釋，相去不遠。

韻文方面

明李夢陽「詩」似唐音，抒情不如。李東陽學少陵，往往過於求肖，削傷元氣。以後不失之談諧。——公安三袁——便過於幽峭。——譚元春——俱不足言許。清初多學兩李，宋琬施閻章等稱八大家。漁洋得名最盛。但有詩法，無詩才。

袁才子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可稱定評，子才詩主性靈，不拘矩矱而論者獨推沈歸愚以後吳中七子三君，嶺南四家，大皆學唐宋無創作，亦無特色。此時期中，「曲」之作品，有王敬夫底杜陵春，湯顯祖底邯鄲夢，還魂記，紫釵記，阮大鍼底燕子箋，孔尚任底桃花扇，皆近劇語。蔣士銓作香祖樓九種曲以弄文自喜，比元俱不如。

近來的文學，自「五四」以後，「日更月易」。所有作家，俱在嘗試期中，無成熟作品可言，故缺不言。

二

北京平民大學學生 黃近青

(一) 上古文學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一六

第一期 黃帝以前的文學

第二期 唐虞夏商文學

第三期 周秦文學

(二) 中古文學

第一期 兩漢文學

第二期 魏晉六朝文學

第三期 隋唐五代文學

(三) 近古文學

第一期 宋文學

第二期 遼金元文學

第三期 明清文學

\*

\*

\*

\*

\*

(一) 上古文學

第一期 黃帝以前的文學

我們中國，在黃帝以前是沒有文字，這是凡讀過中國史的人都知道的。然而我現在爲什麼偏反談到黃帝以前的文學？這有一種原因。就是我認爲黃帝以前，雖然尙無文字，然表情工具的言語，確乎是已有的。既有言語，即可以知其有諺語。如伏羲的鸞辨曲（見楚辭大招），綱罟歌（隋書樂志），神農的豐年詠（夏侯玄辨樂論），有炎頌（莊子天運），雖爲黃帝時人追記他的話，然而我們不能不認爲是黃帝以前的文學。只可惜現在僅見其名，而不見其文了！

若從黃帝本身看來，那時初造文字，去結繩時代未遠，一定是很不完備的。據我們推想來，簡單的諺語和有韻的歌謠，一定很多；有頭有尾，着成整部的書的，一定很少。漢書藝文志載有黃帝銘六篇（今只見巾凡金人二銘），管子有明台議（見文心雕龍），水經注有渡江歌，哀龍頌，歸藏有綱罟曲。這些作品，真是黃帝作的還是假的？因爲現在都已失傳，所以也

無從致證了。

第二期 唐虞夏商文學

這四代的作品，從書經及禮記中可以看見些。但中間曾經過孔子刪改過一次，恐怕也不是他們的真面目了。此外散見於各書的，陶唐時則有帝力歌（古詩源及高士傳），康衢謠（古詩源及列子），三多祝（莊子），大唐歌（文心雕龍路史後記），有虞時則有南風歌（尸子及古詩源），卿雲歌（尚書大傳及古詩源），明良歌，喜起歌，祠田詞（文心雕龍），普天詩（呂氏春秋），大唐歌（尚書大傳），思親操（古今樂錄），夏禹時則有夏箴（周書），開望，箕銘，籛銘（鬻子及淮南子），九德歌（左傳），孔甲歌（呂氏春秋），夏人歌。商湯時則有盤銘（禮記），大旱祝辭（說苑），帝乙歸妹辭（困學紀聞），桑林禱天辭（墨子），商銘（國語），麥秀歌（箕子作見史記），采薇歌（伯夷作見史記）。

唐虞夏商的文學，已略如上述。但是所舉所見的幾幾乎全是韻文。如此我們可以知道，有韻文爲什麼盛行於上古？大概不過是求其易于傳誦罷了。

樂志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

### 第三期 周秦文學

周秦二代，可以說是中國文學最盛的時候。如文王演卦爻繫詞，武王伐紂作泰誓，牧誓，周公作爻辭金縢大誥，召公作旅獒君奭。這些作品我們都可以在易經、書經、禮記這幾部書裏看得見。但有人說文王周公的卦辭繫辭是孔子作的，（皮錫瑞說）這是錯的。因為左傳中所引的筮辭，多在孔子以前。

從周直到春秋，文學方面的易詩書禮樂春秋諸書，可以說是完全成功了。

此後孔子贊周易，刪詩書，訂禮樂。他的徒弟左邱明作春秋傳，曾子作孝經，卜子夏作喪服傳，詩大序，又與仲弓合輯論語，綴禮記。這都是孔子一系的孔門文學。同時還有老子，管子，晏子，同馬稷直，孫子，鄧析，公孫尼子，荀子等諸子書；以及呂氏春秋，賈誼新書，大小戴禮，河間樂記，后蒼曲台記，古文記諸書，皆可說是中國文學的淵藪。

春秋以後，就是戰國，及秦了。這時文學，較以前各代更加發達。發達的原因，一半雖然

如章學誠所說的是因「六藝」及「詩教」的關係，一半確乎是受「戰爭」的影響，文史通義云：

「戰國之文，其原皆出於六藝……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伊推言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入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又謂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者行人之官。現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與之旨，諛論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諛也……」

觀此，我們對於周秦文學的淵源，可以說知道一個大概了。

但是，以我個人的眼光看來，春秋戰國的文學，約可分爲四派。（一）孔孟文學即孔子孟子荀卿及孔門弟子一派的儒理文學；（二）老莊文學即老子莊子鬼谷韓非一派的玄理文學；（三）蘇張文學即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一派的縱橫文學；（四）屈宋文學即屈原宋玉一派的騷賦文學。

我們看周秦文學以後，還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斷語。就是：春秋以前文學思想是漸難的，除了歌功頌德以外，沒有什麼有精采的作品。到了戰國的時候，文學思想却大解放了。正如脫羈野馬，橫撞直衝。所以結果，文學方面却得了不少的狼好的貢獻。

## （二）中古文學

### 第一期

#### 兩漢文學

我國文學思想，到戰國時大解其放，已如上述。中間雖然經過祖龍之焚坑，秦代之壓束；然而爲時甚暫，所以不久便又振興起來了。如劉邦大風之歌，項羽虞兮之咏，皆傳誦至今，尤爲傑作。高祖時即有陸賈，文帝時有賈誼，晁錯，賈山，蒯通，鄒陽，羊勝，公孫詭，伍被，枚乘，嚴忌，司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馬相如，韋孟等人；武帝時有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主父偃，東方朔，枚舉，李延年等人；昭帝時有桓寬；宣帝以後後先繼出者，有王褒，劉向，匡衡，劉歆，谷永，揚雄等。皆是西漢的些有名的文學作者。

到了東漢，文學更甚。表章羣經的有桓譚，杜林，鄭興，許慎，馬融，鄭玄等人。肆力史學的有班彪，班固，班昭，荀悅，蔡邕等人。其餘如馮衍，張衡，傅毅，李尤，崔駰，崔瑗等統以詞賦名。又如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皆長于辨論，故他們簡直可稱為中國最早文學批評家。至於獻帝建安年間之「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更是名盛一時的文豪。但是有一點却為我們不可不知道的，就是從明帝時印度佛教已經輸入中國來了。自此以後，中國文學便起了一種絕大的變化。後世翻譯佛典的文學，是發端於東漢。如現在所傳的四十二章經，就是那時翻譯的。

兩漢的文學，有人給他概劃的分爲兩類。就是：

（甲）硬的文學。——（一）哲學的文學。（二）史學的文學。

(乙)軟的文學——(一)詩賦。(二)小說。

現在簡單的說明如下：——

(甲)硬的文學。

(一)哲學的文學。

A 淮南子 爲淮南王劉安及門客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等八人所撰。其手段與呂氏春秋同。名淮南鴻烈，蓋當時天下類書之博者。

B 論衡 爲王充撰。充字仲，東漢上虞人。充爲中國懷疑派哲學家，故論衡以有

批評精神見譽後世。

C 申鑑 爲潁川荀悅撰。一名小荀子。其書以儒家爲本，頗似荀子。

D 太玄、法言 爲成都楊雄（字雲）撰。太玄是擬易論宇宙現象之進行方式。

法言是擬論語；以心理爲基礎，兼論及教育、倫理、政治之實際方面。

E 賈誼新書 賈誼著。其中治安策、過秦論二篇最有名。又著弔屈原賦、鵬鳥賦。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早雲賦，頗有厭世思想。

F 春秋繁露，天人策爲董仲舒撰。蘇老泉批評謂：「得聖人之經，而失之迂。」

(二) 史學的文學

A 史記 司馬遷撰。遷字子長，龍門人。方法與「編年體」不同。蓋始創「記

事本末體」者。劉知幾謂：「史有三長：才、學、識，兼之者，惟遷一人。」

B 漢書 班彪、班固、父子撰。記事確實，結構自然。而文不及史記。司馬遷文詞，

含蓄而有趣味，班固露骨而無趣味。

C 漢紀 荀悅作。

D 漢史 蔡邕撰。未成。

E 說苑新序列女傳列仙傳 劉向著。向字子政，漢宗室。各書類皆集史事之片

斷，文亦明媚近人。

(乙) 軟的文學

(一) 詩賦。

A 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美人賦，長門賦，哀二世賦。爲司馬相如作。相如字長卿，

蜀成都人。論其作品之筆力，實爲古今獨步。

B 七發。枚乘作。乘淮陰人，一名枚叔。

C 七諫。東方朔著。朔字曼倩，厭次人。文有屈原餘韻。

D 甘泉。揚雄著。

E 兩都賦。班固著。

F 二京賦。張衡著。

G 古詩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或曰內有枚乘所作。王漁洋謂：「十九首之妙，

如無縫天衣。」

H 郊祀歌十九章。或謂係司馬相如所造。

I 蘇武古詩。李陵與蘇武作。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J 四愁定情 張衡作。

K 飲馬長城窟 蔡邕作。

L 雜詩 孔融作。

M 白頭吟 卓文君作。

N 怨歌行 班婕妤作。

O 盤中詩 蘇伯玉妻作。

P 夫婦贈答 秦嘉徐淑夫妻作。

Q 胡笳十八拍悲憤二首 蔡文姬作。

R 羽林郎 李延年作。

S 孔雀東南飛，陌上桑，戰城南，相逢行，孤兒行，長歌行，短歌行。

詩人之作品。

諸作，皆係漢代無名

(二) 小說。

A 穆天子傳。

B 漢武內傳。

C 飛燕外傳。

D 雜事祕辛。

E 漢武故事。

三傳皆河東尉佗撰。

不著姓氏。姚際恆古今僞書攷說是明王世貞撰。

班固撰。或曰士儉造。

第二期 魏晉六朝六學

魏第一詩人爲曹孟德。其第一傑作則爲北上行。短歌行，薤露篇，蒿里篇次之。操子

丕，亦善文，其詩便娟嫵婉，善寫人情。燕歌行一篇之節奏，尤有天然之妙。陳思王曹植名都

美女白馬洛神諸作，風高氣闊，自成一家。

三曹而外，更有七子。

A 孔融 字文學。有孔少府集。

B 陳琳 字孔璋。有陳記室集。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C 王粲 字仲宣。有王侍中集。（初征登樓槐，征思諸篇最著。有七哀詩與曹

植同題。植有三良詩與蔡同題。）

D 徐幹 字偉長。有玄猿賦，滯危賦，鬪扇賦，橘賦，中論，諸篇傳世。無集。

E 阮瑀 字元瑜。有阮元瑜集。

F 應瑒 字德璉。有應德璉集。

G 劉楨 字公幹。有劉公幹集。

此卽世所謂之建安七子也。三曹七子而後，詞人皆重綺靡，重詩不重文。欲從漢以後

求文章家，則諸葛亮爲第一。陳壽，杜預次之。最後乃爲陶淵明。

A 諸葛亮 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有諸葛武侯集。

B 陳壽 字承祚。晉安漢人。著有三國志。

C 杜預 字元凱。杜陵人。傳有左傳注。

晉代詩人，有所謂「正始文學」者，可以阮籍嵇康二人爲代表。

A 阮籍 字嗣宗。尉氏人。有咏懷詩十八首。爲古詩十九首後之大文字。

B 嵇康 字叔夜。譙郡人。著有養生論，述清談家之人生觀。其詩思散漫，不及

阮籍而後，又有所謂「太康文學」者，卽張華、張載、張協、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傅玄是也。

有所謂三傑：

A 左思 字太冲。臨淄人。著三都賦，而紙貴洛陽的，就是這位先生。他所作賦

史招隱諸篇，詞偉格高，爲千古絕調。

B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有劉越石集。

C 郭璞 字景純，聞喜人。其詩豪雋，稱爲中興第一。有游仙詩十四章。

晉時最大之天才作家，能爲一般人所最尊重的，只有一個陶淵明。歐陽修批評歸去來辭謂：「晉無文章，唯此而已。」淵明是個「田園詩人」，「樂天主義者」。這是從表面看



去。然其實是壞境使然，而其本意決非如是。觀其咏荊軻，想四皓，讀史九章，且有「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之句，其一種亡國之感，革命之思的言外之意，更可想見了。

魏晉二代的詩，到了六期，性情漸隱，聲色已開。而宋之謝靈運出，建安以後的文運，便又改了面目。是謂「元嘉文學」。顏延之之秋胡行，五君咏，鮑照（明遠）之行路難，皆清高俊逸可誦。

齊之謝朓（玄暉）王融（元長）好作豔句，過於纖巧。色澤益濃，真情愈失。是謂「永明文學」。但謝朓詩，鑿墨之外，別有深情妙理。故李白最爲嘆服。與謝同時，而以文傳者，則有孔稚圭之北山移文。

梁於南北朝間，爲文運極盛時代。武帝文帝元帝皆能詩。昭明太子作文選。劉勰著文心雕龍。鍾嶸撰詩品。沈約江淹以下，皆精聲韻，其盛可知。

陳之作家，皆承梁之餘風，無多大價值。如陰堅徐陵（著有玉台新詠）張正見陳後主江總等，皆不過巧琢綺句，評品美人罷了。

齊梁陳之詩，皆沒有骨氣。然而當時確有幾種作品，在六朝文學中放一異彩。什麼作品？就是當時樂府中企喻歌、隔頭歌、折楊柳詞等是。這些作品，皆不是當時的文人所能做出來的。而一首木蘭辭尤爲古今絕調。

北朝地近朔漠，詩聲雜以胡語，且寫北方風景，故其高古神趣，可接漢人遺響。然詩人不多，作品亦少。今所見者只耶律金之勅勒歌、庾信之庚子山集，似覺可惜。

### 第三期 隋唐五代文學

隋自文帝繼周滅陳，統一南北後，鑒於文學之淫瀾，急圖改革。曾下了幾個詔子。不料煬帝淫淫，流連聲伎，所以一時的文士，又好豔詞。這時文學史上所可述的只有（一）劇曲；（二）律詩。

（一）煬帝曾命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還舊宮、長樂花、十二時……等曲。每年正月在端門外大開戲場。地連八里，歌舞的多用女人。就是繡錦綵繪的衣服。演戲的有三萬人，彈弦擺管的有一萬八千人。

金石匏革的聲音，數十里外多聽得見。張燈列炬，光燭天地……在當時雖是一種淫奢的舉動，也就成了後世戲曲之濫觴了。

(二) 律詩體製，本自沈約談聲病時起。歷陳及隋，有薛道衡，虞世基……繼續研究律體，製作甚工。

到了唐代，詩體更盛。沈騏詩體明變序說：

「唐以詩鳴一代。而統分爲四大宗——王（績，字無功）魏（徵，字玄成）諸人，首開草昧之風；而陳子昂特以澹古雄健，振一代之勢。杜審言劉希夷沈佺期宋之間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疏暢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閑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元結之奧曲，咸殊寡倫。而杜甫獨以渾雄高古，自成一家……中唐彌矜琢鍊，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錢起之清刻，李賀之怪險，是其最也。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溫李西崑之體，婉麗自喜；皮陸應門諸章，往往超勝……」

初唐四傑之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其文章雖炳耀一時，尙未脫六朝習氣。其一掃時習，而直接建安之體者，當以陳子昂爲倡首，四傑而下，至蘇頌張九齡陸贄輩，以一代之雋才，而仍用四六。殆至韓（愈）柳（宗元），而革新之功始可告大成。

唐時經學派的文學家，有孔穎達顏師古同修五經義疏。陸德明著經典釋文等。劉知幾著史通。唐初詔修晉梁齊陳周隋諸史。李延壽修南北史。這又是歷史派的文學家。

他於太宗時玄奘翻譯印度佛典甚多。這又可以說是譯著派的文學。

唐代女詩人，則有蜀之名妓薛濤及魚玄機等。

唐代小說之最著名者，有會真記（元微之撰）游仙窟（託名張文成作）而唐代叢書，五朝小說，龍威秘書等所載可讀的小說，有李林甫傳，李鄴侯傳，東城老父傳，高力士傳，虬髯客傳，杜子春傳，劍俠傳，梅妃傳，楊太真傳，長恨歌傳，紅線傳，霍小玉傳，章台柳傳，步非烟傳，枕中記等書。

五代文學，但有宮詞，詞曲，兩種，可以稱述。宮詞有花蕊夫人（蜀人）做的極好。詞曲

如獨有韋莊、牛峴、毛文錫、牛希濟、薛昭蘊、顧夔、魏承詠等做的都很有名。南唐後主更工詞。同時馮延巳詞亦警麗可觀。後蜀人趙崇祚編有一部花間集，多收錄當時人的好詞，後又有一部尊前集，多錄南唐詞。

(三) 近古文學

第一期 宋文學

詩餘之學，濫觴五代，至宋而大盛。故研究中國文學者，不可不大為注意。宋代詞人，約分兩派。南派詞，婉約而蘊藉；北派詞，豪放而恢宏。

(一) 南派。

A 柳永 字耆卿，一名三變，號屯田。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號柳氏三傑。耆卿好作小詞。旖旎近情，有井水飲處即能歌。

B 晏殊 字叔同，喜馮延巳歌詞。為詞不襲前人語，實開宋初風氣。子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有父風。世稱小晏。

C 張先 字子野，自名三影，人謂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D 周邦彥 字美成，錢唐人。詞精深華麗，尤善長調。有清真集。

E 李清照 字易安，濟南人。趙明誠妻。格力高秀，著有漱玉集。此外繼起者，如歐陽修，蘇軾，秦觀等皆有詞名。

(二) 北派。

A 辛棄疾 字幼安，號稼軒。其詞源東坡少游。故婀娜豪健，兼而有之。

B 劉過 字改之。學稼軒。故多壯語。

C 姜夔 字堯章，號白石道人。精深華妙，音節文采並一時。爲南渡後大宗。

D 吳文瑛 字君特，號夢窗。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到了宋末，又有張炎，周密，王沂孫等，亦名擅一時。

以上是說宋詞的。現在再談一談宋詩。宋初之詩，皆延襲唐人。其時以徐鉉最有名。同時以詩名於時的還有九個和尚。(一) 劍南希晝，(二) 金華保暹，(三) 南越文兆，(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四)天台行肇(五)汝州簡青(六)青城惟鳳(七)江東字昭(八)峨眉懷古(九)淮南惠崇等九人。後來楊億、劉筠等十七人學法李商隱。叫作『西崑體』。(楊億編有西崑酬唱集)穠豔浮靡，響影頗大。於是歐陽修、蘇舜欽、梅堯臣等後先繼起，力矯其弊。蘇軾王安石，追蹤風雅，亦各自成家。那時黃庭堅、秦觀、張來、晁補之、陳師道、李薦等六人，皆出蘇軾門下；所以又稱蘇門六君子。元祐以後，詩人迭起，而尤以『江西派』爲最盛。但都不出蘇黃二體之外。到了永喜『四靈』(徐靈輝名照，徐靈淵名璣，翁靈舒名卷，趙靈秀名師秀)出來以後，便力矯『江西派』之粗獷。約性斂情，以求合於唐風。當時一般江湖派的詩多倣效其體。所以宋末的詩，以『江西』『江湖』二派爲最盛。

自五代到宋，中間將近百年。文章體裁，仍延四六。柳開、穆修、蘇舜元、舜欽等想有意振作，而力不足。到了宋祁、歐陽修等出。同學韓文。古文便大盛了。如以後的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等皆出歐陽門下。成了一代的文家。此外與歐陽並世相先後的古文家，還有范仲淹、宋祈、劉敞、司馬光等數人。後世學古文者，稱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

（鞏）王（安石）三蘇（洵軾轍）爲『唐宋八大家』

宋時理學頗盛。如朱熹、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等，專發揮性理，表章經義。他們的文章，冲容平易，不矜才藻，卽後世所謂理性派的文學。他們著有『語錄』一種，記載義理，多用當時的白話。

宋人除『詞』及『理學』而外，『小說』與『劇曲』亦頗發達。

關於小說一類的書，有宣和遺事、野老紀聞、王懋、困學紀聞、王應麟、老學庵筆記、陸游、景文筆記、宋祁、夢溪筆談、沈約、西溪叢語、桃寬、容齋隨筆、洪邁、改齋漫錄、吳會能、雲谷雜記、張溟、靖康細素雜記、黃朝英、荊亭客話、黃休復、萍州可談、朱彥、清異錄、陶穀、歸田錄、歐陽修、侯鑄錄、趙令、默記、王銍、程史、岳柯等書。

關於劇曲方面的，現在雖然沒有院本可看。然而宋樂志及東京夢華錄裏，明明白白載有『小兒隊』、『女子隊』、『等隊舞』及雜劇的制度甚詳。



第二期 遼金元文學

遼族在中國文學上沒有多大關係。據遼史所載，只有王鼎、蕭韓、呼奴、耶律昭、劉輝、耶律

孟簡、耶律谷欲六人。他們的作品怎樣，今皆不傳，所以也就不知道了。

金之文，則有吳激（字彥高，號東山，工樂府）、蔡松年（字伯堅，工樂府）、蔡珪、

（字正甫，松年子）、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趙秉文、黨懷英（字世傑，馮翊人）、楊

雲翼（字之美，平定樂平人）、王若虛、李純甫（字之甫）、弘州襄陰人）、元好問（學裕

之，號遺山，秀容人）等。究中以好問的文學爲最優。他著有中州集一部，集有二百四十

餘詩家之作品，可謂鉅製。

金詩多伉儷之音，大半是風土影響所致。有人說：『金之詩，乃純然之詩也。前之宋詩，

由散文而化；後之元詩，由詞曲而化。金詩有宋詩之新，而無其俚鄙；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

故最爲特色。』

元代文學最重者爲雜劇、傳奇、小說、詩文次之。在中國文學史上實開一新生面。雜劇，

傳奇二種，都是宋代『詞話』的變體。而成爲曲的。論起曲的起源來，則是由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曲。

曲，一名『大曲』。在體製上則有『傳奇』、『雜劇』之分，在聲音上則有『南曲』、『北曲』之別。其實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件東西。藝苑卮言云：『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元時最盛『北曲』。大概那時作曲的人，北方居多，故曲多北音。北曲之佳者，當推王實甫之西廂記爲最；南曲之佳者，則推高則誠之琵琶記爲最。陳眉公謂：『西廂是一幅着色牡丹；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西廂是一幅豔裝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李卓吾謂：『西廂化工；琵琶畫工。』可以想見西廂及琵琶之價值了。

元代作曲的文人甚多。據涵虛子詞品看來，有一百多家。無名的還不在其內。現在將他最有名的十二人抄錄如后：——

『馬東籬（名致遠）著有漢宮秋黃梁夢』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梧桐雨）如鵬搏九霄。李壽卿（有南曲西廂）如洞天春曉。喬夢符（有揚州夢）如神驚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雕鷲。王實甫（有西廂）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有切鱸且望江亭寶娥冤救風塵）如瓊蕊醉客。鄭德輝（有倩女離魂）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

元代詩人有楊載，范梈，揭傒斯，虞集，四大家。而當時趙孟頫尤稱特出。

元詞，多與曲相混。惟張翥（蜕巖）的詞，無一曲語，故稱大宗。虞集楊維禎及薩都拉次之。

元代小說家最著名的，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施耐庵作水滸傳。文辭壯闊，刻畫惟肖。羅貫中的小說極多，現在最通行的只有三國演義一部。

第三期 明清文學

明清兩代，皆以科舉取士。一般讀書的人皆將志氣消磨於八股中去了。這種試藝文

字，價值比駢文尤低，簡直說不上文學兩個字。這類作品，我們一概丟掉不談。現在我所說的就是這兩代中思想較自由的些文人及其作品。

明初文學家以宋濂（字景濂，有潛溪集）方孝孺（字希直，有遜志齋集）王禕（字子充）三家爲最。三家亦能詩，然均以文傳。詩人如劉基（字伯溫，青田人）高啟（字季迪，常州人）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張羽（字來儀，號附鳳）徐賁（字幼文）等，著作皆可觀。而高楊張徐四人，時人稱爲『吳中四傑』。此後一般文人，精氣漸衰。追永樂宣德間，楊士奇、楊溥、楊榮、解縉等倡『台閣體』後，而衰益甚。久之，漸奄奄無生氣。於是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有懷麓堂集）起，一洗『台閣』之陋習。

東陽而後，又有所謂李何七子者，倡言復古。是又比東陽更進一步了。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有空同集）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人，有大復集）二人，均學杜甫而各得其異。李何與徐禎卿（字昌穀）邊貢（字延實）康海（字德涵）王九思（字敬夫）王廷相（字子衡）等七八爲『七才子』。又有除王廷相外加朱應登（字升之）顧

璘，(字玉華)陳沂，(字魯南)鄭善夫(字繼之)等三人爲「十才子」。又徐邊與李何四人，又稱「四傑」。又徐楨卿與祝允明，(字希哲)唐寅，(字伯虎)文徵明等三人號「吳中四子」。繼何李之後的，又有所謂「李王七子」。卽李攀龍，王士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七人是。攀龍死後，士貞執牛耳。除謝榛外改稱「前五子」。此後繼起的，又有所謂「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名目，鬧得烏烟瘴氣，爲識者所笑。

在這當兒，却也有幾個超然拔俗的。就是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王慎中，(字思道)唐順之，(字應德)楊慎，(字用修)高叔嗣，(字子業)薛惠，(字君采)皇甫四傑(冲，滂，泐，澹，兄弟四人)等數人，或學韋柳，或宗三謝，皆超出時俗以外。又有歸有光，(字熙甫)茅坤，(字順甫)徐渭，(字文長)袁宏道，(字無學)袁宗道，(字伯修)鍾惺，(字伯敬)談元春，(字友夏)數人爲一派，係反抗李王之古文辭者。明末時，附李王的有張溥，(字天如)陳子龍，(字人中)二人。反抗的有艾南英，(字千子)錢牧齋等。

明之傳奇小說，作品有：

(一) 四夢 一名玉茗堂四夢。即牡丹亭還魂記，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爲

萬曆時臨州湯顯祖（若士）所作。

(二) 西游記 此書爲明嘉靖時山陽人吳承恩所作。有人以爲是長春真人邱

處機所作，不對。蓋邱之西游記只有二卷，乃別一書。

(三) 金瓶梅 明王世貞作。

(四) 霞客游記 明徐宏祖著。十二卷。

(五) 牡丹燈記 無作者姓氏。日本有譯本。（譯者淺井了意）

清初的文學家，大抵都是明代的遺臣。文的方面以侯方域、魏禧爲主；詩的方面以錢謙

益、吳偉業爲最。劇曲、小說，亦頗可觀。

### (一) 文家

侯方域 字朝宗，號雪苑。文效韓歐，長於序事。有壯悔堂集。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魏禧 字冰叔，號勺庭。與兄祥（際瑞）、弟禮（和公）、齊名。稱「雷都三魏」。

文學蘇，長策論。有文集，目錄，左傳經世等書。

汪琬 字茗文，號鈍庵，一號堯峯。長州人。有鈍翁類稿。

廖燕 字柴舟，韶州曲江人。有二十七松堂文集。

以上數家，皆是明末遺民。起於他們以後的，有桐城的方苞，劉大櫚，姚鼐，吳殿麟，及朱士

琇諸家。他們的文，是上規史漢，下仿韓歐。自稱『古文』。又叫做『桐城文』。姚鼐

的學生有劉開（字方來，號孟塗，桐城人），管同（字異之，上元人），姚瑩（字碩甫，桐城

人），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吳德旋（字仲倫，宜興人）。

呂璜（字禮北，廣西永福人），吳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朱琦（字廉甫，廣西

桂林人），戴鈞衡（字存莊，桐城人），等十餘人。都叫作桐城派的古文家。

同時陽湖人，惲敬（字子居）自謂『文從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後人就稱

他爲『陽湖派』。屬他一派的有張惠言（字子臬，武進人），有柯茗文集，秦瀛（字凌滄，

一字小峴，無錫人。有小峴山房文集。陸繼輅，（字祁孫，陽湖人。有崇百藥齋文集）董士錫，（字晉卿，陽湖人）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有李氏五種及養一齋文集）等六七人。

桐城派的古文，到了清末的時候，還有曾國藩，吳汝綸，張裕釗等遵守不廢。

### （二）詩家

錢謙益 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詩宗老杜。有初學有學二詩集。

吳偉業 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詩法唐人。有永和宮詞，臨江參軍，圓圓曲等時

事古詩可誦。

王士禎 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有帶經堂集。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詞亦工。有曝書亭集。

以上四家，是順治康熙乾隆時人。同時還有最有名的兩個詩人，就是世所推崇之「南

施北宋」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四六

施閏章 守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有學餘堂集。

宋琬 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有安雅堂集。

施宋而外，又有所謂『嶺南三家』。卽屈大鈞、陳元孝、梁佩蘭三人是。王士禛云：『嶺

海多才，以未染中原江左習氣，故尙存古風。』

此外如毛奇齡、馮班、趙執信、查慎行、宋榮、陳維崧、厲鶚、翁方綱、王文治、吳錫麟、張同陶、黃景

仁、舒位等皆能傑出一時。乾隆時，又有所謂『江左三家』出來了。這三家就是袁枚、（子

才，號隨園。錢塘人。有隨園三十六種。）蔣士銓，（字心餘，號清谷，又號藏園。鉛山人。

有忠雅堂集）和趙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有甌北集。）

此後又有所謂『吳中七子』。七子皆是長洲沈德潛的學生。德潛詩，古體宗漢魏，近

體宗盛唐。故能爲一代之宗。迨清末如曾國藩、潘德輿、李慈銘，談獻諸人，或推本性情，或導

源雅頌，都想有以詩爲史的意思。王闓運、陳石遺、樊樊山諸人之詩，辭情綺麗，狼帶有六朝的

味道兒，不可學。

(三) 劇曲家。

A 李漁 號笠翁。金陵人。爲清代第一劇曲大家。著有(一)笠翁十種曲。

(風箏誤，屢中樓，鳳求凰，意中緣，玉搔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二)

十二樓 (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香樓，歸鶴樓，奉

先樓，生我樓，問過樓)

E 孔尚任 字季重，號東塘，自署云亭山人。曲阜人。著有桃花扇，及小忽雷傳奇。

C 洪昇 字昉思，錢塘人。漁洋弟子。著有長生殿，天涯淚，及四嬋娟諸劇。

蔣士銓 號藏園。著有銅弦詞，及藏園九種曲。(一名紅雪樓九種曲)

尤西堂 著有讀離騷，清平調等劇。曾演于內苑。

F 黃燮清 著有帝女花，桃谿雪等七種曲。

G 楊觀潮 字宏度，號笠湖。著有諸葛亮夜渡瀘江，寇萊公思親罷晏，信陵葬金釵，

魯連踏海諸劇。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四) 小說家。

- A 曹雪芹 著有紅樓夢。只八十回。現通行之百二十回本的後四十回，是高鹗續的。有人說前八十回是清初人舊本，後四十回是曹雪芹所增。不對。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又名金玉緣，又名情僧錄，又名十二金釵記。以後又有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圓夢、紅樓幻夢等續作，皆不及原本多多。
- B 陳球 號蘊齋，秀水人。著有燕山外史。
- C 蒲松齡 字留仙，號柳泉，淄川人。著有聊齋志異小說。袁子才仿其體作子不語。

D 王韜 著有淞隱漫錄。一名後聊齋。

此外還有許多很好的小說，如兒女英雄傳、花月痕、今古奇觀、東周列國、隋煬豔史、說唐全傳、殘唐五代、南北宋志傳、說岳全傳、蕩寇志、女仙外史、平山冷燕、金翠翹傳、肉蒲團、野叟曝言、鐸、西青散記、夜談隨錄等皆可看。

(五) 詞家。

有人說，清代詞人，以朱彝尊爲第一。在朱以後的有張惠言、張琦、周濟、龔自珍、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姚燮、蔣敦復、王錫振、後十家。與朱同時的有宋徵輿、李雯、錢芳標、顧貞觀、王士禛、納蘭性德、彭孫通、沈豐垣、沈謙、陳維崧、前十家。彝尊後有厲鶚。而浙派漸盛。譚獻云：「王士禛、錢芳標，爲才人之詞。張惠言、周濟，爲學人之詞。惟性德、項鴻祚、蔣春霖，爲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

(六) 批評家。

A 金聖嘆 名人瑞。本姓張，名采，字若采。長洲人。後又更名金喟，字聖嘆。爲人狂傲，有奇氣。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記。」因作各書之批評。水滸西廂二書，尤爲一般人所愛讀。又三國演義亦有金聖嘆序。

三

河南固始志誠學校學生 曾震華

我是素來沒有用過精深的工夫來研究文學的一個人，對於文學史，尤其是未入過門的，下面所說的，不過就我平常粗鄙的見解來說一說大概罷下。

A 總說

中國的文學，可說是從孔子以後才成立的，但是孔子的文學是由性道而成的，是無意而成的，所以設教洙泗，重行不重文，看他教弟子說：『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他又本身以示教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知孔子雖立文行忠信四教，後面仍有爲文學的根本，是比文學更要緊的呀！後來也有人顧到這層，如宋劉摯說：『……一號爲文人，便無足觀。』黃魯直說：『數十年來，先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進，故華而不實。』這都是以文爲末務的證據。

但是左氏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韓愈說：『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洪容齋說：『堯舜禹……非詩書之文章載之，何以傳？』以至孔子的道德學問，曾子思的一言一動，要不是文學爲之記載，爲之表現，我恐怕要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了！

總之文學是表現人類的思想，精神的別器；上古無文學，從唐虞到孔子以前，是貴族的文學，不是平民的文學，到孔子在洙泗設教，才把貴族的文學，移到平民頭上來，所以中國的文學，要算在這時立了民衆的文學的根基，然而從此以後因為專制的制度進步，影响到文學上，文學就成了時代的活動物了，現在順這時代說一說罷。

## B 周秦

中國從周平王東遷，到秦王子嬰被殺，五百六十四年間，是文學最龐雜的是代，也是文學最發達的時代；孟子七篇，以浩然剛大的氣，發爲光明俊偉的文，真是難得而可貴的。他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的本經作傳；管仲晏嬰荀卿的談治談理，和老聃莊周列禦寇的書，申不害韓非商鞅孫臏吳起的術，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的辯，屈原宋玉的賦，創造新的意，奇的辭，卓然各自成家，古今來的文學，都沒有比這數百間還盛的。

但是好的固多，可議的如評左氏的韓子說：『浮誇。』朱子說：『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姜西溟說：『周秦之文，莫衰於左傳。』評申韓的鄧雲山說：『韓非之書險勁刻深，

類其爲人。馮時可說：『申韓卑卑名實，事詭辭巧，嘖嘖激肆，蕩然無義。』評莊列的馮時可說：『莊列之倫，離經畔道。』評蘇張的朱子說：『猶有英偉之氣，然爲亂世之文。』

從這看來諸子百家固然自成一家言，然舍本逐末，不是真正表現人生觀的正軌呀！但是先正曾說過『尙書爲記事之書，左氏記事者也，其言出於尙書；易經爲言理之書，莊周言理者也，其言出於易；詩經爲言情之書，屈原言情者也，其言出於詩。』先正又說：『賈生自名家縱橫家入，故其浩瀚而斷制；晁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任家道家陰陽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愈自名家法家入，故其言俊而能遠；曾子固蘇子由自任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歐陽永叔自任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縱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縱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從第一說看來，可知周秦諸子的文學，多本於六經；從第二說看來，又可知周秦以後的文學，又都本於周秦諸子，而周秦諸子的文學，真是在中國要居無上的位置了。

漢之時去周秦不遠，所以文學的格式，也有些相像；但是周秦的文，多歧裂矯厲的音調，漢代的文，有樸實淵懿的氣概，但這是說西漢的文學的。到了東漢的時候，就不免文勝的弊病了，當那秦火就滅，漢運代興，以記述的文稱的有陸賈、賈誼、司馬遷、劉歆，以議論的文稱的有晁錯、主父偃、賈山、鄒陽、徐樂、嚴安、路溫舒、董仲舒、劉向、賈指、杜欽、谷永、杜鄴，以韻體而言情的文稱的有司馬相如、嚴忌、嚴助、東方朔、枚乘、枚臬、楊雄；這些人中間要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司馬相如、楊雄爲最著名了；尊之者，稱司馬遷爲文中之聖也，可見他們的文學了，或謂漢人文學最爲近古，然文之複雜也是從漢人倡之，或謂子雲爲文，無一不摹仿前哲，沒有倚傍的，漢酒箴一篇而已。

但是中國的文學，自周秦而後，就要推西漢了，試舉賈誼、楊雄言之，誼爲陳政事疏時，年才三十歲，於三代及秦朝的治術，無不貫澈，非有真正的人才，不能辦到的。後來以子雲和孟荀並稱，以吾看來，子雲且不及荀，何能比孟呢？然昌黎以大醇小疵來評判他，也可見他的造詣不容易趕的上的呀！



至於東漢的文學家，步武馬遷的有班氏父子和蔡邕等，宗法相如子雲的有崔駰馬融賈逵傅毅張衡等；本而董劉的有桓譚王充王符等，其祖範，以發展他的天才，都能追比前人，雖說體裁風骨，不如西漢的雄渾，然呂氏訓蒙說：「班固敘事，有學左氏處。」方苞說：「班表志，亦須全讀。」王葆心說：「王充說理派之表表者也。」這是專論班王二家的文學的；孟堅雖不如子長的懷識高闊，漢書也可和史記一比呀！上虞雖不如廣川學問的精實，論衡已和繁露並傳了，況崔駰的解嘲，賈逵的論難，以至傅毅詩賦，誄頌連二十八篇，都是文中的矯矯的，從此看來，西漢的文學要比東漢強些的話，也不能完全盡信了。

D 魏晉六朝

曹魏以後的作家多是才不高而厭其常，骨不道而襲其貌的人，如建安七子，陳思爲傑，洛神賦也可和神女賦相比，但是華縟有餘，而氣體不振，於是魏時不及東漢了。晉時嵇阮並稱，張華左思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張孟陽張景陽張季陽等，都推文中的巨子，而以博溺心，以文藏質，千古不刊之作，惟陶元亮的歸去來辭一篇，這又是兩晉的文學，不如曹魏了。到了六朝顏

延年，謝莊，眺，謝惠連，江淹，任昉，鮑，沈，徐，庾，樹，職於南，崔浩，魏收，謝，溫，等揚鑣於北，命意造詞，遠追離騷，而隋書經籍志說：『永嘉後元風既扇，詞多平淡，文寡風力。』有人說：『悱惻芬芳曼靡容，與深心主卉木，遠志極風雲，其思浮，其志弱。』李諤說：『爭一句之巧，競一韻之奇，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稽峯盈箱，惟是風雲之狀。』文體的卑五代同然，雖有哀江南賦等篇，爲清人梅伯言所稱許，而管異之則禪論其『意有限，使有荀孟莊周……等之意，雖有徐庾之詞，不能盡其一意。』可見其斥之甚了，當時劉彥和雖有文出於經，繞於文之說，但是能以道經術爲文的除崔靈恩徐遵明二人以外，沒有聽說過。就是彥和的文心雕龍，也可算獨具卓識的，但是爲文不逮所見，那下於彥和的也可知了，雖是這樣的設法，若就其大勢說，文學到了魏晉六朝，固是每况愈下，然也未失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倘能取他那精的奇的，由魏晉六朝以上，躋於兩漢，不難。

## 五 唐

唐初的文學是延江左的遺風，以修飾章句爲上；王楊盧駱號稱四傑，而滕王閣序討武后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檄等篇，大概是以琢句選字爲務的，到明皇好經術，羣臣才知索理深厚爲文如蘇籀張說等，以後昌黎起所作的文，氣勢浩瀚，筆也遒勁，而張籍李翱皇甫湜又是受教於昌黎，同時和昌黎並起的有柳柳州參莊老以肆其端，學穀梁以勵其氣，他如常袞楊炎權德輿李德裕白居易的制冊，孫樵劉禹錫韓休張九齡的私著，也都是矯矯的可傳以不朽的呀！而李肇的國史補裏說：『唐之文章，天寶之風尙寬，大歷之風尙浮，貞元之風尙薄，元和之風尙怪。』四庫提要說：『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巨製；不成家者，流於僻怪；』前頭的話多貶辭，後頭的話多褒辭，大約後說或有可信，蘇明允說：『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與抗，而作史之才，宜有如邱明遷固者，而卒無一人，昌黎一代作手，而亦不爲之。』曾滌生說：『昌黎蓋實見史不易爲，爲者不過草草，故不爲也。』又說：『昌黎與楊馬班張，一孔出氣。』由四家以上躋六經，所以南海廟碑送鄭尙書序等篇，和漢賦近，平淮西碑等篇和詩詩近。他如柳州。方望溪評斷說：『涉於道者，多浮末支離，而無所歸宿。』昌黎也說他的『文儂傑廉惇。』所以論中國文學，兩漢以後，首推昌黎，次的要算柳州。然而剖析事理，精當不移，更所陸忠宣公，雖多駢

體，而曾滌生說：昌黎所爲四六文亦不厠俗一字，歐王效之，遂開宋代請真之風。這不但爲唐文一代大法，就是周秦而後文學的盛，必推漢唐，漢文凡三變，唐文也三變，漢文每變愈下，而唐文每變愈上，八代之衰，兩漢有以啟之，趙宋文學的盛，唐人開之，有人說：「唐無文學，恐怕不對罷！」

### F 宋

宋代做古文的，有穆修柳開尹師魯等人，然而沒有脫掉五代的習氣。獨歐陽文忠以五代文體微卑，得昌黎文稿，苦心探索，遂脫掉習氣，做了一代的文宗，王介甫曾子固從而翼之，蘇明允又以其那高卓的筆，教給長公次公，於是自唐至宋，能文的大家，凡八，而北宋占了六個，他如王禹偁孫名復石介尹源黃庭堅范文正，都是極力學古的人，他們對於歐陽王等人，是不大滿意的，然蘇長公評他說：「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如史遷。」這是可見從唐而上，能躋西漢了，也有人說介甫剛復強悍，做文也有十分相像，說蘇氏父子文筆太快，沒有純實的氣。然而明允能放能收，散而能斂，長公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次公超然高舉，有振衣千

初的氣概。

到了南渡以後，要算朱子爲第一，魏鶴山、真西山次之，他如樓官猷、周益公、三劉大典，多半出於他們的手筆。然而這時的文格，遠不如北宋了，所以朱子說：『近來風俗一變，相與傳習一種議論文字，制行立言，專以蘊藉襲襲，圓熟軟美爲尙，聽其言終日不知意之所向。』這是一個憑證呀！

總之宋時做古文的，是主宗先正，歐蘇曾王以後，成一家的固然能以自闢門戶，不能成家的，也各有典型可守，四庫提要之言，可以爲定論的。

G 明

說起明朝的文學來，派別很多，不能定一格，若深究之，大概都是不屑拾人家的餘唾，而以自闢畦町爲極則，然而能和古文相像的也多，遠於古的也不少，言高而文不逮，力不及，天賦也不同。看明初、宋景濂的文學，機軸由已，雖少剪裁，但那一種朗暢深博，蔚然爲開國的氣象呀！後有楊東里的文學，以簡淡和平爲主，源出歐陽，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西涯，源出虞道源，以

後有王遵嚴私淑南豐，唐順之熟於史事，黃陶菴深於古學，繼續的起來的，都有大家的風格。而歸震川源出於六經，溫釀深渾，更算學至於純熟的了。至於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王九思、康海、首變舊法，倡言復古，然而按諸空輿諸集，咳！又不過優孟衣冠而已。後七子王世禎（鳳洲）、李攀龍、徐中、徐宗、臣、吳國倫、梁有譽、謝榛等，雖然自己說唐文不足法，其實又何嘗不是祖李何等人的法意呢？又如末五子趙用賢、李維禎、魏允、中、龍屠、胡應麟更加之以蕪蔓。這可見自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以至於明，儀遵嚴震川、荆川三人而已，這三人之中震川算要第一，但震川的文學，其高在得乎神境，其失在乎虛，所以曾滌生說：『熙甫當有明崇尚並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乃一切屏棄，不可謂不智。』（吳南屏說）『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近近乎歐曾，其學精博，而意見亦絕高，惜其不出於唐貞元、宋慶曆之間，無分其力，穹一生以治其文，抑終沒以小官，當時大著作，皆出其手，是可傷也。』然而平心論之，歸氏的文學雖高，比之韓柳歐曾，還是差得遠哩！至於王餘姚的說理敘事，真而且摯，然而論其文品，那末又在歸氏的下了。

江清

清代的古文大概以歐會震川爲規範，初有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等人，而方氏所造誼獨精深，後來海峯承之，姚鼐又稟其師說，天下都以正宗目之，百餘年間，轉相傳述，遵其道而鳴於文苑的約數十家，真正盛極了。大蓋清康熙的時候，以文學厲天下，講明心法義理，別開塗軌，遠搜漢代之學，而爲考據的文，一字的訓詁，一物的制度辨論動至，幾萬幾千字。往日所談的義理的文學，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姚氏獨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決一，爲源流兼賅，所以成就遠大。姬傳由海峯以上繼續望溪和姬傳同時的有朱仕琇、魯任驥等。學姬傳的人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四人，學於東樹的有戴鈞衡，不列在弟子籍而服膺姬傳的有吳德旋、陳用光、陳學受、陳溥、吳嘉賓、呂璜、朱琦、龍啓瑞、王極、曾國藩、吳梅村、楊彝珍、孫鼎臣、郭嵩燾，以至陳寶箴、吳汝綸等，大概尚時自考據盛，而古文漸衰微，姚姬傳起而抗之，上接方劉以繼明代的遺範，下啟羣彥，以開後來百數十年的正宗，人都推爲桐城派。後來陳祈孫說：「我朝自方溪、望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姬傳、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可謂盛矣。」

曾文正說：「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尤得多。」吳南屏說：「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與歸氏皆斷然爲一代之言，而莫能尙焉者也。」這是推崇他們的人所說的。

至於詆評的人有朱竹垞他說：「近世古文之學，或摹仿司馬之形模，或摭拾歐陽之唾餘，或拘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軋標榜以爲大家。」王葆心說：「近代桐城之派，其旨主於氣斂神靜，意高筆潔，望溪以大宗近繼震川，遠法歐曾，而下啓劉姚梅曾數傳而後，乃多不振。」從這看來，大約文學到了數傳以後，不免流蕩生了，李次青所以輯清朝先正文路，來救專主一派之偏枯，用意可深，惜其未見刊行。

### 一 民國

光緒末年有新思想而講經學和文學的有潘伯寅廖平王闓運康有爲梁啟超以及張章嚴等人，創造文學革命之說，當時的文風，爲之一振。然而附之者，未免太少，所以儀之極盛一時，中間仍呈「半死不生」的景象。



直到胡適之的「文學革命論」刊布以後，那些妃青儷白，堆砌餽釘，四六八股的調子，一掃而盡，於是以白話爲文學的正宗了。

但是其中的派別因爲政治遺傳和環境的不同，也多的很，像白話的有胡適之的科學的文學，周作人的藝術的文學，周瘦鵑的新舊混合式的小說，陳獨秀的宣傳的文學，文言派有復古派的林紓創造派的劉伯明梅光迪。這幾派中除文言一派，已就衰滅的景象外，仍舊有兩派的分別。白話一派，只以科學的文學和藝術的文學兩類在暗地的爭鬥很是劇烈。別的兩派各有作用，不必多說。

總之現在的言文一致，也是一說藝術的文學是藝術上的美術品，發展的餘地是少數人占有的，今後以時代的關係，生活的艱難，恐怕文學中要以白話爲中心了呢！

### J 結論

以上所說，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學，已略備於此了，再以簡潔的幾句話說就是從唐虞到西周，是由簡而繁，文味質樸；從東周到東漢，是從古質而變爲淵茂，變爲華縟；曹魏靡弱，至隋而極，

唐有振興之概，五代衰靡，南渡之後，國勢雖弱，而文體尚沒衰，從元及清，也雄健而奇的，深奧而達的，然而韓夢用說：『宋代以後理想不出程朱範圍，文辭不出韓歐範圍。』這又可見中國文學自元以來逐漸退化了。

所幸有歐洲的一戰，激動了我國文學界，所以我國的文學現在是歐化的了，社會化的了，正是向着世界文學的舞台上爬在呀！

#### 四

上海約翰大學文科初級學生 林志英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最老的國家，他的四千多年的歷史，發源最早的文化，同很大的領土，都是文學史上的特色。所以國家雖然貧弱，政府雖然腐敗，文學還是發達，我們對於文學還是注意。這就是我們真正的愛國精神，也是中國文學根深蒂固的緣故。

中國文學的始祖，第一是畫八卦的伏羲，第二是造字的倉頡。在沒有開化的時候，人作了一件事，恐怕忘記，就拿一條繩來，打一個結，做個記號。倉頡取八卦的意思，再看鳥獸的蹠跡和形象，造了象形的文字來傳達人的意思。中國文學就具雛形了，可惜歷史沒有別的確

實記載。唐虞夏商的時代，人的智識漸漸開了，文化漸漸發揚了，文學到了含苞未放的時期了。但是只有表情實踐的文字，沒有理想的表示，同天然的趣味。譬如詩經表，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倫理的感情；書經記載唐虞三代的政事；易經決斷人的事的吉凶；除了這幾種以外，雖然有什麼三皇五帝的書；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以及河圖，洛書，連山，歸藏等等，或是殘缺，或是荒唐，沒有什麼可以確實查攷的。周的文學在上古時代，可以算最爲發達；不過從唐虞到了周朝，中國文學都操在貴族手中，例如伊尹，伊陟，微子，箕子，周公，召公都是上古的大文豪；而文學的中心點又在黃河左右。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王室衰微，諸侯橫行，天下成了篡奪，殺戮的世界。文學倒是非常進步，孔子，孟子的儒術，老子，莊子的學說，和諸子百家的種作，都是中國文學的根源，也是周朝文學最發達的時候。不幸摧殘文學的孟賊，秦始皇得了天下，把古來所有的書，一總燒得乾乾淨淨。好像一株鮮花，在那春光明媚的時候，何等可愛，忽然間給一場無情的大風雨打得零零落落，不是很可惜麼？秦始皇真是千古的罪人。咳，這也

中國文學的一個大厄呀！文學史到了這個時候，作一結束，叫做上古期。

漢朝在秦火以後，所有文學，很不完全，尚書一部還是伏生口述出來的，其餘可想而知。但是對於文學也有很大的貢獻，司馬相如的詞賦，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鄭玄的註疏，都是很有價值的。倘是講到漢朝文學的大概，兩漢亦有不同的地方。前漢文學是創作的，是講意思的，文法是簡古的，文氣是雄偉的，東漢文字是守成的，有時是模仿的，文法的華麗的，文氣是局促的，但是兩漢都看重儒術，反對百家的學說，範圍未免太小，而且就是中國學術不能發達的一個原因。魏晉的思潮，專重申不害韓非的法術，和老子莊子的學說，比較漢朝的儒教主義大不相同，可是又有一個弊病，他們喜歡空空洞洞的清談，不能夠研究實際。後來就生了五胡的紛亂。到了南北朝，文體又完全變成駢體，非常研究修辭學。做文章的時候，全篇都用典故，每句都有對偶，又要壓韻，非常美觀，非常豔麗。可是文章的要素是思想和氣息，四六文章不是沒有好的，不過發表意思，沒有散行文字的明白，氣息也沒有散行文字的雄偉，并且有的駢體文字還有輕浮的氣派。但是詳細研究起來，南北朝文學也有不同的地方：北朝傾向質樸，看重羣學，南朝傾向華華麗，注重詩歌。一直到了隋朝，一統天下，南北潮流也合

成一派。那時文章比較南北朝稍爲厚重，雖然不能夠完全脫去六朝浮薄的習慣，但是文學已有轉機的趋势。文學史到了這個時候，又是一個結束，叫做中古期。

漢朝統一戰國南北的思潮，唐朝統一魏晉六朝的思潮，這兩個朝代，都佔文學史的重要地位。但是漢朝的文學比較不如唐朝，爲什麼呢？漢朝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文學根底非常淺薄，唐朝在六朝以後，前代文學的遺產非常富足，漢朝初得天下的時候，朝廷都是雄糾糾的武人，通人很少，唐朝開國就獎勵文學，有宏文館十八學士等等。有這兩個原因，所以唐朝的文學比較漢朝稍勝一籌。講到唐朝的文學，最發達的是詩，像李杜元白都是有名的詩人，唐詩三百首，後世學詩的人沒有不讀的。第二是文，在起初的時候，也染了六朝的遺風，有雕章刻句的弊病。後來經過許多文人的振頓，三四次的改革，和韓愈柳宗元的提倡，唐文就漸漸的恢復了古文的氣象，做宋朝文學的先鋒。那麼唐朝的文化革命，對於中國文學貢獻不大麼？唐亡以後就是五代十國，時代極短，沒有文學的特色，所以我也從略不講。宋朝受了唐朝的遺傳，再加以修飾，文學就非常發達起來，後人說起中國文學誰人不道唐宋八大家

的文章。宋朝的人最注意的，就是性理的學問，對於精神思想非常暢發，匯合南北的思潮，六朝隨唐的精華，和身毒的思想發生一個新元素。可惜過於文弱，常常受了外力的壓迫。後來天下多事，元人入犯，文字又變成悲傷，雄壯激昂慷慨，這也是時勢所迫的緣故。元朝在歷史上有最大的領土，倘是像唐宋的享國長久，必定能夠吸收新文明，鼓吹新思想，掃去腐敗的風俗，養成進取的氣象。那麼數千年的學術，可以開一新生面，中國文學史可以開一新紀元了。可惜沒有一百年就亡，對於文學不但很少貢獻，而且還有摧殘的地方呢。明朝文學精神沒有宋朝的雄偉，思想也沒有宋朝的清新。因為明太祖同成祖生性非常猜忌，屢次興了大獄，殺戮功臣，不下四萬人，像誅方孝孺的十族，天下讀書種子殘害了不計其數。並且三百年前後常常變亂，朝廷的壓力又強，學者精神上受了束縛，不能夠專心修養，思想力不深。不過那時一般學者很有高尚的氣節，同堅忍不屈的精神。看那東林黨雖然受了摧殘，被人壓迫，議論政事總是不肯罷息。所以後來明朝亡了，還有忠心愛國的人，想替明朝恢復，前仆後繼，不死不罷。這種精神可以代表明朝的文學。文學史從漢朝到明朝叫做近古期。

現在我再提出第四個時期，叫做近世期就是前清。從歷史上看起來，我敢武斷說，歷代文學最發達的要算前清，清代三百年中間，要算康熙乾隆兩朝。因為那時候，國勢富強，天下無事，人人都能夠安居樂業，所以研究文學的也非常之多。有桐城派，陽湖派，神韻派，同折衷派，幾個團體，做文學上的激烈競爭。不但對於諸子百家的學說，漢宋的文學大加研究，而且聚集古學的大成有所發明。並且朝廷非常的獎勵文學，開了博學鴻詞科召集天下名士；又特別開了書館編輯圖書，如康熙字典，古今圖書大成，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等等，都是極有價值的貢獻。到了開關時代，西洋的文化，傳及中國，大多數的都去研究新學，舊文學，就漸漸退步了，這也是時代變遷的緣故。

現在再把中國文學的變遷總括一下：

(一)文學同時勢的關係。大凡太平無事的時候，一切文字都有歡樂活潑或華麗雄壯的氣象；戰爭衰亂的時候，就有憂愁抑鬱或慷慨激昂的表示。而一代又有一代不同的地方，漢的經學，唐的註疏，宋的性理，清的攷據，這是學術方面不同的地方；楚的騷，漢的賦，唐的詩，

宋的詞，元的曲，這是文學方面不同的地方，漢的建安體，魏的正始體，晉的太康體，宋的元嘉體，齊的永明體，這是文體方面不同的地方。

(二)文學同地勢的關係。中國領土既然很大，南北風氣自然不同，大概西北方多山的地方，天氣寒冷，百姓多是忠直質樸；東南方多水的地方，天氣溫和，百姓多是溫柔奢靡；所以文學方面也各有特點，寫字有南宗北宗，圖畫有南派北派，就是詞曲戲劇也有南北的分別。總而言之北方文學是講實質，南方文學是講情韻。孔夫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又說「桓桓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古人有說「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這都是地勢對於人情的關係。

地勢同時勢爲什麼關係文學呢？因爲文學是發表人的意見，各人環境不同，感觸不同，發表出來的自然也要兩樣。「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文學的研究，大半都是時勢造成功的，一定要像韓昌黎的改造時勢從古以來有幾人呢？

中國文學的優點有二：(一)美術觀念。好的文章，可以使人喜，使人怒，使人憂，使人樂，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七〇

寫境言情，恰妙處。(二)非常經濟。無論表示什麼意見，發表什麼思想，都能夠用極簡單的極短括的文字。

中國文學的劣點也有兩點：(一)關係思想的文字，大多採取古人的意思，很少獨立的；研究(二)關係記述的文字多是鋪張典故創作的精神。雖然古來文學界上不少「出類拔萃」的人物，而中古以後，讀書的人差不多不能夠逃出古人的範圍而且所有文字，很多深奧的，給研究的人極少好機會，也就是中國教育不能普及的大原因。現在有了新思潮同新文化的運動，雖然有人反對說舊文學是中國的國粹不可廢除，固然不錯；但是我們要曉得，時勢時常變遷，合於從前的，不一定合於現在的，何況舊文學對於現在完全不適用麼？我們何必要拘泥不通呢？我們如果能夠融化中西，調和今古，順潮流的趨勢，合現在的實用，在中國文學史上開一個新紀元有什麼不可呢？

## 五

上海聖約翰大學本科文學一年級學生 邵駿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內有幾句話：「……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

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他的意思是說：後人的文章，難與前人相敵。吾現在將他來譬喻吾做的這篇文學史，因為自來做文學史的人，及論文的人，實在不少，並且他們都是今古的文豪所說的話，都據要害。大巫在前，小巫氣盡。若待不做，技癢難支；如果要，恐犯抄襲。所以吾在未會動筆之前，先把吾的參考書寫一寫出來，俾得讀者有所對證，那麼十手指，十目所視，吾還敢抄麼？

參考書：

- (1) 劉勰文心雕龍 (2) 曾鬚中國文學史 (3) 章氏叢書 (4) 古詩源  
(5) 雜作 (傅斯年) …… 阮元 …… 漢書藝文志 …… 肅統 …… 陳壽三國志 (中) ……

(一) 文的定義

未講文學史，先研究文的定義。歷代關於文學定義上之論文，好的甚稀，大概可分四門：

(甲) 「最廣義」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第

(乙) 「次廣義」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概略

(丙) 「次狹義」

梁，照明太子文選序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丁)「最狹義」阮福，文筆對。

(甲)的說素「……形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

(乙)的說素「……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

(丙)的說素「……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

(丁)的說素「……有韻爲文……」

吾對於這四種定義，絕斷不敢恭維，且依次的把他說一說：

(甲)說素太廣，不合於文；試觀歷來做的人，有這等便宜麼？

(乙)如果照章夫子所說的「書於竹帛者謂之文」，那麼「香港牛肉」「廣東陳

皮梅」都寫在竹帛上，亦可算爲文麼？

(丙)以辭藻而定文義者，定於普通文則可，定於上品文則不可。倘使辭藻好的，都可

以稱上品文學，則燕山外史幼學……等書，爲什麼不稱他爲上品呢？

(丁)若一定限韻爲文，則請問阮先生，你自己做的「文字說」一篇，爲什麼沒有韻呢？

以吾的意思：文無須限韻，亦不專於辭藻，祇要有「句」「讀」而含有「美」觀主義便是文。

## (二) 文學史之分期

文學史的分期，各有不同；吾以為傅斯年的分期很不差：

(甲) 上古 自商末葉，至戰國末葉。

(乙) 中古 自秦始皇一統，至初唐之末。

(丙) 近古 自盛唐之始，至明中葉。

(丁) 近代 自明宏嘉而後，至今。

(甲) (一) 三代文學 (自商起) (二) 春秋戰國文學

(乙) (一) 秦之文學 (二) 兩漢文學 (三) 建安文學 (四) 正始文學 (五) 元嘉文學

(六) 永明文學 (七) 梁陳文學 (八) 唐初文學

(丙) (一) 盛唐文學 (二) 宋之文學 (三) 元之文學 (四) 明初文學

##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丁) (一) 弘治文學 (二) 嘉靖文學 (三) 前清文學 (四) 民國文學

(甲) (一) 三代文學

三代以前的文學，如堯之大唐歌，舜之南風詩，及各種歌謠，大概都乏考據，於文學史的概論，似覺太古。現在吾們論文，以三百首起，文心雕龍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可以包括一切做詩的宗旨。三百篇以四言爲定式，亦或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

周之文，極盛，尙書之外，歌詠頗多。六藝爲周之舊典，周公旦可謂一代文豪。

### (二) 春秋戰國文學

春秋，同戰國；一爲衰世，一爲亂世。讀史傳載的「射王中肩」「問鼎輕重」「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國無常君」「士無定臣……」世旣衰亂，文亦如是，所以國語爲衰世之文，國策爲亂世之文。春秋戰國之思潮，大宗爲二孔子與老子；餘如孟子，關尹子，列子，墨子，莊子，申子，商子，慎子，荀子，韓非子……等，或附於孔老門下，或獨樹一幟，不可勝計。孟子說：「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故春秋戰國，多於俚謠，皆不能嗣三百篇。離騷爲楚辭之一篇；其文

別「好色不淫，怨謗不亂」八字足以評之。

## (乙)(一)秦之文學

秦始皇的暴虐，焚書坑儒，儘人皆知；但是秦朝的文學，對於文學史上，好似一緊要的關鍵。懷蒼頡史籀之緒，成小篆以代大篆；這都是關文字上一種新紀元。秦代的文學家，惟是李斯一人；「諫逐客書」之麗藻，「泰山刻石」之蒼勁，均爲後世模範。

## (二)兩漢文學 (甲)文學家之盛 (乙)古詩十九首 (丙)小說之盛

文學而至於兩漢，乃古今之一大樞紐；兩漢的文學，各有短長。前漢文學，主重意思；後漢的文學，所要章句。前漢的文，語多已出，莊重簡古；後漢的文，剽竊模擬，典麗整贍。論文者都以「兩漢文得自然之氣，彬彬可貴也。漢武帝的時候，文學最盛；文學家於賦，似楊雄「校獵」班固之「論都」，傅着之「七激」，張協之「七命」等著作；蘇武李陵之贈答詩，爲開五七言之祖；司馬相如同司馬遷，一爲詞宗，一爲文豪；其餘如枚皋，東方朔，朱買臣，嚴助，均一時上選。古詩十九首，是兩漢的神品，亦千古的絕作；此果論文者所公論也。小說的興，人心爲之；漢

武迷信，故有「神仙傳」，「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等書；漢魏叢書有「飛燕外傳」及「雜事秘本」，實在太淫。劉向，楊雄，皆爲元帝以後的文學家；光武中興，東漢文學起，前有馮衍，杜篤，中有班固，崔駰，後有張衡，蔡邕。張衡的駢文，及蔡中郎的散文，可稱獨冠古今！

(三)建安文學

「建安七子」天下聞名；三國志文帝與吳質書說：「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子，可謂彬彬君子；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這一段，可以論斷七子。

(四)正始文學

後於「建安七子」則爲「竹林七賢」阮籍，嵇康，七賢中之領袖也；阮籍的詩，雄勁勝於嵇康；嵇康的文，剴切勝籍。劉伶的酒德頌，千古絕筆；蘇東坡有詩贊：「詩文不在多，一頌驚伯倫。」王衍，樂廣，放效七賢，以清談著當時，因爲世亂，所以一班文人才士，都毀容斂迹，藉以避

禍。嵇康因爲「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兩句話致被害。才士坎坷，於此可見！

### (五) 元嘉文學

「太康文學」包括二陸，三張，陸機，陸機的辭藻確好，惟其詩，專一模擬，殊覺乏味。豪士賦一篇，不易得之文賦，生出劉勰的一部「文心雕龍」來。

文至宋，又一變，氣變而韻，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可爲元嘉之代表。

### (六) 永明文學

「永明文學」承元嘉的流風而更研究聲律一方面。「永明體」之創，始於沈約，謝朓，王融，玄暉的詩，在在文心雕龍所謂「隱秀」。故梁武帝說：「三日不讀，即覺口臭。」沈約亦說：「二百年來無此作也！」後唐李白，專學謝朓，有謝朓的秀，而無謝朓的隱，故如遜於玄暉。

### (七) 梁陳文學

梁祚雖祇五十年，而文運之隆，却在六朝中居首，南徐，北庾。徐總不如信，信之哀江南賦，



及枯樹賦，非凡手所能出。此文之貴乎隱，枯樹賦的好，是藏真；大凡藏真派的文學，當要算文學中之最可貴的文。曹子建的洛神賦，胡太后的楊白華……等篇，都是藏真文學。

(八) 唐初文學

唐初之文學家，有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等等；唐代文學，其垂範後昆的，爲有韻文，世稱唐四六，無韻文，次之。唐之詩，超涉古今，有五七雜言的體格，有聖神仙凡妖精鬼怪的品格，有飄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幽邃清奇纖冶奧峭的風調。六朝的詩，豔麗則有，壯闊則無；關於男女情愛的詩，當推六朝。似潘安的悼亡詩，可謂千古無二；關於政治及思想的詩，非唐莫屬。唐初文學最著者，以王楊盧駱四傑，陳子昂起而詩品大振，張九齡繼起，所作感遇詩，本詩人比興之義，子昂不敢望其項背。

(丙)(一) 盛唐文學

開元，天寶，爲唐三百年詩學最盛的時；詩家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諸人。及李

杜起而詩學乃臻絕頂！韓退之說：「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李白的詩話，似其人神運於筆，志露於帛，稜稜俠骨，翩翩欲仙。人稱爲「詩仙」。杜甫才氣，不如李白，而其沈鬱雄奇，造乎李白之上，各擅其勝，並駕齊驅。繼天寶之後者，惟「大歷十才子」。開成二年，李商隱出，而詩家又見一名星。溫庭筠，杜牧之，與李義山，均晚唐詩家；唐代文學，本長於韻文；自韓柳起而散文乃大振，文之有韓柳，猶詩之有李杜，蘇洵說韓文：「似長江大河，渾渾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柳州文，以描寫山水狀人物見長，傲離騷十篇，悲惻抑鬱。詩文之外，唐詞及小說，亦佔文學史中一席位。

## (二) 宋之文學

宋崇樸學，文章雖模軌前人，而能以理取勝，故別創一格，宋初有「西崑體」爲揚、劉、錢、三大家，餘子附屬者，亦復不少。歐陽修爲宋代詩文宗匠，修於散文，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挈有宋文章的領袖。三蘇、曾、王、均修之門生，世稱「唐宋八大家」者是。程氏昆仲，亦一代文家，而於理學見長；程氏語錄，實爲開後代白話文之祖。（此言鄙人自定恐不確）宋南渡後，文氣

散漫，萎靡不振，惟朱熹師法韓愈，可稱一大家。

(三) 元之文學

元以小說戲曲名，文章以蔡珪開端，趙秉文昌其緒，元好問殿其終，大都宗法東坡，姚燧起，更宗法昌黎。牧庵以後，惟「虞集」而已，餘似楊載，范梈，揭傒斯……輩非遺山敵，故元一朝文學家最少。

(四) 明初文學

明初文家，宋濂，方孝儒，稱首，濂學於黃吳柳三先生，方又學於濂，而其文近大蘇。劉基，王禕，同著名，惟其文，亞於潛溪。成仁而後，「臺閣體」創矣，時謂「三楊」。

(丁)(一) 弘治文學

弘治一代，可稱詩學復古時代，李夢陽之標，亦職也，道：「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先是，李東涯，姚「臺閣體」之類，摩力圖振作，以少陵爲歸。獻吉，仲默，與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王廷相，邊真，「號宏治七子」。風靡一世。同時王守仁，王慎中，唐順之，獨矯然自異。

(二) 嘉靖文學

明一代文學家之最著名者，爲「前後七子」。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爲領袖，徐中行、宗臣、梁有譽、謝榛、吳國倫附之。崑山歸有光起，以唐宋之文與之抗，同時歸安、茅坤又以唐宋八家文盛行海內。當歸震川與王世貞相觝排之際，又有公安三袁起，號「公安派」，然較之七子，尙不如其膺古也。

(三) 前清文學 (甲) 詩學 (乙) 文學

明代遺老顧炎武、黃宗羲、鮑詩、亭林、沈雄、梨洲、婉麗、錢牧齋、吳梅邨、龔芝麓，稱「江左三大家」。而三人節氣不重，論文者恥之。繼起者，有宋琬、施閏，世稱「南施」「北宋」。王漁洋詩，以神韻爲主。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爭雄者，有袁翁、沈三家，隨園得名最盛，而其詩品最下。蔣趙二家，與之齊名。

歸愚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老杜，故其時詩家不得不推其爲正宗。歸愚門人最廣，而其於清代文學家佔重要位置。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

清初文學家，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爲最著。遺民以文名者，有亭林、梨洲、士業、躬庵，于一……諸家；士大夫以文名者，有李晉卿、潘次耕、孫豹人、朱竹垞、虞興庵、姜西溟……諸家。入清以來，文體之純正，莫過於望溪；繼起者，以古文大家姚鼐——姬傳、桐城人，少受經於其世父範，又受古文法於同里劉海峯及朱梅崖，世稱「桐城派」者是——桐城文勢，執清代牛耳；弟子最盛，曾國藩、吳南屏、梅曾亮……諸家均桐城氣脈。與桐城並樹者，爲「陽湖派」爲惲子敬輩而立。

(四) 民國文學 (甲) 遺老 (乙) 新學 (丙) 新詩

前清遺老，有林琴南、康有爲、梁啟超、張季直、樊樊山……等諸家；任公文最達，畏廬文不堪讀，惟其所譯小說，足以悅目；樊山詩則見之，則文未讀。

當今文學家，爲海內所推許者，爲章太炎、氏、太炎文以魏晉爲宗，專學三國志之注，淳樸蒼古可讀。（此說問于北大某教員，不敢斷確）

新文學之進，莫不推胡適之；白話文的源由，有謂自宋起者。自由話文創而舊文學家起

而攻之，今固以新舊文學的說素比較之如下：

舊派……舊派的宗旨說：「文，」何謂文？以文學同心血迸出來的謂之文；白話文的立題先不通，改稱「白話，」何又謂「文？」豈白話文的文，是另有一種文麼？世風日薄，而文質之于今，亦愈趨愈薄，宜振作復古，以繼四千餘年的文化不可。白話文非但淺下，並且不可讀；文以聲調貴，白話文既沒有聲調，那有百讀不厭之利？且舉幾個理出來駁白話文的下品：

(一) 白話文無聲調之可言，故一展卷即厭。

(二) 白話文乏隱秀，白話文太明瞭，使讀者全不要用腦筋去探索。

(三) 做白話文太用易，所以文不貴。

新派……新派的說完全於上例相反：

(一) 文心雕龍有「時房」篇，足見文章有一時代一時代的變化。

(二) 白話文的宗旨，是關於社會學的，因為欲使盡人皆能文，所以用白話文。

(三) 所以要做白話文，有二種理由：

(甲) 做駢文既做不過徐庾。 (二) 做散文又做不過韓柳。 要想于文學史中列一席地，不得不創作白話文。

新詩的意思，于白話文差不多；因限于時間，不另詳說。 以上數則，對於新文化的意見，是偷聽來的；吾自己也不敢胡斷。 覺得文之變遷，打從「人心」「時序」而來的；吾們既處改革時代，少不得新舊兼學，到革成之後，那纔可宗一而行。

「中國文學史的大概」于此告一結束，依這個題目，本有一部書可以做，但是鄙人于星期日偷出來的工夫，做了這樣一篇，吾想亦可以塞責了。

## 六

蘇州第一師範學校學生 曹子水

我對於這個題目，是我二年來研究之點，現在呢，我是摘出來這一章，算是概略極了。而內容論點多數關於詩方面，不過我也想到，能夠于詩的方面闡揚了一個大概，其餘各種才可以推衍了。——我有一鄙見做文學史，儘可向着狹隘的路上走去，不必以文學史的範圍，定了如何的廣泛，因此我此篇作為文學史概略之一。然而我對於此篇尚多

不滿意的地方，覺得研究還沒有十二分的成熟罷。

作者小言

無聲無色的大氣，感了自然界的一切凡物，故人們接觸了一切凡物，在感情上立刻變化發而爲言語，嗟嘆，歌聲，好在堯的時候，有老人的擊壤——後歌之不足，因之借管城子來形成長短的文章，於是詩的趨勢蓬勃了。

詩的來源是如此，所以詩自古到今，其中沿革定有脈絡可尋的，胡適之先生說的：「凡事沒有從天上落下來。」那末，我們現在分出詩的時期了。

### (一) 詩的萌芽時期。

我們翻出擊壤集和古詩源的卷一幾首詩，對於詩的初，一定可以曉得了。到了有卿雲的歌，南風的辭，詩已有多大的進步，稍帶整齊劃一的方式。例如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同時又拿詩的定義標出來。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直到詩經出來，詩界又進步了，非特詩的定義完備，同時方法也講究了。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詩譜序云：「詩者，志之所在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這雖是後人加上去的，但在詩的三百首中，定可尋出來。今拿詩的定義說出：

(一) 風。古代的社會，是君民分治的，所謂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說的人是沒有罪，而聽的人，可作戒。這叫做「風」。

(二) 雅。既是君民分治，那末，王政的得失成敗，盛衰興亡，詩人一一道出，形四方的風。這叫做「雅」。——雅分大小雅，好比政事有大小呢？

(三) 頌。古代任何社會，有任何人物，對於社會上有功有德的詩人，就作頌他，並且通告在神明；所以詩譜序云：「動天地，感鬼神。」這叫做「頌」。

然而詩的作法，同時也定出來。

(一) 比。人類在感情生活顫動的時候，以自然界底生物無生物，比自己的性情，或是環境，——好比見着鴛鴦，就聯想到夫妻雙圓，見了孤雁獨飛，就要想到流落異地，——這種是心理的聯想的習慣。例如詩螽斯比子孫之衆多也。漢廣贊美文王的王澤化行在江漢之間，又柏舟也是如此。這種體格叫做「比」。

(二) 與。詩中與的方法和奏琴一樣的，往往一曲奏完，他的餘音嫋嫋，不絕如絲，與呢？文字已盡，而意思是沒窮盡的。例如詩關雎章與文王的婚姻，樛木、桃夭，才是這種「與」的體格。

(三) 賦。賦的一門，是把事實情況說得明白，一言一語，含有褒貶的意思；例如詩葛藟，說后妃的本性，后妃在父母家，那志在于女功的事情。又卷耳述出后妃的志向是什麼，又樛木也是這樣。這叫做「賦」。

自從詩有了定義和做詩的方法及體格，研究的人，一日一日的多起來，詩的形式愈講愈嚴了。所以由縱的方面到詩經止，稱他詩的萌芽時期。

### (二) 詩的成熟時期

我們揭開詩經一看，其中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十餘言的詩體不一而足。并且還看得出四言佔了一大半哩！ 晉人摯虞文章流別論：「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者，率以四言爲體。」所以我們對於詩經只能認他詩的萌，不能有什麼四言五言的名稱加上詩

經的本身的。

後來屈原離騷：『字余曰靈均，名余曰正則。』常人說他是另立一體，稱他變風變雅；然而我以為倒是五言詩的濫觴呀！所以到了漢朝有兩種的產物了。

五言詩。這種詩體，是李陵創立的；——相傳李陵有別蘇武詩三首——唐韓愈有詩云：『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又滄浪詩話云：『五言詩起於李陵或枚乘。』并且我們可以說他是來源於屈原的。詩品云：『李陵之詩，其源出于楚辭。』由此可以亡慮了。

七言詩。西漢開國，外邊騷擾不安，一班文人雅士，環境上實在沒有功夫去做明窗淨几的生活。隔了一百多年，東漢建國，武宣之世，那就於文化事業上看得非常重要，崇祀官考文章，內面設「金馬」「石渠」外邊置「樂府」先是女詩人曹大家有怨歌行一首，班固有明堂辟雍諸首，詩品云：『班婕妤——曹大家——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隄……』又云『孟堅（固之號）才流，老於掌故。』從此以後，宗廟祭祀的時用白麟赤雁芝房寶鼎的歌，做紀年的，用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以為起吉祥，同時武帝建設柏梁台，在台上發起一種七

言詩，後人呼他是「柏梁體」。一時詩人如堵，有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乘王褒劉向等人，朝夕孜孜研究，時時有詩的著作；到漢朝末年，三國分定，詩可稱盛極了。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詩品云：「曹父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文帝不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陳思王植其源出國風，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又有平原兄弟——應瑒應璩劉楨王粲所謂「建安七子」之流。一時社會上五言詩，七言詩，風靡雲湧了。

三國先後給晉國統一之後，到晉太康之中，有三張（張華張協張翰）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接續建安的詩風，然而這時好比大海之中，波浪愈傳愈小，詩漸漸兒離了，詩的正格，開闢出駢體文的面目來了。過了晉永嘉時的清談時期，詩已經簡直沒有什麼看了，守到郭景純出來挽回支持用雋上之才，同時劉越石仗清剛之氣，創變那種詩體，然而大勢已去！宋齊梁陳興起，只研究駢體駢文，文學史上稱他六朝文，然而我們無論如何有兩件事情是不可磨滅他的：蓋正在詩的煩悶時候沈約——後梁——定出韻目來，因之做詩，我們得了一條捷徑；又後齊間新體詩裏，定出五言律詩，因之詩界上又增了一種方

法，並且在律詩中，又化出絕詩來，這是詩的又一方法。

自從西漢到隋朝末，這一千年中，有五言詩七言詩五律五絕詩的方法，縱算打着帝王萬世基業，然而做詩史的作者，加一個名號給他，叫做詩的成熟時期。

(三) 詩的大成時期

唐興，詩學界又是氣象一新了，今分四時期如右：

(一) 初唐。唐興定七律，五絕，而詩學界上的代表，有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那幾個人，尙帶六朝的風格，所以稱他初唐。

(二) 盛唐。至於詩的完全，要推到這個時期，代表有李太白杜少陵，太白的詩多情，少陵的詩多寫景，我們承認他是詩的大成者。

(三) 中唐。這期有元稹白居易兩大家詩，另創一家，對於現在社會思潮實在很合宜的。

(四) 晚唐。這期的詩有李商隱和杜牧之兩大家詩，開香豔體的們面，人每稱他「

「小李」「小杜」蓋對於「老李」「老杜」而分別的。

詩到唐朝各種詩體大備，所以無論那一個人要是您問他詩那時的最好，他一定以唐詩回答的。這實在唐朝是詩的集大成時期呀。

#### (四) 詩的轉移時期

詩至唐代我們讀詩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歎觀止哩！我覺得唐朝的詩進步這樣的一日千里，所以我沒有讀文學史之前，心裏總以為以唐一代的詩的可觀，那末唐以下一定格外有特別創作，那知揭出文學史來一參考，處處和我的理想背馳，非特不能進步，并且連祖宗的遺產，都不能保持哩。這是我們應當替詩學界悲觀的現在以。唐以下宋元明清同時分論：

(一) 宋。那時詩台上很寂寞的，僅有蘇軾黃魯直陸放翁等幾個人，保持祖傳的遺產罷了，而社會上全部的精神轉移在詞學的上面，像趙崇祚張先等才是故宋的一朝是詩的轉移於詞學第一期。

(二) 元。這時的詩台上，俗語所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僅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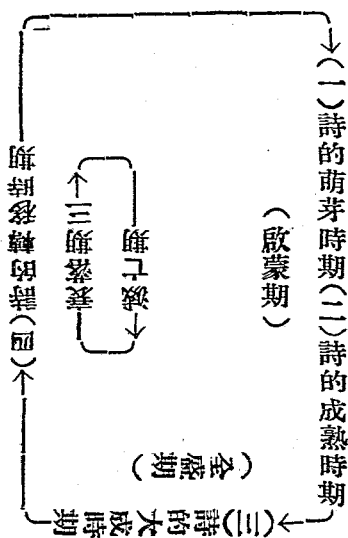
元好間來做詩的事業，同時社會上的詞也很形冷淡，而以詩的研究精神和詞的研究精神加同戲曲上去了。這是詩的轉移於戲曲學的第二期。

(三)明 這時的詩台，可是沒有人了，僅有高攀龍、王世禎等一二人了，可是理學昌盛了。——理學到宋朝已提倡了，明時格外的闡明之，像王守仁、陸象山等許多理學派，這是詩的轉移於理學時期。

(四)清 詩到有清一代，好在又蓬蓬勃的盛起來了。可是多香豔的詩體，像坊間所售的五百家香豔詩、二馮詩集才是這種風調，我在上豈不是說小李杜開導的嗎？這是詩的轉移於香豔時期。

以上四時期是詩轉移時期，我不怕抱歉，說聲詩的衰落時期，也未始不可呢？所以我說話說到這兒，全篇也快要完了，而從此得一個很好的教訓，那是什麼呢？就是無論東西各國的思潮流轉分四時期：(一)啟蒙的時期。(二)全盛的時期。(三)衰落的時期。(四)滅亡的時期。四期成循環的，我拿上邊(一)詩的萌芽時期(二)詩的成熟時期規

之於啟蒙的時期（三）詩的大成時期規他在全盛的時期（四）詩的轉移時期規他在衰落的時期和滅亡的時期，兩者正是過渡的時期，現在作圖如下：



看了左邊的圖，知他是四期成循環的，那末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不差現在又是啟蒙期了。

(五) 語體詩的萌芽時期。

自從外洋新思想奔騰澎湃的輸入進來，詩界大受影響，我們覺得以前的詩有五言七言



律詩絕詩的分別并且押平仄韻所以思想上往往被約束不得自由寫出來，所以胡適之的康白情等首樹旗幟，他們以為詩要做國語的詩詩的國語，不做言之無物的詩，不做無病呻吟的詩，不用典故，不用套語爛調，不用對偶，不摹倣古人，也不避俗語俗字，同時也無韻無律，這是語體詩的萌芽時期呀！至方現在郭沫若吳芳吉正在着着的研究哩。

這篇是中國過去的詩學界已一一說出。

## 七

上海民立中學校學生 **馮祥興**

### 一上古期

中國自從蒼頡造字以後，在上古時代，文字的用處，已經很多，著書立說，派別繁雜，就中分做韻文散文。韻文是從古時的歌謠做成的，擊壤廣歌是最古的韻文，還有詩三百篇，都是聲韻文字。後來，改變做賦，再變做騷，荀况是第一個做賦的人，屈原是第一個做騷的人，當時宋玉等，都從做詞賦得名的，和屈原做的，合成楚辭。上面說的，便是韻文的源流了。散文大約分傳記，論辯兩種，最古的傳記文，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不傳其辭，可考的，像尚書，周禮，春秋，和

左傳、國語、戰國策，都是史學。論辯文、算易最古，各種子書，都是論辯文字，就中史學家左邱明，又兼文學家。孔孟、荀、老、莊、列，都是哲學家而兼文學家，其他像管子的文詞，非常勁拔；韓非子的文詞，最算深刻；孫子的文詞，奇橫恣肆；蘇秦、張儀的文詞，縱橫譎詭，更是文陣的雄師。以上是散體文的大略情形。

## 二 中古期

在中古時期的哲學，已經衰敗了，才有『經學』的名詞。秦漢以後，便有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後來，樂經衰缺了，又有五經的名稱。這許多文字，都屬於哲學家 and 史學家的言論，自從儒家尊奉拜讀，又給秦始皇燒去，於是許多人來考訂，才興起一種訓詁的學問。

史學自從司馬遷做史記，確是極大的著作；班固也做一部漢書。裨官小說，發端在漢朝。自從訓詁的給學分別一科，詞章也另闢一科，韻文自從屈原創造離騷，漢朝的司馬相如、枚皋、楊雄、晉朝的潘岳、陸機、左思、張華做的文詞，都很有名，而又會做騷賦的。梁的江淹、沈約。雖說手肯不及，但在禮麗方面，勝過別人，這是風氣的關係罷了。因為韻文很盛，當時又開出駢

四儷六一派，體裁和詞賦不同，只講究聲韻對偶，這種文體，在齊、梁以後，愈加工緻了，庾信、徐陵，都享到名氣。

詩歌一門，秦漢以後，風氣也跟了時代不同，自從有了三百首，漢初有五言體，這是濫觴於蘇武，李陵的贈答，漢武帝的柏梁臺詩，又是七言詩的鼻祖，魏晉以後，詩學更盛，齊梁以後，卑靡不好，五言詩只在對偶上用功夫，像隋的薛道衡等做的，已經開近體律詩一派，沈約又把字類分做四聲，——平，上，去，入——詩律於是更嚴了。

散文要算司馬遷的史記，最沈雄，是記事文的軌範，其他像賈誼，董仲舒，鼂錯等人，做的議論都是上乘的，漢朝以後，風氣慢慢地變壞了，能夠做出好的散文的人很少，於是以為散文是古文了。

### 三 近古期

唐宋以後，詞章很好，韓愈是唐朝的大文學家，他是擅長散文的，改變六朝綺靡的文詞，號稱古文，同時柳宗元和韓愈的學生李翱，張籍等，都做古文自矜，到了宋時，歐陽修，蘇洵，和蘇洵

的兒子賦、轍等，也很有文名。又有曾鞏、王安石二人，和韓柳、歐蘇等齊名，這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金元相戰時候，文學稍衰。明初有劉基、宋濂，一時並稱著作家，等到歸有光出世，仿做韓柳、歐蘇的文章，雖不十分雄厚，而很輕清。明末張溥、陳子龍、黃淳耀、顧炎武等，也在文學界上占着地位。

近古時代的詩詞，唐朝李白、杜甫，最有名氣。後有元稹、白居易，做的也好，二人又互相和韻，給後世人做個和韻的榜樣。宋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各人得到詩家的美名。蘇洵、父子和王安石做出來的詩，也很工緻。和蘇軾齊名的，有黃庭堅，詩更清新挺拔。南宋時候的詩家，有楊萬里、范成大、陸游，陸游才氣英豪，時時露出尚武精神。後有文天祥、謝枋，也會做好詩。金元相爭時期，仍舊有許多詩人，斷續研究下去，所以詩學沒有衰敗。明代詩學更盛，又自唐以來，除詩歌以外，另有一種詞，南唐、李後主，對於小詞是著名的。北宋的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秦觀、南宋的姜夔、史達祖、周密、張炎，各有做詞的名氣。

唐代不大注意經學，史學倒是很盛的，自晉到隋的許多歷史，都是唐人撰著的。

四近世期

近世詞章，清初有侯方域、汪琬等，都是做散體文得名的。桐城方苞、劉大櫆、姚鼐、梅曾亮，管同等做的文章，叫做桐城派。曾國藩的文章，是學桐城派的，而能恢張光大起來。自從龔

自珍運寫縱橫奇肆的筆墨，文章家於是大變思想，這真是近世的文豪啊！

駢文有毛奇齡、陳維崧、胡天遊、孫星衍、洪亮吉、吳錫麒諸家，都有專集刊行。詩人有錢謙

益、吳偉業、士王禎、袁枚等；而龔自珍、舒位，更稱後勁。

經學在清代又盛，顧炎武最先提倡，後分兩派，一派是純粹的漢學派，一派是調和的漢學派，各有人物著作。

最近幾年，社會上竭力提倡新文學，革除艱深的舊文學，一切著作，改做白話體，使人人看的懂，這是文學史上的革命，也是進化的好現象啊！

八

安徽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學生 **李秀誠**

一國有一國的文字，有文字，纔能產出文學來；國家是箇肉體，文學是精神，一箇肉體，假如

沒得精神，便是屍了。所以考察這一國的精神如何，便要注重他的文學如何。

中國從春秋的時候，出了個孔子，他刪詩——贊易——作春秋，上集唐虞夏商周的文學大成；下開歷代文學的源頭。到了戰國，孟軻的七篇，莊周的南華，他的文章，氣勢縱橫，是後代文章家的老祖。屈原的離騷，哀感纏綿，是後代詞章家的濫觴——漢朝一代文人的作品，是司馬相如的上林子虛諸賦，枚乘的古詩十九首，賈誼的新書，司馬遷的史記，此外楊雄班固，都是橫絕一世，後世趕不上的；因為漢朝離古不遠，渾厚的風氣還存在，所以能夠如此——延到三國，當時號作文人的，是建安七子。但他們還不及曹家父子；老曠的四言詩，不摹擬古人，在詩中獨樹一幟，陳思王的賦，上合東京的氣魄，下開六朝靡麗的風味——晉代陸機潘岳左思出來，他們的詩文，是華妙清妍，讀了令人人生快感的。晉朝的末年，陶靖節的詩，講田舍的風味，是極其自然；謝朓的詩，也彷彿他；謝靈運顏延之任防沈約也可稱一代的作手，至於庾子山的駢文，在六朝可算魁首了——唐朝初年，四杰的詩文，含六朝氣息限深，陳子昂出來，他對於詩文，專追秦漢，排斥六朝，因此一轉，以後的詩文，便大放異彩了，韓昌黎是當時一箇大文豪，他極

力提倡古文，柳宗元、李習之同聲附和，駢儷體便一掃沒了。在盛唐先後，王維、孟浩然、崔灝一般人的詩，大部有三百篇的餘音；李太白、韋才、同長江、大海、渾灑、流轉，比諸家又高一着；杜少陵集諸家的大成，與李是不相上下，所以後世叫作李杜。德順以後，詩便衰了；白香山出來，用他的經濟手段，說些民情，後代也有人崇拜他。溫飛卿、李商隱也差可人意；其餘的不過爾爾。

五代文是沒有可取，西崑體的詩，雖是有隱僻的毛病，但宋朝一代的詩，豪健淺露，是由他引起的。歐陽修得力韓昌黎，他的文實可同韓並駕；東坡出來，他的才氣是極大，文章詩詞，都可擬韓、柳、李、杜，同時王安石的文，黃山谷的詩，也是一朝之冠。南宋詩家，當推陸放翁了，金朝的元遺山，也很豪情勝概，元朝文人，是虞集、姚燧，但比不上北宋了，當時的作品，有西廂記、琵琶記，是膾炙人口。

明初，有台閣體，前後七子，推倒這一派；力追秦漢，然而都很庸俗；後人因此譏他們是偽體。

歸有光出來，文學的是歐陽、同曾，他比七子較高一着，到了清朝初年，侯方域、魏禧的文章，是有名的。以後桐城的方苞、姚姬傳、陽湖的恽敬、張惠言，是古文作家。但他們所作，不免有「有法無情」的毛病。

曾國藩出來，聲勢很大，但「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了。詩

到這時，也衰到極點；王阮亭一輩子，都不可望宋人項背的，詩文到這時，已是窮極了。人們不可不向上追去，我想像舊文學是一個財主，他的後代，給他家財敗完了；但他的老屋下面，還埋着有幾窖金；有人掘了出來，還不失做一箇財主，勉力！勉力！去一研究。有一班人說：『舊文學是死的，無研究的價值。』這便淺見了，不足論了。又有一班人，拿着舊文學去排斥新文學，不能夠拿新的來；起同化作用，這他固執不通的，我告訴研究舊文學的人說：『你只去掘，一定有金銀滾出來；那時你有金銀，大家都叫你做財主，都崇拜你。』——這是我平鋪直敘，給中國文學史，說個大概，並且發表一點意思，附在後面的。

## 九

江陰南菁學校學生 王鈞

我國的文學史，要詳細的講出來，是很長的一篇文章；我現在將歷史上所記載的，較為著名的，大概講一講；我國文學最盛的時代，算是戰國，家數派別，雖然沒有歷史上所說的百家這樣多，但能夠用百家來形容他，可想是一定不少了。戰國時代最著名的人物，如孔子、老子、莊子等，都是孔子著的身經，老子著的道德經，莊子的文集就是莊子，都是最有價值的哲學書傳。



到現在幾千年，他的價值，沒有墮落一點。其餘的如楊朱墨翟各倡一種學說，雖不及孔孟莊三個人，在學理深奧，但亦能盛行一時，和他們的倡說並列，自不能說他沒有價值了。還有孔子的左傳，屈原的楚詞，亦並為千古奇書。漢鄭玄箋的毛詩，著的三禮，司馬遷作的史記，班固著的前漢書，都是著名的著作。北朝的經學家徐遵明為最著，文學不及南朝，南朝的文章，尙排偶，諧聲韻，論他的華麗，是達到極點了，但沒有什麼實用，這就是他的缺點。唐孔穎達等，撰一部五經正義，不使說經的人，出這個範圍，因此有減少文學進步的一個缺點。唐代的文章，分作初唐，盛唐，晚唐三個時期，初唐相沿六朝，盛唐乃改他的弊端，晚唐又不及盛唐，駱賓王，王勃，初唐裏面著名的人，他們的文章，沒有脫六朝文的舊弊，韓愈，柳宗元諸人，乃脫去六朝的文氣，於是文章漸漸的歸於盡善了。論做詩呢，李白，杜甫可算是空前絕後的人才，所以詩集以唐代的為最勝，宋有朱熹，陸九淵的理學，不過朱熹重道問學，陸九淵是尊德性，所以又分朱陸兩派的。歐陽修，三蘇和曾鞏，王安石一般人，都是宋代的文章家。做詩的要推陸游，文天祥等了。唐朝已經有一種問學，宋代的文人詩人，工詞的漸漸的變多，到元代又變詞為曲，曲又有南北

兩派，南曲的大家是高則誠，北曲的大家就要推王實甫了。明代研究文學的人有姚江河東兩派，姚江派以王守仁爲祖的，河東派以薛瑄爲祖的，姚江派重致知，河東派重格物，都是高談理性，一點不受漢唐注疏的束縛，他具的促文學進步的能力，比之一派的考證學家，那是大的多咧。宋濂編的元史，不十分精詳，柯維騏撰的宋史新編，比原史更爲精簡，薛應旂編的年體宋元通鑑，難免有點蕪雜的弊病，王夫之的續通鑑論，那可算是極有卓識的一部書了。明初的宋濂、王禕、劉基等，和後來的方孝孺、李東陽、唐順之，歸有光、張溥、陳子龍諸人，都很有文章的盛名的。再後又有顧炎武、魏禧、侯方域、王夫之、黃宗羲許多人，做的文章又比前人的超絕，高啓、楊基、張羽、徐貴四個人，稱四傑，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十個人，稱十才子；文徵明、徐禎卿、祝允明、唐寅等四個人，稱四才子；李攀龍、王世貞、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等七才子，這都是詩歌人中的英秀。清代闡若、據著的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胡渭著的禹貢錐指，毛奇齡著春秋毛詩傳，惠棟著的古文尙書考，九經古義，戴震著的考工紀圖，孟子字義疏證，著述是狠多，也不能縷縷的詳述了。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和

賡餘叢考，王鳴盛著的十七史商榷，續的通考，通典，通志，及清代的通考，通典，通志，各種的史書，都很有益於史學的。清代的文章以朱彝尊戴名世方苞爲最；朱彝尊的文古樸，戴名世的文疏容，方苞的文平正。戴名世著一部南山集，方孝孺著的鈍齋文集，因爲有許多指斥清朝的說話，就遭了滅族的大禍，并且還株連到許多有關係的人，有了這種原故，所以古時的有名文人，就不大敢任意著述了；文學的進步，自然也就減少了。姚鼐一般桐城派裏的人，及惲敬張惠言等陽湖派裏的人，做出的文章，都狠出色的。陳維崧胡天游洪亮吉諸人的駢文，更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佳作了。說到這裏，我國文學史的大概，就算完了麼？真不過滄海一粟罷了。

# 白話文的利益

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學生 黃春官

一

社會不能沒有團體，人類不可沒有生活，有了生活，就有交際，有了交際，就有感情；人類語言，就是發表思想，聯絡感情，滿足生活，鞏固團體的利器，對於人生的關係，非常的重大。但是語言發生的效力，僅僅乎限於短少時間，和一部份的地方，而不能普及遠方，保存永久。要免除這種困難，於是就不能不有一種符號——文字——來代語言了。考進化歷史，由簡而繁，由野而文；古人的經驗，供給我們研究，現代的發明，留待後人的攷證。倘若沒有文字的傳遞，怎能保存過去的經驗，促進將來的文明呢？照這樣看來，文字的構造，又何需乎古奧高深，以苦人研究呢？而一般迂腐宿儒，墨守舊規，對於文學的觀念，不能澈底明瞭，往往於握管為文時，多立異標奇，故事刻畫，使閱者心淆意惑，不能了解。推測他們的心理，以為不如此，不足以顯揚他們學問的淵深，知識的廣博。要曉得文章是語言的代表，民智的先導，進化的工具，立國

白話文的利益

一

的基礎，并不是供少數博學名流，玩弄翰墨，獨標奇異的。不然，那就有碍社會的進化，真是文學界的蠹賊了！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呢？譬如聚集多數人在一塊地方，其中有一兩人喜操微言讖語，其他的人對於他們所講的，簡直莫明其妙，心裏非常的討厭，聽久之後，覺得不耐煩，就要掩耳而走，笑他們狂妄了。縱或有少數人能差強附會，然而浪費時間，陷於誤謬，却是難免的。那末，雖然有些經國濟民的宏議偉論，也終難見諸實行，不是很可惜的嗎？而且世界愈進化，科學愈昌明，人類的思想，也愈過愈革新，發表的文字，就不能不隨之俱變了。如我們中國近代的文字，却是古時的文字，只宜對古人用，不宜對今人用，如用以研究現在世界的科學，要求進步，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換句話說，我國文學不改良，就是我國科學永遠沒有發達的時候。所以胡適之先生就首舉義旗，提倡『文學革命』，而錢玄同陳獨秀輩又同時附和。於是一般頭腦冬烘的老學究，就羣起反對了；他們看見白話文盛行，都有『斯文將喪』之歎。就是一般青年的學生，雖說能做幾句白話文，但他也不明白白話文爲什麼要產生？白話文產生，與人生有沒有關係？簡單說來，就是不明白白話文的價值。不明白白話文的價值，

白話文雖則做得怎樣好，畢竟是形式的，時髦的，沒有價值的應時品。我現在且把他的利益說在後面，有不對的地方，還望閱者諸君多多的指教！

(1) 能使言文一致。人類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文字是一種符號來代表言語的，我前面已經說過，不要我再累贅了。我們既然知道文字是語言的代表，自然文字就是語言，語言就是文字；嘴裏說的什麼，手下寫的也就是什麼，說出來的這個聲音，寫下來的也就是代表這個聲音的符號了。只因後世腐儒，咬文嚼字，專尙彫琢，於是語言與文字，愈離愈遠，到後來嘴裏說的而筆下不能寫，筆下能寫，嘴裏不能說了，終乃至於全國言文不能一致。邊省人的語言與腹省不同，此省人的語言又與彼省不同，甚至同居一省的人，也是這樣，言文既不能一致，民情亦因之捍隔。不能收漸磨同化之效，這是我國最危險的現象。要消弭這種危險，除掉提倡白話文，還有別的好方法嗎？

(2) 便於學習。文言文意思艱深，又多辭藻典語，學習時少不得要考查思索，腦子裏安費了許多繙譯的功夫，手續上非常麻煩，時間上也太不經濟了。而白話文意思明鮮，易於了

解，既便於學習，也很容易見效。但是有人說：「白話文覺得比文言文繁瑣，不如文言文簡便。」我以為白話文繁，文言文簡，就在本身上說，誠然是這樣。然而就他們未成文之先所經的手續看，白話文容易做，文言文難得做。再就他們既成文之後所得的效果看，白話文容易懂，文言文難得懂。那麼，繁正是白話文的優點，文言文實在是「簡」而不「便」了！而且我們對於文言文，都稍有一點研究的，這裏邊的甘苦，應當自己曉得的。費了多少埋頭窗下，熟讀深思的功夫，才能看那「簡」的文言文。又費了多少鉤心鬥角，鍊字琢句的功夫，才可做出一篇「簡」的文言文。唉！細細想來，真是何苦！而且文學自有文學的要素，「簡」這一個字不足盡文學的能事。儘有好文學以「繁瑣」見長的。因為惟其繁多，才能「知無不言」，惟其瑣細，才能「言無不盡」哩。

(3) 真實而自然 我們中國舊時代的文學，是空想的文學——浪漫派——白話的文學，是寫實的文學。——自然派——舊日文人，誤於「文以載道」「代聖人立言」的謬見，說多少仁義道德，都不是由衷之言。根據的理由，也多不正確。至於那些舊小說，更是全憑主

觀的眼光，描寫些荒誕不經的神話；爲什麼英雄美人呀，俠客義士呀，都是虛無漂渺，不可思議的事跡？雖能使讀者跳出現實的圈子以外，生一種精神交替的作用，究竟全落空想，和現在的生活實渺不相涉了。至於寫實的文學，作者完全處於客觀的批評的地位，不含分毫主觀的感情作用。他們書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是古代，不是外國，却是眼面前我們所棲託的社會。書中的人物，不是聖賢，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却是眼面前一般羣衆。書中的事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業，不是什麼可歌可泣的奇情，却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一些斷片。使人看了於不知不覺之中，自然受極強的刺激，極大的影響。以這種烘雲託月，旁襯背託的文學手段，將社會實相，描寫逼真，能間接革新社會人士的思想，改良羣衆的生活，和一切風俗，制度，禮教，信仰，漸漸的引導我們到光明路上去。這寫實派的文學，對於我們人生的供獻，既然有如此之大，比較從前那專說空話，不切近事實的舊文學的價值，不是高得多麼？

(4) 平民的文學 從前的文學，是貴族的；現在的文學，是平民的。貴族的文學，是少數人據爲己有，當着消遣品的；或藉以慕勢求進，誇耀個人的。平民的文學，是多數人共有的，供



多數人實用的，處處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精神。貴族的文學，是彫琢的，阿諛的，與社會沒有什麼關係的。平民的文學，是平易的，抒情的，以社會為本位的。所以新文學要用白話來做，就事要適合一般平民底程度的。

(5) 有創造的精神 從前的文學是承襲的，形式的。現在的文學是創造的，精神的。舊文學每一篇文字，有一定的起承轉合，間架結構，許多的老格式，老調子，就同刻板的一樣。而且胸無點物，處處做古欺人，不能從自己性靈中意識中發揮思想。往往有長篇大幅的文章，充滿那些浮詞濫調，說上一大套空話，與當時的社會文明進化，沒有絲毫的關係，真是沒有一字存在的價值了。現在的文學，却不必拘於起承轉合的老腔調，體裁純任自然，布局也就活潑了。作者完全把自己的意識，情感，懷抱一一的放在他文中，并能教讀者對於他的文字，自然發生出喜怒哀樂種種的情緒，這就是好文學了。

(6) 普及教育的工具 我們中國教育辦了幾十年，國民的智識程度，還是不能平均發達，我以為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字太嫌複雜，不容易識得，中國的文學，太嫌艱深晦澀，不容易懂

得；而白話文淺鮮明白，易於了解，我想一般的平民，都是很歡迎的。如水滸紅樓夢等書，還有人不喜歡看的嗎？還有人不喜歡多看的嗎？要普及教育，先要把出版的各種書籍，完全改編白話文，自能通行全國，然後國民的程度，也就一天一天的提高了。而且白話文對於一事一物，能形容盡致，惟妙惟肖——譬如人人知道的「行不得也哥哥」「好教我左右做人難」這些句子，真有神情流露，「呼之欲出」的好處，那裏是文言文能夠做得到的嗎？

(7) 科學的文學 白話文是一種科學的文學：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專用客觀分析的方法，來做基礎；他有一個最重要的信條，就是「即真即美」。把社會當作一個理科試驗室，把人類的動作行為當作一瓶一瓶的藥料，就拿他分析化合起來。那些名著，就是極詳實極明瞭的試驗成績報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將人類心理層層解剖，純用極嚴格極冷靜的客觀分析，沒有一點主觀的成見，他對於我們人生的利益，却是很大的。

(8) 標點符號的作用 我們中國舊時的書籍，都不斷句，而意義模稜，容易教人誤解；從前的學者，往往因一兩個字的上下兩屬，就惹起許多的糾紛。至於白話文所用的標點符號，

自能表出作者的眞義所在，絕對沒有模稜兩可的弊病。所以新式句讀，對於文學上的價值，也是很大的。

總括我上面所說的，白話文是精神的而非形式的，自然的而非彫琢的，創造的而非承襲的。寫實的而非空想的，實用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歷史的。我們既然明白他的價值是這樣，那沒，他對於我們人生的利益，也就不必說了。所以胡適之先生說：『白話文學爲中國文學之正宗。』這句話實實在不錯！

一一

上海中法國立通惠工商學校學生 岳

煥

我在未作白話文的利益以前，我先要問一句「怎麼叫做白話文？」我想「白」者是潔白無飾的意思；「話」者，便是平常的講話；「文」者是文章。現在我把每個字的解釋聯合起來，我便得到白話文的真正定義——就是把自己要說的話潔白無飾的寫成文章。

我再反過來問一句「怎麼叫做文言文？」「文」者，是飾之以文彩的意思；「言」者，是深沈的說話；「文」仍是文章。我們把每個字的解釋也聯合起來，那麼我們就得到文言文

的定義——是把要說的話先變成深沈的說法然後再飾上許多的文彩作成文章。

現在我們把以上兩種定義比較一下，我們便很容易看出文言文是戴着假面具的，是無生機的，是完全人工的；白話文是真實的，是坦白的，是自然的，是活潑而帶着生機的。從此我們就很容易研究白話文的利益了。以我自己的說法，他的利益可以分作三種：

(一) 能全量表現出作者心中的情感；並能引起讀者的同情。

(二) 容易學成；容易看懂。

(三) 爲增進平民教育唯一的工具。

(一) 能全量表現出作者心中的情感；並能引起讀者的同情。我們已經知道了白

話文是不加修飾的；既不加修飾，那麼就免去了虛偽並假面具的毛病了；那麼作者也就可以把他的情感——觀念，意思真實的，痛快的，直言不避的表現出來，使讀者一見他的文章，就可以看見他心中的歡舞，悲哀，怒恨，痛苦，煩悶——假使他的文章是這樣的作法。現在我舉出

一個例請大家參考。去年秋天有一晚上我剛下課的時候，就接到我小弟弟一封信，在

他的信上，他告訴我他的小妹妹於某月某日竟拋他而死，永不再同他玩了。他還敘述她死的情形。我看完信後，我已猜着他寫信的時候，一定是哭的不了。那時我心中也很覺酸楚，有說不出來的難受。後來我回到家中，我弟弟便對我講：當他給我寫那封信——白話信——的時候，哭的幾乎不能抬頭持筆，不過把心中要說的話很簡單，很自由的隨筆寫上罷了。我想讀者諸君看了這個例子以後一定很相信白話文確能全量表現出作者心中的情感，並引起讀者的同情吧！

(二)容易學成；容易看懂。假使作文言文，那就先要學下許多深奧的字眼，然後纔可以幹。什麼之乎也者，什麼余爾汝彼……等等。弄的人頭暈腦痛，恐怕還是個不對。白話文可就不是這樣了。尋常話怎樣的講，便怎樣的寫出；習慣怎樣的用，便怎樣的寫出。既這樣，那麼大凡會說話又會寫字的人，便會作白話文了；大凡會說話稍識字的人，也就可看懂白話文了。白話文不是容易學成；容易看懂的麼？

(三)爲增進平民教育唯一的工具。白話文既是那樣的淺顯明瞭，易成易懂，豈不

是很容易引起平民的興味麼？豈不是很容易普遍麼？那麼，把他拿來當作增進平民教育的工具，豈不是唯一的了？

白話文的利益已經說完了。假使他能大大的擴張他的勢力於全中國，於全世界；我想平民的幸福，自由，快樂也就由此立根了，光明之路也就由此進口了，世界和平也就由此開幕了。

### 三

中華職業學校機械科三年級生 龔敏達

人與人之間，要表明各人的意見，則不是言語，是不行的。而言語是人與人距離很近，纔能聽得！倘使相隔十里百里千里……爲了區區的意見，就要相就而講話嗎？這真是一樁困難的事！所以人們感了這種痛苦，所以發明文字，來代表不能傳遞的文字。從此我們可以知道言語就是文字，文字就是言語，是一致的，沒有絲毫差異的。歐洲十六世紀以前，讀的寫的都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漸漸複雜，科學的倡明，漸漸發源，所以各國不再摹仿古人的話，而創造自己的文字。日本維新初年出版的書籍，多用漢文，而近幾年也言文一致了。

白話文的利益

但事我們尙不能言文一致。要知要之，文言文就是古人的話，白話文就是今人的話，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見，這是何苦呢！以前科學沒有發達，所以吾人可以專心研究文言文；但是現在科學一天發達一天，倘不把學古文的時間，省些出來，怎樣可以呢！并且現在要普及教育，人人都要能寫能讀，怎樣有多大的時間，專門研究文言文呢！有人說：文言文文字數比白話文少，可以省出騰寫的時間，但是一番修詞的工夫，怎樣可以置之不理呢！所以我以爲將來的應用文字，一定可以完全用白話；而美術品的文字，或可以留存一些！我們再看太史公所敘的唐虞事實，把欽字改作敬字，克字改作能字……他敘古人的事，倘用今人的事，而我們敘述今人的事，怎樣可以反用古文呢？所以將來白話文的前途一定很可樂觀的。利點很多，最重要的，是有下面五條：

(一) 白話文可以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意義，就是人人要受相當的教育，但是文字深刻，則學者就覺得，而普及教育的目的，便難於達到了；白話文很淺，學者很易領悟，省却一番觀摩的工夫，這是白話文的第一個利益。

(二) 白話文可以統一中國：白話文就是語言中的普通話，倘使口音不同，則有注音字母來幫助他，所以全國的語音，一定可以統一，則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能領悟了，這是白話文的第二個利益。

(三) 白話文可以革去各處的方言：白話文一旦能通行於全國，則讀的寫的，都是白話，久而久之，就可以革去各處的方言。好像我們讀外國文之般，先從拼音識字起，後來日積月累，不由的就能講外國語了。白話文的作用，也是這樣，這是白話文的第三個利益。

(四) 白話文便於交際：懂了白話文，兼以注音字母來幫助他，則全國言語定能合一，上面已經講過我以前碰到一位四川和福建的同學，文言文却是很好，而白話則沒有研究過，我雖說普通話他也不懂，後來只得在文字上同他交換語言，兩方都感困難，所以白話文一實行，那末，言語就容易劃一，而人事的交際，也沒有什麼困難了。這是白話文的第四個利益。

(五) 白話文段落能分明：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句讀分明，並且問號，感歎或驚異號……等都能使人一目瞭然。這是白話文的第五個利益。



## 白話文的利益

一四

上面五條，拉雜寫來，文詞和意義欠妥的地方，一定很多，還閱者先生們詳細指示，這是作者所很歡迎，很感激的！

### 四

武義縣立師範講習所學生 黃鏡澄

近年來一般稍明時勢，熟諳國內學術界上新需要的人，豈不是大家都竭力的提倡白話文麼？他們爲什麼要提倡白話文呢？推行白話文到底有什麼利益呢？我想要說明這個人利益，第一要問「文字的功用是怎樣？」然後去考究這種文字能不能夠完全達到這種功用；再決定他的利益所在。

文字的功用究竟是怎樣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有三個意思：

(一) 表述思想。

(二) 傳播學術。

(三) 保存文化。

當我們的腦筋裏，發生了一種思想或要求的時候；心裏要想把他們傳給人家知道。但是思想這個東西，是一件純粹非物質性，而不可以直覺的東西。要使這種不可直覺，純粹非物質性的思想，變做他種可以直覺或理會的表示，傳給人家知道。於是就生出種種表示的方法，譬如如下等動物的利用觸鬚；半開化民族的利用手勢以傳達意旨。這都是出於這個要求而來的。但是人是高等動物。他所用的表意方法，也就比較的高等了。他所用的言語，就是用一種有聲音的音號來表示他思想和意旨的方法。但是這個方法，還不能無時地的限制。換一句說，這種用音號——言語——來表示人們思想的方法，聲音一過，作用就失；距離遠隔，也就無濟於事了。要想補救這個缺陷，求個具有綿延性而便於傳播致遠的方法。於是就有一種具形的符號，來打破這時地的限制；補助那種用音號表示思想的方法的不及。這個就是文字。

既然有了文字。那末我們的思想和學術，不會一時即滅，也不會限於區域了。這個就是所以要有文字的意思和他的功用哩！再概括的說一句：

## 白話文的利益

一六

(一) 因為文字是思想的符號——所以文字是用以表述思想的。

(二) 因為文字有綿延性致遠性——所以文字是用以傳播學術，思想的；是用以保存文化於無窮的。

文字的意思和功用，既然這樣的。那末那一種文字，他能夠盡量任負這個功用的。就是比較有利益而且值得推廣的一種文字了。

現在試將文言和白話文，對於這一點的効率比較一下，且看那個較大。

(A) 表述思想的功用：

### 白話文的効力比文言大。

為什麼呢？因為白話文是運用一種極自然的文字來發表我們的思想的。不加人工，不加雕琢。所以他的好處是較易達意，能夠使我們的思想很自然，很活潑地流露出來。文言就不是這樣了，因為他的文字上，必定要加上一番人工造作的工夫的。所以凡是那種稱為文字愈工，文字愈精的文章，必有所謂一種『鍊字』『鍊句』『籠題』『點精』

……的種種法門的。他的弊處弄得測重客觀的文字，而不顧主觀的思想了。并且橫修豎飾，工造其極也不過一篇『披藻摘錦』，毫無生氣，極不自然的染病文章罷了！

(B) 傳播學術及思想的功用：

白話文的効力比文言大。

爲什麼呢？因爲白話文是一種較爲普遍，較易達意的文字。所以他能夠把一種思想或學術的內容，完全呈露出來。並且因爲他易於了解，所以傳播所及的範圍也必定廣闊一些。換一句說。讀白話文或是研究白話文的著作，可以免掉那些從形式上——詞句上考究的工夫，而使普通一般人能夠了解其中的意思。文言却相反了，一個不是先攻了十數年考究詞句的工夫，那個就不能用文字來表述自己的思想，或者研究他人的著作。所以用文言傳播學術及思想効力，遠遠不及白話文的大。

(C) 保存文化的功用：

白話文的効力比文言大。

白話文的利益

爲什麼呢？因爲白話文較易達意，所以他能保存着一個時代的文化的真相。因爲白話文較易研究，所以他能夠使後人容易探得其中的真相。文言却是相反了，因爲他講形式，不自然，所以不能有同樣的効力。

再把我上面所說的意思歸納起來，白話文是一種能夠增加文字的効率的文字。他的利益也就不少了。

- (一) 白話可使我們的思想，很自然很活潑地，完全呈露——『自然』
- (二) 白話文可使學術思想，推行得較廣——『普遍』
- (三) 白話文可以免去許多詞句上考研的工夫，以經濟時間和精力——『經濟』
- (四) 白話文可使大家同有研究學術，發表思想的均等機會——『平民』

## 五

上海南洋中學學生 鄒恩濟

我們處于念紀競爭時代，舉一事，興一業，都要向實際方面做去，白話文也是實際上不可「虛座」的一件重要工具，現在將他五大利益寫在下面：

普通教育 普通教育的聲音；一天唱高過一天，試問這目的已會達到沒有？固係經濟和時間的關係；但是如果於較短時間和少許經費，即可實行這計畫，且易得達到目的，莫過於白話文，因為他比較文言來得易學而且快。文字是一種傳達思想的代表，所以第一要使人容易明瞭作者的意思，如果個個人都能夠做白話文，那麼商業上所登廣告和種種言論，都可以用白話文，到這時代，國內沒有「目不識丁」的人，文化進步不要想就可知道了。然而如果要施行白話文教授，須略小村起，曠充到鄉，縣，郡，省。迨普及全國，然後始知白話文的效果了。所以白話文是普及教育獨一無二的利器和提高學識程度的中間必經過的步驟。

易瞭譯文 他國科學和思想，是很發達和豐富的，但是外國文言與言語差不遠，如果用白話翻譯，比較明而且易，照上一段所說，如能辦到，那麼人人均可手握一卷，對於世界潮流，不要說一定「洞若觀火」了。

統一言語 白話寫於紙上即成一種文章，從口中說出，即成一種極普通言語，所以有純粹和有表準的白話文，就是我國全國極通行的言語，白話文普及的時代，即言語統一的日期，

今日很多人鼓吹統一言語，不知道言語統一，須從普及白話文着手，如果人人都會白話文，言語自然會統一了。

便利交通 甯觀甲地人因言語不同的關係，不敢往乙地經營事業。且有因言語不同不敢遠行，這麼看起來，交通事業上，豈不受一大大的打擊嗎？如果言語統一後，交通上所受的利益是極大的。

增進口才 從前人對於應對一項，係很注重的，「小子首重應對」的一句，就可知道了。應對無非一種談話，人在社會中求生活，談話是拈據各種技藝裏一大部份，換句話說，談話乃應酬裏一重要工具。但是怎麼樣能夠使得改良和進步呢？胡適之先生會說：「會做白話文文章的人，必定會演說。」因為白話文即等於平常談話。所以白話和言語成一正比例，白話文進步，言語也隨他進步。

白話文對於現代潮流係極合的一種工具，他的利益於人們係很大的，但是他的效果，要俟他爲人實行普及全國後，纔能發現出來的。

現在我們大家都用白話文寫書信文章小說之類的。時常有許多人來問我說道：『你們做白話文有什麼利益呢？』我就很喜歡的要回答他們說道，這白話文的利益自然有很多，不是一時所能說得完的。現在我借此機會，不約的回答了一下子罷：

(一)可使教育普及 現在我國普及教育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了，可是有什麼成效麼？可是很少的呢！至於牠的原因有好幾種，牠的大原因，無非是爲了我國文學太深奧，以至不能收成效呢！白話文是很容易明白，也是很容易做的。所以就可以易於普及了。

(二)可使言語統一 有一天，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道：『有一天來了一位親戚，我雖是時常在和他通信的，可是言語不通的。因爲從小在廣東的，我是生長在上海的，有一天來了，因爲言語不通，所以只得仍是對通信呢。』我想這真是有可憐又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又何至他一人呢？唉！言語如何可以不統一呢？請問統一言語的第一步是什麼？我說惟有白話文。因爲白話文是用國語寫的。若是多讀白話文，那是不說通一言語，而已是



統一了。

(三)可以保存國粹。現在我也時聽見有人說道：「若是白話文通行了，那是國粹的文學就要消滅了。」我說這是大差而特差了，因為我國古文是很深奧的。所以除了幾位在專門研究的先生們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去顧問了。若是白話文通行了，那就可以把深奧的文言，譯成淺近的白話文了。那末國粹豈不可以保存了麼？

從上面的三種利益看來，就可以知道白話文是有益於個人，社會國家的。所以白話文可以稱為社會的文學了。

## 七

揚州第五師範學校本科二年級文科生 張鴻鑫

自從人們發覺了文言文實在不能滿足人們的需用後，文言文向白話文便起了劇烈的大戰爭，各各「厲兵秣馬」，拚個死活存亡。那知文言文並不是白話文的敵手，一戰之後，「全軍覆沒」，降伏在白話文的旗幟之下。到了現在，白話文可算完全獲得了優勝，大告了成功；白話文的優點，灑遍了渴望牠的人們；白話文受人們贊揚稱頌的聲浪，瀰漫了這冥冥的空中。

白話文所以這樣受人們歡迎的，因為牠對於人們的利益大而且多。我今不妨選擇他的最重要而極其容易看得出的幾種利益說說——

**易學** 諸君學過文言文的，大概都知道其中的甘苦罷？文言文的難學，正如中國人學外國文差不多，學了十年八年，做出來的文章，還是似通非通，不驢不馬，像個「四不像」的樣子。至於我們學白話文，只要注意平時語言的練習，選讀幾部白話文的書籍，便可不費吹灰之力，學成了發表心思語言的好工具。這種經驗，大概諸君都有的，我也不用再說。

**易作** 我們作文言文，都要把今語翻成古語，無形之間，虛靡了多少時間精力。這種不經濟的事體，只有癡漢子才做呢！我們作白話文，只要把心中所欲說的話，加以一番組織，就可以一揮而就。以前人學了多少年的時光，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做出來；現在連幾歲的小學生，都能拿起筆來一寫幾百字。雖然不能說寫得很好，然而他們的意思也未嘗不顯然的表示出來呀！

## 白話文的利益

## 二四

易閱 文言文是把今人的言語用古人的言語翻成功的；所以我們閱看文言文，還要抽出些時間精力代他翻成今人的言語，然後他的意思，才得明瞭。我們閱看白話文，就沒有這一回討厭的事，何等爽快而簡捷呀？

# 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一

本埠中法通商工商學校學生 李思順

現在守舊一方面的人，專反對學外國言文，他的理由是：學外國言文，便染了時髦的習氣，把本國言文都輕視了！他們又鑑於一般時髦的青年，學到些淺近外國言文，便要把自己外國化了；養成輕薄驕鄙的樣子。至好模倣外國派的青年，把這樣爲時髦，他們祇求得一點淺近的會話，很短的信件；這便非常得意，待人接物，每每氣焰冲天，目中無人！又有一般以爲學得外國言文，可以容易謀生。總之他們對於『爲什麼學外國言文的思想』都是片面的！一時的！簡單的！不是根本的，具體的；遠大的！我想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有兩種原因：（這總比較具體些罷了。）

（一）爲溝通中西文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各有他們的文藝，這便是他們民衆精神思想底表現。以前的中國學者，都排斥外國的風俗，習慣，文化，藝術，以謂這是蠻夷戎狄：

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一

自己拿定『閉關主義』自己認爲非常文明；凡是外國的，都不足取法。到了現在，開一關，和外國交通，把各種文化事業一比較，就要退避三舍，自愧不及！現在一部分的學者，都覺悟了！於是極力鼓吹中西文化的溝通。但是要使中西文化溶成一塊，取他有餘，補我底不足，或取我有餘，補他底不足；非先在『言文』下手不可！第一在『言』藉以領略各種民族的風俗，習慣，性質，程度，精神。第二在『文』任何種文字的著作，都能代表作者的精神，行爲，思想，藝術，情感。——或一時代的精神底結晶——我們能通那一國的文字，便可從文字著作中窺見那一國的精神，行爲，風俗，習慣，思想，藝術……我把他讀過了；或把他翻譯過來。比方中國的民族思想，守舊柔弱，不團結，缺乏革新的精神！我們可以介紹外國各種激烈奮鬥的著作，以鼓勵他們！——中國自開放門戶以來，一般青年的思想，活動多了！——又比方外國人在我們中國辦教育，灌輸他們各種思想，藝術，行爲，情感，使我們了解。又如中國和法國所辦的中法大學院，法國極力輸入他們的文化給我們一般青年；中國也把四庫全書，及其他各種文藝，送給他們。將來且要互派留學生，這都是爲溝通中西文化的緣故。

(二) 爲促進世界和平——世界爲什麼發生戰爭不息的事實？根本的原因，爲彼此的風俗，習慣，思想，語言，文藝的進化不同！因此常發生衝突，由小而大，由此綿延至無穹的紛爭殺戮！這是世界的好現象嗎？經過一次大戰之後，不知摧殘幾許文化的精神！待到元氣回復以後，又要打了！於是週而後始，衝突不已！世界的文化事業，乃不得不站在一定的地位！人類的各種恐慌，是沒有終止的！由此種深刻的印象，感到愛世的柴門霍夫，於是愛世語遂出現了！愛世語的宗旨，就是想免去全人類語言文字各種隔閡！使世界人的情感，溶成一片。那嗎世界的和平，才有希望！但是有人對我說：『既然這樣，我們學愛世語就夠了！還要學各國的語言文字幹什麼？』這話是很對的！不過愛世語的產生，到現在祇不過三十七年，世界全人類，還不能普遍知道愛世語和愛世主義。他們還是說他本地的話，寫他本地的文字；那嗎我們一方面要學愛世語，一方面也要學各國的言文；去研究各種科學思想。務要打破世界的各種隔閡，使世界全人類互相攜手，互助，互相了解；然後才有促進世界和平的希望！

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 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四

結論——我的話要說完了！我對於一般男女青年學外國言文，應得勸告一句話，就是：『我們一方面學外國言文，一方面不要丟了本來的言文；若是丟了，便是片面的！想求本國人的了解，也不可能；還說談世界全人類的了解。況且這樣的學外國言文，必不能達到溝通中西文化，促進世界和平！失了這個『目的』，縱使識幾句外國言文，都不能免個沒用的東西！』

## 二

江蘇省立第一工業學校學生 楊克天

啞子表示他的意思，是用動作。——手勢——而我們要明瞭他的意思是什麼？第一步必定要懂得他的動作的義意，然後才能曉得他這種動作是表示什麼，他是要求什麼。於是每逢他有一種動作出來，我們就可以立時答覆，或滿足他的要求。

我們學外國言文，是和要明白啞子的手勢有同樣的思想；是我們人生應有的一種『需要』。在一國當中，這種需要，尤其不可少。因爲這種需要，是可以增進我們國家的地位；昌明我們國家的文化；發達我們國家的一切事物。爲容易明白這個意思起見，用例子來說明：

郎耿(Rontgen)發明X光，我們要研究他是什麼性質？有什麼功用？那我們就不能不先知道郎耿發明的經過，和他已經研究所發表的詳情，來做我們研究的幫助，或誘導。但郎耿是德國人，他所寫的和說的，當然是他祖國的文字和言語。如若我們不懂得德國言文，何以能夠研究這個光的原理呢？何以明白他的究竟呢？因為這個「需要」，所以我們不能不學德之言文，來解決這個困難！

共和國家的依據，是憲法。但是我們要立憲法，茫無頭緒的，從何說起呢？必定要採先進的共和國家的憲法來做參考；好的效法，不合於本國情形的刪除，造成完全的，適合於用的憲法。假使我們不懂得他國的言文，雖有良規善則，我們無從參考起，就是不知效一種好的法則。因為這種「需要」，我們不學外國言文得嗎？

照此說來，學外國言文的確是一種「需要」。我們根據這個需要，來學外國言文，於是對於科學上的見解；對於政治上的改革；對於工業上的振興；對於思想上的介紹溝通；及對於其他一切的事物上的造就，都有一種貢獻，那末我們的這個需要，效果如何偉大啊！

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 三

南京鍾英中學校一年級學生 黃其林

我們如今，除了研究本國文和本國語以外，還要研究外國的言文，並且非常的注重。爲什麼呢？我以前是莫明其妙，現在總算明白了一些，姑且把他的重要原因寫在下面。

(1) 學術上的必要 地球上的人們，無論生存在任何國家，也許有他的長處，也許有他的短處；這實在是因爲智慧和思想的不同，纔有這種現象。所以我們要學術的進步，就不得不借長補短，用他國的學術來參考參考。然而仍舊離不了外國言文的介紹。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懂外國言文，那末，他所發的議論，不能夠明瞭。所講的方法，不能夠了解。

(2) 商業上的必要 我國，以前是閉關自守，不和外人交易。如今却不然了。這一來，我們和外人交易，少不了總要和他接洽，也就少不了要和他談話，通函，這皆有外國言文的必要。我們如果不能夠和他談話，通函，雙方當然要發生困難。那末，我們的商業，一定要失敗。

(3) 遊歷上的必要 偌大的一個世界，風景咧，博物咧，風俗咧，各處皆不能一致。我

們如果不親自去遊歷，如何能夠看這許多，聽這許多呢？然而又發生困難了，仍然是言文的問題。因為雙方言文的不同，於友誼上總不免有些障礙，甚至發生誤會，那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們能夠懂得幾國的言文，那末，無論到任何國家去遊歷，交人接物，都可以落落大方；一則不致貽笑於人，二則可以增長智識，豈不是人生一件很快樂的事麼？

照鄙人的意思看起來，似乎以上有三個原因，是狠普通，狠重要的。我們因為有這三個原因，所以學外國言文。然而，我們外國言文學好之後，也要拿他來作一個目的。我現在再用狠簡單的一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外國言文，譬如是一隻船。我們的目的，（如研究學術，發展商業，便利遊歷，）譬如是在目的地。我們因為要到目的地去，不得不借這隻船來用一用。所以我們坐了這隻船，就要趕快兒，打起槳，扯起帆來，向我們的目的地去；並不是叫我們永久坐在船裏面；也就不講兩句外國話，作兩句外國文，就可以驕人的。

#### 四

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杭州職業學校學生 施展洪

我們學校裏，最注意的有三科：就是國文、算術，以及外國言文；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呢？這個問題，是不經容易答覆的——如若拿了這個問題，去問一班學外國言文的，恐怕他們也要弄得莫名其妙呢。——所以我分條寫在下面。

第一：我們學外國言文，無非是要研究外國的文學，所以法律家都是留學日本的；美術家都是留學法蘭西的；醫學家都是留學德意志的；以及其餘等等……可見得學外國言文，爲的是灌輸外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

第二：我們學外國言文，亦可以做國外交際的利器；如同領事官，交涉使，海軍和陸軍裏的官吏，裁判官，以及其餘等等……都要通外國言文的，就是做一個國外貿易的商人，外國言文也不可不懂的；可見得學外國言文，爲的是國外交際兩方達意的。

以上兩條答案，雖則沒有盡意，但是能夠舉一反三，決沒有不會意的；總之關於外國人有關係的，沒有一處用不到外國言文；就是在郵局裏，銀行裏，電報局裏，以及報館裏辦事的人，也要懂得幾句外國話，寫得幾個外國字，才有資格呢；可見得現在中國不比得從前中國，從前海

禁未開，也想不到中國之外，還有許多外國；自從清末和外國起了戰爭，才漸漸想整頓一下子，就是現在由專制變成立憲，君主變成民主，革命的武力，雖然不小，但是受了歐美的文化風潮，影響也未見得不曾受着。不然，何以五千多年的老大帝國，一刻之間，化爲烏有；而誕生一個中華民國呢？可見得歐美文化的偉力，着實狠有點功；那末灌輸新文化的外國言文，豈不是狠有價值的嗎？就是我們要到外國去游歷，也不能不懂外國言文；這種不過是學外國言文的一部份好處，其餘也不能盡言。總之要研究外國文學，和外國人交際，都不可以不學外國言文；我們現在學外國言文，大半是這個意思；不曉得諸位的意思，是不是一樣；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還有一句話：就是我們並不是一定要學外國言文；但是有志於我所說的兩條答覆案上的事，那是不可不學外國言文的啊！

## 五

上海招商公學學生 陸廷棟

在這廿世紀的時代，完全是個科學競爭的時代；我們中國在這競爭的時代，所以沒有競我們學外國言文爲的是什麼

爭的能力，就是爲了科學的幼稚，全沒有競爭的利器。以致國家日趨日弱，愈過愈精，給列強的國家瞧不起，弄來天天都是國恥的日子了！那豈不是一件狠可悲痛的事嗎？近今一般有學識的人，覺悟中國的弱點，非振興科學，不足以和人競爭；所以各省都有種種學堂設備，請了幾位紫髮碧眼的先生來，教授我們外國的言文，去研究外國的科學，以備挽救中國的弱點。昌明中國的科學，希望列入富強的地位。所以一般有志的學子，爲了科學問題，不得不去從人學外國言文了。但是有一般智識卑鄙的人，沒有明白這許多道理，就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劣想；以爲學會了外國言文，可以和洋人接近，就可以做洋行的買辦，或夥計，一月可以賺得許多錢，坐摩托卡，住洋房。甚且拿所學的中國言文，置至腦後，悉心去研究爲人奴隸的智識；到後來弄得一事無成，那種人，吾真替他們可憐又可悲啊！所以吾希望吾僑學子，學外國言文的諸君們，決不可存這種謬想在腦裏。要知道，我們中國人，學外國言文，是萬不得已；爲了那科學的問題，並非是中國言科學，不足研究，都因爲外國的科學，在現在時代，要算最昌明最發達的，所以我們去學人家的長處，用補自己的短處，拿來昌明中國的科學，爲競爭的利器。像這樣去學外國言

文，才是能真學外國言文的呵。倘使拿學外國言文來求身體上的快樂，那末，我們中國數年之後，將盡變了一般卑鄙不堪的人哪！我們中華民國，那能得生存在這科學的時代咧？

#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一年生學生 林志英

咳！我們現在雖然，是個能力薄弱的學生，但是將來責任非常重大，不特個人有應負的責任，就是對於社會國家也有應盡的義務。所以現在種種的修養，直接是做我們自己的工夫，間接是替國家造人才。在這緊要關頭，我們不應該努力麼？

這幾年以來，因為國事一天壞似一天，外交一天緊似一天，我們很有替國家盡力的地方。巴黎和會的拒簽，章曹陸的罷免，青島膠濟的交還，太會的結果，那一件不是我們學生鼓吹的能力呢？從前范文正公有句話：『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既然是受過教育的，是有智識的，是先覺的，為什麼對於國事就「甘居人後」呢？但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責任，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義務，我們的責任是什麼？我們的義務是什麼？我們爲了救國是否可以犧牲學業？犧牲了學業對於國事是否有益？在那五四六三的時候？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二

生爲了國事而罷課，所犧牲的不可謂不大，當時固然有了小小的效果。但是到了現在結果怎麼樣？賣國賊是否鏟除？政府是否可靠？政治是否改良？外交是否勝利？那麼我們

所犧牲的不是盡付東流麼？再看現在的學潮，不是一天高似一天麼？東也罷課，西也罷課。

論他們的目標不是不正當，他們的志向不是不高尙；可是愈罷課愈沒有結果，愈罷課與論的攻擊愈激烈。那麼罷課是錯的麼？是沒有用麼？平心而論，我們到學校爲的是求學。

時代是很短的，光陰是容易過的，學問是沒有止境的；用很短的時代，有限的光陰，來研究這無窮的學問，已經是來不及了；再把課來罷一罷，我們的學業就荒廢了，寶貴的光陰就拋去了，責任是放棄了，還值得麼？那麼爲國事犧牲是錯的麼？學問更比國家重大麼？不是。我們

應該救國，也應該讀書。可是讀書也是救國的一種間接方法，而且救國的方法不專是罷課。

現在我把那可以讀書又可以救國的兩全方法，提出來同諸位討論。在沒有提出以前，我先要研究「中國爲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因爲要改良必從根本，要進行必要積極。

中國爲什麼這樣腐敗呢？是不是沒有好人才？是不是沒有道德心？是不是沒有普



及的教育？我就根據這三點提出兩條意見。（一）學生既然是未來的主人翁，對於自身的應該如何修養。（二）學生既然是有智識的，對於社會應該如何貢獻。

（一）對於自身的，分做二層講：（1）我們應尊崇道德。現在的中國都是因為那一般軍閥，政客，官吏，議員，沒有良心沒有道德心，所以一切都弄到一團糟。論起他們的出身，有好多是從前的學生。想到這一般人作學生的時候，恐怕都是可敬可畏的青年，一個個都有愛國的熱心。但是一上了政治的舞台，受了烘染，受了激刺，看了環境的榜樣，就不知不覺的變了一個人。忘記了從前的目的犧牲了自己的宗旨。所以我希望我們做了轟轟烈烈的好男子，就要抱定宗旨，看定目的，不受誘惑，不怕強權，一往直前有始有終的做去。我再希望我們要時時刻刻的監督自己，不要做那不道德的行爲，不要成了壞的習慣。俗語有兩句話「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們有了好道德的更加勉勵，有了壞習慣的立刻改去，那麼學校多了一個好青年，中國就多了一個有良心的國民。（2）我們要求實學，不要慕虛榮。我們的通病是什麼？是喜歡「出風頭」什麼演說呀，運動呀，比賽呀，那一件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 四

不在競爭中含有虛榮的作用。什麼攷試的名次呀，分數呀，文憑呀，那一件不在競爭中含有好名的思想。本來競爭不是壞的事情，好名也不是壞的思想。不過爲虛榮而競爭，就是虛榮的奴隸。爲了分數名次文憑而競爭，目的就未免太狹。我們應該要放大眼光，看中國的大勢是怎麼樣，中國缺的人才是一種，我們讀書目的在什麼地方。在這幾點中，詳爲研究，在一切事體取注意的態度；準備將來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居何等地位，一面對學術取澈底的研究，一面對將來負何種的責任，一切從大處着想實處着想就是了。再進一層說我們既然研究實學，也應當能夠實行。外國人笑我們理論很好，實行就不行，能夠做幾千字的大文章，到了辦事就着着失敗。仔細一想我們實在有這種毛病。我們對於這種論調，應該怎麼辦呢？

(二) 對於社會的，也有兩種辦法：(一) 義務教育；(二) 宣傳常識。爲什麼呢？

因爲社會是國家的元素；社會進步就是國家進步，社會退化就是國家退化。我們中國同胞每千人中恐怕還沒有一人識字。報紙傳單都不會看，中國的情形，世界的大勢，更不用說

不明白了；什麼膠濟鐵路，什麼山東問題，什麼經濟絕交，簡直是莫明其妙。所以從前的外交，一概都是政府一手辦理，國民從不過問。因為沒有國民做外交的後盾，外交就常常失敗。再講到社會上的情形，不衛生，迷信，守舊，婚姻，婢妾的種種不好風俗也都為外國人所笑，那麼改良責任不是我們的麼？我們在那星期六星期日及寒假暑假都是沒有功課的時候。在這時間，我們不是閒着沒事，就是做那無益的遊戲。不特有害身心，並且妨礙功課，浪費光陰很為可惜。倘使我們能夠利用這個機會，各人盡各人的能力，創辦義務學校，給那沒有力量的年老失學的窮人一個讀書的好機會。一面再到各地方各市鎮各鄉村演講，或是時事，或是衛生，或是常識，給那一般沒有智識的人一個緊要的學識。各處的學生都能這樣辦効力也是不小。

以上的兩種辦法是根據中國的情形。是根本上解決的方法，是從積極上着想。一面既然可以照舊讀書，一面又可以救國，豈不是兩全的方法麼？

## 二

南京東南大學學生 孫逸民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五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話，在專制時代，已有人大聲急呼的宣傳，來提醒國民，留意國是。當現今共和時代，更不必講了：國家是由我們國民組織成功的，沒有我們國民，就不能成功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國民，是國家的主人翁。對於國家種種事情，都應當仔細留心考察，去監督政府，佐佑政府，使他在軌道上進行。但是現今一般國民，都是昏昏噩噩，各自為各，對於世界的潮流，固然莫明其妙，即本國的大勢和地位，亦是茫然。以為國家的事情，是一般官吏應當做的，和他們沒有痛癢。唉！一家的主人，不知道一家的狀況，不顧及一家的事情，那還是一個什麼主人呢，成一個什麼家呢？

幸有智識界的學生們，看得很明白：以為既是一個國民，應當盡一個國民的責任，所以做出空前絕大的五四運動來。不過一般學生，爲了國是，荒廢學業，這是很可痛心和悲傷的。這樣說來，我們要救國又要讀書，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呢？我且將這法子寫在下面：

一、努力求學不問其他：推士博士說：「學生在求學時代當專心向學不務外事……」  
聽這話，似乎不合情理。和閉戶造車，不適應用的弊病一樣。而我們平心靜氣的思摸一

下，就知道這是很誠懇切實對症施藥金石的話了。學生時代的光陰，是很貴重的，終日孜孜兀兀，還恐時不我待，不能得到什麼學識。若是在這時期中，去服務社會——非絕對的不可——干涉政治，無心在學問方面去努力。亂混一下，求學時代過去了，學識還是仍然如故，沒有進步。那時懊悔已遲了。至於社會和政府方面，受着什麼幸福和利益？我敢說一句大膽的話，是很少的，且幾乎等於零。——收回青島，驅逐賣國賊，全是學生救國的效果。但是現今又是怎樣呢？——結果，學識沒有修養充足，國家仍然紊亂，二者都不能成功，得美滿的功効，這又何必呢？所以我的意思，學生當利用求學時期，在學識方面去用心努力，留心國家的事情，待修養充足以後，投身社會，盡國民的義務和責任，替國家做事情，才沒有危險發生，可受良好的結果。

二、做宣傳的功用：上面已講過：國家是人人國家，人人都應當擔負國家的責任。但是一般國民，都是混沌朦朧，各自為各。因為這種原故，我們智識界的學生，應當做宣傳的功夫。用筆在報紙上發表意思，鼓吹輿論——筆墨發表，學生分內事，無礙學業的進益。——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八

用口在大庭廣衆中演說，——做此練習，裨益非淺。——指導一般愚民，引着全國人民的眼光，注意國家的一切事情。羣策羣力的督促政府，幫助政府。使一般技術的政客蠻暴的軍閥無心肝的賣國賊有所顧忌，不敢實施詭譎的手段，來欺詐國人，而做有利益於國家的事。如此行去，一舉二得，——不致荒廢學業而可以救濟國家——這不是很好嗎？所以我採這種法子。

以上拉雜所說的二種，是我平時個人的主張，未曾發表過一次。今特地乘這機會，不計功拙的寫出來，請大家指教和批評。

### 三

甯波崇信學校學生 宋祖祁

什麼是救國？讀書爲什麼？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應該先問什麼是救國？讀書爲什麼？「救國」這兩個字，很容易誤解。在頭腦不很清爽底青年學生們，硬抱着「主人翁」的名義，天天作「仰孟式」「火炮式」的救國運動。外面看看，却像一個很熱烈的爲國犧牲者；可是仰孟裏滿盛着骯髒，火炮經爆裂，便雪花似的飛下地來，彈得紛紛碎了！現在各地

方的學校，往往爲着救國，鬧成風潮。這豈不是因學生頭腦不清，誤解救國這兩個字所致麼？到底什麼是救國？我的答案是：我們爲什麼要讀書？我們讀書，是否專爲自己讀？我們爲自己要讀書，爲社會應讀書，爲國家尤應讀書。總言之，讀書是救國。分言之，則如：

一、修養德性，以完成人格。

二、鍛鍊體魄，以健全精神。

三、研究實業，以製造國貨。

四、諳習地理，審其勢而察其形；知此疆而彼界。

五、熟讀歷史，考其興廢存亡；查其得失。

以上不過略舉數種。其他科學爲吾人研究者，正足供吾人預儲實學，以爲致用之工具。

我們現在所可能的，如：一、著作。二、課餘宣傳。三、不買外貨。四、節制糜費。

如此，一方面可仍讀書；一方面可借餘力以做救國事業。這才是根本辦法。又豈不兩

全麼？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一〇

但有人說道：「中國已到了危險地步。若慢慢地等你們讀書成功，或徒借一些兒閒工夫，去做那救國事業，惟恐來不及了！」這種見解，未免是「杞人憂天」。國到危險，正維要施救從容；若我們棄了一切，忙個不休，空洞洞底去裝個救國者的幌子。我敢決定說是「無米爲炊」，「掘苗求長」。那有不失敗之理！

因此我對於本題的主張，是救國讀書，祇是一件事。不能分作兩截看。我們儘管盡量收受學室。有幾分學識，就有幾分救國的成績。倘若把救國和讀書，分爲兩事。是則好學的人，專心於學，以「學者」自居，不肯來管什麼閒事；不好學的人，借救國的名，去呼朋喚友，作治遊城市的機位。弄得來讀書的人少去了，救國的人也沒有了。真如紹興人所說的：「山陰不管，會稽不收。」怎能保國家不精得一踢糊塗呢？

#### 四

安徽全椒中學校學生 **葉蓮碧**

現在中國鬧得七糟八糟，負救國的責任，當然不是那些齷齪的軍閥和執政的人擔得起，我們純潔的青年，差不多要合太史公那句「意在斯乎」的大話了。



我們既負了救國的責任；那麼奔走呼號，就要做些救國的代表。可是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同時不就要把學業拋荒了嗎？靜想一下，讀書也是青年及時修養的一端；倘然爲了一時救國熱，失落了後日刷新改造的能力，豈不是「得寸失尺」這怎行得？

但是歐洲人，非是不救國，雖在歐戰時期，不聞人民拋荒學業，研究仍是研究，所以各國自強不息，皆因能培植有充分學識的人才以救國的緣故。再如日本的伊藤博文，壹志遊學，歸國後，把他的心得，盡量的貢獻於祖國，竟將日本治得很強盛的。這却不是徒手奔走號呼得來；如此看來，可知讀書爲救國的根柢了。

所以美國推士博士，在中國公學演講，說是「愛國救國，不在結隊遊行，不在集會演說，而在研究高深之科學，以便將來自建設良好之政府。」這幾句名言，實是指示我們救國的一個好途徑；並是促進我們讀書的棒喝。在下細繹博士的意旨，是說結隊遊行，集會演說，皆是暫時的救國，非永遠的救國；若能澄靜了心志，在學識上深深的研究一下，預備將來實行大處救國的準備，必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眼前非是不去救國，特竭力推究永久的救國策，不做那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暫時的救國熱，目標是絲毫不移易的，不過進行的途徑，和獲效的鉅細不同罷了。

根據以上博士的偉論，就可以得着一個救濟救國和讀書兩全的方法。爰作簡單的結論云：讀書，便是救國；必如此，方不害於讀書，亦不虛於救國。

## 五

南京代用第一女高學生 李 質

政治腐敗，武人爭權，五九底國恥未雪，五六底臨城匪案又生；將來對於外交，實在是萬難應付；這固然罪在當局，要曉得人民也擔着莫大的責任啊！何以故呢？人民雖然未能得到主人翁底實權，共和國底招牌，總算是掛得不差；所以人人皆有救國底義務，而學生們擔着無限底希望，竭力底預備專門學識，將來好爲國家出力。無奈國家疊遭變故，改革和建設，刻不容緩。學生們若再不過問，我恐怕將來，就難於收拾了。不過這樣底國家，要想救他，煞是費力；要是不救罷，怎忍坐視衰亡？到底還得要救他一救。從積極方面看來，救國實在是緊急萬分；然而對於消極方面，拋荒學業，不無於國家前途。大受影響。學生們處在這個時代，真叫

做進退兩難。救國和讀書，雖用極準底天平來平上一平，真是也難分輕重呢。既然是同等底重要，所以兩全底法子，不能不想他一個啊！現在把一點拙見發表出來，只怕問題太大，難得中肯；還要請學界諸君指教才好。無論什麼事，親自不能去做；然而又不能不做，那就得派代表。現在底學生呢，既要讀書，又要救國；只好在這兩樁事裏頭，揀出一樁來，派代表去做，才可以兩全。讀書這樁事，絕對不好派代表去做；能派代表的，無非是救國罷了。現在底商人們，甚而至於工人們，也多曉得個人對於國家底責任了。還有些受過兵災匪禍的，更外明白救國底迫切；這個機會，正是學生們宣傳底時候了。宣傳！宣傳！宣傳！好讓他們做我們底代表呀！

我們要讀書又要救國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

#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富波崇信學校學生 宋叔謙

什麼叫做文？是積字成句，積句成章，合字句章節。便成爲文。文以代言語，表思想，聯絡人類感情，用處很大。中國古代，言文合一，因爲文字初起的時候，不獨用以代言語，而且用以載聲氣，我們試讀戰國以前的歌謠，便可知那時的文和語，沒有甚麼分別的了。如「魏黃鸞鶴」，「山木輔車」，「幡腹棄甲」，「原田是謀」等等諺語，却都可諷詠，這就是古代言文合一的明證。這也可知道文字的成立，根本於語言。實傳於口，叫做言，記載於冊，叫做文，文不過是代表人的思想罷了，甚麼人都有思想言語，便甚麼國都有文字。做甚麼國的人，應該學甚麼國的文字，這在鎖國時代原有的態度，在國界觀念未打破以前，也不得不有這種態度；若人家方抱侵略主義，挾着他的文字爲侵略的工具；而我放棄其己國的文字，去學他國的文字，那就墮入他的術中，未免「放刀自縛」的了。試舉三事以爲證：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 二

一、一七九五年，俄滅波蘭，廢波蘭的書籍，使用俄文。

二、宣統二年，日本併朝鮮，未滿一年，博士菊池便言應令朝鮮人一律改用日語。

三、一九一五年，（民國八年）日本強迫北庭承認二十一條中的第十四條說道：「中

國學校之教授外國語者，應教授日本語。」

照這樣看起來，列強野心，正未肯罷休，正欲挾着文字來征服我民族。我們若願受他的征服，這還有何言，如不願受他的征服，要想在國際間佔個位置，那末，我們應當抱民族自衛主義，要民族自衛，除通國人學己國的文字外，別無良法，因爲文字是自衛的利器，雖鎗砲不能敵，爲什麼呢？因鎗砲之殺人，是有限的，文字殺人是無限的；鎗砲能力不能到距離以外，且不能打四秒鐘以後發生的目標；文字不能攻城池，而能攻人的思想，擴張智識，振作精神，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的地方，無不可到；過了十年百年千年……還能存在。我們生於今日，却要知道上古的社會狀況人情風俗，這是靠着文字的功勞！我們讀古人的文字，到可驚可喜，可悲可慕的地方，不由得發出甚麼似的一種感想；後人讀我們的文字，我想也和我們有同樣

底感想。孟子說得好，「睹喬木而尊故國」我們讀國文，有得不影響更大嗎！中國國家，代有變遷或竟入於外族人的手裏，可是不久便恢復，不致永遠被制於人，這尤靠我國民族的文字觀念，深印腦中的大功勞！

說到此地，我們可得個學國文的結論：

一，表情達意，

二，記載民族過去的生活經驗，

三，教育的利器，

四，做一個民族共同生活的中間物，

五，鼓勵我們的愛國心。

文有美文應用文。美文如詩，賦，碑，誄，銘，箴，頌，等等是；應用文如傳，記，函牘，通告，契約，等等是。美文足以陶冶性情；應用文有益於實事。我們生在國家危急的時候，應該先「實用」而後「美」。現在一班喜新厭舊的人，又以為古文不合於今日，而盛倡一種今文，但是我們學文，不管他今古，只看其有合於我們的需要否？我們以為需要的，今文好，古文也好；我們以為不需要的，今文不好，古文也不好。有人說道：「吾人學文，只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古不古；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只當論其粹不粹，不當論其國不國。」這是陳獨秀說的。這話在我的意見，應改爲「我們學文，不當論其新不新，只當論其是不是，先當論其國不國，而後論其粹不粹。」爲什麼呢？因爲新是舊的對待名詞，天下沒有絕對新絕對舊的東西，今人看看是舊，在前人固以爲新的；在此地以爲新的，換一個地方便以爲舊了。比如「茹毛飲血」「構木取火」有巢燧人固自看爲新發明，而今人則以爲舊了；今人的層樓高閣，電燈光雪亮，安知後人不更以爲舊呢？在中國以爲洋房是新式的，在外國說已是舊的了，可知新舊是循環的，沒有突然從天空落下的，現在學者以爲文章去「陳言」爲新，而韓愈早也說：「文章務去陳言」以取其「是」爲新，而王陽明早也說：「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未敢以爲非也；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聖人，未敢以爲是也。」以模仿爲病，而顧亭林亦早說：「近代文章之病，在於模仿。」照這樣說來，現在人以爲新的，豈不是前代人已經看作舊了嗎？總而言之，今人的所謂「新」實在逃不出古人的範圍，不過「半斤和八兩」各別其名詞罷了。至於說中國古人之文，古人之思想，不合於今日社會之需要，應當廢去，而專採外國的文，外國人的思想，這尤其是病狂。

喪心的妖言。外國人有外國人的思想，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思想，以外國人思想所做的文，硬欲中國人去學，是強中國人以外國人的思想爲思想，這是一「驢蒙虎皮」，萬萬不能成功的。比如上海社會裏的婦女，塗脂抹粉，高跟鞋，短腳裙，裝的十分時髦，他自己以如此爲美觀，看的人也看慣了，倘如在山鄉婦女，也教他像這樣的裝飾起來，不但地方人情風俗經濟爲不可能，怕「鄉下土老」也不慣裝板呢！外國文不能合用於中國，也是這樣。我們學外國文，爲交通而學，爲藝術而學，並不是將外國文字當作我們中國文字，中國固自有中國的文字，輕視中國文而重外國文，簡直欲亡中國也！可是他們雖欲廢中國歷代相傳之文，終也而其實實之所謂「新教育」「新家庭」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終也不能脫離古人的「因材施教」「老老幼幼」「不患寡而患不均」「有恆產而有恆心」的窠臼，這真像孫行者的筋斗，自以爲翻的很遠了，那知道總不會跳出如來的手掌！

因以上說來，我們可得學國文的總結束：

一、今人文章，猶是古人之遺，

我們學國文，是甚麼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二、我們應重本國文，而以應用文爲主，

三、學今文不如學古文，而去其不合於現在者，

四、文無新舊，而求其「是」於心。

## 一一

杭州之江大學學生 趙秉成

唉！這是一件極悲哀的事呀！現在的學生們，對於學國文的觀念都拋在腦後了！試看就拿中等以上的學校仔細考察起來，一校的學生，能以文字發表思想的有幾人？能荷握管直書洋洋數萬言的有幾人？能作各種體裁新舊皆能的更有幾人？至於說，要求文筆流利，博通古今的人，在現在的學生界中，真可謂寥寥若晨星哩。

常聽許多學生說：「處二十世紀物質文明極盛的時代，學國文是無大用的；現在所最需要的，就是「科學」。但科學不是中國所有的，所以必須要學外國文，而且外國文中最普及而最有大用的，要推英文了。所以我們最要專心學習的功課，就是「英文」。」

唉！可憐！我聽了這幾句話，心中何等痛苦呀！

大凡文明國的國家，國內的人民，沒有一箇不識字的。試看，日本的教育，何等發達！國勢的進步，何等猛速！這多歸功於教育的！但是，試問日本的學生，沒有把本國文字學好，有先學英俄德法的文字的吗？現在我們中國什樣？大多數的學生，多忽略國文，而多偏重英文了。前途的危險，真真不可設想了。可怕！

現在我要奉勸全國的學生們，快起來學國文；因此，我不得不將「我們學國文爲的是什麼」的意見，略略的發表一吓：

(一)要傳佈思想，不得不學國文。思想是人類的必須品；灌輸文明的利器；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思想——不過有惡劣的，良善的，陳腐的，新穎的區別。人人多欲吸收良好的，新穎的思想；但因爲各人居處的不同，所以不得不借文字的力，來傳佈他了。國文，爲文字最佔重要的一部份；故若不學國文，雖有思想，只可由口傳了；因此傳佈的力量也薄弱極了。所以文字是傳佈思想唯一的利器；我們不要傳佈我們的思想則已；否則，必須先學國文。

(二)要作知識階級的人，不可不學國文。現在的學術多極了；我們雖畢生求知識，學學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問，我怕也來不及呢。然而唯有一法，就是，快快的學國文；如此，我們雖不能讀盡天下的書，我們也不略知天下的事了。不然，連國文多未了解，真是蠢如豕鹿一般，偷生一世，我們還配稱爲萬物之靈麼？我們更還不可以稱有知識階級的人麼？

(三)要研究藝術，不得不學國文。我們多曉得：現在的學生們多已覺悟了，多知道「讀死書是無用的」；所以大家多從藝術方面着想。但是世界的藝術，何等浩繁！我們若僅僅學一門，已非易事；何況處藝術競爭的時代，各國多時爭奇獻勝似的。所以我們若要學藝術，必須先具國文的根底，然後可以發表箇人的思想，與藝術界同人相研究；並介紹國外的藝術到國內來，這是研究藝術者應有的責任。

(四)要嘗文學滋味的，不可不學國文。我常說：「國文是研究文學的初步」爲什麼？因爲文學的範圍是很廣的，而且現在世界交道，各國有各國的文學；所以研究起來，實在很難着手。但是，若要研究他國的文學，必先研究本國的文學；若是對於本國的文學，尙無頭緒，驟然去研究他國的文學，這真是「班門弄斧」的一件事呀。真可謂沒有研究文學的資格了！

所以我們若欲嘗嘗文學的滋味，必先學國文。

總而言之，國文可說「一切學問的基礎。」若是一箇人，不先學國文，而去學他種的學問，就如造一所房屋，不先鞏固基礎，就去上正樑了。我敢武斷的說着：「將來終歸失敗」例如，某君精研理化，某君深究醫學，某君熟習數學，某君詳悉史學，若要使他們各人所學的學問，彼此交換，或授給別人——除了口述，有無方法？我想文學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方法了。由此，可知國文的重要！國文的價值！國文的功用！國文的利益！所以，我們學國文，爲的是求「思想的發達」「知識的增高」「藝術的改良」「文學的研究」「我親愛的同學們呀！我敬佩的青年人呀！望大家快快覺悟，速速猛省，不要受外界惡勢力的引誘，將「我們學國文爲的是什麼」十箇大字，輕輕的看過！

### 三

上海中華職業學校機械科學生 龔敏達

學術表現和批評的對象，就是人生；換句話說：沒有人生，便沒有文學，所以我們知道文學是基於人生而形成的。要之，文學而表現人們的喜，怒，哀，樂，恐怖等情緒，我們懂了文學，便能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知道人類過去和現在的思想與感情。從前中國人以『吟風弄月』和什麼『寄懷』等一派說謊話的無聊詩賦，尊爲真正的文學，所以現在把這種觀念，漸漸打破，由八股而變爲策論，由策論而變爲普通文學。到現在白話文代興，愈趨愈簡，并且漸歸言文一致，這是我國文學界的一大光榮！我們的國文，既漸趨言文一致，那末，學國文的人，也覺得容易得多了。學國文者的目的，是有下面數則：

(一)學國文以達意：人的學國文，不是樣從前科舉時的情形。現在言文一致，文卽是言，言卽是文，不過言是對口講的，文是傳達不能聞得的言語罷了。像人類的通訊，是一個明證。所以我們學國文，是爲着要達意。

(二)學國文以便人事：以國文達意一事，就是便人事的一例。其餘像契約票據等，不是國文，怎樣辦呢？記事傳略，非國文怎樣四千年之久，人民還能追想當時的情形呢？所以我學國文，第二個目的，是爲着便人事。

(三)學國文以娛樂：國文既能達意，又便人事，國文已是萬能的了。其餘像賦詩以逸性

呀！著有趣味之文字以冶情呀，都是人類靠國文來做娛樂的法子。所已我們學國文，第三個目的，是爲着娛樂。

(四)學國文以明事理。現在的法律和種種規則，都是用國文構成的。倘使不學國文，怎能領悟呢？所以他們犯了法，或犯了規則，自己也不知道阿！其餘像評論事理，非國文，怎樣有所憑藉呢？所以我們的學國文，第四個目的，是爲着明事理。

(五)學國文以研究學問。學問不是憑空得來的，須要研究了書籍，然後才能運用內部的學問，而成文自己的學問。現在的科學，工學，商學，農學，除了原版書籍以外，都從國文中得到的。倘不學國文，就沒有研究學問的資格。所以我們學國文，第四個目的，是爲着研究學問的。從此可見國文是萬事之根，倘使沒有了他，無論什麼事，都感受萬分的困難了。所以學國文的目的，就是爲着上面五條，除此以外，即有也不過很細微的罷了。

#### 四

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學生

秦則民

無論那一國都有他的國文。我國從蒼頡以後，就有國文，傳到現在，也不知經過多少的改

我們學國文爲的是甚麼

革變遷，簡直是世界最古最富麗最華美的文字；他的價值，自然也不必說。但是現時的中國，往往是反客爲主的，放着極有價值的國文，不去研究；却去極力研究外國文，我並不是說，外國文不應該研究，不過不能因此忘掉了本國的文字。我時常聽見許多同學說：「英文怎麼緊，科學怎麼重要，我們放着不去研究，却去伊唔呻吟，讀那腐敗的枯乏的國文，做什麼？我們又不要做韓柳李杜，讀他做什麼？」咳！他們是弄錯了。我們讀國文，並不是想做文學家。讀國文，不過要想能夠保存我國的國粹，寫寫書信，做做淺近的文章罷了。假使你英文和科學很好，那麼堂堂中國，出了一箇大英文學家，豈不是要笑死人麼？或者你同國內的同胞通信，還要用英文麼？你科學很好，你有什麼科學上的心得著作，在國內發表，還要用翻譯，說得過去麼？我記得法國某文豪說：「一個人連他祖國的文字，都不能深懂，能夠算得國民麼？」又說：「國家雖亡，而國民不忘其祖國之文學，猶囚之在獄，而握獄門之鑰。」諸位在這兩句說話裏，可以看得出國文的重要，和學國文爲的是什麼來了。

#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 林志英

歷史是記從前時候種種事實的專書。對於文化如何發達，文明如何進步，政治如何變化，社會如何改革，經濟如何維持，都有詳細或簡單的紀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所聽的事情，已經很多，但是要對時事作一具體的研究，非看報紙不行。那麼我們要曉得從前沒有看見過，聽見過的事情，不看歷史就更不行了。所以歷史是很重要的科學，現在隨便那一個學校，都有這一科。

我們雖然曉得歷史是很要緊的，是應該讀的，但是讀的時候，不能夠抱定一種眼光去研究他，就很覺困難。爲什麼呢？因爲歷史的種種類很多，所記的事實又是非常複雜，有的關係政治的，有的是關係經濟的，有的是注重社會的，有的是注重文化的，我們能夠一總都記在腦中麼？就是有幾個聰明的人，能夠「過目不忘」一概都能記憶，到底有什麼用呢？我們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讀歷史是否專門因為記事實際麼？

歷史是什麼？我已講過，是記從前的事實。古人所做的事情，就是現在歷史的資料；現在所有的事實，也就是以後歷史的資料。古今的情形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今後的情形也許有相同的地方。那麼我們讀歷史的時候，看一件事物，如何發生，如何結果，當局的人怎麼對付旁觀的人怎麼批評。然後再拿現在的事情，同他比較一下，有什麼相同之點，有什麼不同之點，對付的方法就有着落了。這纔是讀歷史的真意，也就是讀歷史的正當眼光。我現在根據這點，再把他詳細討論一下。

(一)從歷史本身着想，可以分作四期：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和近世期。大概歷史對於上古期的事實非常簡單，沒有詳細的紀錄，沒有一定的研究，也沒有確實的證據。中古期雖然比較稍為詳細，稍為確實，但同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所以我們對於這兩個時期，不妨採取大略，於文化的源流，文明的起點，進步的程序，能夠得些大意就是了。近古期同現在相去不久，情形很有相同，關係又是很深，政治上和國際上的關係有的已經在那時候種了一種根蒂。

近世期不過在一百年左右，相去愈近，關係愈密。這兩個時期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無論那一種歷史上的研究，都要在這部份用功。

(二)從讀歷史的方面着想，各人也有各人所應該注意的一點。讀政治學的，應該注意：歷代如何興旺，如何衰微，戰爭那一方面打勝仗，那一方面打敗仗，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何種政策，對那一個國度那一種百姓，用何種手段。有了一定的標準，纔容易研究現在的政治問題。

讀經濟學的，應該注意：從前交易什麼情形，錢幣什麼制度，實業的發達如何，生活的程度如何。有了詳細的研究，纔容易討論現在的經濟問題。

讀社會學的，應該注意：從前家庭的組織，風俗的好壞，交際的方法，階級的分別，以及古時對於勞工取如何態度。有了具體的查攷，纔容易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

從以上看起來，雖然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研究，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目的；但是研究的時候，萬萬脫不了比較的範圍，萬萬棄不了這個眼光，倘是我們能夠照此研究，纔不負作歷史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四

的一番好意，一番苦心。

## 二

上海澄衷中學校學生 周霞郎

歷史是人類的記載。我們要知道人類的進化，就不得不讀歷史。只是好的歷史本子，又都像風毛麟角一般，不易多得，平常多是編年紀事，拿朝代來做主體的，是那一朝的歷史，就把那一朝做皇帝者一姓的事蹟，源源本本從頭到尾的寫了出來。這種歷史，簡直是一姓的家譜。熱讀了家譜，請問有什麼好處？況且要是同是一樣讀家譜，我們不會讀我們自己的家譜麼？爲什麼又偏要讀那些幾千百年前人的家譜呢？照這樣說來，歷史竟可以不讀。但是，這個却也不可以。我們讀歷史，祇要拿我們銳利的眼光放得遠大，不管他是家譜不家譜，我們總要拿我們的眼光直射到我們的目的地，我們要知道的，是過去時代的人類的生活，文化的盛衰，社會的習俗，以及與我們現代的影响。學友們，千萬把你們的眼光放得遠大些！不要毫不思慮的，只就是拿了一本書，在那裏讀家譜才好。

## 三

直隸保定第六中學校學生 李學詒

那才是最明顯的，我們要研究一切過去的事蹟是不能不靠歷史了！我們處在現在的社會，無論一切什麼，都是由近的或遠的過去事情變遷下來的。譬如現在的社會現象和經濟組織，都是由過去的時代，漸漸種下，漸漸得的結果呵。我們處在這個社會裏，對於貼身的問題，我們不當求明瞭麼？處在這樣不相宜的事情裏，我們不該謀個解決麼？是了，這是一定的事。但我們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都知道，什麼事和物都有一個根本，非將根本弄清，全體不能明白；非把根本推翻，全體定不能倒下，歷史是一切事物變遷的根本，我們要在這社會裏，求一個充分的明瞭和適當的解決，我們不當研究歷史麼？歷史是我們最當研究的！

歷史是如此的多呵！但我們當用什麼眼光來讀他？據我看來，對於一箇人的，有「自己觀」和「他人觀」兩個方法，所謂自己觀，就是以我他古人，看他是在何等社會；在他遭欲的時代裏，我當如何？所謂他人觀，是自己作局外人，用客觀來考究他一個事，是否相宜？若是對於一個事情呢？我們當用考證的眼光，有條有理的求出原因，結果來，再推到他以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後的影響，好的取他，壞的去他，那麼，在一個系統裏，我們可以知道近代諸事所由出了。待我舉幾例來說明方法。

關於人的：

**黃巢** 當唐懿宗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家黃巢，雖然他祇是爲帝爲王的野心作用，不足貴；然而他是一個富有破壞性的大革命家，是不可諱言的。待我們研究研究他的歷史罷。

用「自己觀」 按懿宗時，內亂外患相迭而起，國裏連年用兵，國庫不足，於是行苛稅，又連年水災旱災，當時人民甚至「斥妻賣子」，以應政府的酷求。人民既不聊生，所以思亂，黃巢處在這樣社會，就起了革命了，我們既知道他的所以起革命。我們可以想我們若處在那樣環境，我們當怎樣呢？在這樣暴政之下，莫非干受麼？政治如此的昏亂，莫非不肅清麼？——這都是當研究的。

用「他人觀」 黃巢的所以起革命，是因爲經濟的不好，及被政府所逼迫，我們看他處在君權神聖時代應當革命麼？他的方法好麼？除革命外還有好法麼？——也是當研

究的。

關於事的：

鴉片戰爭：

起因：由林則徐的杜絕鴉片貿易策，焚英商的鴉片。

結果：中國戰敗，有五口通商等之南京條約成立。

影響：一，開中國近世變局之端；破中國閉關自守主義。二，惹起外人輕視，爲以後外患

的導線。三，由之起內亂，有太平天國之興。

民軍起義：

起因：一，由種族的惡感；二，因國弱，人民起改革心；三，僞立憲，招起民憤；四，鐵路國有政策，

結果：籍舊官僚的勢力，推倒清政府，由以後爲洪憲大皇帝的袁世凱做第一任大總統。

影響：因革命的不澈底，而有二次革命，洪憲，張勳復辟等事發生。

在中外史上，這樣例如之多，就是例如一生也例不完。所以我祇就我國史上說說，不對

我們拿什麼眼光去讀歷史

的地方和遺落的地方。或者不少，若蒙加以刪改，我就萬幸了。正到此處，我想起了，馬克思，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的鼻祖，唯物史觀底創造者，研究歷史的結果，他說：「過去的革命，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將來的革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階級的革命。」——這話至今被人奉為「金科玉律」，我勸諸君何妨一研究歷史，也發明出來這樣有力的話呢？

#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江蘇揚州第五師範學校學生 李信侯

孔子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究竟還是政治家呢？還是教育家呢？還是宗教家呢？我們很難斷定。但是我以為要判定一個人是怎樣的人物，應該照他的學術思想去依據着出來。

孔子的學術思想，可算完全包含在論語中庸大學……幾部書內。我們照這幾部書裏說的話去看，我說孔子是個人生哲學家。人生在世應該怎樣行爲？就算對的，這個問題，孔子在他所說的話裏，給我們狼圓滿的一個答案。這答案說起來，可就不是幾千幾百字說得完的了。我們現在大略的來說一說，證明他是個人生哲學家。

孔子的學術思想，大概脫胎於易經。易經裏面講的形而上學。承認宇宙是沒有本體的。孔子說易道：「生生之謂易。」就是說生活即是宇宙，宇宙即是生活，若能從生活中體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認出自己的真生命，自然與宇宙融合爲一。換句話說：宇宙是生生不已，在那裏流行變化，人只要順着自然，活潑潑地向前途生發，不加造作，自然和宇宙契合爲一。根據這個道理，所以孔子處處都教人以如何去體認出自己的生命呢？如何順着自然去生發呢？簡略說：就是教各人自己去做，體驗出這個真生命來，叫做自得。我們看了論語中庸大學，一定得着許多這一類的話。孔子既然教人去從生活上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所以他要人去活動。孔子活動的態度是「毋意毋必毋過毋我」，「是無可無不可」。他活動的方法是「直覺」——就是他講的那個仁德的「仁」字。因爲人的性是善的，順着性活動就對了。乃至愚夫愚婦，他們總有他們的良知良能，也只要他們順着這良知良能去活動，就能自得了。那直覺力強的人，就是仁者。人人要做仁者，人人就要從直覺敏銳的工夫下手，能隨感而應，就達到仁者的地位。這種人生哲學，實在是人們生活的正軌。

我們知道孔子是個要人活動的人，所以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一些不拘牽呆滯的。有人說孔子是個政治家，其實政治不過是他片段的活動，也只是

個隨感而應。所以他說天下有道則仕，天下無道則隱。絕不是以政治爲生涯的。有人又說他是個教育家，其實他不作重在智識方面，他只教人以生活的道理，不是完全的一個教育家。那還有人說他是宗教家，更說遠了。總之：孔子一生事業，完全建築在他的這種人生哲學上，而他影響到人的和人應該從他學的，也只是他的這種人生哲學。所以我說他是個人生哲學家。

## 二

江蘇省立第一工業專門學校學生

楊克天

有人說：「孔子是宗教家。」

有人說：「孔子是政治家。」

到底那一個說的對呢？那我們不能不把宗教和政治的定義來攷察攷察，然後才有根據，斷定孔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標明他的宗旨，規定一種儀式，把信仰定於一尊，從事祈禱；避凶趨吉，保持現在，希冀將來；謀個人的樂利，國家和社會他都不聞不問的，這叫做宗教。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至於政治的定義是：討論教令，研究實學，把時弊指摘出來，把壞的政治改良起來；說一句話能夠教人服從，或教人得着利益。就是以利社會做職志，以促人類進爲本懷。

孔子的行爲是如何呢？周游列國，勸人行王道，希望把天下弄得太平，叫人民得着安穩的生活。及至於道不行，於是回來把周朝危亂時候的實事，編輯成春秋。中間褒貶的處在，都是給人一個爲人的標準，部是給人一警告。照此看來，孔子是個政治家了。

孔子是個政治中的人物，不但他的行爲可以證明。就看他所說的話——行言常然一致——也可以證明：宗教是迷信神權的，到不得已的當兒，他就歸之於鬼神，尊奉虛無飄渺的話來迷惑人心，淆亂人智。孔子就不然了，不看見他答子路的話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丘之禱也久矣！」這兩句話是他不迷信神權的明證。也就是他不是宗教中的人一個得力反詰。

爲明顯起見，再來證明證明他。宗教——以佛教來比方——是清無爲，仰賴於社會，他自己是不能獨立的。他的徒弟歸依他的，多半是游手好閑，一無事事的人。他們并不想到

宇宙生我們做什麼的？是不是叫我們來做寄生蟲的？一味合其本能，棄其個性，情願做廢料！孔子教徒弟，各有一藝之長，能自立於社會，自謀其生活，從何處見來的呢？你不看見他的弟子顏淵子貢……等人嗎？他們不是個個有專長嗎？這也就是宗教和孔子不想謀合的一點。也就是孔子不是宗教中人的又一個證據。

那麼孔子不是宗教中人物，是政治中人物。然而現在一般人，在那裏弄什麼孔教呢？什麼孔教就是國教呢。鬧得烏烟瘴氣做什麼呢？那是他們把孔子的人生觀看錯了！

唉！好好一個人，不是迷信神權的人，他們一定要把他拉攏來，不知是何居心！而且弄得一般人的心理不定，不知孔子是宗教家，還是政治家？

### 三

上海英華書館國文科甲班學生 朱滌川

他們都道孔子是和耶穌一流人，但孔子並不與耶穌一流人。他們都道孔子製造許多束縛人的禮教，但孔子並非機械式的禮教的製造者。耶穌是照基督教中講，上帝的子，近乎神的行爲，使人家見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他的言語，用的譬喻，後人每每多不解，他底奇

孔子是怎麼樣的

五

節，大概和我們中國神怪小說上講的道家相方；他設立的教尚神的，自居有權的。他，耶穌濟世的方針，從平民一方面着手，與政治上毫沒干係的；他得人們信仰，是使之致然的。孔夫子，大不同了：他和我們平常人一樣，處世任其自然的；行爲不奇異的，言語不怪的，我們都得解他，學他，細細地想，又好像很易的；勤勤地做，又常常不及的，這並不孔子的異，神；我們自己的過，不專誠；他並不有意設甚麼教；他尊年老，德位高的人；他敢自修，勸人修；不敢命令人修，施有權如的人們愛慕他，從他，都待自來，不強人的，不號召的；他並無假定甚麼爲濟世方法，標準，不過他的道中平民和政治並重的。故孔子與耶穌絕對不相同，決不是一流人。孔子是時聖，他處世沒一塊兒不容納，這都是施誠的緣故。我們遇着爲難，往往把言語來文飾，轉圓，然事情亦往往從此越發糟了，此其大弊壞在把虛文掩飾，不把自然來表白，所以不自然的局面常常發生困難。孔子極自裕，他遇困難，不覺得困難，其實也並非他的困難，直是給他困難的人的困難，或竟是困難另爲一物，決不能附他身上；這是他能施誠，自然，才得自然不迫的効果。但禮教不是他贊成的嗎？鼓勵提倡的嗎？那爲什麼不逞其自然，必要將外表的虛文來點

緩呢？不，這是他用以制慾望的。自然並不是任性兒，心情的感觸，覺發；怒時，不強笑，喜時，不  
忍笑；我們處世要和柔，氣寬，不呢！在他人方面要發生衝突，本人方面傷身，怒，喜不見於色，才  
能免去衝突，但我們要自然，怒得要睜目定不可強笑的，喜得要大笑定不可裝沒事時一般的，  
如何能免去衝突，傷身，而衝突和傷身又大家不願意的，我們決不能不想個兩全法子去保存  
自然並廢去衝突，傷身；這種法子，當從精神上注意，心性上着手，使見了不當喜的而可發笑的，  
不覺得要笑，不當怒而可恨的，不覺得要恨；禮教，就是這種磨練的手續的工具了。我們知道  
了孝的禮教，父母親把我們叱罵，我們有體恤他的心，且忖着「他是尊長，我應該讓他，他一定  
有不稱心的事才這般的。」對於平輩的，也就有原諒的心；這麼才能不做作，虛飾，而能柔和，  
大易，所以也不傷自然，也不衝突，也不傷身。孔子定是多感觸的，沒事時，喜理想的，他定能夠  
把自己的身子，替人家設身處地考量，他定能猜度人情的所必然；他見別人不孝，一定心上要  
感觸，以及其他，都很容易感觸，他多一回感觸，他的宗旨一天一天的堅固，思想一天一天闊大，  
世情一天天通達；他覺得人情之所不安的，棄掉了，人情之必然的，記起來，易犯的，把他的經驗

和理想結合了，及擇先聖的規條，可用的書着，爲後來人防範；這就是他的著作品，也就是現在世俗所說的機械的禮教；他知道他所刪刺的與當代人情相合的規條，必有一日不適宜，所以他在曲禮上說：『禮從俗』。不過不要失柔和恭敬的本旨罷了；譬如文字，若吹毛求疵，豈不可說機械的文字，爲什麼要一定這般寫，讀音，連綴？這原是一個代表，體統；我們到改革的必要時不妨更改，但字體仍要這般的，現在白話文就是了；禮教並不是機械，是黑夜的路燈，迷途的前導者。孔子並不是宗教創設者，機械式禮教的製造者，是大理學家，不過他的理想，確有十分把握者，有一分拿不穩，他就想到的也不說了。孔子在專制政體束縛嚴緊的時候，春秋是天子的事，他竟沒委命僭着作了，他豈不知後人要議他，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但他終是毅然作了，可見尚自然的，不已於衷而於世沒害的，都得發洩，不爲名譽的關係而埋沒着，或用非本意的虛辭文飾。於是我說：孔子是很熱心，勇敢的人。

#### 四

南京鍾英中學校一年級學生黃其林

名垂千古的孔子，誰也不欽佩他呢？一般人都說他的學問好，道德好，然而我們不可以

盲從；所以要研究，孔子究竟是怎麼樣的人。那末，纔可以表示我們的欽佩。

孔子是文學家。

孔子是文學家，這句話，差不多人人都承認的。像他刪詩書，就是一

個例子。

孔子是哲學家。

在哲學上講起來，孔子要算數一數二的人物。別的姑且不說，單就

普通觀察，我國人心理上，受他學說的影響，何等重大。那末，他的學說，究竟怎麼樣呢？我現

在大概說一說。譬如孔子所說的「仁」、「義」、「禮」、「智」、「忠」、「恕」，就是他的

生觀。禮記上記載他的大同思想，就是他的世界觀。至於他對於政治，和教育上的議論，也

就是他的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的表現。

孔子是史學家。

孔子作春秋從魯隱公元年起（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一共記載

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實，可稱史學上的鉅著，所以我說他是史學家。

孔子是教育家。

我為什麼要說孔子是教育家呢？因為「子以四教，言行忠信。」

足見得他拿這「言行忠信」來做教育的標準。並且他「誨人不倦」更可以證明他，是一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一〇

個很熱心的教育家。至於三千弟子，設教杏壇，也是私家講學的先河。

孔子是政治家。

當那春秋的時候，魯國的政治，非常之壞。後來不消幾月的功夫，孔

子就能夠把他治得很好，所謂『孔子治魯三月而國大治』。足見得他政治的本領，委實不

小。至於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說：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就是他具體的政策。

孔子是體育家。

我國古時候，文武並重，所以孔子雖是文人，却也是一個武士。古藉

上說：『孔子之力，能脫國門之關。』這就可以證明他很有氣力。所以，也可以稱他是體育

家。

孔子是音樂家。

孔子定禮樂，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論語》上又有『取瑟而歌』的一

句話。又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見得他很能領略音樂的興趣。至於『子謂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他非單能夠領略，並且能夠批評，再看他

和魯太師論樂的一段，就是稱他音樂專家，也不妨。

孔子是遊歷家。孔子周遊列國，這可不是壯舉麼？在那時候，交通很不便利，旅行也很困難，能夠周遊列國，很不容易，比較現在的周遊世界，似乎還要有價值些。照這樣看起來，孔子是富有冒險心和進取心的人。

總之，我敢大胆說：孔子是多才多藝的完人。他的德育、智育和體育，可謂完全發達。然而，我們爲什麼要稱他聖人呢？聖字的意義，就是『大而化之』的意思，也就是對於各種學問，都能夠融會貫通的意思。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就是說孔子能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罷了。所以孔子是其他聖人不可及的。

## 五

揚州第五師範學校學生 王殿虎

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一個平民，一直到了現在，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沒有一個人不崇拜他的！這不是很希奇的事嗎？我們到要想想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叫我們信仰，叫我們崇拜他呢？有的人說：『他是個中國的哲學家，中國的宗教家。』這句話，我是不能承認的。何以呢？因爲哲學是推究事物的本原，詳解他的原理，並且要明白他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的『所以然』的。孔子所說的，不過是『當然』的事；沒有談到『所以然』的道理。而且他對於『性』和『天道』、『生死』和『有無』是絕口不談的。那嗎，何能叫他是哲學家呢？說到宗教：宗教必有宗教的儀式，供奉的神靈。信仰呀！祈禱呀！求後福呀！修未來呀！但是孔子只說現在當行的道，不說來世報應的事。你看魯論中記的：『子不語怪力亂神。』『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些話，明明同宗教相反。那嗎，又何能稱他是宗教家呢？照我的眼光去觀察他：孔子，乃是政治、博物、教育三大家。何以見得呢？孔子治國的理想——制度呢，是集合虞、夏、商、周四代。成效呢，必要等待三年。況且他做魯國宰相的時候，三個月就把魯國治好了！從此，可證明孔子不僅是個空言的政治家，乃是能實踐的一個大政治家。談道博物學：齊人問『商羊』。楚人問『萍實』。吳人問『大骨』。陳人問『楛矢』。季桓子問『墳羊』。叔孫氏問『鱗』。孔子皆能一一的答覆。說他是博物家有何不可呢？談道教育：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乃是合於啟發式的教育，注重實際的教育。又他的學生，同一個問『仁』，問『孝』，他所答

的，皆不相同。這不是合於個性的教育嗎？他的學生，有富的，貧的，貴的，賤的，但是他是不分階級的教訓。這又不是合於平民的教育嗎？●總括一句話：就是他的教學法，是合於古今中外的；他這個人，是空前絕後的；我們當然要信仰他！崇拜他的！

## 六

江蘇揚州第五師範學校學生 陳 綬

現在一般的人，究不明白孔子是什麼人，有的說他是宗教家，這是千差萬錯的，這句話也無須我去證明了，陳獨秀先生已經辯的狼為細密。據孔子屢次自白，「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是他何等的精神！又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是他人人生第一件哲學。論語上又計「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七個字，寫出一個拳拳懇懇終身不倦的志士。還有的說孔子是教育家，是政治家，是博物家，是哲學家，是著述家，是救世家，這一派的話，雖然是不錯，然而究竟不能來確定孔子。

我們先言他的教育。假如以二千年前的眼光去觀察，他已經被若干的大名家認爲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教育正宗了；就是以現時的眼光去研究，與現時適合的也不少，即如他的三千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富的如子貢，有貧的如原憲，所以東郭子惠說他太雜，這是他破除階級的教的主義，也就等於今日的平民教育主義。他用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作普通學，用德行政治言語文學的四科，作專門學，這不是與現今的德智體美諸育相等麼？又論語中所記問「仁」的有若干人，他的答語不一樣；問「孝」的有若干人，他的答語也是不一樣；問「政」的亦有若干人，他的答語也不是一樣；這叫作因材施教，可見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適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畫一的。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經驗與思想並重的意義。他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這就是試驗的意義。他循循善誘，使人貫通，絕不用強迫的注入式，這就是自動自學的教學法。凡此種種，皆可做今日教育的模範，他還不是大教育家麼？

我們再言他的政治。他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魯定公十年，他以司寇的資格，做定公的僕相，和齊侯會於夾谷，能

令齊國歸魯侵地，很替助魯國爭得些面子。再看他做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可見得孔子是能說能行的政治家了。至於他的政策，與現今合不合，我們且不必問他；因為他是二千年前的人。對於一統閉關的中國而言的，而且孟子久已說過了，「孔子聖之時者也。」

我們再言他的博物。

當他周遊各國的時候，齊問他商羊，楚問他萍實，吳問他大骨，

桓子問他墳羊，陳問他楛矢，叔孫氏問他麟，他皆能一一答覆得明明白白，可見他是博物家了。

我們再言他的哲學。

他是一個倫理大哲學家，胡適之先生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

已經發表得明明白白，用不着我們去多說；不過他的哲學，完全是惟物的，如他不言性與天道，不究生與死，而當時一班破壞派，是無政府主義，所以他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皆是他的倫理的哲學主義，來戰勝破壞派的。

我們再言他的著述。

他回到魯國時，專做著述的事業。把古代的官書，刪成尚書。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把古今的詩歌，刪存三百多篇，還訂定了禮書樂書。那時的周易，不過六十四條爻辭，他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卦象傳爻象傳彖辭。除此以外，還根據魯國的史記，作了一部春秋。以此看來，他還不是一個大著述家麼？

我們再言他的救世。他所處的時代，是「邪說行暴」的時代。這個時代，既如此「無道」，自然總有許多「有心人」對於這種時勢，生出種種的反動。有極端破壞派如老子，少正卯這等人，反對政府；有極端的厭世派，如論語上所記晨門荷蕢丈人長沮桀溺，隱世埋名。惟有他對於以上兩派，都不贊成，所以他殺破壞派的少正卯；他對於那幾個避世的隱者，雖很原諒，他們志趣，終不贊成他們的行爲。所以他批評伯夷叔齊，以及柳下惠，少連諸人的行爲，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他正爲「天下無道」，所以纔去栖栖皇皇的到各國奔走求仕，要想把無道變爲有道。照此看來，他還不是一個積極的救世家麼？

照以上所說，說孔子爲教育家固可，即說他爲政治家爲博物家爲哲學家爲著述家爲救世家亦無不可。然則我們究竟以什麼名詞來肯定孔子呢？達巷黨人說的「大哉孔子博

學而無所成名」孔子的確是一個博學而無所成名的人。

## 七

甯波崇信學校學生 宋祖祁

孔子是二千年前的一個「精神奮鬥」的好人。他生三歲，便死了父親，家道貧寒，環堵不佳。然他自動的正當的「個性」的發展，自幼時，却與衆不同：像那擺起「俎豆」，設了「禮容」，很恭維底如大人一般戲習儀式。我們從這一端，就可知道他後來的成功和他爲人的「目的」了。我今且把他分開來說一說：

### 一、學問

孔子的天生美質，固非後來學孔的孟軻氏可比得上，而以奮鬥的精神來發展他的本能，誰也不能趕上了他一步。他自己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又說：「性相近，習相遠。」他固自信無論甚麼都可以學力勝過。我們看他去問老聃的甚禮，莫弘的甚麼樂，還有甚麼學琴問官。虛心下問，何等努力！惟其努力，所以他甚麼學，都會懂得。不但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罷了。」——所謂「必也正名」是治名家的學了；所謂「肅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是治從橫家的學了；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其鬼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而祭之，諂也。」是治墨家的學了；還有所謂「足食足兵，」「雖小道，必有可觀。」「一致百慮，殊途同歸。」那是兵家的學，小說家的學，雜家的學，無不「兼收並蓄，細大不捐」的了。而道家的學，陰陽家的學，也頗明白理會。這樣說來，孔子不但集儒學之大成，而且集九流之大成；不但集儒九流之大成，而且對於農學，也是很有研究。看他對樊遲說：「……吾不如老圃……吾不如老農。」這幾句話，我們更可知他的學問，並不是空洞洞的，到是能「坐言起行」的實學！總之，孔子無所不學。學無不力。這種「苦學」的精神，誰也不佩服他呢。

二、教育。孔子爲自己學問而努力，并以自己所有的學問，而授與別人爲更熱心。故自「歸歎發嘆，」便設教杏壇。「循循然，善誘人。」使學者有「欲罷不能」的興味。他教人的熱心，固也不必細說。今且說他教育底方法：考察個性，——分別教材。如學生之間「孝」，學生之間「仁」，學生之間「政」，一個個，視其材質之高下，而異其訓詞。這與現行底道爾頓制，沒有甚麼分別。他設教的條目，分「智」「仁」「勇」。這和現在的所謂「

「三育」也沒有兩樣。要是現在的教育者，沒有像孔子那樣的熱心，所以雖有了良法，而結果却比較不上。孔子「束修」以上的學生三千人，身通「六藝」的七十二人。

三、政治，孔子生在周末。王綱不振，諸侯暴行。孔子以道遊說時君，去魯往衛，過匡，遭匡人之難；到宋，又遇桓魋之厄；在陳蔡又絕了糧食，孔子的遭遇，正是不幸極了！但是孔子終不因此而喪失其志，雖「明知其不可而亦爲之」。這種奮鬥的入世的精神！就是他救民的苦心！晚年，他一面教書，一面敘述書傳，上起唐虞，下止秦繆公。古詩三千餘篇，刪爲三百五篇。讀易經作十翼；西郊獲麟作春秋。不能行道於當時；思欲垂教於身後。苦口婆心，其功老實不在禹下！

## 八

江蘇甲種師範講習所學生 **李鎮東**

國怎樣立的咧！因爲有土地人民統治權三種要素，結合成功的。又何以能久立的咧！因爲有了教育。那麼照這樣看起來，教育豈不是國家的命脈，立國的根本麼。有教育，那麼土地人民統治權就能夠永久保存了。沒有教育，那麼土地人民統治權就一定保存不住。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了。教育和國家既是有這樣重大關係，那麼國民又怎能夠輕忽呢？

我無事的時候，嘗想到我們中國：其所以能稱做「四千年古國」的道理，究竟是怎麼樣一個根源咧！還是靠着這四萬萬的人民，二千餘萬方里的地方呢？還是靠着古來聖賢豪傑的教育呢？還是有別的道理——呢？大概是不僅靠着這四千年的文章典物就是了；實

在是靠着這四千年來的倫理道德啊！倫理道德，就是中國的國粹，也就中國的基本教育。蓋自周朝以後，一直到現在，我們中國的倫理道德的統宗，要推孔子一人了。

孔子的道，範圍曲成，古今皆稱他爲「大成至聖」，就是婦人孺子，也沒有一個不曉得尊敬他，奉祀他，崇拜他的。他的言語德訓，流傳到四千餘年之久；到了如今，就連海外各國的人民，說到我們中國的孔子，亦沒有不欽佩的，敬慕的。那麼孔道，豈不是古今中外的倫理道德的正宗麼？

孔子的道，既能流傳古今，復能通行環球；那就猶如空氣在天地間一班模樣，是無處無時的，無人不被他的恩澤的。更猶如海洋裏的水，浩浩蕩蕩，源源流流，廣百川雖多，要必歸

根洋中。所以我特將孔子的「言語」「德訓」「政治」「文爲」一一做個證據，列在下面；就明白孔子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了。孔子做魯國的宰相，方才三個月，國裏的獄訟就漸漸沒有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都知道廉恥，都明白大義。當時那一國的人民，不曉得孔子的仁風威望咧！若是稱他是個政治家，豈不是真正政治家麼？孔子的門人，身通六藝的七十餘人，遊學的三千餘人。若是說他是個教育家，豈不是完全教育家麼？孔子明天道，重倫常，若是說他是個道德家，豈不是純然一個道德家麼？孔子贊易象，作繫辭，若是說他是個哲學家，豈不是到地一個哲學家麼？從這種種方面考證起來，孔子合「政治」「教育」「道德」「哲學」四項，而且格外皆擅其中的長處，那又不能僅用家字稱呼他了。蓋必須用一個恰當的名稱。來包括他，才能夠顯明孔子是個古今中外不世出的人物咧！那麼就是「大成至聖，萬世師表」八個字吧。

## 九

鎮江李典鎮敎求學校學生 胡延麟

孔子！是周朝一個有學術的人，是中國宣傳學術的始祖，人們崇拜他，是很不錯的。

孔子是怎麼樣的人

但是他的學術，不是『纂承道統』，『輔翼聖哲』，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是『懼斯文之將墜』，『宣風聲於不泯』，便是『被之四海』，『放之古今』，全不承認時間的存在，和社會環境的轉移。這真是孔子的學術，一種很大的壞處。

歷代君主，却利用他這一種很大的壞處，拔取一時的人才。所以後來的學者，都是以人為單位。不以學為單位。所以中國學術，自晚周以後，簡直永遠沒有進步。因為這種妄信古人，依附前修的學術。決不能折衷良心，獨製標準。實在是學術思想界的最大罪惡。製造這種最大罪惡的領袖。我敢說一句大膽的話，便是支配中國幾千年學術思想界的，這一位至聖先師孔老夫子！

小

說

# 一本勞工雜誌

上海公學學生 黃 斌

戴奎仁是一個頭腦很清楚的青年。在三四年前，新思潮還沒有普遍的時候，他的作文簿上，已經十篇裏九篇有「人道主義」四個字樣。學堂裏的教員，也時常把「藹然仁者之言」六個字，批在他大作的後面。現在他那很清楚的頭腦，又經了新思潮的衝動，真像一塊碧青的石板用水沖過了一樣，更覺得光彩煥發。用的字眼也換新了！從「人道主義」脫胎出來的「勞工」兩字，已成了他現在時代作品裏的要素，竟是十篇裏十篇都有的了！他的語氣，也比從前說得激烈；雖然玩固的國文教員有些不贊成，再不把「藹然」的批語給他；但是贊成他的人正多着呢，凡是看見過他的作品的人們，誰不說：他言論爽直，持理正大，可稱一個覺悟的青年。

內地學堂的教育，在他用新的眼光看來，終覺得太舊，並且沒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所

以今年開學的時候，他到上海來進學堂了。他從他的家鄉江北泰縣到上海來，要在輪船上過一夜。在這路上的夜裏，他便一個人立他的經濟預算表，除了幾項必要用費之外，他所帶的款子還多着一塊錢。他想：我明天上岸，須得要叫一個挑夫，一部黃包車。當夜來不及到學堂，還要住一晚旅館，旅館裏又要用着茶房。我處處需要神聖的勞工幫忙，這一塊錢就做這幾位勞工的酬勞罷。當時他便再立了一張應接勞工表，表上碼頭挑夫和黃包車夫都分派四角錢，旅館裏茶房也派了兩角錢。明天船到了埠，他就照表實行第一，喊了一個挑夫。這挑夫恰巧也是江北人，他以爲碰着一個同鄉，一定比別的好些；那知這位神聖却不對他表示好感，嘴裏囁咕着說道：這樣重的行李，一定要四只角子。眼睛卻望着別人輕的東西，好像情願去做旁的生意樣子。他見了這種形狀，心裏想道：你要四角錢也不爲過，我早已預備這個數目，何必裝這樣討厭面孔，說這樣討厭聲音呢。不由得生起氣來，便道：我只出三只角子，你願意挑便挑，不願意我再叫別人。那挑夫又咕囉了幾句，果然肯挑了。把他兩只箱子，肩上一放。一個鋪蓋，脇下一挾。一只網籃，手裏一提。似乎立也立不直的樣子，一顛一顛的



向碼頭上走去。他跟在背後數着咳！哪！咳！哪！的聲音監督着。到了岸上他便給了挑夫三角錢。再想叫一部黃包車。黃包車！黃包車！拉直了喉嚨的喊，終沒有一個車夫來答應他。都是對他看看走了，情願和上海人強着上海話去歪纏。末了有一個走近他身旁，聽見他的喊聲，問道，到那裏啊？他道，到上海旅館。那車夫對他骨溜溜的相了兩相，有氣無力說道，要四只角子呢。他想怪狀又來了，真是可惡，我本來預備四角錢。現在你這樣，我却不愿意了。便氣呼呼說道，三只角子。那神聖起初不肯，後來用着憐憫他的口吻道，噲噲就以拖你去罷！他坐在車上，細想兩個勞工對他的舉動，覺得有些納悶；但是照預算表上却已經省了兩角錢。

到了旅館裏，他沒有什麼事做，就在窗上看看上海景緻。望見對面有家書局，門前掛塊牌子寫着「爲勞工救主的勞工雜誌每冊售洋四角」的大字。他想去買一冊，摸摸袋裏零星錢只有四只角子，照預算表上還要給茶房兩角，錢不夠了。他回轉頭去忽然見牆上貼着一張單子，定睛一看，原來是旅館的章程。內有一條說道。「本旅館茶房一概不准私索小

是個沒有福氣的新娘嗎

四

賬，」他便記牢了。明天早上他算清了旅館費，正預備要走。一個茶房低低的對他道：先生請你開發一些小賬。他把手對牆上一指，答道，你們章程上說不淮要的啊！那茶房聽了，便不敢再響。他出了旅館，乘便到對面買一冊雜誌。一直進學堂去了！

這天晚上，他在學堂裏結束他的賬，和船裏定的預算表對上一對，却多得了一本和他主義脗合的勞工雜誌。

## 是個沒有福氣的新娘嗎？

齊山師範學校學生 楊佩文

一座小山脚下，建着一角二層樓的洋房，從碎石中流出一條碧清的溪水，淙淙潺潺，鬚鬚像洋樂般的繚繞，那洋房旁邊，南風散布着白茫茫的柳絮，胭脂似桃花的芳香，彌滿了春光明媚的曠野，清脆婉轉的小鳥聲，沖破了沈寂的空氣，波動到樓上一位俊秀女郎的耳鼓中。

她祇是沈默着，靜坐着。那流水的細聲，花香的迷戀，在濛濛大氣中，儘着他伸展其魔力，

善不能誘惑她，煽動她。她的頰上，密佈着無限的愁容，一支雪白柔嫩的手，託住她的下頰，偏着臉，呈露着憂憤的色彩，好像有一件不願意做的事情。——是有不能不做的樣子。

「霞倩！霞倩！你看天氣這般晴好，外面游春的士女，斷斷續續接一連二的。你爲什麼獨自一個悶株在這裏？」一個老年的婦人向着她說。「要做那幾件時式的衣服？要辦那幾樣應用的手飾？趕快向我說呀！結婚的日子，就在眼前哩，假使再這樣敷衍下去，恐怕要「臨時上轎穿耳朵」那時來不及的。」那老年婦人又接着這樣說。但是霞倩仍是沈默着，靜坐着，這許多話好像沒有聽見過一樣。後來慢慢地說道：「媽！我可不要這……這東西。」

可怕的時光，像大江水一般的馳去。有一天，路上的人，都在說道：霞倩小姐是個福氣人，嫁到一位有財有勢的丈夫，怎樣闊氣，怎樣漂亮，這種幸福，真是前世修到的。我們這些平常人，祇得拱手旁觀，羨慕羨慕罷了。

再過了幾天，路上的人，又是三三五五，都說：霞倩小姐真是薄命人呀！這般富貴人家，是個沒有福氣的新娘嗎

有福氣去住。過門後來，終是呆呆沈默着，沒有開着顏的時候，好像不願在夫家喫飯的樣子，所以鬱鬱延到數天，竟然一命嗚呼了！咳！可憐！可痛！

## 怎麼一回事？

寶山師範學校學生 譚 飛

那天晚上，下了大雨；第二天清早，却又放晴，和緩的風，吹着柳條上，好像在開個大舞蹈會一樣。一個化子面黃飢瘦，目光慘淡，一望便知道他好多天沒有東西喫了。聳着肩，彎着腰，撐着一根扶持他生命的討飯棒，一拐一拐慢慢地向着街上走。他想到那溫飽的人們討些殘肴冷炙來充實他的辘辘的饑腸。那知道接連走了二三條大街，他們——溫飽的人們——都沒有起身，竟討不着一些東西，心裏委實着急；又轉了一個灣兒，一壁走，一壁向着各家的門戶裏張望，他不知不覺忘命叫了一聲：「喲！要餓死人呀！」

說完這句話，他看見對面來了兩個人，都打扮得很時髦。化子便求乞道：「二位大少爺，

我足足有三天沒有東西喫了……好大少爺！給我幾個錢，讓我買些東西喫罷！」對頭的一個上前喝道：「強叫化子！你大清早守在路上要錢嗎！」後頭的一個上前接着喝道：「滾開！滾開！」化子只好忍着氣，慢慢地走到別處去了。

走了大半天，化子肚裏真餓極了，却走不前了，竟一步一歪的跌在路旁了。接着他看見有許多車咧，人咧，前前後後差不多排着二三里路遠近，中間簇擁着一頂新豔炫目的花轎，徐行緩步的向大路上走過。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呀！真好熱鬧！」路旁騎着的化子自言自語的說。接着他心裏陡的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問——都是人，爲什麼這人帶着許多朋友，都喫得醉醺醺的，在大路上擁着花轎行走；我却沒有福氣，餓了三四天工夫，走路也走不動，跌在地上，睡個不起？

## 文明學生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華部學生 劉師昂

賈田是一個時髦的青年，當他在中學的時候，英文程度，總算很好的，中文却是不甚通。所以他平時總是喜歡看西洋書籍。中國的書，只有書局裏新出版的幾種白話雜誌，他還看看，此外是一無所知的。上以四年的中學，染了一身的文明習氣。平常總是滿口說的些什麼改良社會，男女平權，自由戀愛，他說：「中國的社會，醜態到極點了，什麼政治呀，實業呀，教育呀，教我們看了，都覺得有改造的必要。至於男女的不平權，實在是無人道主義的，爲什麼同是一個人，男的便能壓迫女的，女的便要受男的壓迫呢？還有中國婚姻制度，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簡直是買賣式的婚姻，所以往往得着些不良的結果，這總是我們些青年應當注意改良的事！」

他在中學畢業，接連進了大學。他只種改造社會男女平權自由戀愛的主張，更加發達了。想聯絡幾位同志的，組織一種報紙，或是發行一種雜誌，好拿他的主張介紹到社會上去。同學之中，也有勸他的，也有附會他的，那勸他的人，都對他說：「我們現在是求學的時代，先要把學問求好了，品行修維好了，等到畢業以後，品學總能受社會信仰，那時宣佈這種主張，庶幾

有人相信，現在還在做學生，學問纔得了點皮毛，就舍去正事，大張旗鼓的談這種大問題，人家不特不相信，還要說你吹大法螺呢。」當他在這興高彩烈的時候，那裏會聽這種話。他對他們辯論說：「你這話太迂腐了！我們一方面求學，一方面也要顧到社會，這種主張，早發啟一年，社會就早受一年利益。」所好學生當中，附會他的多，於是一種自由週報，就發現於社會了！他名譽上做了一個主筆，實則請了一個國文好的同學，代他編輯。這週報的經費，是由他們同志中金錢充足的人担負，每逢星期日，他就偕着許多同志挾着一大捆的報紙，去到遊戲場中或是熱鬧的馬路上去送人，人家因為他是非買品，都拿他當着商店裏的傳單，所以無論識字不識字的人，都去和他要，以爲一張很好的紙，也可以包裹東西。照這樣看下來，他的銷路自然是很暢了，他以爲社會上一定是喜看他這報紙了！

他得着這種好結果，鼓吹更加激烈，暑假回去的時候，常常搭着高台，在那十字街口熱鬧的地方講演，當他初說社會如何不好，應當如何的改良，聽衆們到還有少數相信！及至說到男女平權的問題，聽衆就漸漸少了！末後說到自由戀愛，聽的人更少了！除掉幾位睜着目

像要和他辯論的老先生以外，僅有幾個頑皮的小孩子，圍繞着演說台，在下小距離的賽跑。這時他覺得有點樂台了！嘆口氣跑下台來！

他的頭髮壓得和西洋人一樣的捲曲，架上一副玳瑁眼鏡，戴着草帽，穿着皮鞋，拖着司笛克，得得的跑回去，街上的人，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很文明的大學生！當他無精打採的跑到家裏，不是咀罵社會，就是哼聲嘆氣！他的家庭，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母親，和一個十八歲的妹子，其餘不過是些僕人。他的母親，不消說是一個腐敗的女人了，他的妹子，雖然已經十八歲，却還在一個高等小學裏讀書，她們見了他這樣的跑回來，就曉得他今天演說，又沒有得着好結果了。

「田兒！他們不信服你，你就不和他們說也罷了，生什麼氣呢？」他的母親說：

「哼！這種萬惡的社會，真是討厭，他們不曉得覺悟，我來覺悟他，他們還不信服，真是頑固極了！」賈田說完話，仍是嘆氣！

「天氣怪熱的，放了暑假，原是教你們回來休息休息的，你何必這樣的麻煩呢！」



他母親說完話，就跑開了！

他想這種主張，鄉里不信服，就從此罷了不成？必得也要聯絡幾個同志的，做個幫助，幫助的人多了，也就容易着手了。他第一個就是我的他的表兄周俊明，因為俊明的感情，和他極好！又是本地高等小學裏一個教師，與社會上有點關係，其餘又找了些老同學到家裏，一共到有十幾個人，居然是個小團體，他就定了一個名，叫做暑期俱樂部！他開始說明他的主張和他們討論。周俊明却首先反對，他所具的理由，大致也是學生時代不宜做這些務外的事！其餘也有附會的，也有唯唯喏喏不加可否的。

賈田最不滿意的一樁事，就是和他至好的表兄，都不贊成他的主張。而且這位表兄，是社會上很信仰的一個誠實的教師。若得他出來幫助，鄉里是一定信服的，他總想法把他打動了？這日閒着，就想去和他談談。剛剛俊明出去了，遇着他的舅姆和他的表妹，他舅姆看見他，忙着喊道：

「田哥兒！

我正要和你談談，我聽俊明說：你現在提倡什麼改造社會，男女平權自

文明學生

由戀愛，是不是真的？」

「真的！」  
賈田答她：

「好孩子！你怎麼也這樣糊塗了！這是外國的夷鬼子說的話，我們中國人就能學他嗎？這還是你年紀輕的原故，像你家俊明表兄，他從前在師範裏的時候，也喜歡說些時髦話，我常常說他，可是現在一句也不提了，這大概有閱歷的關係，你假若畢業以後，做幾年事，也就不會說這些話了！」她又對他說：

「這到是沒有的事，我長了一百歲，這種主張還是不變的……」

她不等賈田說完，就忙着說：「我且問你，什麼社會不社會，平等不平等，是和我們沒有關係的，這種自由戀愛，是個什麼說法呀？難道教自己的女兒，公然出去偷漢子嗎……這恐怕是萬萬行不得吧！」

「不是這樣說，因為中國婚姻制度極不良，都是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我的意思是由她們在外面自己選擇，大家同心合意到不好，勉強拉一對不認識的男女，教他

們做夫妻，這是什麼意思呢？」賈田說

「你還說什麼離婚不離婚，我想夫妻不合式就可以離婚，離婚以後又可以嫁人，這不是不貞不節嗎？而且那些不正當的女子，嫁了這個又不合意，嫁了那個又不合意，豈不是一生要嫁幾十個男人嗎？這真是禽獸了！——就是禽獸也不見得這樣呀！」她說：

「舅姆這話更錯了！這種貞節的字樣，原不過是聖人拿來籠絡人的，現在……」賈田說到這裏，俊明回來了。就不往下再說，忙去和他握手。兩人跑到外面，去談他們的心去了。

這日天氣也清涼了些，賈田悶在家裏，正苦沒事做，可巧俊明來邀他去恍公園，他自然是很高興，兩人跑到公園，覺得公園裏遊玩的人很多。他們想揀塊清靜的地方坐坐。俊明說：「你不曉得，後面新蓋了一座柏庭，地方又很幽靜，閒人是不大到的，我們可以那邊坐坐。」賈田說：「既有這種好地方，我們就那邊坐罷。」

他們剛要到亭子的時候，就聽見裏面一個女子的笑聲，接着便是談話聲，賈田聽了這種聲音，非常之熟，不是他的妹子是誰呢！他躡着腳跑近窗縫向裏望，這時俊明因為要便溺已不在此地了，他不望由可，一望却教他氣煞了。正是他的妹子和一個少年對坐着談心，那種態度真是風流到極點了！他想這還了得，假使給旁人看見了，豈不要玷了我家的門風！恨不得趕進亭子去，和那少年交涉。他又想假若給俊明知道了，豈不要笑話我，我此後還能立身鄉里嗎？

「你爲什麼不進去？」

「那邊有人。」

「有人要什麼緊，又不是他私人造的。」

「我們旁頭去坐坐，何必一定要在這裏呢！」

在另外一所屋內，兩人揀了一個坐位，泡了一壺茶，談了一點鐘的光景，賈田記望着亭子裏的事，想要再去看。就假便溺的名義出去了，到了亭子裏，面還是唧唧噥噥的說話，可是

聲音低了，聽不清楚，再向窗縫裏一望，比前更加難看了，先前還是坐在對面談心的，現在竟坐在一起了，她勾着少年的頸項，那種猥褻的態度，不由的教他看了髮指！這可忍不住了，大聲叫出去：

「反了！反了！」

「什麼事？」俊明問：

「不想我出去了二年，我那蕙蘭（妹名）就壞到這種樣子！」

「什麼事？」

「她同一個不認識的少年，坐在後面亭子裏談心，還作出那種狐狸行為來，假使給人家看見，成件什麼事？你想我父親在世，也是個紳士，我現在又進了大學，將來畢業以後，總要在地方上做點事，她這樣，豈不玷了我家的門風嗎？」

「蕙妹不是這樣人，大約你看錯了！」

「我眼睛又沒有花，怎麼爲看錯呢！」

又明學生

「我們去看看！」

「不相信，你看！」

俊明行近亭子，果然聽見裏面有說話的聲音，他也仿着賈田從窗縫內向裏望，不覺呀的一聲叫出來：「這是什麼事呀！哼！我明白了：這恐怕是老弟平時鼓吹的力量，這就是你說的自由戀愛了！薰妹是一個極端莊的女孩子，那曉得你回來了幾十天，終日裏平等呀自由呀，現在得着好結果了！你的主張現在也實現了！你這時很快活呀！」

「你不見嘔入罷，這種樣子，簡直要把人氣死了！」

「罷呀！現在事情已到這樣，說不定恐怕也被別人看見了，我們進去看看那個少年，問問他的根底，就將薰妹嫁給他罷，旁頭有什麼法子呢，這總是你講自由戀愛的好處呀！」

俊明拉着他的手，進了亭子，薰蘭見了他們，覺得有點驚慌！賈田睜着雙眼，只是向他發怔，再看那個少年，好像面善得很，正在疑惑的時候，不想他們三人都笑起來。那個少年擡去

草帽，卸去長衫，却不是別人，便是俊明的妹子，他不禁也笑起來。

「唉！這是什麼說法呀，你們瘋了嗎？」賈田說：

「你不要着急！坐下來，我告訴你：你一天到晚總是不住口的改造呀！平等呀！

自由呀！我們無論如何的勸你，你總是不相信，所以我想了這個法子，教你看了，覺

悟覺悟！她們那時的態度，還能看嗎？你還講自由戀愛嗎？」俊明說：

「不要說了，真要把我氣死了！」

現在自由週報，社會已許久沒有看見！十字路口，也久已沒有賈田的演說台了！暑假俱樂部，也無形的解散了！這是什麼原故呢？諸君猜猜看。

## 星期之晨

揚州第五師範學校學生趙惜秋

孫國樑星期六晚上，在電燈底下，看代數，念英文；一直弄到半夜才睡，因為星期一要考了。

今天雖是星期，但是他和星期的感情，原極薄弱；每逢星期這一天，他總不願和同學出去逛逛。都是一天到晚，在自修室裏看代數，念英文——何況這次星期一又要考呢？所以天剛亮的時候，他就爬起來，在半明半暗地裏，忙忙盥洗了，挾着昨天晚上看的那本英文代數，彎腰曲背，忽忽忙忙向自修室裏而來，又過他那種乾燥無味的生活了。

唉！這次再不及格，一定要留級了！唉！怎麼好？……怎麼好？……！明天第一

課要考代數了，第二課要默英文了！怎麼好？我英文還不會熟，代數還糊裏糊塗的呢！

……唉！……唉！……怎麼好？國樑正在自修室裏，長呼短歎，猛不防鮮血般的太陽，漸

漸的升起來；引得他格外着急，重又在那裏逐字逐句念道：『九十二定義，代數式之各項，不含

文字之分母時，則……此代數式……名曰整式，例……愛加比……或……二分之一……

』他越念，意識越糊塗了！眼睛越合得緊了，書和頭的距離越近了；口裏的吐沫，滴溜溜的，直

滾到書上去了。

他的頭猛和書一觸，忽然驚醒了，黏了滿臉吐沫，正恍恍惚惚的用袖子去拭，只聽那釘鈴



釘鈴的早飯鈴，在那裏催他用膳了，彷彿和他說道：『國樑！你清醒些罷，不要在那自修室裏死用功了！』

蔡鎮清剛剛睡醒，揉着眼睛，自言自語道：『今天是好天麼？』張開眼一望，則天明風清，樹枝上小鳥，不住的在那裏亂叫。他歡喜得什麼似的，連忙振衣而起。

他起來，就用香皂，把臉上洗了又洗，用雪花膏抹了又抹；一會兒找清香牙粉把牙齒刷了又刷，一會兒拿着菱花鏡子，照了又照。直把他的臉弄得雪白香甜！再穿上他華絲格的袍掛，直貢呢的褲子，新式的皮鞋，真叫人看見，沒有一個不羨慕他飄飄欲仙。

整理已畢，然後一步一步的來到自修室裏，找那死用功的國樑，出去吃茶。正值早飯鈴搖將起來，他一眼瞧見國樑東磕西撞的，正往膳堂裏去，他忙忙的上前一把拉住笑道：『快快和我同吳壽全出去喫茶罷，不要在教室死用功了！你也不想我們坐了這六天的牢，真真把人悶死了！好容易盼到今天，又是個晴明天氣，怎麼還不出去頑頑呢？』說着就拉。國樑喫了一驚，覺得一陣異香撲鼻，猛擡頭，見是鎮清。又聽了他一番話，方纔想起昨日的事來，

連忙陪笑說道：「我今天實在不能奉陪，得罪得罪！因為明天第一課就要考代數了，第二課就要默英文了。」鎮清不等他說完，忙道：「喂！你不要呆，這死人的英文代數何必看？約幾個好的，請他們擲稿子給我們就是了！你想不過四五題，這個擲一題，那個擲一題，還愁不及格麼？就如我，連現在教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但是我曾有那一次不及格？今日星期，你怎麼還有心腸在校裏？我此刻還不會喫東西，快和我同吳全壽上街去喫！喫過了，就到長安客棧裏，打麻雀，弄撲克，你道好不好？至於英文代數，我明天包你及格！」國樑聽他說得有理，再想想自己，一天到晚，也忙不出一點道理，也就灰心了；所以就把他用功向上的心，向爪窪國裏去了。笑嘻嘻手攙手兒，回到宿舍，找吳全壽去了。

再說：那個吳全壽，本是個好喫懶做的人，對於睡覺的感情，非常濃厚。平時在學校裏，至少要睡到七八點鐘纔起，何況星期這一天呢？但因為昨天晚上，喫的茶太多了，到了五更時候，他覺得小恭實在難熬，勉強披衣而起，把廬尿放掉。

放尿之後，依舊到熱被窩裏睡去了；剛合上眼，便恍恍惚惚至一個所在，則見綠樹清溪，香

花滿地！隱隱有一個美女，立於花陰之下。一面細看，一面驚疑道：「這是誰啊！好像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啊！難道紅樓夢裏的林黛玉，現在復活了？哦！這是我的造化了！想必上帝曉得我有寶玉的面貌，所以特特的把她配給我了！」

主義已定，就笑嘻嘻的向美人所在走來，只見她咬羞怯怯，桃花滿面。全壽剛到眼前，早已神魂馳蕩，筋骨酥軟，不禁上前握住她的手，笑道：「好妹妹，你把我想死了！好容易盼到今朝，還能夠不領教警幻所訓之事麼？」話纔說完，不覺就動起手來。林黛玉格外羞愧，意欲逃走，早被他按倒在地，實行他警幻所訓的主義。……正在得意的當兒，猛不防鏗的一聲，打得全壽又驚又疼，擡頭一望，原來是寶玉帶着焙茗、鋤藥五六個小廝，拿着門門掃帚，打將得來。全壽「噯噯」一聲，忙忙的爬起來就跑，不防逃到池子旁邊，被樹枝絆倒，撲通一聲，不偏不倚，正掉在池裏。嚇得全壽從夢中驚醒，渾身冷汗，連連打了幾個寒噤。……力竭神懶，意欲再睡，則見他同學鏡清園樑來了，催他起來，同上街喫茶去了。

# 寂寞之春

太倉第四中學數理化科三年級學生 錢梅瓊

微暖底春風，陣陣的向人們撲來；紅的，綠的，漸漸地有了生機，不久笑遍了樹尖，美在那裏喚人了！

光陰的流水，真彷彿聽得見啊！我別了伊，忽忽已二月了。回憶別伊的時候，枯楊着雪，環境還着潔白，凜凜地烈風，呼吼着肆她威權；橫暴的在沈寂的環境，和春敵不過寒冬。現在呀！春光遍滿了環境，嚴厲的寒，那兒去了？——春戰勝了——紅的，綠的，已有了生機，美在那裏喚人了！神祕的造成這「美」，加上了無數藝術的點綴。

人們歡迎春了，微笑地存着無限深情。可愛的春，滿綴着藝術的美；紅的，綠的，花兒，葉兒，清脆的小鳥鳴聲；悅人的耳目，心意，使人們得無限的愉快。

咳！我在這個「春之境」，覺得萬般無聊，瞧了愈教人滿目淒涼！他們熱鬧地喧着，我

却覺得寂寞，嚴冬纔配我的環境。

咳！去年的春，我也這般歡喜地，和他們一般——誰也知道環境裏有煩惱。和伊甜密的親愛着，一天也不忍分離。伊是常喚我：「劍哥，你是我的愛人，我愛泉之旁，惟存着你的小影！」我愉快極了，忘了怎樣回答，模仿了伊底口吻說：「鏡花吾愛！你愛我，我感激你！我的心田中，也祇藏你的倩影，你是我生平的真友！」密糖船的戀愛，誰也不羨？我也自慶我的豔福。咳！那知煩惱之神，在我們倆的旁呢！

一日，惡魔張福家，到我的家裏，代我說媒，花言巧語的騙我父母親；我的父母親，貪財心戰勝了良心，把我一生的幸福犧牲，貪得那萬惡的金錢，冒冒失失的應允了陸家婚姻！我聽得這個消息，心頭蕩蕩的震蕩，神經麻木失了知覺。我要求父母取消陸家的婚約，婚姻關係，一生的幸福，應當俟我的可決。那麼冒失的應允了？男女兩性，發生了戀愛，宣告婚約，纔能有圓滿的愛情；這強迫式的結婚，我決不承認的！

我父母滿存着頑固的腦筋，不允取消婚約；我雖和他們倆力爭，反結他們倆的責罰。我

無奈地走到伊家，告伊知道，伊一陣的苦笑，和我賀喜；但顏色冷了慘白，知伊的心碎了。

「我愛！你不用傷心！我必定力爭，取消婚約，和我愛……。」我說：

「劍哥！你說什麼？我和你精神上發生戀愛，何必定要加上一個夫婦名義？我對於你的訂婚，非常的愉快，你何必反對？你雖訂婚，我們倆仍是知心，並沒有發生利害。」

「是的，但是……我不願意……我定要取消……婚……約。」

「你決心了，我也不強你。不過願你不……。」

伊去了！伊臨去的時候，有函貽我說：這番離別，純為我的婚姻；不欲為了自己，使得我的家庭起革命。咳！伊的用這番心，想欲成全我的婚姻，却反增我無限的悲痛！

伊去了，天涯海角各相居，相逢是何年？

明媚的春光，藝術的點綴，引起了無數人的愉快，却增了我無限淒涼！  
咳！寂寞之春！

# 惡婆婆

上海青年會中學校學生童心園

『明明是一樣的人。呀！究竟是一樣的嗎？』

今春家裏，新到故鄉雇了張媽；一天晚上無事，我忽記起我對門幼時同玩的愛娟，聞說已做了丁家的童養媳，受盡伊婆婆的種種虐待。所以我就急急的向伊打聽一下，伊就詳細的講給我聽道：『愛娟自從伊父親故後，伊母親因家中無人賺錢，養不起伊，就把伊送到了家做了童媳婦。可憐不上三個多月，伊母親染了喉痧，亦就棄了伊，隨伊可愛的丈夫去了！』

『唉！可憐的愛娟，就此直向那苦境內走進去了！在伊母親生時，伊婆婆究竟不敢十分虐待，待伊母親死後，伊婆婆待童養媳的手段，亦就擺出來了。』

『伊真可憐！每日自早上天方發白，張開眼睛，至黃昏深夜，勤勤儉儉，忙忙碌碌，沒有一分鐘休息的做着，非但不能得到伊婆婆的一些歡心，還要不時的打罵。記得有一冬天晚上，

伊婆婆們喫好了晚飯，在客堂內烘火爐，談笑着；伊飯都沒有喫，身上只穿得一件破舊的棉襖，抖個不住。冷清清的在灶間內洗飯盤，油盞光下看不清楚，一個不留心，踏着了伊婆婆喫下的香蕉皮，跌了一跤，以致將手裏的碗，打碎了一隻。伊婆婆聽得了聲音，走進去，向地下望了一望，一聲不響，對伊劈面就是一個耳光。一把拖住了伊，走到客堂內，將伊二手，向那火爐上面燒滾的熱水內強塞進去。泡得伊二手皮開肉爛，二腳不住的跳着，眼淚好似斷線的珠樣。滴滴的流個不停，拚命揭止伊的哭聲。——因有經驗在先，若高聲哭了，就要耐得更劇烈——泡好了，還拿出許多花條子，耐伊紡完，纔得喫晚飯。伊自經這一次劇烈的處耐後，那手直爛了半年多；在這半年裏，當然不能做什麼事。但伊婆婆那裏管得伊這許多？非但不改少些工作給伊，竟比往日還要加多，——有時因手實痛得利害，求婆婆讓伊早關一些，非但沒有得到圓滿的答允，到加了多少的工作；所以伊從這次閱歷以後，終不會再向伊婆婆提起這種請求過。

「唉！講到這裏，我又記起一樁事了：有一次，我因有事到伊家裏；伊適在因手實是爛得



不堪，所以向伊婆濼請家，不要給伊做下手的工作。伊婆濼聽了，非但不憐恤，却說伊有意貪懶，反去拿了狼多穢衣服，一天專命伊做下水的工作。伊暗地裏嘆了一口氣，適彼伊婆濼聽見，就說伊欺窮人家，拔下頭上的金挖耳，一陣向伊嘴上亂刺，可憐伊嘴上的血，泉一般的向下滴着！伊却措都不敢措，逆氣吞聲的只是把衣服洗着，晚上又罰伊停喫晚飯。」

「講到伊的衣服和食物，那是真可憐！還不及我們做老媽的，雖然衣服破舊，到這得暖暖熱熱的穿着。在大冷天氣，伊婆濼穿了兩件皮襖，還坐近了火爐，一步不移。至於伊呢，只穿得一件破棉襖，不要說做苦力的小工也經不起咧，所以不住的抖着。伊婆濼見了，又說伊是有意做給人家看，因之又打了好幾頓。伊喫飯是另外一桌，終要待婆濼們喫好，洗好了飯，纔得有喫，每次限伊只可喫碗半。伊的飯米，是特別爲伊糴的糙米，至於下飯的菜，就是伊婆濼們喫剩的碗底。有時伊婆濼將碗底淘了貓飯，伊就得白喫！可憐的伊，我說伊還不及一隻小小的花貓的幸福咧！」

「你們遷移到上海來的時候，伊不是一個玲瓏活潑的女孩子嗎？現在却變盡了雪

白可愛的面孔，成了可憎黃瘦的皮膚，面上結滿了一條一條火杆子燙的肉百脚，伊現在不是十六歲了嗎？但却還不及人家十二三歲的女兒長大咧！我敢說伊過去了四年，只有長得一二三寸，鬼在恐你們當面見伊，亦不能認識了……」

張媽說完了，我亦不忍再聽了，兀是出神着；心中不知是酸是苦，眼淚流下來，自己都沒有覺得。

## 乞丐日記

上海遠東商業專門學校學生 顧鳳德

天微明的時候，我離了破床，在那無人管束的樹林裏散步；這清新的空氣，不嫌我污穢，也不嫌我貧賤，却時時向着我。

我餓極了，不能不去覓我的早餐。在近城的一處牆下，我覓得了一些剩餘的飯；喫的時候，有許多人，一壁走，一壁向我看；富人兒看了我，一笑！工人，小販，看了我，眉一縐！還有兩個

孩子看了我，作了片刻的會話：『這……他也要喫的麼？我家阿汪——狗名——喫的也要好得多呢！』……另一個孩子微微一笑，似乎說：『是……爲什麼……』

我喫完了，慢慢地一家一家的走。在一家古舊的窗內，有一個十七八歲的人，拿着鉛筆，在那小白的紙上畫。我注視他的畫，忘了我的工作。在十五分鐘裏，他已畫就了一個如我這樣狀態的工人，睡在破牆下，一個臭虫，在他身上喫他的熱血；喫得伊身子狠是肥大，可是他却存了枯黃的皮膚和細瘦的骨了。

我這時看呆了，向我自己四面望望，怕有臭虫來喫我底血；我抬頭再望那畫者，他已把畫封在信封裏，上面寫着『申報館』的字樣，以下沒有可以告訴你了。我現在祇望今天快些過去，明天到那申報館，看那主筆先生有什麼批評，對於這張畫呢？

我——寫日記者——是個工人，每天做十二點鐘工；沒有一些閒時去看社會上人們底心。他——乞丐——略識幾個字，不能做日記，所以我們二人，實行互助，把他的見聞，用我的文筆，來寫成這篇日記。

## 可憐的小販

上海民立中學校正科二年級學生 馮祥興

火車快要開了，李名仁獨坐車中，覺得肚子餓了，便從座位上立起來，在窗口喊了一個車站上的小販，向他買些麵包，果子露，糕餅……等喫。

不多一回，火車慢慢地開行了，名仁忙對小販說：『你的食品新鮮，味兒又好，現在車已開行了，請你趕緊算一算，應該多少錢？』

火車的行動，漸漸快了，嗚嗚的聲音，叫得狠響。這時小販心裏慌極了；因此他越算越急，越急越算不清楚。

名仁看着小販着急，一時算不出來，便和小販說：『我給你兩角錢罷，你想好不好？』

小販正是急得沒法，忽然聽了名仁的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答應下來。他便盡力望着火車追，想去接受名仁的兩角錢，不提防兩脚一軟，身體跌倒了。他手裏擎的一隻盤，和

盤裏許多存貨，完全翻倒地上；害苦了瓶兒杯兒，打得粉碎。  
唉！小販可憐。

可憐的小販

# 精神的愛

上海同文書院學生 劉師昂

我總是這樣的懶惰！我算着距離動身的日期，只有三天了，這些書籍還是散沙般的拋在書房裏。我的衣服行李，已經在一星期前由他收拾好了，一件一件整齊齊的放在箱裏，一點不亂，他是如何的細心呀！假使他曾經受過教育，這些書籍，他不早已幫我收拾完了，也是一樣的整齊的放在箱裏嗎！那又不省了我的麻煩嗎！可是說不得要自己去動手了。我這個小書箱裏，大概十年前的老古董都在裏面，我也記不得是幾時整理過的，我想趁着今天的高興，要細細的檢查一番，因為裏面實在沒有空間可以位置我必須帶出的書籍了，唉！我是多般的懶呀！

我已經徹底翻出來，預備淘汰去那些沒用的老古董，裏面不過是些摺壞卷角的書，團成團兒的信稿，沒了蓋子的小墨盒，用壞了的鋼筆頭，和幾本殘缺不全的字典——實在沒有一

樣可以有用的東西！不過那個皮紙糊的書夾裏，說不定可以有一兩件罷，但也是五年前的舊物了，我本來不要去翻他，因為我父親從前寄給我的家信，大概全夾在裏面，我許久沒有看見我父的遺墨了，我充滿了熱望，想掀開書夾，就可以看見我父的手澤，不能！第一次和我眼簾接觸的東西，就足以使我注意……尋思……麻醉！再沒有心思到第二件東西上去！他原來是幾年來慰我悵徨寂寞無聊的相片！

茹真久違了！你還是靜默無言的站着，你不覺得寂寞吧！你後面的塊磊落的山石子，可以做保障你的屏風，你的荏弱的身體，不是因為扶着杏樹，也許為風吹倒吧！你手裏拿的花枝，恐怕已失他的香氣，假使你曉得我們有這樣長久不能見面的別離，你一定不會有這樣一副和氣的笑容了！唉！茹真呀！我們不是已經別離了六年嗎？在這六年中，我是如何的無聊悵徨寂寞呀！我現在見了默默無言而含笑的六年前的你，我許久沒有波浪的腦筋，今天又蕩漾起來，我們六年前的景况，現在一一的又到了眼前了！

你我的遇合，本來奇怪呀！以這樣遠的距離，——千餘里的距離，竟能同處了幾年，我不

能不謝謝這撮合的神！當你遭了慘動的母喪，就被你姨母接來了，因為你姨母沒有子女，你父親又娶了繼母，所以你方能長久的住在你姨母家，那時你纔十二歲，你瘦黃的臉，整日裏蹙着雙眉，你是已經曉得喪母的痛苦了！自從你來了之後，你姨母愛我的心，已被你奪了去，這也難怪呀！論起親疏來，你是他嫡親的甥兒，我不過是常常叫他一聲乾娘的假乾兒子，自然他愛你要比我厚了！這是不關係的呀！自從你來以後，我常常和你親密，受了你的慰藉不少，我覺得你愛我比你愛你姨母還要親切！茹真呀！我到現在還很感激你呀！

你來了沒多時，就對我說：你曾在家塾裏讀過兩年書，現在還想找個讀書的地方，繼續讀書。我代你請我哥哥和我校的校長說了，允許你入學，你還要求要和我同班。我已經三年級了，你對於算術圖畫唱歌一些沒有研究。但是你是多般的聰明呀！你本來有天然的一副歌喉，只要把譜兒讀熟了，你的唱歌誰也不能比你好了！你的字本來寫得好，可以對於圖畫只要多練習，自然是會好的！就是那稍覺繁雜的算術，只要我演一兩個例題，其餘你也都可完全明瞭，記得那年學期考試，算術你還比我多五分，大概是你的字騰得比我好的原故吧！



我的性情本來很急燥，受了同學的欺侮，總要拚命去奮鬥，或是罵幾句無意識的話，洩一洩胸中的憤恨，有時罵輸了人家，總是伏在教室裏哭一場，你常常勸我不要和他們一起遊戲。現在我們是天天同一起了，拍瑟的時候，只有我們兩人，其餘誰也不肯加入的。但是誰沒有愛你的天性，誰能見美不愛呢！同學之中愛你的也不少，因為不得你的愛，就轉而變爲嫉妬了！有一次我倆坐在操場上談心的時候，他們忽然很無禮的喊着：「他們是夫妻呀！我們不要去親他們……」我起初聽了，並不覺得可怪，也不會有反抗的表示，可是你的臉早已紅了，剛才很和氣的面孔，漸漸板起來。我這纔覺得他們是排斥我們的話了！我當然要去和他們爭執，你主張我去報告先生，我因爲平時最討厭的是報告，所以我平時在操行考查簿上，感情的一格內總是填的濃字，我從來不會替同學報告過，我復反教你去報告，你臉更紅了，也不肯去，最後你和我生了氣，我才依了你去報告，他們每人扣了幾分，你纔歡迎起來！

我記得你來了二年了！——在陽曆的九月的那一天，我還記得是你的生日！前一天你姨母對我說：「明日是茹真的生日，我教他請一天假，你既和他要好，也應該請一天假來祝祝

他的壽……」我聽了真是非常的歡喜！飛也似的跑回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也很愛你，所以他歡歡喜喜的買了一件衣料送你，你那日換了一身的新衣服，你是多般的美麗呀！——滿月一般的臉兒，豐腴的蘋果似的雙頰，黑漆的頭髮，黑墨似的光瑩，珠子一般在搖動的盆子裏流動的小眼睛，紅潤的唇，微笑和講話時露出整齊而光亮的牙齒，伸出一對春筍尖一般的玉手，我愛你！我真是莫明其妙的愛你！我注意看了你好久的時候，若不是你被我看紅了臉跑來打我一下，我的眼睛恐怕是永遠不願情離開你的身子的！唉！茹真呀！你的姨母，和我的母親，不都是我們的愛星嗎？他們却早不在世間了！你和我大約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茹真呀！我哭了！我真要哭了！我能忍得住不哭嗎！

我們在國民校畢業以後，我進了高等，你僅上了一年的補習科，因為男女同校的風氣還沒有開，我們鎮上又沒有一個單獨的女子高等，所以不能和你同學，但是我每天晚上自修的時候，總是和你一起，我在高等小學所學的東西，你沒有一件不曾間接從我學了去，你又件件都能理會得，有的地方你還比我強！

我爲了婚姻的事，常常對你發我對於父母不滿意的論調：「我真是恨呀！我父母爲什麼這樣的欺負我，在我還不會行走的時候，就代我定親，教我不曉得反抗……」你爲着這事，勸了我不少的話：「這是木已成舟的事了，父母因爲愛你，纔替你定親，你反而怨他們，你真是辜負老人家的心了，你的未婚妻也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呀！」**茹真呀！**你一定曉得我反對婚姻的意思，我也曉得你勸我時的心中的痛苦！**唉！真愚拙！**我們那時爲什麼不和家庭反抗，假使有這種毅力解除了舊禮教的束縛，我們現在不是時刻不分離的夫婦嗎？是何等快樂呀！

我們歡樂的時代將要過去，煩惱的時期將要開始了！當你父親來信教你回去的時候，你並有點懷疑，你說捨不得你的姨母，又不忍教我們分離，你爲這事想 很久的時間，總因爲父女天然的愛，誰也不能離開呀！我也主張你回去一輪，你才表示了回去的決心，**哎呀！**茹真呀！我原不忍和你分別，我想你回去一兩月，你的姨母總要去接你來的，早曉得你一去不來，我死也不肯放你回去了！

在你動身的前一天，你就把這張相片送來給我做紀念，我也送你一張，我給你的時候還和你說：「我沒有什麼送你，望你一路平安！」我哭了！我放聲哭了！你也哭了！我們不知道誰安慰誰好。

你去了兩月，你的姨母就死了，我總希望你耍來弔喪，那曉得接到你的信，說你父親因為你年齒大了，路途又遠，這裏又沒有你可靠的人了，所以不許你來，茹真呀！我接到你這封信，我就曉得沒有和你再見的機會了！後來我在中學的時候，你父親替你許了人家，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我，並且勸我早些和我未婚妻結婚，你信上要緊的說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呀！

你說：「戀愛可以結合我們倆的關係，不能保護我們在社會上存在，我何常不想把你帶到沒有人離開我們倆的戀愛的地方去，但是我有父親，你有母親，看看他們的風燭年華，不能不犧牲我們一點幸福，總之，我們精神上的愛！是水遠存在！是與天地同壽！」

我在這封信以後，就沒有得着你的信，前年我母親去世了，我恐怕你替我悲傷，也沒寫信告訴你，唉！茹真呀！我真是無聊悵惶寂寞！

# 春朝

蘇州第一師範學校學生 丁 丁

血球似的太陽，不知誰又把他慢慢地抬起來了，映的半天兒全紅，但是他還羞答答地躲在林後；從枝葉透出來的絲絲的情意，誘的：雄雞兒張展兩手引頸高歌，小鳥兒翻來復去的亂飛亂叫，楊柳兒彎着腰，不息地歡舞，野草兒仰着頭對一切自然兒微笑，還有肅肅的天風，密密地和他們接吻，軟軟地扶慰着他們；神密的春之朝，在在使使陶醉，在在使使意消。

蓮心是個十九歲的青年，他底天資，十分聰穎，所以他底思想，非常靈敏，去年暑假已在M中學畢業，現在在N大學求學，他底所思所作，都非常特別，可是一班同學，都是平平常常的庸人，不能理會他的神密；於是他失意了，悲哀了！眼望着熱鬧的，更覺乏趣了，寂寞了！回想心事，說不出的痛苦，滴滴的淚珠，只好向肚中流着！因此他請假一月，到鄉下僻處大自然的懷

中，尋伴侶，求快樂。

\* \* \* \* \*

在在引人陶醉，在在使人意消，神祕的春朝，蓮心獨個人兒，點着頭，敲着手，愁眉不展，緩緩地懶懶地走着，微望太陽，血般的紅，火般的熱，不覺嘆了口氣：

『太陽呵！誰又把你推起來了呢？您來怎的？還是黑暗公平些！』

『但；太陽呵！你既來了，我又不好意思驅您；』

不過；你那火熱的紅血……

唉！可犧牲些，

犧牲些，照徹了人們的黑幕，洗滌了人間的污點，暖熱了人們的冷心……！』

蓮心說是什麼說，但他仍愁容不消，望望楊柳，嫋嫋地輕舞，草兒傲傲地微笑，他又加上了一層悲哀！看看灼灼紅的桃花，雪雪白的杏花，黃金般的葵花，翡翠般的麥苗，到處春光明媚，春心甜蜜，他却反不能消受，不能享用，終久是悲哀！

他懶步走着，看見一位和靄可親的農人，從鎮上回來，他想：「他定日未起時，已起身赴鎮的；否則，決沒這般早。」看他年紀，不上五十，四十有另，面上的皺紋，宛如河中微波，一雙黑眼，嵌在紋彰的面上，猶如二條魚兒在河中露頭戲水，滿藏着神密的詩意，二隻赤黑色的手，左手提着一隻竹筐，裏面安放着二匣火柴，四塊豆腐，一個小紙包——大約是他須要的烟葉——還有二包糕幾粒糖，一個洋囡囡，想是他家裏有天真的小孩，右手彎起靠近肩，揹着一個白色小囊，囊中之物，無從窺見；上身穿着半新不舊的一件元色棉襖，可是二肩上已破了，右肩上額外破的大些，露出黃色的棉絮，那是他時常担物勞苦的緣故；下身穿的是件補綴過多次的藍色夾褲，襪是不用的，赤着二脚，拖着一雙草鞋，運行自若。蓮心看了這個農人，不知怎的？脚步兒輕快了，一切煩悶，憂慮，悲哀，暫時同放在旁邊了，不息地跟着，他自己也不知爲什麼要跟他同走。

一所矮小的茅舍，東西分二間，西面一間上面，立着個烟窗，下面是小廚房無疑了；門前二個小孩，在花叢中撲蝴蝶，他倆的烏髮，却巧露出，可以看見，微放光明，移來移去，不息地參舞；門

旁坐着一個中年婦人，胸前放着一個筐子，不知裏面是什麼，她底兩手，在裏面亂動，有時右手提出來望地下一丟，不知什麼，看不清楚；她一面兒手動着，一面還時常抬頭，望地底一雙小孩。  
「阿貓」拉「爸」！你回來了呵，快的狠。」那個婦人，看見了農人——伊的丈夫回來，喊着。」

「咳！阿貓拉媽！我回來了，我走的快的，恐你們想望呵！」農人聽了喊聲說。

「阿貓，阿狼，他倆在捉蝴蝶，我……」

花籃裏的兩個小孩，跑了出來，各自拿了一隻蝴蝶，看見父親回來了，跑上去，靠近了，各拖着一隻手，「爸爸！」同喚了一聲；老人脫了手，從籃裏拿出二包糕幾粒糖，分給了他們，又把一個洋囡囡拿在手中說：「好囡！你倆把他拿去，當心兒玩耍，不要馬上把折毀了。」

蓮心立在遠處，笨望着，十年前的事，在慈親懷中的愛，如影戲般的，走馬燈似的現於目前，在旁邊的一切煩悶，憂慮，寂寞，悲哀……同時湧到，滿匡的淚，只好向着肚中流，咽鳴地：

「親的慈愛，享不到時才能感到！」

「雙親呵！慈愛的雙親呵！」



春朝

故鄉呵！ 甜蜜的故鄉呵！

一別十數年，

負笈出遊；

到處是屠場！

到處是荆棘！

到處是腥氣冲天！

到處是陰暗慘淡！

到處是——

只有煩悶，憂慮，寂寞，悲哀！

慈愛的雙親呵！

甜蜜的故鄉呵！

我幾時才能見你？ 才能見你！

二二

「甜蜜的故鄉，遊子才能覺得！

慈愛的雙親，享不到時才能感到！」

蓮心的心弦兒要寸寸地斷了，蓮心的心房

兒要粉粉地碎了！

「太陽呵！

碧草呵！

不要羞笑我吧！

流水呵！

小鳥呵！

不要嘲弄我吧！

蝶兒呵！

蜂兒呵！

更不要埋怨詛罵我吧！

請原諒我：——

我是失意的我，

我是煩悶的我！

我是孤獨的我，

我是悲哀的我！

我中了惡魔，

踏上了荆棘，

跑進了荒野，

迷匿了叢林，

冒昧了洋鎗，

碰着了刺刀！

春朝

使我恐懼，

使我惡厭，

使我煩悶，

使我歎息，

使我悲哀，

使我噉泣！

唉！心兒一分鐘千萬跳了！

血輪兒一分鐘萬千轉了！

『違心的心比違的心還苦！

心弦兒寸寸地斷了！

心房兒粉粉地碎了！

無限悲哀，

向誰訴說？

一三

# 凱旋日的前夜

江蘇第一代用師師學校學生 W. Q. Z.

最後的礮聲，把敵壘盡殲滅了。慘淡的戰場上，亂躺着無數的屍身，戰壕內的兵士，一個個從屍身越過，向敵營中集合。這時暗淡的日色，被西風緊緊的逼着下去了。司令臺上高站着司令官，——他用很流亮的聲浪，對兵士們說道：『勝利得了！破壞和暴力都過去了！我們可以企望着永久的和平……』

夜已深了，兵士們戰勝的狂熱，都逐漸地靜寂了。營長孟山斜躺在牀上，把煙斗微微的吸着。很自然的對着對面牀上書記官說道：『和平的末日，就是戰爭。戰爭的末日，就是和平。我們軍人的天職，就是謀和平的實現。所以軍人的目的，就是戰爭勝利，就是和平。可是我們勝利得了，我們可以永慶昇平了。』

書記不滿意的答道：『人類相互的和平，果是因戰爭而得來的麼？沒有戰爭，人類是永

不能得着和平的麼？犧牲人間無限的愛和血，所得的代價，不過是強者對於弱者的一種優先權罷。那裏有真實的和平，開放人類和平之花呢？

「任何戰爭的形色，却是與神聖之和平之愛相宣戰。在此中我們却拋棄了美滿的家庭間的愛，而日日聆此暗無天日之恐怖和悲哀，難道這種悲慘而冷酷的生活，是我們應得的麼，唉！戰爭戰爭！我們的靈魂，都被你污蔑了！」

營長拋下煙斗說道：「這樣說來，戰爭實是罪惡，一切人類間的紛擾，都是這戰爭作導火線。那麼，大正皇帝爲什麼要擁極大的戰艦，極雄的陸軍，驅日本同胞數十萬衆，在血肉中相搏呢？難道他們都是被野心家利用麼？我終不相信爲個較大的利益，而犧牲個少數的生命是罪惡的。至於你說的家庭間的愛，實令我回想——回想我一切幸福的所在呀！」

家庭間的愛，把營長的靈魂引起了。——他在濃霧中尋覓他的家，他朝着隔河的森林所走。他登在橋上，看見橋下面有無數的手向着他，那橋下面轟轟的不是流水，却是些鮮紅的血在下面沸騰啊。他擡起頭來，陰陰的森木，已失其所在，前面都是些屍首。機關槍凌亂

的堆在這屍首上面。忽而機關槍發火餓了，那些狼藉的屍首也漸漸地向他這方移動了。他於是沒命的向左斜方跑，向那不知所在的地方跑——好了！一切可怖的印象都陰伏了。他那久縈夢中的家庭已在眼中了。他已立在他的庭堂上了。

他推開書室的門——他結婚時的像片，依舊掛在迎面的壁上。在壁上的幾幅彌勒的油畫，已不在上面，却換了新式的衣鏡。在鏡中所留的影子，却蒼老的多，幽鬱的多，已不像那像片中的英俊豪爽了。他揭開書廚的門，他那時最喜讀的亞歷山大傳已不可得；再翻問別的，都是些小說和詩集。最奇怪的無抵抗主義底託爾斯泰的小說，也居然有十數冊；那歌誦騎士的有韻詩，一篇也沒有。他走近寫字臺旁邊，看見臺上墨水瓶開着，一封未寫就的信，放在瓶旁，他看：

「孟山……愛呀！神聖的愛呀！我不相信愛和愛之間，有戰爭的可能；我更不信拋却所有的愛，而在殘酷的戰爭中，另實現一種愛來……你從前從軍的時候，或是歡欣，祈禱，但是現在我……恐怖……咀咒……懺悔……唉……孟山，你自己拋却你所有的愛，同

時又被壞他人的愛，這是你始願麼！」

他看到這兒，眼睛一花，忽然立在他愛的面前了。他躺在一張小沙發上，手裏拿着近兩日的戰報，在那裏打盹，他的嬌嫩的面孔，比從前消瘦多了。但他那緊貼的睡衣，愈顯着女性美來。在他那純潔的地髮下面，襯託着潔白而軟膩的頸項，實佔有一切的愛。他吻了幾下，低低地呼道：「吾愛！陣地的人歸來了，你現在還尋你的甜蜜的夢麼？」他推他幾下，他依然不動。他握着伊的手，擁抱着他。他剛擁抱的時候，他一起身向外跑了；他在後面追。門忽然閉了，四圍的景物也都變了。一幅像舞臺上佈景用的油畫，阻住去路。再看畫上面的事實？是他和他的同伴，衝鋒時把敵人殲滅的慘景。他看着，筋肉頓時起了變態。他想：「戰爭真是不仁啊！我這時應對上帝懺悔了。」幻景被黑暗征服了。他慢慢地摸着電燈機關，把燈亮着。他走了好幾幢屋，到他的臥房了。房裏的陳設，還是那樣。從前一面老時鐘，現在却是新的。兩個狸奴在衣鏡前亂搏，好像歡迎主人似的。把帳幕揭起，——牀上睡着三個小孩，玉琴和他的小弟威廉在左頭。玉琴的雪白軟膩的小手，放在被外面。那無名

指土尚有血痕，好像又被弟弟少華欺侮。他那嬌嫩的小臉，緊貼在小弟額上，微微的笑着，但終未笑出聲來。他吻他的額，輕輕地說道：「兒呀！我帶着好多糖果，預備你們的跳躍呀！」他又轉看着少華，他額上充滿着爪印，鼻端尙留有淚痕，想又被狸奴戰敗了。

出了室門，去找他的愛。驀然間被樹根攀倒了，他掙起身來——這全不是他家中的景物了。那攀他的是地下躺着一個巨人，胸口——被槍子穿洞的——的鮮血，直望他面上噴來。巨人之後面，有無限的屍首躺著；屍旁俱有小孩在那裏哭泣。他看的可怕得很。他要擱頭走，他自己的小孩，緊抱着他兩着腿，哀聲呼道：

「父呀！那扶着屍首哭泣的，不是我們的兄弟麼？他們的父母，都被你殺了，他們在那兒要他們的父母呢！父呀！世界上父母和父母的兒子都是好兄弟，兒子和兒子的父母，都是好朋友。你爲何殺你的朋友，殺我們兄弟的父母呢？你還我們兄弟的父母來呀……」

來後他跌倒了。他跌的混身的汗。他扶起來。却坐在自己的牀上；一切可怖的印象，

都不見了。他下了牀，打着火柴看他的同伴；他——書記官——在嘆語道：「戰爭呀！戰爭呀！怎樣聽我還他們的父母呢？」

## 哭聲

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三年級學生 蔣 豪

這是我三年前親眼看見的一樁事件。

春光到了，溫暖而美麗的清晨，正是我出遊村前的時候。這個村在武進西門外，也可算比較得文明而優雅的村莊；當着春天來到，用不到我說，自然是個「安樂之窩」了。你看那村上的花木，開得多好看呀！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還有許多的小鳥兒，跳躍着，啾啾着，歌着快樂的春日之歌，在那爛漫而莊嚴的自然界裏。每天都同着農夫的「西皮二簧」，學童的「子曰詩云」，相糺雜着，和答着，成了一種可愛的自然的韻調。

有一天早晨——也許是星期日——剛打過八點的鐘，我就匆匆地走出校門。方走過



操場，便立使我的嗅覺，變了一個境界；融暖而輕散的晨風，吹過對面光叢的香來；又濃甜，又輕膩，因此把我昨夜在腦子裏埋下的胡思亂想，都洗得乾乾淨淨；只感到人生的真快樂和幸福，再也想不到人們有什麼傷心的事件，在這個可愛的莊嚴的世界上。

忽地裏撲喇喇一陣又急又烈的哭聲，順着風勢直吹到耳朵裏來。心想這是怎樣一回事？值得這樣拼命似地哭叫？我身不由心地直向那發出哭聲的處所走去。

這個哭聲，原來是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子喊出來的。伊站在一棵大楊樹的下面，左手正在揩着眼淚，可是越揩越多，差不多面上都被伊底眼淚沾滿了。右手被一個二三十歲的婦人緊緊地握着，伊想逃而有逃不得的樣子。只聽那個婦人狠劇烈地喊道：『捉住了！』伊聽了這一句話，加倍的哭得傷心。我聽了伊的哭聲以後，又見伊這樣天真爛漫，我底心都碎了。那個婦人又接口說道：『你這傻孩子，真不識好；你底娘替你包腳，你還要倔強；再倔強，你底娘要打哩！快點回去包罷！』這個女孩子又嗚嗚地哭個不了。唉！真傷心呀！

轉了二個灣，到家了！一座普通不加修飾的平房，就是伊底家。屋裏倒也清潔，東邊那

個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婦人，約有四十歲左右光景，雞皮似的顏面，顯出狠嚴厲的臉色。加以下面一雙細小到三寸的腳，令人看了，真是十分不快活！手裏還握着一梗晾衣的竹竿，好似要打人一般。這就是伊底慈愛的母親了。見了鄰婦，捉着她底女兒，走進門來，就狠客氣的說道：「多謝你。小狗底娘。」又變了一付臉，向那小女孩說道：「你真是賤貨呀！女人不包腳，還成什麼樣子呢？你看江北的大腳婆，多難看呀！你若再要倔強不包腳，我就不要你進這個大門了！看你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吃？」鄰婦又接口說道：「真的，女人不包腳，還成什麼人？你看薛家底月秀，包了一雙小小的腳，多好看呀！多標緻呀！好孩子，你快包，免用你底娘生氣。」

伊家的門前，人也漸漸地多了，都是來看熱鬧的。只見伊底娘把竹竿放在一邊，再把伊底腳打開來，血迹早把伊包腳的布侵濕得透了！許多時候，一雙可憐的腳出現了。諸位試想彼是什麼樣子？我可借兩句話來形容，就是「皮破肉爛。鮮血淋漓。」但是到了這種樣子，伊底慈愛的娘，還在那裏拚命似地包呢。伊只得咬緊牙齒地忍受着，忍不住的時候，又

猛烈地哭喊起來了！但是伊底娘，還不住的罵：「賤貨！賤貨！」

一刻兒，外面走進來一個人，年紀不過四十多歲，面目犁黑，嘴上還有一個八字式的鬍鬚。身上穿了一件愛國布的長衫，上面罩的一件大衣袖的黑馬褂，頭上戴了一個紅結子的西瓜皮帽，手裏還握着一枝又長又大的煙筒，一步一步地搖搖擺擺地走進門來，這個人不用我說，自然是伊底父親了。伊見了他，就把兩隻小眼，骨溜溜地向他望個不息，好像要他教的一班。

停了一回，那個男子發言了！笑迷迷地對那婦人說道：「阿妹我已許了東村的王家的小兒子了！明天就要開八字去了。隔壁老王做的女頭媒人，王先生底堂兄——王小四——做的男頭媒人，小四又對我說：「他底大房二房二個媳婦都是小脚的，這個三媳婦，若是大脚，就不要了！」我想他的話，倒是不差。你快點替阿妹包罷！越小越好。不然，這一頭親事，就沒有希望了！」

阿妹暗中聽了這一翻話，可憐還不十分懂得；只有「你快點替阿妹包罷！」這一句話，

還稍爲懂的。伊從這一句話，也就知道伊底父親，不能救伊了！這個時候，只有伊底說不出  
的苦，打擊在伊底心上。那婦人也接口說道：「他底脚我是天天包的，有十來天了，現在已小  
得多了！不過這個賤貨，天天總是不肯包，還要哭死人一般的哭……」那個男人不待他說  
完，就接口說道：「她曉得什麼？」說罷，走出門來，向我們說道：「人家包脚，有什麼好看？請  
走開罷！」說完了這句話，又走到那婦人面前，噉噉唧唧地講那一件事。

我當時心裏，難過極了！忿恨極了！下面的話，再也不願意聽了！只得歎了幾口大氣，  
兩步作三步走的回去。路上的花木，都含着愁苦；鳥兒依舊唱着，不過調子變了。好似告訴  
我說：「一個活活潑潑地女孩子，從此斷送了！」我也想道：「恐怕不止她一個，中國古來幾  
萬萬的女同胞，也都斷送在纏足上！」我走了狠遠了，但是那女孩子的可憐的哭聲，好似還  
隱約地在我耳朵邊可以聽到。

## 從前……現在

杭州雲居堂職業學校學生 施展洪

從前……現在

二二二

從前……現在

二四

一個極醜陋的小孩子，年紀大約十三四歲，挑着一担白菜，提起輕脆的嗓子，沿街叫賣。那時候太陽剛剛升起來，火般紅的陽光，照到那小孩子的臉上，越顯得他醜陋汗穢得不堪；他連忙抬起一隻又瘦又黑的手，遮着他的貴貌，似乎不願和這些得勢的陽光接目；在這個當兒，他猛聽得有人叫道：「王阿狗，你白菜賣幾錢一斤？」他即刻拔起他的一雙赤腳腿，飛也似的跑向那邊去了。

王阿狗是一個賣菜童子，每天賺兩三角洋錢；家裏還有一位老母，也是替人家做針綫，洗衣服，糊口過活的。阿狗的父親在日，是做過幾任知事，一年前染了時症去死了；世後家裏又沒有恆產，——阿狗的母親，只怪伊的丈夫生前不會刮地皮，留給母子倆揮霍。——從前的朋友親戚自然都「掩面而過之」；太太不得不下貶做針綫婆，公子又不得不下貶做小販了；可憐他們母子兩人在生活程度極高的社會上，每天賺不到一塊洋錢，還是買柴好呢？還是買米好呢？真正不好打算咧！

五年之後，阿狗十九歲了，人事也略略懂得，他在下流社會裏混了好幾年，已經由賣菜童子升做黃包車夫了；進款每天雖然比從前多了一兩倍，但是他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義，一錢也沒有餘剩；有時還用不夠，到後來竟老實去做妙手空空兒，起初瞞着他母親，後來他母親知道了，大大的訓斥一番，他非但不改過，并且公然搶劫，他母親苦苦的勸他，他自管自背了母親逃去；他居然入了某山的匪夥，掛起強盜牌，殺人放火，到很快活，他母親得了這個消息，氣得死去活來，大罵阿狗貽辱祖先，不肯畜生。那知道阿狗的狗運，大發特發呢！

這時候政府被匪鬧得不亦樂乎，只好招撫這班好漢，編作軍隊，阿狗也在其內，活該他官星高照，匪首做了團長，將他拔做營長，他未免喜出望外。自以為榮耀極了；預備衣錦還鄉，回家以後，造起了四層樓大洋房，做他的公館；他的舊家，他再也不去光顧，就是母親他也不認得了。他又討了四個小老婆；誰敢說這位營長老爺，就是兩年前的盜匪王阿狗呢？

一個二十多歲的軍人，手裏拿着一塊文虎章，他兩隻奕奕有神的眼睛，活溜溜的瞧着那

從前……現在

時候月亮正照着大地，雪色的月光，射到那軍人的手上，越顯得那塊文虎章光圓的可愛；他連忙抬起頭來，對着月兒微笑，又接連和文虎章接吻，表示他的得意。但是月光很不解事，對他冷冷的一笑。管自躲到雲裏去了。在這個當兒，他猛聽得滴滴嬌的聲音叫道：「老爺，不早了。快來睡咧！」他答應了一聲。的篤的篤去到房裏了。

## 七年前的一個朋友

紹興越材中學校別科學生 馬斯幹

我記起這樁事情來，還着實替王國萃流了多少泪呢！這是我七年前一個朋友的墮落史，我實在不忍把他寫出來供獻諸位；但是要為未來的狂蕩少年們戒，也就不得不詳細細地報告一下：

我七年前的同學王國萃，他家裏很有幾個錢，可以供給他讀書吃，穿是不用愁的，但却十分富有。我和他是高小裏就同學起的，直到中學，也和他同在一個專門學校裏讀書；預科

時候，他鎮日價在外面吃，喝，嫖，賭，用的錢不夠了，便胡亂造一下子，寫信到家裏去敲竹槓，說什麼要旅行啦，要助賑啦，要開會啦……總之無非是爲騙錢用罷了。這樣的混了半年，足足用

去五六百塊錢，他的父親以爲是學校辦理不良所致，就把他轉學到另外一個中學校裏去了。

次年，王國萃果然轉學在別校了，可是益加了不得啦！在外邊過宿是常事，吃，喝，是不用說的了。聽說有一次，在校內聚賭，被舍監捉着了，就報告校長，立刻出示斥退。他急了，當晚

便在校外旅館裏住宿，一面寫信回家說：「學校裏想發起籌賑新劇團，因爲沒有基本金的緣故，就向本校學生捐助，而自己是個發起人，捐款須要加倍；他們——學生——每人三十元，做發起人的就要六十元，另外還有做衣服，購買學用品……許多用度，合計起來，爲數終在六十元以上，這一二百二十塊錢，是萬萬省不來的，須要快點寄來才好。」那知道封信未發以前——出校的時候——校長早已有信通知家屬，說明斥退的理由。

王國萃的父親，接連接到兩封信，早已明白王國萃已經斥退，後來的那封信，是王國萃造出來的。便寫了一封信去責備他，並且說：「若再不回來受父母的教訓，便要承認他做兒



子了。」這樣一來，王國萃弄得沒法如何，而且欠人家的債又多，家裏寄出來的三十塊錢，只可還債還不夠；他沒了法，就到我的校裏來和我商量。我對他說：「你也太不自知約束了！你今天的苦惱，都是你從前的快樂所造成的吓！你此番回去，你的父親，又不知要怎樣發火呢？」他紅着臉說：「這都是我的不是了。但是爲今之計，我金錢是很困難吓！你倘使有餘資可以借我的，便借我幾塊，我來春一定還你的。」我說：「我這裏錢也不多，好在下月零用，我父親就要寄來，但是你要幾塊錢才夠用呢？」他說：「你有多少，就拿多少出來，我是至少非六十元不可。」我說：「我只有三十元可以借你，這三十元，還是我平日儲蓄而得的呢！餘外三十元，只好請你自辦了。」說着，就把儲蓄銀行的三十元活期存款存摺給他，他很慚愧而感激的拿去，並且說了一句：「我很感激你，其餘的朋友，誰肯這樣慷慨。」過了三四日，他已經回去了。

王國萃回家之後，他父親開口就罵，直罵得喉嚨發燥才止。王國萃反竭力反對，說他父親家庭教育不良，貽害兒子，等到兒子出了岔子，便大罵特罵，根本問題不究，唯一的罵人，也不

是個做爹的應該的。他父親氣極了，以後見了他就罵，王國萃見罵也就回罵。這樣的六、七次，王國萃的父親就得了病了。

王國萃巴不得父親早死一天好一天，便不去請良好的醫生，醫不得法，他的父親病了不久，就與世長逝了。

王國萃的父親既死，他便胡亂治過喪事，不到滿服，身穿綢綾，更加結交了一般匪類，終日花天酒地，把遺產當作泥沙般看待；今日把某地的田賣了，明日把某地的屋賣了。王國萃的母親見兒子如此胡爲，無法禁止；急急的想給他娶房媳婦，來束縛束縛他。但是王國萃自己對他母親說：他自己是一個新人物，婚姻當由他自由，他不贊成舊式婚姻，主張自由戀愛。他母親恐怕洩氣，也就任其自由，不加干涉。

王國萃既不願舊式婚姻，然而始終沒有人和他發生戀愛，後來他娶了一個妓女爲妻，不料成親未及數天，這妓女就把王國萃所有家私，席捲而逃。可憐王國萃本來財政虧虛，加以此番打擊，便大起恐慌，只好拿了幾塊錢，逃往別處地方躲債去了；他的母親，被債戶迫不過，便

自殺了。好好的一家人家，得如是結局——是什麼緣故？

舊年秋季裏，我入滬江大學了，有一天，在四馬路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拉着空包車在馬路上走，我見了這車夫的背影，好像是王國萃，便有意無意的叫了一聲「王國萃！」他回轉頭來找喊他的人，他見了我，就飛也似的跑去了。自這次見過之後，我便再不見王國萃的蹤跡了。而回想那七年前的王國萃，他又是何等的華麗而富有呀！

## 難解決的問題

湖南慈利縣立中學校學生 于榕章

他是一個最近的中學畢業生，他並且是一個志氣高遠，腦經敏銳的青年，他的同班內，差不多也有八九十人，可是就學識完備的，品評一下，還是要推他首屈一指，所以每逢學期試驗的時候，他總脫不了前三名的位置，因此，校長教員都喜歡他，父母更是不必說了，就是他的

學友們，也沒有不欽佩他學識難及的。

這一天——是行畢業禮的一天，榜發了，他是高居榜首，他的同學們，有的欣賀着，有的嫉着，並且羨慕着，他是不必說了，既然得了甲字壹號的文憑，並且得了很多的獎品，和師友的贊揚，在別人看起來，已經替他心滿意足了，可是他卻淡淡漠漠，像有什麼事情似的，停了一回，時鐘已嚕嚕的報了四下，賓客已是散了，黃澄澄的太陽，無力的斜射在玻璃窗上，表示最後的奮鬥！他從食堂上，慢慢的踱入他的自修室，坐在椅子上，低頭的沉沉思想。

他用着冷澀，而微帶顫抖的聲音，自言自語的道：「一件最難解決的問題……已逼近來了！……我是如何進行呢？……唉！可愛的將來！可惡的金錢！」他正想及他的前途，他不覺起了悲感，熱淚幾乎奪眶而出！可是他不肯表示怯的態度，忙鼓起勇氣退住，正在這個時候，他的朋友，王蘋僧走進來說道：「用安君，……呆坐的爲甚麼？外邊晚景，多麼可愛，我們還是散散步罷。」他忙請他坐下，並且給他斟了一杯茶，他們倆就此開起談判來了。

他對他的友人說道：「我們今天可算得畢業麼？固然就是畢業，但是不過一些普通的

知識，各種科學的們徑，沒有什麼多大的學識，說到文憑，那更是笑話了！文憑不過一張薄紙，有什麼用途，我們既不屑做他的奴隸者，去當小學教師，又何必重視他呢？」

「……我們既然生在這文化發達的時代，並且是人類較為思想新穎的青年，我們是應當如何的努力着，奮勤着，以鑿開知識的窟藏，改造我們的社會呢？可是我是一個寒士，我的環境，完全為金錢支配，金錢之魔，他簡直把我屈伏了！唉！我前年同着梅笙君，談到升學的問題，我那時腦經中，就受了重大激刺，可是我還自己慰解道：「還有兩年呢，焉知那時不達到我的目的嗎？」如今已是逼近了，我依舊的為金錢困難，不能夠達到升學的目的，教我怎的不悲傷呢？難道我竟拋棄可愛的將來，就此墮落了麼？」

他的朋友說道：「我的境遇，同你也差不多，我的志願，也是和你一樣，說到學識，你我雖不十分絕頂，然而總算比我們同班內，那般富有而預備升學的人，高超一點，可是在這貴族式學校時代，祇有他們纔有升學的希望，我們祇好作落伍者，墮落者了！」

他愈極勉強的說道：「我們還是奮鬥罷，也許有成功的一日呢。」他的友人說道：「奮

關不過是時髦的口頭禪，我已聽得熟了，如今任憑你有多大學識，沒有金錢，要想升學，是不能行的了。」

太陽已西匿了，世界頓成黑暗！像他們倆前途似的，忽然一輪明月，照澈宇宙，室內也上了燈，他喃喃的說道：「難解決的問題。」他的友人也和着說……

## 半封遺書

上海復旦大學文科一年級學生 高夢湘

微細的月光，從窗櫺中透進了他的帳子。他兩只失神的眼睛，雖然閉着，但是腦海中，却不住的映演一年前深刻的影片：他記得，他深深地記得那一夜——月白風清——在薔薇架下，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他的靈魂完全溶醉在這小小的接觸，和他微笑中間！他也記得和他別離的時候，他的眼淚——滴在他手上——點點印入他的心願！

他想到這裏，就睜開眼睛，乘着月光，把這只手呆呆地看了一回，仍舊閉着眼，繼續化的幻

想。

他彷彿在接到他末次信的時候：他心靈和手指的顫動，幾乎把這信落下。感情的激動，把他神經麻木了！他不肯忽略看這封信；讀了細細地再讀，兩頰上所有的淚珠，一行一行的流下來；把領子濕了一大堆。他正在悲痛的時候，忽地被遠地淒涼的鐘聲，驚醒了他的幻像！原是啊，回憶是人們最痛苦的事。什麼人多不願意回想他從前的慘史。但是神祕的腦海偏不肯把這些影像逐出！

月光一絲絲淡下來，窗外景緻更顯得慘淡和寂寞！他總不能壓服自己腦海中的波浪。皮膚上的焦躁，和靈肉的澎漲，使他把身子坐起。把一支小臘燭燃着，就把右手支頤呆呆地向窗外望去。經過長久的靜坐，他深深地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

「我已了解人生一切，我已深深地感到暫時的影像，終久不能騙出我的心靈！我不能克制我已冷的心重興波浪！」

他說完了就抽出筆來寫成以下這半封信：

幽：

我受了你末次給我的刺激後，把我天性完全改變了。我赤裸裸熱血的心，差不多冰冷了！我不願再實行人生積極的生活，因為我已感到人生是懷疑的，寂寞的，孤獨的，那一生不過是什麼一回事？原是啊，人生是一朵浮雲。假使被風吹散了，有什麼對象，物化，前後呢？咳！假使愛之神，不來光臨我，那末我的眼淚也不會從我心靈中流出來了！這一年裏，我已覺悟，我已強制地把你的影像忘了！感情麻木了，心靈靜了，我生活也趨于寂寞孤獨。神祕世界中的美，原貯蓄在愁苦，寂寞，和孤獨裏面！我在這一年中——自接你末次信後——把我心靈完全溶解在這神祕的美中！

愛情原不是人生真真的安慰，不過是暫時中間一朵有刺的美花罷了！我失戀後的悲哀已消却了大半！不道今夜受外界的刺激，把可歌可泣的舊事，一張張的在腦海中映演！麻木的感情已復蘇了已冷的心靈顫動個不住！極強的想像力，和



回憶力，把神秘的美戰勝了！我已失却勇力和幻像奮鬥，竟是一個弱者啊！咳！幽  
啊！愛情是引誘人們的魔鬼，淚，血，和自殺是愛情的花朵！愛情的樂趣，原不在甜  
蜜的時候！失戀後的痛苦，纔是真的樂境！我心靈狂了，全身震動了，我已不  
能克制自己，我的確不能克制自己！幽啊！愛的蠹蟲，已把我的心苗一絲一絲的  
嚙去了！幽啊！我已……

在這一瞥時間，他忽然看見桌子上一本少年維特之煩惱。使他神經興奮了！心脈中  
的血已完全管注在他的面部。筋肉的搖動，把卓震得格格地作响。他狂叫道：

「我生活中心願已成就了！如此冷靜地，如此堅毅地，叩這死之鐵門！幽啊！我願死  
在回憶和想像——神秘的樂趣——中間！我謝上帝，把我脫離了這愛的權力！」  
他即刻把平日所有的催眠藥完全吃下去了。

窗外的景像依然這樣的冷酷，那微細的月光——似手怕看青年人的自殺——已匿到  
不知那裏去了。那支小燭的光線被窗縫中的風吹得如波浪一般，那半封遺書——已被眼淚

濕透——靜蕭的貼在這桌子上面！那窗外的風却似嘆氣的說道：

「青年人啊！你是弱者啊！」

## 母親的心

南通代用師範學校學生 王鍾儀

唉！勇兒！你不要談什麼愛國，什麼冒險，……你只須講親愛兩字就好了。

一個中年婦人，拉着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兩隻眼眶裏，飽含着珠淚，聲音也有點沙了，向着少年懇懇的說。少年恭恭敬敬的答道：

「母親！我豈不知母親期望我成立，不願我試驗這一種危險的事；但是兒子今日所認的項目，離危險的程度還遠，請母親放心罷！」

「真是小孩子不懂什麼道理；一時微倖，原不至於發生危險的事；但是一種劇烈運動，過於用力，往往內傷，吐血，咳嗽，肺癆等病，在學校裏流行，不是很快的嗎？兒呀！我是終久不放

心的呀……」

他的母親仍是這樣說。勇兒吐出最誠摯的音調，說道：「兒雖好運動，兒決不肯過度傷身，兒是母的獨子，時刻不忘這家庭的責任的。」

勇兒的母親姓真，是一個寡婦，只有此子；今日勇兒要赴運動會，十分放心不下。只聽勇兒又說道：「母親呀！兒子雖是母親的獨子，但是一半是母親的，有一半還是國家的，假若兒子已經成了，國家要與敵人打仗，徵兵徵到兒子，兒子若是不去，便是甘心做亡國奴！教母親一世賢淑的名聲，也被兒子沾辱了。母親！你還愛這兒子嗎……？」

真女士聽了這一番話，——理也說得圓——話也來得愛——心上不忍過於拂他兒子的意思，便道：「既然這樣，你去罷！」

勇兒大踏步去了。真女士仍是悽悽惶惶，心中說不出的難過，放心不下，便和僕婦攜了勇兒帶回的入場券，去向運動場進發。恰好走至半途，有許多人分發國恥傳單，真女士也接了兩張，只見那「五九」「念一」等數目字，不覺大大的感動；到了會場，走入普通女賓席內，

旁人見他衣服樸素，並不注意。她看見場中正演營教練，勇兒是一個排長，活潑潑地在場中操演開鎗的時候，人人目中如見國仇，飽含着那恥辱的悲涼；真女士不覺熱淚潑潑，揚着白巾，微聲說道：

「勇兒！勇兒！你能與國仇一戰，做一個國殤，你母親也是歡喜的了。」  
勇兒！勇兒！  
努力呀……！」

女賓席內，見一婦人，如狂如癡，不知她口中念的什麼咒語，兀自好笑。唉！誰知她的心，怎樣悲痛而熱烈啊！

## 母子

南京第一工業學校學生 劉海鷗

一條商業不十分發達的馬路旁，坐了一個衣服襤褸的中年人婦，手中抱了兩歲光景的一個孩子，一望而知他們是母子了。

伊時時露出一派欣喜之色，口中又不時叫出幾聲乖乖，他投在伊懷中，雙手握了乳房，囁囁吃乳，忽聽伊叫他的聲音，便含棄了乳，向伊呵呵作笑，似乎他能解人語的啊。

沒有一回，來了兩個衣服華麗的婦人，伊便唱出日常所用的腔調來，「奶奶呀！太太呀！

」幾聲一叫，伊們發了慈悲之心，給伊兩個銅板。

伊握了銅板，很慈愛的向他說：「我的乖乖，……好乖乖，回頭來買餅子給你吃，你可要吃麼。」他小小的臉兒上，畢露着天真爛漫的笑容，伸出小手來向伊搶錢，伊笑嘻嘻的向他接了個非常沉愛的吻。

(下)

一所大宅子的內室中，坐了個中年婦人，伊的附近，立着個衣服華麗的少年，一望而知他們是母子了。

這少年怒容滿面，惡狠狠的對伊說：「我這次輸了這麼些錢，可是偶然的，我是個要面子的人，怎樣可以……趕快給錢我，我可是等不得了……」伊哭喪着臉，胸中似有無限的隱痛

啊。

等了一回，他越發着急了，伊給他迫得無可奈何，便垂頭喪氣的從錢櫃中拿了二百塊錢給他，當下兩行熱淚，奪眶而出，伊嗚咽的緩泣。

## 五十元的代價

常熟縣立甲種師範學校學生 錢頌魯

媽媽，我餓得很，要吃飯咧！咳！我的好孩子，那裏有飯吃呢？你爹爹三天沒有回來，有什麼錢去買米買柴？昨天到孫家去借的米，何家去借的柴，今天已來討了！咳！好孩子不要哭，等爹爹回來買餅你吃。孩子聽見有餅吃了，就笑嘻嘻的倒在媽媽懷裏，和媽媽接吻，沒有一刻。見來了兩個飯桶式的警察，跑進來問道：這裏是王阿三的家裏麼？王阿三的妻子見了，很詫異很驚惶慢慢地答道：你們來做什麼？這裏正是王阿三的家裏，我是他的妻子，你們有什麼事？可以同我說。

五十元的代價

四一

五十元的代價

四二

警察 「你是王阿三的妻，好好快快同我們去見老爺。」

王阿三妻 「去見老爺做什麼？吾有沒有犯罪。」

警察 「呸！不要嚕囉快去，快去。」

那時阿三的妻，只好同了六歲的孩子到公堂上去。上了公堂法官先糊亂問了一遍，然後說你的夫，被陳公館裏的汽車軋死了！現在賞你五十元，快快去罷！王阿三妻聽見丈夫死了，放聲大哭。什麼一條生命只值五十元？要求老爺伸怨咧！他死了，我們娘兒倆要餓死咧！那時六歲的小孩子，看見媽媽哭了，也大哭起來。法官喝道：不許哭，你還不知壓足麼！你的丈夫僥倖被陳公館裏的汽車軋死了！有這五十元，倘然被外國人的汽車軋死了，五錢也沒有。快快出去出去，法官又兩手一招，來兩個警察，來拿王阿三的妻子趕了出去！

## 回家的時候

王振剛挾着書包，默着頭，正是走回家去的時候，後面他的女同學吳毓秀急急忙忙的招呼他：「王振剛！王振剛！不要着忙回去，東門外有好景緻看，你去看麼？」王振剛轉個身來對吳道：「不錯，不錯，現在麥黃了，去看看收麥的農人們；聽聽樹枝上的好音樂，我好久不外出，今天到也高興走罷！」於是這兩個天真爛漫的小學生，肩並肩的談着走出東門了。舉目一看，黃的黃，綠的綠，神聖的農人，有的屈着腰，默着頭，只管往前割麥；有的嘴裏不住的唱，脚下不住的踏，做他的最快樂的最寶貴的事業。——車水，蒔秧。——這時候布穀鳥飛來飛去的唱着，好像歡迎他們一般，而他們只是談着，什麼「我的媽媽不准我和你們在一處玩耍，今天也是偷來的，不要給我的媽知道。」——也不理會他。後來走到橋上，他們也不再往前走，看看水中的太陽，真像玻璃。好明亮呵，好清潔呵。就使李太白的詩唐六如的畫來描寫這時候風景，我想也難。最後吳毓秀道：「不早了，我要回去了，我怕我的媽媽打我。」於是這兩小孩各自回家去了。王振剛到家以後，只是呆呆地坐着，不言不語。我也不解爲什麼事情呵！

### 回家的時候



# 農民淚痕

奉天風城縣立中學校學生 栗玉鉞

「咳……這可怎麼是好呢？……一文錢也沒預備……人家來了怎麼應對呢？……」

趙德愁眉不展的，背着手在屋內踱來踱去說：

「有人和咱們討錢麼？」他的妻坐在床上說：

「你忘了麼？咱們今年在德增大買那一點東西，東西雖少，錢可不少。他們收賬的王

刮皮已覺到街頭老李家，咱們短他的，他能不來麼？」趙德臉上露出來恐懼顏色說：

「呸……呸……呸……」小狗在門外亂咬，趙德急急的說：「得啦！不用說了！一

定來了！」三步作兩步走出門外，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沒有，心中懷疑想道：

「快好來了！怎麼這時還不來呢？又到誰家呢？忘了我麼？……」一步一步的又踱

回到屋內，心中一面恐懼一面又想道：

農民淚痕

「他能把我怎麼樣呢？橫豎我是沒有錢，不能拿我當錢，用個鐵錢串把我串起來，他的名雖叫刮皮，他的財東掌櫃又有努力，走衙門像走平道似的，又能把我怎麼樣呢……不過把我送到拘留所內住幾天，我沒有錢，移久還是待釋放的——唉！不對……不還人家錢了麼……無奈他們太凶惡了！若是不凶惡，那能有刮皮的稱號。他若是從容的討錢，誰還能不付錢呢？」

「趙德在家麼？」王刮皮在門外說：

「啊……我……來……來……家……了！」

趙德在屋內豔巍巍的說：急忙把門推開，

走出門外，滿臉陪笑的說：「王大爺來了！請屋內坐吧！」王刮皮大搖大擺的走進屋內。

「街頭老李家的事辦妥了麼？」趙德說：

「怎麼那樣容易就妥了！你們這村子怎麼這樣窮呢？幾十塊錢，不能早早湊齊送去，

必得等着我來，我來一趟就妥了也好，還不妥更要延期。你是我的趙大爺，把你這項錢開付

了吧！」王刮皮代着哭喪的臉子，氣憤憤的說：

趙德看他這付臉子又聽了這個氣憤憤的話，心中一點主意也沒有了，嘴張開了好幾次，也沒說出一句話來，更不知張開了嘴說那句話好，能搏他的歡心，只得頭底着，臉一陣紅來一陣白來，那個恐懼心更突……突……直跳。橫豎沒有錢那個思想，也沉落太平洋裏，陪伴王刮皮坐着，好像陪伴虎豹似的。

「怎麼的？一句話也不說，要不出來錢罷了，連句話也要不出來麼……今天還不開付麼。」王刮皮提高了他那哭喪嗶嗶子說：

趙德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來個方法，默呆呆的坐着，底着他那個貫鉛的腦袋，不敢看那王刮皮臉上的顏色。王刮皮看他形像，知他錢是沒有預備，又屢次追問說：

「怎麼的還是不說話呢？有錢或沒有錢，快點說個爽快的話呀！」趙德被逼的無法，只得慘慘淡淡的說：

「唉……真對不起你了！今天實在是沒有預備，望你賜個臉吧，改日的不用來了。明天是十三日，我去到市上賣了幾百捆枝柴，十四那天必爲送到貴號，你看是好不好呢？」



「你在這風地裏站着又胡想什麼？不怕凍麼？走吧！回家裏吧！」他的妻在後邊推他說：「趙德被她驚醒了，身上纔覺得是很冷的，夫妻二人一同進了屋中，她說：

『明天不得去賣柴麼？』趙德接着說：

『可不得去賣柴是怎麼呢？若是不賣，人家再來可就不是今天這樣子了！』

第二天雞叫時候，趙德也沒吃飯，把柴裝在車上，牛馬也套好了，將要開車走，他的妻說：

『車牌子你又不拿了！你忘了上次去賣糧，沒有拿他，叫人查出來，不是罰你五元又買

了一個。』趙德說：

『虧了你想起，不是我又忘了！』拿着車牌子驅車上市去了，到了傍晚時候纔回來，坐

在床上默呆呆的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眼中流淚，他的妻遂問道：

『賣多少錢？』趙德仍不出聲，又問道：『你到說說終久是怎麼的呢？』趙德擦擦眼

淚氣憤憤的說：『叫人搶去了！』妻說：『叫誰搶去了呢？』趙德說：

『旁人敢搶麼？換了他們誰還敢呢？……我將錢到市上，從那邊來了一個穿灰色軍服，

裏民淚痕

頭代灰色帽子綠的紅邊腰中代一柄洋刀，來到我跟前說：「這柴不賣麼？」我說是賣的，又問他給多少錢，他反倒問我要多少錢，我說每百捆給十元吧，他又說：「走吧！送到機關第二連。」他在前走，我驅着車在後，走了半天纔走到，給他謝了車，又給他一捆一捆的堆起，堆完了那個人從屋中走出，手中拿着錢，就交給我了，我接來一看纔兩元，我說不足，他說：「就這些，你還要多少？」給你一千元是多，怕你還嫌少。」我和他口角兩句，他不但不給我錢，還把我飽打一頓，又把我和車逐出門外，遂後門就閉上了，我在門外等了多半天，沒人睬我，我看天要黑了，無法纔回來。——唉！你說坑人不坑人……明天給人送什麼呢……明天不送去……後天他能來麼……來了還和人說個什麼呢……唉……」滴……滴……又掉了幾點窮淚。

十四那天已竟過去了！十五早晨王刮皮就來了，非常的凶惡，得立刻開付了，趙德專門的苦苦哀求，述述他賣柴狀況，一面說一面流淚，一付眼睛，好像一對小泉眼似的，把王刮皮那個金剛石心都給魔軟了。最後王刮皮無法，雖把他羞辱了一頓，還是沒有錢，只得變了計劃

遂對趙德說：

「你不用爲難了！我個保人，出張借帖吧！」趙德說：

「你要誰的保？」王刮皮說：

「要你們村中頭等戶孫仁的保，你能請來麼？」趙德說：

「你少待吧！我去試驗試驗。」趙德去了半天，好容易把孫仁哀告來，又請了一個代筆人，遂就寫起來，寫完了，對他們高聲宣告道：

「立借帖人趙德，因錢不足，煩保人說允，借到德增大號下市錢五十元正，言明月利三分生息，自冬月十五日起，至來年三月十五爲止，共計四個月，至期本利如數清付，倘再拖欠，有保人甘願代付，恐後無憑，立此爲證。」

甘願代付保人孫仁押

代筆人某某某押

立借帖人趙德押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農民淚痕

七

實告完了，道：「交給王刮皮藏好。」孫仁對趙德說：「我既給你保了，到了日期你再付不上，我就甘願替你代付麼？你還得出個字據給我，拿你這個房子作個抵押物，趁着他們都沒走，王先生作中見人，咱們再寫一張吧！」遂又寫道：

「立指房作押人趙德，今因欠德增大錢項，出借帖一紙，煩孫仁作保，至期不能償付，將房交出，任憑孫仁處置，以償付德增大錢項，債餘之錢，仍爲交回，恐後無憑，立此爲證。」

中見人王刮皮押

代筆人某某押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立指房作押人趙德押

寫完了交給孫仁藏起來，遂都走了，趙德自己在家中咕咕嚕嚕的說：

「德增大的東西買不得了！原起就是很貴的，因爲賒欠，已竟納了二分利息，到了收賬

日期，不能清付，還得出張借帖，照月利三分推算，裏裏外外的總計起來，這是多少錢呢？——出張借帖，就得求個保人，保人還信不着，把房子寫給人拿着，人纔敢保，到了日期，再付不上，就得



把房子交出，叫我這一羣人去那處住呢？」想到這處，又悲傷起來，滴……滴……又掉了幾點窮淚，又接續道：

「今天這個稅，明天那個費，賣買家的東西，還得是買，若是不買，又用着了，買了付不上錢，就得納重大的利息，有這兩條道，還能叫你生活麼？」滴……滴……又掉了幾點窮淚。

## 一個鄉村的老婦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學生 姚文基

一座極小的破屋，用泥構成的泥牆，向西邊開了一扇門，門外種着幾株桑樹，樹下有一隻饑得瘦的狗，躺在那裏死也似的！將沉未沉的太陽光，從桑葉的空隙裏射到這破屋上，黑色的牆，就變了一點一點灰白色的斑紋。

靠近門的旁邊，放了一條凳子，凳子上坐着一個五十上下的老婦人，蓬亂蒼白的頭髮，黃褐色的顏面，瘦得眼窩很深，身上衣服也襤褸得不堪，一雙骨瘦如柴的手，緊緊抱着腰部，在那

一個鄉村的老婦

10

裏昏暗地流淚！

忽然跑來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身上瘦得好像晒乾的田鷄一樣；對這老婦口口聲聲的叫：「肚饑！肚饑！」這老婦人總是不答應。那小孩子便伸起兩隻細手，緊緊的捻着老婦人的破衣角上，死也不放；只管叫着：「媽呵！我肚裏很饑！肚裏很饑！快拿些飯來我吃！」

這老婦人慢慢的把頭抬起來，捻着小孩子的手，有氣無力的說道：「寶兒呵！已經三天沒有米下鍋了！那裏來的飯拿給你吃呵！昨天你吃過些野菜糊的湯，不是沒有米的嗎？」

那小孩子驚惶的說道：「我那天看到王先生家裏有許多許多穀，藏在倉裏，原來有些是爸爸送去的！何不向他們家裏去借些來？」

這老婦帶着眼淚的答道：「唉！寶兒！你真小孩子！欠他們的租還沒有還清，如今又要去借，自己也過不去呢！昨天你的爸爸被警察捉了去，不是因為欠他們的租嗎？他們既忍心叫警察來捉你的爸爸，那裏還肯借給我們呢！三天前我和你吃的飯，都是家裏的器皿變賣來的；如今沒有東西可賣了，只有一隻破水缸和缺裏的清水，叫爲娘怎樣……唉！寶兒

啊！天氣快要黑下來了，你且耐了一夜！爲娘的明天去弄些野菜糊的湯，再給你吃罷！」  
太陽已經西沉了，室中的光線，也慢慢的由微暗達到全黑。窗外只見那些倦遊疲乏的  
大小鳥兒，單的雙的，從四方飛來，歸入深林古木裏去歇，彼此咕噥一番，也就寂寂無聲了！

但是那屋裏的小孩子，賊饑的聲音越發厲害起來了！這老婦人聽得也忍不住了！嗟  
嘆了一會，尋思了一會；總是想不出法則來！只好拿了一隻碗，慢慢地走到那破水缸邊，抖了  
一碗清水，給把他吃。而自己肚裏也轉轉的餓得難當，也就咽下了幾碗；起初不覺得怎樣，後  
來吞得太多，一股冷氣，直從肚子裏發了出來；同時那小孩子悽愴的聲音更加狂叫不休！老  
婦人肚子裏澎漲起來也受不了。不知不覺的淚如雨下來！「天啊！天啊！我的親愛的  
寶兒啊！你不要哭啊！唉……」那聲音的悽慘，真是令人不忍再聽；而門外颯颯地寒風吹  
動了樹枝，窸窸率率搖蕩的響聲，好像爲他們嘆息一樣！

## 途中

江蘇第一師範本科一年級學生 張 匡

猛火般的陽光，照耀得滿街通紅。人們正在行路，處此威力之下，實在難受。想求些躲避的地方；但是道路兩邊，既沒有樹木，也沒有房屋，可以遮避一些。人們無可奈何，只得受他壓制。俯著了頭，不敢俯視，顯出了那不高興的樣子，人生的乾燥煩悶，從此表現出來。只有幾個黃包車夫，很起勁似的跑來跑去，難道是得着了人生真真的愉快嗎？恐怕未必，無非也爲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從事於力爭之中，來求生活。咳！人生的目的，「原來不過如此。」很熱鬧的街道那邊，遠遠地傳出嗚咽的哭聲，及呼救聲。越走得近，聽得越清楚，及逼近了，見有三人坐在地上。哭的是一箇半老的婦人，年約四十歲以外，低了頭，用手掩了面，哭得異常悲。左邊的就是呼救的男子，年齡和婦人相仿，灰色的臉，很長的髮，黑白錯雜。額上許多綫紋，胡鬚長得半寸以外，手裏抱著一個三歲光經的小孩，皮膚蒼白，一動也不動的睡著。他不絕地發出悲哀的呼救聲，并且再說道：「我有一個兒子，三年前免強同他成婚，生了這個小孩——指着自己懷裏說——我兒向來是做小販賣，但得利很微，一家老小，都要靠他，實在不夠，又因沒有大本錢，生意總不能發達。他想來想去，實在無路可走。忽然想到從前有個朋友，

現在營裏吃飯，據說已升到連長；若殺往那裏，無論怎麼樣，去當個弟兄，總可做到。既吃了人家飯，又拿了人家錢，又不費什麼力，豈不很好呢？於是打定主意，預備了行李。父母妻子，雖是極力阻止，卻如何當得住呢？竟毅然決然去了。歇了一多月，寫信回來，說道：「現在得了朋友的提拔，在某老爺手下當兵，每月除吃飯零用外，尚可多八元。較諸從前做小販，不啻天壤之別。現在寄回洋六元，以資家用。等語……」我當時得到了這封好消息的信，喜出望外，真是夢想不到，有這般好處。以後五六個月，每月如此。且我們也能稍稍做些營生，以補不足，現在雖不能十分寬裕，然日用已足。不料到了第七個月，不但沒有錢寄回來，連信都沒有了。我心中異左焦灼，乃請了一位先生寫信去問他。又歇了三個月，剛纔有回信來，說道：「現在我們同某人打不得了的時候，營中餉銀四個月沒有發，連吃飯也沒有著落。還有什麼錢寄家呢？只得請大人忍耐一下……等語。」所以我只得靜候在家。他說到這裏，面容蹙然，發出無很底悲傷。又說道，過了三個月，他又來一封信，說：「現在仍在繼續戰爭，餉銀仍舊沒有發出。那些強有力者，尙還可以支持生活，因為到鋪子裏拿些東西，可不要化錢。」

像我這般力薄者，就做不到了，所以請老娘家去商借幾塊錢，趕快匯來，免得餓死在外。」我接到了這封信，大大的驚駭起來！奈道天下有這種道理麼？我生兒子，又替他成婚，原爲老來要靠他過活。現在好多個月沒有錢寄我，反要我給他，不知我身上負債已經不少，天上沒有落下來，地上沒有生出來。教我那裏弄錢去呢？我前從原會對他說：「這碗飯我們不配吃的，」他妻也對他說：「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他偏偏不信，一定要去。真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正真不差了。說話到此，愈顯出心酸悲傷的樣子。又說道，事已到此，沒奈何，只好寫封信給他，說：「我不料你弄到這樣，但我也沒有錢寄給你，望你早早回來，使我骨肉團聚。以後再作道理罷！」去了一信，杳無信息，光陰好快，半年已經過去。前月我打聽得確實消息，有一個逃回來的弟兄，說道：「我兒受了某軍官的哄騙，做了先鋒，充入城中，不料下有地雷，將生命送掉了。」自這消息傳來，合家大哭起來。他說到這裏，從前悲痛，重演起來，引起他無限苦楚，也不禁放聲大哭了。他右邊坐著妻子，也哭得愈利害，他一路哭，一路體續地再說到他的媳婦身上，她自從丈夫出門以後，天天自己做些營生，以求生活。近兩年

來，異常辛苦。但肉體上雖受痛苦，精神上卻很是愉快，祇希望丈夫將來，總有發達的一天。自得了這個惡消息以後，從前的希望，頓然消失。不得不別想法兒，出去求生活。我也沒法挽留，於是他棄了這個小孩而去了。小孩自失母親以後，日夜啼哭。我們無論這麼留心，終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不久就生病，到現在，已經二個月了。因為沒有錢去招醫生醫治，只得聽由命。近日病得愈利害，有早不待夕之勢。昨天聽得隔壁王少爺說，城外有個施藥局，但不要醫費；連藥資多不要的。所以今天同子妻子，抱了小孩，一直跑到醫院裏，到院等了一點多鐘，放始挨到。醫生看了一看，診了脈。對我說：「快快回去罷，醫治得晚了，沒有用了。」我聽得這些話，深恨當初沒有早點醫治，後悔莫及了。又急又嚇，垂頭喪氣的跑回去。不料走到半路，不出醫生所料，已一命嗚呼了！現在他抱的，原來是一個死孩子。他再怨恨地說：「何人的罪惡，使得我們骨肉飄亡，家庭離散，爲了個人的名利，不惜小民的生命。咳！世界到底還有和平的一天麼……」兩人在路旁大哭狂呼，路過的人，也沒有一個能哀憐他，幫助他。還有東邊疾馳過的一座車子，中間坐著一個窈窕女子，嘴裏銜著一枝香煙。身上穿了上

等絲織的衣裳，遠遠地望見了他們倆，就開口道：「今天不色頭，看見了這種東西」再繼續地說：「該死，該死，」這四個字，恐怕就算贈給他們倆的物品罷？

## 可憐的她

吳江同里麗則女學校學生 陶琴清

一間小房子裏，靜悄悄地默無聲息，只有她獨自坐在那裏做活。她的面龐兒泛了十分蒼白的顏色，那水晶似的淚珠，不斷的拋下來，滴濕了一大塊衣襟了。猛聽得「哼！哼！你又在這兒假惺惺做態了！」一片重濁的聲浪，打破這靜寂的隱境了。她愁悶不散的心田，頓添了無恨感覺。不由地說道：「媽！我實在不願去呀！——我實不願離我親愛的爺媽和快活的家庭啊！」正說到這兒，只看見一個中年婦人——她的媽——走進來了。似威似讒的指着她說：「你不害羞嗎？父母定的婚姻，你可以反對嗎？噢！我知道你的心裏了！這幾件衣裳不好嗎？你還嫌不夠嗎？你不要裝腔做勢了。」她的媽說完了，一陣冷笑。



着去了。只剩她嗶嗶啾啾的聲音，來默緩這沉寂的小房子了。原來可憐的她，不幸十三歲上把她慈愛的母親死了。現在的她的媽，就是人們說的一個溫婉的後母呀！

到了那嫁的一天，她愁眉不展的睡在床上，她的臉上帶着悽慘的顏色，她的心裏不住的想她將來的日子。這時候一縷晨光直射到她的雙眸，映得那淚珠似水晶一般的透明了。

她不由地輕輕地歎息着說：「唉——一千塊洋鈔——第五位妾——斷送了我自由的身心了！」

……」驀然間有了一種極高的聲浪發生了。「你今還不快些起來打扮嗎？他家的千

元送來了！你爺爺吃了飯就要叫你去的！」這些話好似荆棘一般，刺傷了她的心苗了。

她不由地低低恨着裏說：「媽你又來催命了！」

「一個七十歲的老翁，娶了二房妻子——外妻，討了四個妾，還不夠今天又要討第五位妾了；聽說那位小姐也是大家出身，字目精通，芳齡不過十七歲哩！」路上的行人一路喧傳着。直刺到橋子裏的她，她的心位顛斷了！她的靈魂兒飛散了！「唉！不自由的婚姻，終究送了我一生了！」她說着最後的一句話。

少女拒婚自殺的一段新聞，又傳遍全街了。可憐的她竟不能夠聽見了啊！

## 末號自修室

南京第一工業專門學校學生 劉海鷗

星期日上午，末號自修室裏的學生，走得一空；有的遊公園，有的逛遊藝場，各行其事，各尋其樂。平日很喧擾的，這時寂靜無聲。惟有張憐才，獨自坐在那裏，呆呆地出神；他持着很沉靜的態度，似乎在那裏想：『這末號自修室，正真是我們同學的生死關頭啊！我們以前的畢業同學，有的果仗他家裏有錢，得繼續求學，向他光明前途上走着；有的靠着他家裏的勢，可以謀得很好的位置，度他快樂光陰。他們和這生死關頭，可是毫無關係，不過除了這些少數人以外，多的同學，過了這生死關頭，就要和學校作個永久的分別，飽嘗那淒涼暗淡的社會生活了！』

原來某校的兩座自修室，東西排成一字形，學生的坐位，可是隨着年級為轉移的——就是年級最低的，在西頭自修室，年級漸漸地增高，自修室的坐位也漸漸地向東遷移——所以

最高年級的學生，都在末號自修室了。

張憐才，自從他來學於此，到了現在，將近五年，今年的暑假，他要畢業了。他平日在校的功課，到還不落人後。不過他家道平平，又沒有什麼勢力，所以他回想到以前，從這末號自修室出去的同學，就要興起他將來的身世了。

他又繼續沈思着：「以前畢業的同學，是已經過去了，我又何必代鳴不平？不過我也不幸，今日到了這末號自修室；換一句話講，就是我也到了這生死關頭，不久又要畢業了……唉！要說到我畢業後的志願呢，——本想考南洋大學，繼續求學；我的父親，對於這升學問題，到也不加反對；不過惟一的阻力，便是金錢。現在南洋大學的用費，雖省儉到十二分，每年少不得三百元；即如其他各大學，也要二百元以上。像我這樣的家景，中學畢業，已屬幸事，那裏還能得瞞望蜀呢？要說到做事罷，——但我的父親，是個平民，而且我的親戚和朋友，又都是沒勢力的。無奈現在謀事，惟一的要素，就是個勢力！所以謀事一層，徒成畫餅罷了！唉！我離了這末號自修室之後，除了升學和謀事外，還有何事可圖？唉！前途黑暗呀！前……」

他想到這裏，絲絲的淚，不由地，漸從困乏眼中流出，他嗚咽的哭了。

這時幾頭小鳥，在窗外的一株大樹上，亂鳴不已，好像對他說：『你不要灰心！不要悲哀！你快快奮鬥呀！努力呀！光明的前途在那裏等你啊……』

隔了一年，末號自修室，和從前一樣，沒有絲毫改變，不過人物已非了。

## 破後

南京第一工業專門學校學生 劉海鷗

某校的一座化學教室，位置十分幽僻；除了上化學課，學生和他會面外，可說人跡罕至。年假開學後，第一次化學實驗，事先化學教師就往化學實驗室，預備一切。他剛到那裏，不覺吃了一驚；玻璃廚裏所陳列的儀器和藥品，都不翼而飛了。後來化學實驗，因此沒有成功！——從此以後，這位化學教師，對於這座化學教室，有了戒心。

一天晚上，那位化學教師，從山新池洗浴回來；這時夜色已深，修長的馬路，靜悄悄的，無一

點聲息，好像沉死一般，黑悠悠的夜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走到校旁的馬路上，遙遙瞧見狼微弱的燈光，從那化學教室的玻璃窗射出；沒有一回，那裏又發了嗚嗚人語聲，破了沉死的夜色，送入他的耳官。他想：『不好了！今天又有賊來了！化學教室和實驗室，是比連的；但化學教室，除了黑板書桌外，別無長物，定規是偷實驗室的？』於是放大脚步，一直向校中辦事室走去。

他半驚半喜，氣喘喘的對舍監說：『化學實驗室今晚又有賊來了！我們幹快去捉呀！』他們點了夜行燈，又喚了一個齋夫，一同向那化學教室奔去。

他們將近化學教室，已被室中人知道了；五六個人，一擁而逃。有幾個長大的，都躍過窗口，各自奔逃；只有一個較幼的，屢次要想躍窗而逃，無奈人小窗高，終不能出這化學教室的範圍。他連忙潛匿在地板底下，希望幸免，那知已被他們瞧見了。他們既進了教室，看看實驗室的門，依然鎖着；惟講台上擺了幾張撲克牌，和一枝洋燭罷了。他們很驚惶而疑惑，立即提了燈，從壞地板中探視；只見一個人，踽踽在那裏，他的面目，被兩手遮掩着，也看不出是誰。化

學教師對他說：『你究竟是誰？只要快些走出來，我們可以饒你無罪……』他只是不應，他們驚慌起來了，說：『不要嚇死了麼？』舍監先生接着對齋夫說：『你快下去，拖他起來，看看究竟怎樣？』

後來果然拖起來了。化學教師和舍監仔細向他臉上一看：原來是本校學生曾繼文，他的臉色已變成灰白了！幸而還沒有死。

揭示牌上，端端正正的貼着一張條告，上面寫着：『曾繼文，破壞校風，深夜賭博，茲經教職員會議議決，應立予開除，以為將來者戒……其餘奔逃而未拿獲者，尚在探查中，一俟發覺，亦當予以相當之懲戒……』

曾繼文面上現出慘淡之色，和他幾個狼親愛的同學告別了。他似有許多話要和他們說，但一時好像骨梗于喉，終講不出一句話來；直到車夫將行旅裝好，他才狼悲哀的說了幾聲：『唉！我親愛的老友！我一朝之失，竟演出這樣的最後一幕！我回去還不知怎樣見我

雙親呢！……再會！……再會罷！……」說罷，一眶熱淚，似斷線珍珠，直淌下來；似乎他已經有了極大的悔悟。

## 禮拜六的夜裏

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學生 王野萃

黑漆漆地一間寢室，充滿了酬唱的鼾睡聲。惟有張慧生却翻來覆去睡不着。他的疲乏的精神要睡得很；無奈他的腦海思潮太湧，早把睡魔捲去。

慧生看看床頭的夜明表，已三點了。他對着表不耐煩的說：「你怎樣不快走？你知明天是什麼日子？你不曉得我明天有許多緊要事要做嗎？你却嗒……嗒……走這樣慢，你有意與我爲難嗎……」慧生的神思亂了，停了一會，才把心定下來想道：「橫豎天總要亮的，我現在何妨細細將明天要做的事，分個條理呢？」李君約我八點在茶樓吃點心，然後去逛馬路，順到各游戲場去走走，我再請他到菜館吃飯。——午後趙君處一定要去的，因爲上星

就是這麼一回事

二四

期日在他家賭輸了五元；明天非再去復本不可——晚上還是我幾個同學聽聽大鼓去。」

慧生安排既定，覺得輕閒多了！便也朦朧地睡去了。

第二天。慧生醒來已九點多鐘，他忙起身洗過臉，無意走到自己的書桌旁，看見一份「星期文會」的章程。他順口念道：

「今天是星期，我們做些什麼？」

「閒游浪蕩，白白過去一天，實在可惜！總要找一件有益的事體做做才好呢。」

慧生讀到此處，精神上似受了一種打擊！再也說不出什麼痛苦。說也奇怪，每星期日人影不在校的張慧生，這一天却鎮日沒有出外。有人說：他是伏在案上作了一篇大文呢。

## 就是這麼一回事

安徽滁縣第九師範學校學生 潘民章

難得的城內錢先生下鄉了。才走出郭門，那如火如荼的紅桃，夾着綠油油的許多碧柳，



橫排在一灣流水旁邊。晴光陰映着，更外動目。不由他手舞足蹈起來！

遠遠的一行青山，穩穩的睡着。旁邊湖水，一波一波的翻來覆去，牽動了無數的縵文。樹林內黃鶯兒，和溪澗流水，一唱一和，彷彿是甜密密似的歡迎歌。多情的春風，帶着落紅如雨，柳絮顛狂，直撲倒懷裏來，和他親熱。不由他心弦一振！如飲醇醪！竟日要殉身在這個美術之宮了！這是何等消受！

湖水內遊鱗片片，很自在的往來如織。湖岸邊坐着漁父垂釣，靜悄沒有一點聲息。他雖輕輕走過，漁翁也不睬他，微露出不屑和憎惡的模範來。那遠遠的孤舟聲聲欸乃，蕭然引去。差不多觸處皆是表現他們是有意思生活！不帶一毫強勉啊！

錢先生在這個環境內，不由他不赤裸裸的實心實地歸降他們了！一回映到在城內做的事，是俾污齷齪，陰險很毒。沒有一件有益於人，都是充滿妒忌和自利；並欠不光明帶着灰色的！不由他心內難受，漸愧和不勝懊悔。

田內的農夫插秧播種，忙的不亦樂乎，只爲要盡人類的天職，供給人們的口糧。辛辛苦

就是這麼一回事

苦，整年也不得閒。再看他們放在佃邊的瓦罐內盛的糙米飯，和生蛆的臭鹹菜。又何嘗如自家的奴僕吃的呢？

桑林內採桑的婦女們，爬高上底，一刀一剪摘下來，一筐一筐的負回去，是爲的什麼？細看他們身上衣服，籃襪不堪，補的千層萬疊，七孔八穴。唉！豈有此理？難道栽稻的人，反不派有好飯吃；養蠶的反不得絲綢穿。能算得平等嗎？這麼一想，錢先生映了很深的痕跡。心田裏志志恹恹！小鹿撞懷的難受！一步一趨，懶洋洋回進城來。嘴裏還說着：應該覺悟了！覺悟！覺悟！

一天，兩天，三天。錢先生還是錢先生，已前的感觸，已成了曇花一現！消磨已盡了！依舊過他的往常生活。有時良心一動，他便自己原諒自己道：一時觸動又何必斤斤的實行呢？

唉！一時感念，原敵不過黑沉沉潛勢力的環境。唉！普天下的人都說覺悟！覺悟！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 家庭間的一幕

南京基督中學校三年級學生 傅家慶

朱玉亭氣沖沖的，對着他妻子道：「你看！這樣還成個世界嗎？這麼大的姑娘，老子，娘替她定婚，不但一點也不害羞，並且還要邀求些什麼（自由），說些什麼（文明）嘞，什麼（將來的幸福）嘞。種種的邪門，左道的言語，滿嘴的亂說。你看！當初我不讓她進學堂，你偏要讓她去；如今鬧出這種笑話，把我祖祖，代代的人都辱沒盡了。」說罷，望椅子上坐，回頭對着張二道：「你……你去把錢老爺請來。你就說：『小姐的婚事，我已經答應了。請錢老爺去商議一點小事情咧。』」那張二答應了一聲，就出去了。玉亭還是不住的咕嚕咕嚕的道：「這還了得！養了這麼大的女兒，連這一點權柄也沒有了嗎？」

玉亭的妻子，現着很難過形容——對着她的女兒道：「珍兒，當初你一定要進學堂，我就讓你去。如今你作出這種事來，不是叫我左右爲人難嗎？再者那黃家的孩子，也不怎麼

樣的醜陋，並且也有幾萬銀子的家產。你到了他家，安安穩穩的作你的少奶奶。吃的好的，穿的好的，你又有什麼不情願呢？唉！珍兒，你聽了媽的話罷，省得你爹嘔氣了。」

朱珍秀看見她爹這樣的發怒，她媽也沒有幫助他的意思。不覺得暗暗的傷心，那兩行眼淚不由的像雨樣的淌了來了。隔了半天，才抽抽噎噎的道：「媽呀！那姓黃的，吃，喝，嫖，賭，無所不爲。肚子裏連半個（一）字也認不得。唉！媽媽，你忍心看着你親愛的女兒，嫁給一個這個樣子的人嗎？」

Oritidgton And His Cat 威丁頓和他的貓

浙江麗州第九師範學校學生 陳燮丞

(1) Phe Chip 都會

從前一個兒童名字叫做利恰爾威丁頓；Richard Onhittington 但人人都叫他狄克。Dick 他在孩提時就沒有父母，而有意照顧他的人也狼狽苦。他年輕又不能工作，所以着實經過一番困難。有時早上沒有吃，甚至一天都沒得吃；如果得到一些麵包殼或一點乳汁，也便快意了。

那時，狄克所住的地方，那些人都歡喜說倫敦 London 的狀況。他們從來沒有到倫敦去過，但似乎都曉得那裏的奇事。他們說住在倫敦的人，都是達官貴人；那裏的歌聲樂聲鬧得一天到晚；永沒有饑餓的人，也沒有必須靠工作度日的人；並且那裏的街道，都用黃金鋪成的。

威丁頓和他的貓

威丁頓同他的貓

二

狄克聽了這些故事，就想到那裏去。

一天一座八隻馬拖的貨車，馬頭上各掛着馬鈴，趕到這邊來。這車便停在旅館門前，狄

克看到他以為這車必定到倫敦城裏去的。

這車夫準備動身的當兒，狄克跑上前來要求傍車而行。這車夫問了幾句，便知道狄克

是個很可憐的孤兒，就滿口答允，悉聽其便。

狄克沒有走過遠路，所以覺得路很長；但是不久已到倫敦城裏。他慌忙去看那奇怪的

景緻，就忘記謝這車夫。只管儘力跑去，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去尋黃金鋪成的街道。他想起

從前看到的一塊金錢，他知道這金錢可買得許多物件，現在倘能得到一小塊金磚，他所要

的東西便都辦得到哩。

可憐的狄克跑得沒有多少路，就疲倦了。看看這天色又黑暗來，而且街路上只有塵土，

並沒有黃金。他便坐在黑暗的牆角裏，自歎自恨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他醒來覺得肚子很飢，而且那邊的人，沒有麵包殼把他吃。此刻黃金磚的

希望完全忘却，只想要食物了。他踱來踱去，終沒得吃；到後來肚飢得難熬，方纔向人家乞一辨士買點東西充飢。

有些人走過他那邊，連看也不去看他；有些人却對他說：『去作工啊！你這懶惰的孩子！』狄克說：『我情愿去做點工作！』

(11) The Kitchen.. 廚房

不久狄克走得不遠，疲倦要昏到了。他坐在一座大屋的門口，想仍舊回到自己的鄉裏。恰好一個女廚子在那邊治膳，瞧着他，喝他說：『你這小乞丐，在那裏做什麼？倘你不快些跑開，我將拿熱的洗碗水來潑你。那時恐怕你要沖撞了！』

此時恰好主人密斯脫菲子華萊，Mr. Fitzwarren 回家吃飯。瞧着這個襤褸的兒童，站在他的門口，他便說：『小孩子啊，你站在這裏做什麼？我看來你是一個懶惰的兒童，不願做做吃吃的。』

狄克回答說：『不是！倘然我找得到事體做，不論那一樣我都歡喜去做的。不過這地

威丁頓同他的貓

方我沒有相識的人，我的肚裏也挨餓好久了！

密斯脫菲子華萊說：『可憐的孩子啊！走來，我來找點事體給你做做罷。』一面他就吩咐廚房給他吃，於是叫他去做簡單的工作。

倘然沒有那狠心的女廚子，狄克在他家裏，倒也覺得很快樂的；但是這女廚子偏不肯包涵他，她時常說：『現在你是我的用人了！以後你應該聽我的吩咐：留心咧！燒火，退灰，洗碗，掃地，拿柴……哈！你爲什麼這樣懶惰啊！』有時候還要敲他的耳光，用掃帚柄鞭打他。

到後來，主人的女兒名愛力斯。colla 看到這廚房如此虐待他，因此責這廚房說：『倘你不善待狄克，我將斥退你呢！』從此以後，狄克稍得安穩；但他的煩惱，還沒有脫除。

他的床鋪在屋的頂樓，同別個房間相去很遠。那邊的地板和牆壁，有好許多洞，每天夜裏，大大小小的老鼠，成羣結隊，出來騷擾，他也沒有法子。

一天，有位先生給他一辨士，叫他去修補鞋子，他決心要想買一隻貓。到第二天早晨，他碰着一個女孩，抱了一隻貓，狄克便問他說：『女郎，我拿出一辨士買你這隻貓，你情願賣吧？』



女孩說：「噢，我賣給你罷，你拿去好好喂養牠，牠是很會捕鼠的。」

狄克拿這貓藏匿在樓頂裏，每天吃飯的時候，他就分些食物去喂養牠。沒有多少時候，從前這些大小老鼠，都被牠驅逐得干干淨淨，狄克方纔安穩睡着。

(11) Phe Ventuse 際遇（海運之貨物）

以後有一時，密脫斯菲子華萊的一隻商船，裝載許多貨物，要飄到海外去貿易。他想使他的僕人，也得點好處，所以叫他們都走進客廳裏，令他們拿出所有的東西，裝在船上，好載到海外去賣。

別人都有東西拿去，——只剩狄克一個人，沒有錢也沒有貨物，躲在廚房裏，不肯走出來。愛力斯想他爲什麼不走來，她就對她的父親說：「可憐的狄克，也應該給他一點好處，我把囊中的錢給他罷。」

密脫斯菲子華萊說：「不與，不與，我的女兒啊！聽他自己去理處罷。」並且高聲地說：「狄克！走來，你有什麼東西送到船上去？」

威丁頓問他的貓

狄克聽到他叫，就跑到房裏回答說：「我沒有東西，只有一隻貓，一辨士買來的，已好長久了。」

密斯脫菲子華萊說：「孩子啊！你快去拿貓來，送到海外去。那一個說這隻貓就不可獲利的嗎？」

狄克雙淚汪汪，拿這憐愛的貓，送到船上去交託船長。別人都笑他夢想，但愛力斯很替他擔憂，並且拿錢把他叫，他再買一隻。

從此以後，這廚子更虐待他，因為造貓的事，還時常嘲弄他說：「你仔細想想看，這隻貓賣了去，恐怕有一根鞭打你的竹竿好買吧？」

到後來，狄克不堪這廚子的虐待，他決意想回到自己的家裏。即於諸聖日（十一月一日）All-hal-lous Day 早晨，動身到哈羅路 Hollo-O'vay 地方，坐在石塊上休息。——後人就叫這石為威丁頓石。Ovittington Stone ——他坐在那裏，很是憂悶，肚裏懷疑不曉得從那條路去；忽然鮑河禮拜堂 Bow Church 裏，有鈴聲同音樂的和聲。他遠遠地聽去，這

聲音確似對他說：

「威丁頓，回來罷，你有三次倫敦府尹的希望咧！」

他自言自語地說：「好的，好的！我別種事情都不管，我且回到倫敦去，等我大了，去做倫

敦府尹罷！去坐美麗的馬車罷！我情願回去被這惡廚子痛打或罵，由他歡喜罷！」

狄克果然回去，好容易走進廚房，布置他的工作，那時候這廚子還沒下樓治早餐咧！

#### (四) Pie Cat 貓

密斯脫菲子華萊的船，航行好久，後來到了海外的一塊大陸地。那邊的人，從前永沒看

到白色的人，於是大家擁擠上來買船上的鮮美東西。船長要想拿些貨物同那國王做交易，

不久這國王曉得，就下令叫他到宮裏去。

船長果去了。就有人帶他到一座華美的宮裏，這國王賜他坐在寶貴的毯毯上，可是毯

毯的花紋，都是金銀綫製成的。國王和王后就坐在旁邊，立刻設筵款待。

他們方入座就餐，忽然一大隊老鼠衝上席來，不管好歹，把這好好的菜蔬，吃得干干淨淨，

威丁頓同他的貓

威丁頓同他的貓

八

無論如何不能抵擋牠們。船長頗以爲奇，就說：「老鼠這樣騷擾，不是很可惡嗎？」他們同答說：「是啊！這些老鼠真可惡，倘有人能夠除滅牠們，我國王情願拿出一半財產給他。」船長聽着這句話，非常驚喜，猛記得威丁頓有一隻貓載來，就對國王說他的船上有隻小動物，能夠除滅這些惡鼠。

國王聽着有這樣的好動物，也驚喜過望；跳躍過猛，連他的黃冠都飛下來，急急地說：「快去拿這動物把我，倘如你說，我將用黃金裝滿你的船。」

船長作假猩猩，似乎不肯捨棄這貓，但畢竟回到船上去拿，此時國王和王后，已另外擺出一席酒筵。

船長懷着貓，向王宮來，恰好這時滿桌烏鴉隊似的老鼠，正在吵擾得有趣。那貓就跳入隊中，哈！怎懨他有這樣本領，能夠勦滅牠們咧！大多數的老鼠，都挺在地板上死了；其餘也沒命的逃到洞裏去，再也不敢出來了。

國王永沒有這樣的快樂，王后要想拿這奇怪的動物玩耍，這船長口裏叫：「普賽，普賽，普賽。」

「賽」這隻貓就到身上來，俯首擦他的腿。他拿起交把王后；王后初次不敢接受。

船長任意摩牠，且叫牠：「普賽，普賽，普賽！」於是王后方敢摩牠，她只叫：「潑堆，潑堆，潑堆。」因為她沒有學過英語。船長放這貓在王后的膝上，牠嗚嗚地叫，直叫到睡着。

國王得到這貓，非常珍愛，於世上的事物，都看輕了。他就和船長議定以相當之值買其船貨，更以十倍之值為貓代價。

船長歡喜得很。他告別了國王和王后，就在第二天開船回英國。England

(五) The Fortune 豪富

一天早晨，密斯脫菲子華萊坐在他的事務所裏。聽着外面有人輕輕敲門，他問：「外面是那個咧？」那個人回答說：「是一個夥友，我替你郵納孔 Unicorn 的船撐回來，並且還有好消息咧！」密斯脫菲子華萊聽着，慌忙站起開門。向外一看，確是船長回來，左手拿着提貨單，右手拿一着箱寶物，滿面喜色，拜謝上天不置。

船長即告訴貓的故事，並且出示那國王和王后贈狄克的許多寶物，這都是他這隻貓的

威丁頓同他的貓

代價。密斯脫菲子華萊聽到，立刻叫出他的奴僕們說：

「快些請他進來，告他這好消息，請進那位密斯脫威丁頓。」

有些人說這許多贈品，不應該給他個人獨有；密斯脫菲子華萊力拒他們說：「這贈品本是他的，我不願扣他一辨士。」

當消息傳到狄克那邊，說他的主人要喚他。去的時候，狄克正在那裏擦洗鍋子。他急

急地說：「啊！我這樣污穢呢！我的鞋子都塞滿灰塵了！」但是催他去的人，還是催着。

密斯脫菲子華萊見他來了，就叫他坐下。他那時還以爲他們向他開玩笑。他說：「請

你們不要嘲弄我，我是怪可憐的，讓我回去做工罷！」

密斯脫菲子華萊對狄克說：「這不是取笑你的。船長已經把你的貓賣了，替你換來稀

有的寶物，你有的財產，已經多於我了。」主人隨即開了這隻寶物箱，以示狄克所有的豪富。

可憐的狄克，不曉得怎麼樣好。他請求主人拿一份去；但密斯脫菲子華萊說：「不，這都

是你的東西；我曉得你一定能夠好好地用他。」

狄克方敢領去，拿些珍寶貢獻夫人和愛力斯。她們謝謝他，且恭喜他，還希望他終身做財主。

可是狄克心腸很好，不願據為獨有。他拿些寶物贈這船長水手們，和同夥們。——他也不忘却這很心的老廚子，多少也給他一些。

後來威丁頓面也純潔細膩，他的頭髮也起捲紋，與一般傲遊於倫敦街上的美少年，同其俏麗。

後來有一天，密斯脫利恰爾威頂頓 Mr. Richard Onkington 和密斯愛力斯，在 Miss Alice 倫敦華麗的禮拜堂裏結婚。在場的人，有倫敦府尹，有高等審判官和郡長；有許多富商和紳士，個個都羨慕他。

後來利恰爾威丁頓做商界鉅子，在倫敦城裏要算第一流人物。他做一次郡長，三次府尹；英王亨利第五 King Henry V. 更封他高爵。

他在倫敦建造一座最著名的紐鐵替 New-gate 監獄。前面拱廊上，鑿石刻他自己和威丁頓同他的貓。

他貓的肖像；到現在三百多年，他的石像，遊過倫敦的人，還能見到咧。

## 離家

蘇州第一師範學校學生 顧君照

一、

一脈新涼暑已收；

竹院清風半帶秋。

咳，再也不能久留家鄉了！

二、

傘似的榆樹影下，手一卷書，儘讀着。知了！知了！的蟬聲，深深沁我心底。我給伊陶醉了！——竹榻裏躺下睡覺。

兩合上眼皮丁鈴！丁鈴！的聲音，漸迫漸近，漸迫漸近的把我拉回來，從清幽的夢境裏。



咳，人間總是那麼樣……

醒後的悲哀，接一接二，接二接三，在我思想海裏，掀起滔天的大浪；但丁鈴！丁鈴！的聲響，還在我耳官裏振動着。

樹枝間的太陽，顫顫的向西移動。地上的樹影，微微的東向進行。已是午後二點鐘了！他們的工作，是不絕的把時間偷去！

照平日的慣例，綠衣，綠帽，赤着腳，搖着鈴，背着綠包兒的郵差，當帶着黑鐵的笑臉來了。但今天却又不見他來……這丁鈴！丁鈴！的聲音，或就是郵差的鈴聲罷。

丁鈴！丁鈴！的聲音，更近了，終於停歇了。我心裏已確定是郵差來了。因為郵差每日走來的例子，先搖着鈴，近了便停了。

我一股熱烈的希望——我猜想我的朋友，今天必又給我討論文學的信了——占領了我的思域，醒後的悲哀，一溜煙從思路的後門消逝。但不由得又生了一層恐怖了——校裏的開校通知書，或者也在他的綠包兒裏喇。

「先生！沒有出去閒逛嗎？快要開學罷。」

他——郵差——汗珠淋漓的黑臉上，表現出一陣和藹的微笑走來了。

「沒有去逛。樹下徘徊徘徊，倒很清爽的。」說時斟他一杯清茶。

「多謝！多謝！」他現出十二分的誠懇。

他打開包兒，檢出我的信，給我說：

「先生！這封信恐是開學信呢。」

我接過信來一看，是一封開口信。發信處，却是蘇州的下校。便瞭然了，心潮大泛，也無

心去着那信內的什麼——大約與每年年暑假的開學通知書，沒什麼上下罷。

他因為義務所牽，不敢稍歇。把信給了我，向我要了顆印子，蓋了印，「先生！請了！」  
走去了。

「請了！」

我很無意的應了他一聲，又默然躺上竹榻。我的心琴儘彈着。

「咳，二個月的海濱的浪漫生活，將別離了……」

三、

「哥哥！媽昨夜向我說：『寶寶！哥馬上要和你玩了……』媽就哭了，也沒有給我說，哥要到那兒去？哥哥！你告訴我罷。」

我正因百無聊賴，在翻我愛讀的詩歌集時，我底最小的弟弟，蹣跚地走來，撞進我底懷，扯着我的衣角，似哭的問着我。

「小弟！我不到那兒去。我很愛你，不願離開你喲！」我抱着他。

他纖纖的小手，輕輕的敲了我幾下嘴巴。『你還不告訴我，瞞我啦！』

「小弟！我不願告訴你……你也該記得，你去年此時的眼淚喲！」我的淚泉，已破了堤防而傾瀉了。

「哥哥！你不是要到蘇州讀書去嗎？寶寶要冷靜了！」木聲哭了。

「小弟！不冷靜。還有二哥哥伴你。」

離家

一五

我雖如此安慰着他，但是那里慰得住他的哭呢！哭得更緊了，給媽也聽到了。

「寶寶又去惱哥哥了！」媽在隔壁房裏喊着。

「小弟！媽去罷。」抱着他媽去了。

雖是秋初的天氣，要比夏天涼得多了，熱而到底還是很熱的，但是媽却關在房裏，滿着汗，流着淚，一針針密密的爲我縫衣。

「媽呀！你一針針把淚珠縫進罷。我在他鄉穿起那件新衣時，定會想起家鄉的媽呀！」

四，

已是八月三十一日的夜九時了！明日——九月一日——的上午四時，就要別離了。

壁上的時計！停了你的工作罷！好讓時間之流！多在人間住一回喲！

車夫已於前日爲我雇好了。準時必定要來了。這隻箱子，媽爲我封鎖的。那件鋪蓋，爹爲我包捲的。準時也定要做我旅路上的伴侶了。一切都預備好了，正待明天的上午四時到來，好上旅路。但我亂蕪般的心緒，忽此忽彼，想要逃避那別離的苦味；但人間的「求

生之鞭，」猛向我脊梁上鞭着了！呵，遊子之心，最好要二片的。一片留在家裏，一片帶在身畔。那末，上帝喇！再給我一片心罷。

十點鐘了，還沒睡着。想依舊想着。媽喇！我小時失眠了，你爲我唱睡睡眠眠歌。今夜怎聽不得你唱喇！——不唱且哭呢！

「睡罷！睡罷！好好的睡罷！」我自己的睡眠歌，便怎樣，摧不睡我自己。越唱越不能睡了！——唱得心聲嬾嬾！心潮滔滔！

這幾天，二個弟弟格外親近我。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隨着。但他們底爛漫的天真，却給一層愁雲蓋住了。

二弟雖不像小弟那樣會纏綿，却也十二分不願我離他。今天他看見我理着一切的東西，他知道我明天定要和他別離了，眼淚像珠子般的流了下來。但他却不願給我看見，偷偷地避去了。

他們今夜也睡得很晚，曉得我在明天的上午四時，——不待天亮——要動身了。他們

臨睡時，還很不心願的給我說着一聲祝福話：「哥哥，平安！」

外祖母是今天來的，買許多零碎的食品，要給我路上解解厭。還給我幾枚銀圓說：「多買幾本書看看，好多得些學問。」

祖父母今夜和我談很多的話。言辭間，頗不願我別離他們。因為他倆年老了，今日不

知明日事，怕一旦有故，不能再……我每次離家，他倆總是如此想的。况他倆現在更老了呢。他倆最後囑我說：「讀書要用功！身體要保重！」

我的思想，一一上了思路，又一一消逝。淚滴着，淚止着，不知何時開始睡着了——睡着！這樣的思想，還是接一接二的入夢復現呢。

狂風吐出黑雲，皎皎的月兒，嚇得躲避了。螢火般的繁星，也懶於放光了。宇宙一切，穿上了黑衣。怒火冲天的雷公，提着對不知幾萬斤重的鐵鎚，猛烈敲着狂風之頭，轟然作聲。同時電母用尖尖的手指，用力抓着黑雲。黑暗之勢力愈加膨脹了！上帝曉得已無濟於事了便哭了！——想用他的甘潔之淚，撤去光明之障。

『天留你！』我底爹對我說。

這原是夢中的幻事，醒來却證之實事了。我底爹爹還在喊我。

五、

今天是九月一日了，還和家人團團聚着，託上帝之福喲！不然現在已在寂寞的旅路上，飲盡苦味之杯了！真託上帝之福喲！

八點鐘了，風雨還沒有止。高晶晶的通路，光滑得非常，還沒印上旅行者的足跡。每朝庭院中覓食的家禽，還沒看見行動。勤於守夜的花斑犬兒，靜踞廊下。滑溜滑溜的眼珠，四下望着。及時行樂的天才音樂家，常常唱慣的曲子，也不聽得唱。這沉靜似死的鄉村，好還有風雨吹彈着天然管絃，起了些靜靜的音波，微微兒有些生氣。

綠的葉兒，紅的花兒，受了甘雨一夜的洗禮，更覺得嬌豔可愛。宇宙的新生機喲！但那狂風不做美，——昨夜的大風，打得他們葉破英殘。——把他們亭亭之姿，捲向天外去了！

『哥哥！天留你，你可不聽嗎？』

離家

我立在門口頭，看着村野的雨景時，二個弟弟，背後突然跑來，用力拉着我的衣角，扯着我的手。幾乎牽得我跌了下來。

「噲！小賊喇！嚇得我跳了出來。天公替你們留我呢。」笑着和他們親了一吻。

「寶寶們！把哥哥推出去罷。橫豎他不愛你們的。」

他們聽媽說了，笑嘻嘻的望着媽，遠望着我。

「四點鐘後落了，就討厭了。要在路上着雨了。」爹噙著旱煙管說。

「天留你！天留你！」這句話今天無論何人，是要帶着笑向我證的。祖父母開眼就是笑盈盈的對我這樣說着。但是我想到終於要別離的，不免又從歡心底裏，泛出一流悲潮。深一層感情的親切而熱烈的交接，即加飲一杯別離的苦味。終於要別離的，倒不是不留我的好！——這不過想着罷了，問問我的心意究是如何呢？……

六、

雨灑了二三天了，悶悶的愁雲裏，今天忽然跳出那麼柔和而光皎皎的太陽，多麼快人胸



樣。咳，不過是送客他往的好友嘍！

微笑的蒼空裏，泛着朶朶遊雲，時把日兒蓋住。媽說：

「天上浮雲，還不絕的推着，怕明天不能就好好天。就是明天大好天了，也不能就出門。路上的泥很滑，不很好走。況且五更裏月已沒了。」

我聽着只好呆笑，不能如何作答。我心裏雖很願順着媽的話，但我四周的空氣反對我的心說：「校裏要開課了，你再也不好停留了！」

二三天悶煞人的雨天的消息，和弟弟們說笑玩弄外，翻幾本心愛的詩集讀讀，也就沒事了。如今天也晴了，我也打定主意，明天要離家了，這幾本詩集不得不和他暫時分離，請他到箱子裏住一回。但啓開箱蓋，又想起前夜預備旅行時媽的話了：

這一日的晚上，媽檢點着衣服，放下箱時給我說：

「那一套是夾的。——夾褲，夾襖，夾袍子。——秋風起得緊了，就穿上罷。那一套是棉的。——棉褲，棉襖，棉袍子。——覺得天寒了，就……。」媽的二行清淚流下了。

「媽！我知道了。覺得天寒就穿起棉的，更寒了怎樣呢？——我不是富家子弟，更寒了穿起皮的。我要穿的皮，還在獸類身上！——媽！你放下心罷。你的淚，就是護我的皮。氣候冷到冰點，我穿着那件滴上你的淚的棉衣，體溫就要增到百度！——太熱了！」

我記起媽的話而這樣一面想，一面流淚時，二弟牽着小弟的手，來邀我說：

「哥哥！到海濱上逛一回去罷。」

我雖沒心意去逛海濱，但想到二個月的海濱生活的快樂，將消逝了，不由得要去作一回最後的狂發，滴幾點淚在海濱上，作我很誠心的贈品。

「好！好！弟弟！我到蘇州去了，就不能再見大江活水了。」

平靜的海上，照着初晴後微笑而溫柔的太陽，閃閃爍爍，光波萬頃。遠帆一片，靜悄悄地，由此岸航到彼岸。三隻二隻潔白的海鷗，自由自在的，躺在海之懷裏。啊，我的心！附着在海鷗的潔白的羽毛裏，也好時聽海之譁，和伊密密的接吻，親親的作伴。但——咳，可憐我是沒福的人！

海上回來，已是晚飯時候了。一點一點的螢火，草叢中飛出。可明月懸空中，把他們的寶光奪去了！許多蚊蟲兒，噤噤作響。仗着他外科醫生的本領，時着我身上試驗他的手段。剛吃過晚飯，手芭蕉一柄，納涼談笑，媽就催我去睡。

「早些去睡罷！逛了半天的每賓，太倦了！况且明天還要早起身，趕路程。早些去睡罷！」

我雖願在別離之夜，談個暢快，把我心頭所要吐的，盡量傾出，免得在臨別時，嘗耿耿欲言不吐之苦，然却不敢多談了。

孤燈明滅，靜室若死。怪會作惡的蚊子，耳邊唱起怪煩惱的歌聲。榻上躺着，翻來覆去，如何成眠！

「媽賜我多談些罷！」

下榻來，拖了鞋，走進他們的團裏。他們環坐着，默然無聲。各垂下頭，視線射上地面。銀色的月光，射在地上，映在他們的臉上。

「你怎麼又起來了！不要太倦了！」

「媽！我……」

「哥哥！講故事給我們聽罷！」

「講什麼故事！你去睡罷！不怕倦嗎？」

我本是捧了滿心的話，出來要說的。可是太多了，不知先說那一句好。瘋狂似的一聲一默，說了些不接氣的斷句，終又默然了。

「你不要太倦了！去睡罷！」

媽又攙我了，我只好直了腳，慢吞吞的一步步走去睡覺。好可怕的臥榻，那敢躺上，終於躺上了，又是不成眠。『一，二，三，四，五，……十，……二十，……五十，……一百，……』循環地默數着。不知循環了幾千百遍，才漸漸的糊塗了！呼呼的入睡！

好容易安然睡着！睡着了，又給汪！汪！的雞聲犬吠聲驚醒了。綠沉沉螢火似的燈火，還沒熄去。壁上的時計，長短針已重在「字」上了。只要長針再環了二週，第三週就是四

點鐘了。

「先生……五更了……」

躺在榻上，眼巴巴的望着時計的長針環了一週多些，外邊有人聲了。那隻犬兒吠得跳起來了。人聲混着犬聲，不辨到底是誰。大約是車夫阿二了。

「誰……誰……誰？」

大聲應着，爬下床開門來，爹也起來了。

「你好早喲！」爹說。

「不早喲！要趕三十里路的呢。」那個人應着。

「阿二！」我插嘴問着。

「哦！先生！」那個人應着，那時我曉得是阿二了。

「原來是你！給那隻狗鬧得聲音都聽不清楚。今天要辛苦你了。」

「今天乘客一定是很多的。下了二三天的雨，都等急了。」

『那是一定很……』我應着阿二的話，還沒說完，我的話柄，已給二弟弟個打斷了。

『哥哥！多買些玩具，和故事書給我們。』

『弟弟！那是自然。你們要好好地互相愛着，伴着。』

爹媽往廚下去了，預備做些充饑的東西。

『阿二到廚下去歇一回罷。』

到了廚下，阿二一邊坐下，低了頭睡去了。弟弟們還緊緊的拉着我的手談講。

『哥哥！我要讀小朋友。』

『哥哥！我要玩小木馬。』

『弟弟！你們要什麼，我總記在心頭的。』

『阿二去把車裝好罷。裝好了，吃罷就可以走。』爹說着，媽去擦他的眼睛了。

『哦！……哦！……』阿二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呼欠。

我幫同阿二去裝車，二個弟弟也跟着。走進那間靜默的小屋——我的睡眠閱讀之室。

——充滿了悲傷的空氣。屋裏的一切，都低頭含情送別我。『我親愛的一切，別了！』我心裏發了一個禱告。

「阿二！車裝好了沒有？好了來充饑罷。」爹問着。

「好了！」

「阿二！我們去充饑罷。」

噴鼻兒香的蛋炒飯，快口的炒蝦，潤舌的醬麻油湯，我少些吃了一點，也就吃不下了。

「阿二你吃罷。三十里路很遠呢。」我說：

「你多吃些罷！旅路上很辛苦呢。」媽抱了二個弟弟，顫顫的對我說。

「不要心急！時候還早哩！多吃些好！」爹說了，又去和阿二閒談。

「夠了！夠了！再吃也吃不下了！」

我漱着口，洗着臉，忙去搞着祖父母的房門，去辭別他倆。他倆聲聲「珍重！」擊着我緊張的心弦，音波琅琅，忍不住要滴下淚來。祖母在嗚咽了，更忍不住了，淚流下來了。不要

流濕了地。倘祖母踏着了，會驚擾他全身的細胞，而使他哭。

阿二吃完了，雲眠也就要四點鐘了。

「爹媽！我要走了。弟弟們！你們不要和爹媽淘氣。」

媽已不住的哭了。二個弟弟也哭拉着我的衣。爹昂然的頭，也低下去了。四鐘點了，

不能再停留了。

「爹媽……弟弟……」

「兒囑！珍……」

「哥哥！我們要小朋友，小木馬。」

出了宅了，爹爹還默默的送着。最後說：「要篤志進行！」二個弟弟圍着媽，還呆立在

庭中擦着眼。

別了！別了！心還在家！

七



三十里路的行程盡了，苦了阿二。酬了他三四的力錢，倒不知流了他多少珠子。

「阿二！你回去罷！我上了船好了。你肚子裏覺得餓嗎？可到朝陽門內隨意小酌

裏去充飢。」探出機角錢給他。

「先生！你也好去充充饑了。」

「我不覺得餓。」

「先生！蒙你愛憐我，三十里路儘走着。謝！謝！」他接了我幾角錢，翻身走了。

「阿二！阿二！我……」

阿二轉身來向我說：「先生！有什麼話？」

「……」

我本有許多話，要想請阿二帶給我的爹媽，才叫他。但現在這許多話，已化爲淚珠而傾瀉了。

「阿二！你回去好給我爹媽說：『船上很安適！』」

「是！先生！我去了。」

阿二走去了。遠了！漸遠了！我還憑着船棧眼巴巴的望着。最後我的眼中，脫了阿

二的影子。阿二！你走得也太快罷！

嗚……嗚嗚……嗚……汽笛叫了出來，在船的客人都說：「要開船了。」埠頭上的客

人，也爭先恐後的上船了。船上下的買賣，你喊我應，我喊你應，一時忙得形容不出。鑼起了，

船動了，船上喊賣東西的，統通下了船，站到埠頭上去了。乘客憑棧望着埠頭上的人，埠頭上

的人立而望着船上的乘客。「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珍重……平安！」

親愛異常。揮着手，飄着手巾，心上不忍而悲意顯然！咳，我是舉目無親。

船離埠五六丈遠了。別了我的家，又別我的家鄉了。」

「爹！媽！船已開了，風平浪靜，你倆可放心。弟弟會淘氣，可放大些氣量，不要重責他

們。——孩子期一過，人從此墮落了。弟弟！你們不要常和爹媽淘氣，討爹媽的打……家鄉

別了！秋風颯颯來了，萬請你求東風神送些我馥郁的稻的香喲！」

在人叢中默騰了一回，懶洋洋走進二等艙門，想找座位，乘客擁擠了。還容得下我！「既容不下我，何不早些關照我一聲，明日來，我也可多……」這樣的思想，才浮上我腦海，眼淚已瀑布般傾下了。但人衆眼睜睜的瞧着我，不得意向裏流了。甜蜜的葡萄酒，如今變苦了。

「客人！買票……！」

他們船員，握了一疊船票，背了隻錢袋，個個乘客前，做錢票兩兌的生意。

「買張三等票。」我給他們五角錢。

他們凶狠狠的，板了臉說：「立在二等艙裏，要買二等票的！」

「好！好！」我又補給們他二角錢。

原來我太吝嗇了，爲了找不着一座二等坐位，就不願多出二角錢。但我覺得他們也太可憐了！爲了二角錢的上下嚙！

「你今天就要到蘇州嗎？」

我因爲找不着坐位，憑着船檻，細看一疊疊的波浪，你懷着我，我抱着你，你逐着我，我逐着你，突然一縷溫柔的問聲，從我背後發出。同時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膀，回頭來一看，原是我的女友。同時我到蘇州讀書，他也到上海讀書。

「好久沒有見了！」……相說着，手已互相握着了。

他烏黑的髮絲，暈紅的顴頰，二片薄薄的朱唇，一雙黑亮的瞳仁，活潑的精神，和雅的舉止，很可愛的。一身素樸的裝飾，很自然的。

「不覺得二個月的暑假過去了！」他說。

「時間過得真快！偷偷摸摸地便溜去了！」我接着說。

「暑假裏，你寄給許多詩我看，真覺得快活！到底是海濱生活的陶養。我隨便如何羨慕，萬萬羨慕不到的！」

「算得什麼詩！不過是感情波動時的洶湧罷了！」那時我真覺得羞澀。無才的我，承他一聲虛獎，已覺得萬分羞慚！但他偏又要和我談起我能力所不及談的

話來了。

「有一次你給我一封很長的討論文學的信，我真欽佩！你的意思，以爲文學當民衆化的，人生的。我倒也很表同情。你的信上有一段話說：「離開了人生，憑着超特的思想，去談些什麼什麼——人生以外的事，人家看了，木然不知，還有什麼價值呢！——空擲時間——」在他自己，當然是以爲有價值的。但他以外的人不知他，他的價值也可見一般了。」那真是精切喲！

「不值一笑的：…S君說你對於婦女問題很努力呢。」

「你見過S君嗎？」

「我沒有見過他。他的信上如此說。」

「自己切身的問題，不自己去努力，還待誰！」

「那是自然！」我說了那句，他就笑着說：

「不過我雖有這思想，却沒有這能力呢。」

我們儘談着，船儘行着，不覺已過了新開河，堡鎮港，直向吳淞駛去了。我的故鄉，已成了一條黑線。再過半點鐘，或一點鐘，就要望不見了。一江嫩黃的江水，滔滔東流。波浪底和諸的音樂，海面底溫柔的微風，都足使我陶醉！

「你有首詩題爲海波的，不是描寫那樣嗎？」他說着已用纖纖的手指指着江流。『你的詩，真是受海濤之洗禮呢。』

他雖無意間那樣給我說着，但却已引我到二個月的海濱生活的回憶了。我每天裸着上體，赤着脚，帶了二個弟弟，狂也似的海灘上跑着。一個浪兒湧來，我的脚濕了。我願我的脚，永久濕着。是海浪的吻痕喇！但如今呢……

我常掉着紡錘式的小舟，漂浮在海浪裏。白迷迷的浪花開在船頭，可愛的笑渦生在船尾。現在確同是浮在海上，却已別了南北了。

我正默默的想着，他從中提了個問題，把我的回憶打斷了。

「你的詩沒有韻，我覺得不大……。」

「有韻，無韻，倒於詩的價值，沒有什麼增減的——詩的主要原素，可以說是感情。只裏感情濃厚，就是好詩。不過像我這樣不會做詩的人，沒有韻自然更覺不好了。」

「那末，詩與散文，到底怎樣區別呢？」

「我想有韻與無韻，決不是詩與散文之區別。凡有韻而就可爲詩，那末，符咒……等東西，爲何不能算他是詩呢？無韻而不得爲詩，但往往有些抒情之作，詩意葱蘢，讀之竟覺得要比那有韻而無詩意的好得多呢。所以詩可以用韻，而不必定要用韻……」

我還想往下說，但他又這樣向我說了。

「船已進了吳淞了。」

「我倒還沒覺得呢。」

「風景大異了。黑煙漫天，機聲似雷。呵，天然的家鄉，何其清靜而美麗呀！」

「我……」回頭北望，已望不見家鄉之影了。

「你今天趕到蘇州要夜深了。」

「乘得到三點二十五分鐘的車，還不妨。」

「啊，一點多鐘了！怕……」他看着手錶。

「還不要緊，可以趕得到哩。小心着行李罷，要着碼頭了！」

「哦！碼頭上會。」

自十點鐘開船後遇見了他，談着講着，直到現在，足足有三點多鐘，儘憑檻立着，沒移一步。同船的乘客，也不知注目了幾次。怪不得人家要注目了，連我自己想想也好笑。但我們到底是摯誠而坦白的友愛喇！

我想他一定太疲了！爲了我點心也沒有吃。十二點鐘的時候，他問我：

「你要吃點心嗎？」

我同他說：「我不要吃。吃了，要病船的。」因此他就不吃了。盡用些我外祖母給

我的零碎食物嚼嚼。

船着了碼頭了，六個銅元，買了個挑夫，把二件行李，挑下了船，搬到馬路旁，他已和幾件行



李站在那兒了。

「包車喊好了沒有？」我問。

「好了！好了！」一陣微笑，走上來和我握手。

車夫擺了，才放下手，顫顫的說了半聲，「珍……」坐上車去了！  
然又頻頻回頭望我。  
車去遠了，他還揮着手巾喊：「抵校後，請給我一信。」

我雇了一輛包車，趕到火車站，已三點一刻了。再十分鐘，車要開了。忙買了張火車票，打了行李票，跳上火車，人兒已擠滿了，幾乎又容我不下。

車飛也似的一站站過去，到蘇州還不晚。進校還沒打過八點鐘。但車上一路胡思亂想——親愛的家鄉，從此別見了。我要再見他時，只賸得幾根枯枝了。小河裏的蘆葦兒，已割去了。只一條光光的，孤冷冷死板板的他纏着白野裏——好容易盼到蘇州！

八，

木葉盡脫了，赤條條的枯枝，和着落葉的別離之曲。雪也飄了幾次了。活活的清流，已

停了他血液的循環了。時間是飛矢！人生是飛矢！那只有……我不敢說！好容易望過三個月。距返家時還很長呢。二個月等於二年而有餘！但是怕了！欣慰的返家，如何的離家呢？離家——好容易飲盡別離的苦味之杯！

這里是蘇州，

崇明要在那兒呢！

媽！

我的心飛得到你那邊，

入你的夢嗎？

## 畸形

南通代用師範學生 翟松溪

他和伊認識在一年前A地的夏令會裏。他是努力學問的青年，而對於文學和藝術，具

特別的鑑賞。伊也是喜歡藝術的。連伊的心靈和神情，也彷彿純粹藝術化的。漆黑的髮，嫩白的臉龐，苗條的身體，給人看見，誰也起愛慕之心！他倆相信感情，學問，品行，都合自己內心理想中的戀人一般。

A地夏令會的場所，是臨山倚水，含有自然的美。離城市很遠的鄉野。前面是一塊花園，沿着園垣栽着一株一株的楊柳，紅錦般的石榴花，透出園外，和絲絲的綠柳，恁東恁西的擺動。園外便是十餘里廣闊的鏡湖，青翠的流雲，紺紅的太陽，映射波心，泛着閃爍的金光。湖的北端，盛開着荷花，笠帽般青碧的葉兒，紅的，白的，淡紅的……花兒，清韻的香氣，一陣一陣的送到人們鼻際。幾隻蜻蜓，有時休息在花瓣上，有時款款的飛。這種靜謐的美，令人悠然神往！幾艘白色小艇，泊在湖畔。那夕陽西下，湖波耀着萬道金光，涼風拂拂，把日間的暑氣，完全消滅。那白衣白帽的會員，三三五五，搖着小艇到荷花深處，人和艇的影兒都遮住了，只聞歌聲隱隱，從荷花叢中散布到水面，驚起水鳥，拍拍的飛，淙淙的流水聲和着，合成自然複奏的音調！青葱的山光，比黛還濃些，那山上僧舍梵宇，蒼勁的松柏，和青的，紅的，黃的，……野

花，倒映在澄淨的同鏡子般的湖中，顯得明明白白。

他倆是藝術的欣賞者，而於自然的美，又具特別的愛戀，所以常常在湖濱散步，或槳着小艇到荷花叢裏，或坐在綠柳陰中，聽聲聲的蟬唱，領略自然的音樂。

時間短短的夏冬會，要閉會了。大家快要分別，尤其是他倆覺着無限的依戀，這山色湖光，處處都表示他倆的戀愛已成功了！

別離的前一夕，他倆坐在湖濱綠柳陰下的涼椅上，拂拂的晚風，把伊的覆額的短髮吹亂，蟬鳴聲聲唱着，「知了知了」的歌。

「我們倆可說是奇遇。我是喜歡藝術的人，時常聽人說A地的風景怎樣清秀，怎樣美麗；我想來遊玩，可是這裏的情形，我不知道，又沒有朋友做引導，只得作罷。恰巧今年這裏有夏令會，這一月中把山色湖光，也玩得夠了。但是我從沒有想到遇着我理想中的戀人一般的你。」伊一手把被風吹散的短髮整理在一邊，注視着他。

「是的，奇遇。我來這裏的動機和你一樣，不過沒有預料到我靈魂的安穩，永久的伴侶

的你呵」——他點點頭微笑。

「我向來以爲戀愛是靈魂的束縛，悲苦的源原，這種思想是絕對的不是；假如世界真有戀愛，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呢？我們要把自己赤裸裸的心，沒有絲毫疵瑕，捧在上帝的座前，我們便感宇宙間沒有比戀愛更甜蜜的一回事了！不過心上若蒙着疵瑕，那便是悲苦之源泉了！」

「你所說的，句句是我十分佩服銘感的話。我們的戀愛，完全——我敢說，並且敢代表你說——建築在極純潔真摯，極自由的國土之上。無數的愛神的天使，擁護我們，使我們的愛情，永永無替；使我們的快樂，彷彿那紅錦般的榴花，清香的蓮花。我們的精神，互相陶醉在我們的心房裏！」他說着，把手拍着胸前心房的那裏。

「我們的愛，不是軀殼的，——父母遺傳的，就是一妙明真心」的愛，「不生滅心」的愛，「大圓鏡智」的愛，「不受輪迴」的愛，世界無盡，我們的愛也無盡；宇宙不滅，我們的愛也不滅；我想至誠的戀愛，不受空閑時間的支配的。或是——我很不願設想，——一旦你到上帝

的樂園裏，我戀愛冥漠中的你，彷彿你的靈魂一樣。或是我死了，希望你戀愛我如我愛你的靈魂一般。雖千萬年後，我們的愛戀，仍存在宇宙間。或是地球毀壞，變為塵埃，可是我們的愛，不受絲毫的影響的！」伊說：

他右手緊緊的握着伊的左手，吻了一下，微笑的說：「我的靈魂的依歸的愛人呵！我希望而且很願意我倆的戀愛如你所說的。」

「我願我倆能夠 Pure Love 拿破崙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的確，有許多人沒有結婚，享盡戀愛的幸福，但一結婚，他們的熱度漸漸地低了，降至冰點以下了。因為他們的戀愛，不出於真誠，而一部分是結婚的原因。我倆的心的真誠，雖是兩片，而是一體的！」伊彷彿教士的說法，滔滔的說着。

「我倆形體，明天別離，可是我們的戀愛，是不別離的。我們別後無論怎樣忙，每星期要通信一次。」他提出的要求。

明月兒的光輝，和湖水映射，泛出白金般的光芒；濛濛的夜霧，橫亘空中，無數的螢火，一閃

一碟東東西西的亂飛，蟬也唱得疲倦休息了，悄靜的沒有一些聲響。只有村犬的吠聲，一剎便也消滅了。

夜深了，他倆同寢室睡眠，那明月兒笑臉盈盈，漸漸地斜西。

固然，他們倆每星期通一次信，六個月之後，他幾次的寫信給伊，却沒有回信。這可使他的心靈發生無窮的恐怖，產生無限的想像。伊準是病了，不能寫信。不，不，決不，伊身體很好，平日又很當心的，就是害了病，也得請人寫信告訴我。伊或和他的朋友，作長途旅行罷。伊怎麼不把旅行的狀況報告給我？知道。這種雜亂紛紜的想像，縈迴在他腦中。

這縈迴在他腦中的想像，自從他的朋友Y君告訴他，完全解決了。

「B女士現在那裏，伊的身體可好？」他問。

「哦，伊還在家裏，伊的身體很好，你在那裏認識伊的？」Y君說。

「在去年A地夏令會裏認識的。」

「伊和一位C君發生戀愛，他倆大約要結婚了。」

「不見得罷，這位C君是做什麼的？」

「真的。C君是伊的同鄉，美國留學生法學博士。」

Y君不知道他倆的關係，把伊和C君的事情告訴了他；他不相信Y的話。「伊不過和C君是朋友罷了。伊不是說我倆的戀愛是永遠永遠的存在嗎？別人的言，不能十分相信的，我倆的心是一體的！」他想：

綠衣的郵差，每天有信送給他。不是某報館的酬金，便是某雜誌催稿子的信。朋友的書信，是不常有的。自從他倆發生戀愛，除却報館雜誌社的信外，加多了伊給他的信。綠衣人把信送來了，一封是伊的，他喜歡極了，沒有把信拆開，和信封「*envelop*」了幾次。他不知道這裏面藏着足以使他苦痛的消息！

W先生：

我們在A地發生的戀愛，據我的意見看來，有些不合戀愛的原則。所謂戀愛是合乎倫理的，心理的，生理的，審美的，沒有做長時間的朋友，對於個性的觀察，一定不正確，將



來要產生無限的恐怖和痛苦！我和先生僅做了一個月的朋友，而即發生愛情，未免偏於靈的衝動，一定有無數的痛苦伏在後邊！知其不可爲，不如不爲。況且戀愛是極自由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我愛你，你不愛我，這種畸形的戀愛，是不適宜於現代的。今特函告先生，請你把從前我倆的戀愛關係打消，彷彿沒有這回事的樣兒。

那是我十分希望的。祝你的學業進步，身體康健！

B 手書

「你既然知道不合倫理的，心理的，生理的，審美的，怎麼和我發生愛情呢？還是你那時不知道戀愛的真諦，到現在纔知道了，和我脫離呢？」他注視着信箋說：

「不過我沒有出洋留學，又沒有博士的頭銜。哼，給人說聲博士夫人，多上幾家香菸館，多坐幾回汽車……罷了！咳！我只怪自己信人過分，把人看得太重。那人與人的間隔，永遠的存在。甘言蜜語，是一時的高興，亂說一陣罷了！在A地鏡湖畔說那麼忠誠甜蜜的話的伊，就是現今這樣冷酷的B女士呵……」他自言自語的說了一陣，把信箋鋪在桌上，右手執着筆，頭微微向左側着，一切都沈寂，只自己的脈博跳動聲。

B女士：

你的信我沒有開拆，和她拆了幾次。我以爲——我的癡想裏面藏着我的靈魂的歸依的愛人的無數的福音——甜蜜的慰安。但是我把信看了，使我不知道是哭呢，還是……罷了，罷了。也不必哭了，你不愛我，我愛你，這種畸形的戀愛，當然不容生存於現代。不過我今朝才澈底明白愛是苦痛，是刑罰。邱弼德（愛神名）是最狡猾，最喜歡戲弄人們的魔鬼。女士尙能追憶署夜靜寂的鏡湖畔的談話麼？我深自懺悔，誣蔑女士是我靈魂的依歸，永久的伴侶，世界上只有少數人能享戀愛的幸福。女士的心是蒙着塵埃，沒有把牠虔誠的供奉在上帝的座前，我還沒有死去，地球並沒有毀壞；我們的愛情，却已破產了！已受空閑時間而且人間的影響了！咳，這樣也可說是妙明真心，不生滅心，大圓鏡智，不受輪迴的愛嗎？——這是我自己追憶的感想，并不是責女士的，請你原諒我！祝你們的戀愛成功，祝你們的戀愛永恆無際！M手勸他把這封信寄出，他倆從前的愛情，霧散雲消了。他也嘗過戀愛的滋味，他的靈魂，仍飄

蕩在空間時間，沒有歸依。

\* \* \* \* \*

一天，他在影戲館內遇着Y君，他得到伊的消息。

「B女士現在怎樣了？」他遇着Y君第一句的問話，但他狠懊悔問伊的消息。

「哦，B女士，伊是給命運判斷被棄的，失戀的人了！……」  
「怎麼，失戀？」

「是的，失戀。伊和C博士發生戀愛，他倆就結婚。後來C博士因為伊祇有中學程度，配不上他們到外國讀書的博士先生。伊愛他，他却不愛伊；他們便成畸形的戀愛，終於是離婚了！」

「他們離婚了？」

「伊幾次要自殺，給人阻止住。伊只是度伊孤寂的生活，伊的靈魂創傷了！伊咀咒C從前待伊多麼甜蜜，現在如此的冷酷！」

他聽了喃喃的說：「A等B，B等C，畸形！畸形！……」

畸 形

四 七

# 遺痕

江蘇第一師範學校學生 俞植荃

他很覺得無聊，眼皮時常合攏來，睡神頻頻的把手招他，想擁抱他在她的懷裏。他欣幸這時沒有課了。否則上課又要瞌睡了。機械的課程，他實在感得沒有意思，沒有興味，不合於他的個性；但他又不能不照着他們一般地過着，把他原有的個性湮沒。

他本無心看書，雖是他心愛的昨天才買來的詩集，只是一頁頁的翻過，也無心一首首的細味了，到寢室裏去睡罷！但他又覺得不願意在那裏睡。因為不時有嘈雜的談笑聲侵擾他的清睡。無意間，他慢慢的步出了自修室，穿過了南園遺勝，向道山亭漫步着了。

簾花下，不期然的使他逗留着，曲脫的老根旁，立着一根三角形的木樁，上有白粉寫着的「簾陰話月」四個字，不過是這麼四個字聯綴成的一句話罷了！又觸起了他無限的悽愴。溷濁的池水，被風兒擾着，只是波動得沒有安甯。後波推着前波擴散着。一波沒了，一

波又起，雖他們總是永遠地那樣波動着。其實，瞬間，他們已不知有幾許更變在那裏了！

突然的感想，在他的心中洶湧着了。他想假使一波沒了，一波又起，那起的波即是那沒的波，那末，他覺得雖是一簇細小的微波，也許能擴散得無窮的遠大哩！但這只是使他不信，使他懷疑，使他永久地懷疑着……他實煩悶極了！他望着那微波中挺立着的幾葉嫩綠的荷葉，零星地點綴着。更表示着無限的淒涼。

從藤棚上倒垂下的枝條上，留有許多滿開的籐花。微風吹來，已開過盛期的籐花，却一片片地墮下，只是愁着臉兒，默默地不說什麼。「花兒啊！風兒迫着你們落下來了呢？還是你們自己願意辭去你們自己的故枝呢？」他悲悶極了！他這麼的自己對自己問着：他覺得再不忍看這種的情景了。並且也不再願立在那裏，立在那裏更添他的煩悶了！他對四周望了一望，就慢慢的走向道山上去了。

他走過了曉岸荷風，由東山麓上山了。石級很平坦的鋪着，他只漫然的走着。兩旁綠森森的花樹，不幾時還滿開着嬌豔的花兒的，如今却將結甜美的佳果了！山地上長滿了嫩

綠的小草，夕陽從樹隙中，零碎地射下，嫩綠的地氈中，彷彿又繡着無數閃耀人眼的神祕的金色小花一般。小草的綠，枝頭的綠……這些的陰影，已映得石路兒又是綠澄澄的了！全山碧綠，顯露出一種蓬勃的氣象。碧綠中，又襯着亭牆的灰黃色，但這又表示着一種莊嚴的氣象。

他最愛徘徊在那裏的，是在西山腰間的一小塊平地上。那裏栽着幾株梅樹，間有一二株杏樹桃樹雜植着，但總是梅樹居多。前兩天梅花盛開時，杏花尙含蕊未放，桃花還沒有一些花痕哩！他無聊裏，疲倦時，天天來此解悶的，那裏彷彿是他的安樂之所。同學們雖這麼多，知心的也有，但他總是淡漠的。其實他們彼此也何嘗不都是淡漠着呢？他雖覺得他們都是母親的兒子，但他們却都是格格不相知呀！

他常常獨自孤寂地步到那裏，那裏有石磴，有很長的木椅，任遊人休息。他常常坐在那張木椅上，有時沉思，有時呆視，有時狂歌，有時酣睡。他的惟一的知己，總是不離開的伴着他。和顏地微笑着放出她悠悠的清香，來解除他的煩惱。他忘懷了一切，忘懷了自己，他只

陶醉在她的愛裏了！

但是今天他雖那樣地坐着，他的感覺却與前不同了！他心中想着的，也與前迥異了！

他要想同往日一樣的酣睡着。不，他却只是睡不着，但又怎能睡着呢！方矇矓着，又突然驚醒了！睜眼望，原來是片片的落英，從覆蓋着他的枝上墜下。地上，身上，面上都有着落花了！

他不再甦了！靚了更添他的悽愴！閉着眼罷！閉着眼又被瑟瑟的落花聲驚擾着。

他於是更睡不着了！更煩惱而悽清了！他只呆呆的思索着，他想把這些落花，片片地重復聚攏來，再裝成同以前一樣的花朶，但這件事怎麼能夠呢？又誰能做這件事呢？花兒只是一片片零亂地點綴在地上。花瓣落了，不能再成花，只有明年再開了！他想到這裏，他不願再想下去了！也不願再坐在那裏了！四圍的一切，都迫着他要速速的離去。他於是默默的緩緩的走下道山去了！

他走過桐岡時，眺望着山下的一切的佳境，在他往常徘徊着都戀戀不忍離去的。今天却不然，他只感得沒有意義，無心留連。佳境的面目變了呢？還是他的感覺變了呢？但這

又誰能知道呢？他只感得淡淡的，眺望着，煩惱更纏綿地圍繞着他了！他想趁無人在時，暢懷地放聲地大哭一場，以作落花的安慰，以表憔悴的同情。但是他想哭，哭偏更哭不出聲，要想滴淚，淚更灑不下。他悲憤極了！只是苦笑，只是狂喊。他想到落花湮沒時，還有這麼一個憑弔者，表示同情的意義。他更想到他自己現在和世人這麼淡漠着。人生有如一朵花兒一般。含苞了，盛開了，憔悴了。他到她們的今天，恐怕沒有這麼一個癡人在這裏憑弔吧！憑弔又有什麼意義，到不如讓世人淡淡的忘懷他罷！花兒雖已憔悴了，她們還有遺痕留在枝頭，使人們追懷她們哩！他覺得能如落花們能留得一些遺痕在枝頭也好。但這是花兒們的普通的，人們要這麼是很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啊！』只要我憔悴時，也能留得一些遺痕，我只要能留得一些遺痕……』他只是這麼狂喊着。

## 慰安和愉快



在一所小小天井裏，受着斜月底微光，透映在一條短牆的窗上，櫺縫中堆積的塵埃，和破裂的殘痕，都畢露出來。

那時候在這一間卑陋的屋子裏面，生着一個中年底婦人，大約是三十歲左右；在那狹而小的門邊，一梭一梭地織帶，忙忙表現出她今天的工作，還沒有圓滿的樣子。桌上擺着一盞直而小的青油燈，已變成油墨般的黑了，發出微弱昏紅的光燄，閃閃地不定，也表出一種幫助她底工作驕傲的樣子；但窗上淡淡素抹的月光，總是瞧他不起。

旁邊立着一個年約五六歲的小孩子，面上雖是帶着黃瘦的顏色，但圓圓的一雙小眼，灼灼同明星般閃爍地不定，可以看出他是十分伶俐。

她坐着一梭一梭地織過去，雙目的視線，全注意在一條細長的帶上，那孩子呆呆看她織帶，一雙尖銳的目光，也全注視在她底手和梭結合的中間，隨着梭兒迅速地閃動。

她用全副的精神，去幹她底工作，那小孩子也提起他幼弱底精神，間接去注意他母親底工作。室內除了索索的梭聲以外，岑寂着一些兒沒有別的聲音，梭聲繼續地響着，也好像合

着很自然的音節。

她忙忙地進行她今天的工作，把什麼事都忘卻了——連那可愛甜蜜似的小孩子，也都一齊忘却了——他立着有半小時的時候，就焦躁地顯出不耐煩的樣子來，時用他小小細圓的手指，去抓他蓬蓬短短的頭髮，有時全身攪着，好像全身的蟲蚤，都一齊施牠原有的侵略主義，皮膚處處就感着奇癢了。他一雙小手，時上時下，抓過不住，真焦灼極了；向他底母親帶着懇求和煩惱的色彩，發出顫破的聲音，說道：「母親！我們好睡呀！我再等不得了！」他說着，一雙圓活的小眼兒，漸漸收攏而縮小了，她用溫柔慈祥的臉色，輕輕地去慰安他，一句道：「你心不要急，我帶就織完了，息一歇，好睡了！」一面還停止她的工作，用手在他底頭上，撫摩了一回，便又繼續她底工作。他眼皮也漸漸重了，更縮小而至於一線了；腳跟去支持他全身底重量，像要宣告無能了，軟軟地，酥酥地，小小的面龐，醉倚在她底膝上，全不覺得布絲的粗糙，反像已得着溫軟柔靡底安慰了！

一回兒室中除了細微脆弱的梭聲以外，又靜着無聲了；她仍是很安適地繼續她的工作。

脚兒直直地，曲着背，彎着腰，頭睡下去倚她底膝，終覺不大舒服，他又不耐煩起來，用他圓弱的頭顱，在她膝上，只是像穿山甲一樣的攪着，重興又發出他底宣言。她又安慰了一番，撫摸了一番；但這次却失其效用，不靈驗起來。那孩兒仍是接連地叫喊着，發出破碎帶着強迫的聲浪。她曉得這次使命是反抗不得了，少不得就要破裂；她急忙微笑安慰他道：『好了，好了！睡罷！睡罷……』一方就解了她腰際所縛的帶，雙罷將他提起，置在膝上——但此時他底眼眶裏，已飽含着淚珠，——親親地，着力地吻他一吻，像好甜蜜似的。用手拘拘他底背上，口裏唱着溫柔和慰安的小調兒！這真是一道催人入睡的符咒兒，含有重大軟化的壓迫力。沒一刻他耐聲已呼呼地响起來，大約是睡熟了；但他不敢停止她底慰安，在背上還輕輕地拍着不定，垂下頭來，用下顎接在孩子的額上，表現出一種親熱的態度和凝思的樣子。

沒一刻的時候，間壁王少奶奶的屋子裏的時鐘，已鏗鏘敲着十一點鐘了；她聽了鐘聲，就發出一種不自在的樣子，看頭縐了一縐，帶着訊問的口氣，無聊焦躁地說道：『已十一句鐘了，爲什麼你的爹還不回來咧？』那時候小孩子已是在做他甜蜜的夢，不能回答他這個問題；

所以她只是一人說着，沒有別的人去給她一句慰安的話——但她也不想有人來問答她，只是寂寞無聊的一種心口問答罷了！

後來她看他已睡得熟熟了，就輕輕的立將起來，慢慢地走到一張昏沉深黑的牀子面前，很小心地不敢震動，將他放進床去；幸虧得他還不醒來。她坐在床沿上，默默地等了一回，她的丈夫還不回來，就又立起身子，把桌子上的油燈，剔去了燈花，小小的室中，較前已倍加明亮。她於是又坐在那靠在門邊的橙上，孤寂地仍是繼續她底工作。

遠遠的犬吠聲，由遠處而漸漸近了。不一刻呀的一聲，她底丈夫就推了門進來。八短而褐色的衣裳，直而黑硬的頭髮，炯炯的眼光，顯出一種勞働威武的態度。雖然是一張黎黑的臉，但筋肉突起，看出來有極強健的身體。帶着慰安而訊問道：「你……你還沒有睡嗎？」  
「是，我還沒睡！」她微笑注視他底面上，同他說。他向四面看了一眼，又說道：「阿二已睡熟了嗎？」  
「是他早已睡熟了。」她又繼續地問道：「今天你爲什麼回來這樣遲？使得我真不耐煩！」  
「你不曉得，今天是廠主的三十歲壽辰，特他叫我們幫他底忙，添了二

角的工資，我們還滿滿地吃了一杯壽酒咧！」「哇，是呀！你真快活，我却這麼樣！」她迷迷地笑，從愉快中發埋怨的口吻。她一面說着，一面就解了帶，和他開正式的談話。他稱贊他的廠主今天做壽的盛況，酒飯這麼的體面，拜壽的人這麼地多。他在後用他瘦而硬直的手，伸進一隻油污不堪的袋裏，摸出一個黃紙的包兒，隨手拆將開來，說道：「這是我走過酒店門口，買的青起兒，你嘗嘗味道看。」她老實不客氣的吃了，他自己也吃了幾顆，口裏還贊着豆的清芳和甘味，她很誠懇好奇忽地的問他道：「今天外面有什麼新聞？」「沒有什麼，王阿狗昨天已娶了妻了，面貌差不多同夜叉一樣。我去看她，猛烈地驚了一嚇！」他說着，她旋窩就在口角邊湧起，笑了——笑個不住。

汪汪的犬吠聲，又起來了，蹣蹣的一陣皮鞋聲，由遠遠而漸漸近來，間壁王少奶奶的門就丁丁……的開了。王少奶奶從夢裏驚醒，懈懈的問道：「你回來嗎？今天戲看得好不好？」「今天演的梁武帝一齣，五花八門，奇奇怪怪都有，真是有趣！」他們互相問答着，滿室熱烈的笑聲「哈哈」「嚇嚇」起來了。

那個小孩子被傳過來的笑聲，猛驚醒了，哇哇地哭起來，她去拍他一番，安慰他一番，好容易又睡熟了。——但此間壁親愛夫婦的說話，和笑聲，都已停止，岑寂着無聲。

月兒照下窗了；更夫從牆外走過，引起汪汪的犬吠聲，隱的地聽得已是三更了。她開口微微一笑，說道：「夜深了，睡罷！」

## 印度觀察記

上海約翰大學學生 孫劍樵

上星期六，全國青年會協會書記顧君，來校演講，題目是「我的印度觀察」。顧君在印度，費了四個月功夫，調查那裏的社會情形。這天他演講的，便是印度的社會，教育，政治，和宗教情形，報告給我們聽：這是從他自己眼光中觀察出來的咧！鄙人情願當顧君勞而不獲的秘書，替他做了這篇演講筆錄；下面便是他的演講：

(一) 社會情形 印人舊制度，社會上有四個階級——勃拉曼，開夏丁傑，凡施雅，和

蘇奪拉——近年來已變更了制度，社會上內有三千個階級，各持各的地位，不相往來。人口五分之一，大約三萬二千萬人，叫做「不可接觸的」；他們是最下等的社會，沒有教育，也沒有衛生，住在城裏的一部分，上等人連他們的影子也不敢接觸。印人有實行一夫一妻主義的，有實行多妻主義的。印人對於他們的女兒，守舊得很，家裏另外派出一間房間，專給女兒的，除家人外，男人一概不許走進去。這間房間叫做「潘奪哈」。印人也有女子學校，校裏的男教員，用一面屏風，同學生隔離，學生只能聽見教員的演講，不能看見教員的面目。好笑！好笑！

(二) 教育。大學校的課程很簡單，醫藥和法律二科是普通的課目。印人沒有普通的言語和文字，所以他們用英文來教授，言語也講英文。教育家多英國人，但是大學很多，女子教育，比中國格外發達。

(三) 政治。講到政治，有三個政黨：第一種，是理論家，一心想推翻英政府；第二種，是革命黨，受英政府的監視；第三種，主張自治。

萬人。

(四) 宗教。人口三分之二信奉印教；也有信奉回教的；信奉耶教的，大約有六百

萬人。  
願君末了又說：年輕的印人，熱血，情願犧牲他們的生命，去成就福國利民的功勳！

## 不重要的信

南通代用師範學生 瞿光燦

「我的人生在那裏？」 「他到底愛我怎？」

我直接到立英的信以後，總常這樣的想

我直接你信後，便怔怔的想了幾天。人生的意味，總在漂泊虛渺之中；社會上的一切，

都是萬惡；大能殺身，小能敗名——心地純潔的青年男女，在沒和社會接以前，純乎天

真爛漫的本色；終天處仕溫柔的家庭，優美的學校裏，這種良好的環境，很可造成高尚

純潔人生的基礎；一和社會接觸，便失掉許多自然，變成卑鄙狡詐的心地，造出儉安苟



且的人生……

菽貞寫到這裏，把筆擱下，支頤閉目的想，忽然三妖輕輕地跑來，在肩上拍了一下，菽貞趕忙轉身一看，微笑底撫摩她白嫩的手說：「怎的這樣調皮？」白來打斷我的思潮。」秋貞很自在的說：「你想什麼？」好姊姊！告訴我吧！爲什麼怔怔地坐在這裏，不知我遊戲？倒把我悶的發慌，好姊姊！前天雖給你的信呢？」菽貞一聽這些話，很鎮靜地說：「好妹妹！你何必要問呢！我們——去遊戲罷！」說著，和秋貞到靠牆的小桌邊，在抽屜中拿出泥团子，紙馬，蠟球……；和秋貞不自然的戲了一時，叮囑說：「小心些，我就來的！」她仍舊繼續幹未完的工作。

兒童是人間最可敬慕的呵！心地多麼純潔，處處熱而溫柔愛待人，自己莫明其妙的表現出來，可是後來爲什麼變成機詐呢？失却童性的人來呢？我常常癡想：爲何不永久生在兒童的羣裏，能常消受他們的愛，我在給雲哥的信中，有一點短詩，現在抄給你看：

不重要的信

詩人的靈呀！多麼純潔偉大，但路不及小孩子的愛力能軟化我吧？

我們女子被壓在中國四千多年的禮教闕下，可算痛苦極了；解放，自由，平等，反動的呼聲；何等光明正大。實際仍舊是幹些卑鄙的生活，以為個人生在天地間，不過是滄海一粟，世界上一切，好似和自己沒切身利害的；終天糊塗萎靡，到老到死，總算混過這世。——奇怪豔麗的服裝，輕佻無味的行動，都可表現他們的人生呀！那些稍有學問，修養個人品性的，處處拿溫柔 and 美的熱情對人，做社會上衆矢之的；她們所希望的，只是做個「賢妻良母」過自在而平穩的生活罷了！講起超越的「賢妻良母」的人生觀——拿高深的智識，應付自身和社會的難題；犧牲一己的幸福，替社會服務，維持羣衆的生活；充滿卓絕豐富底精神，做純粹的完人。——紙面上的空談吧？我真要替她們哭！

我承認你所說：「現在女子的錯誤點，是在沒根本上的直覺；——一味求性欲的滿足，過那奢侈淫佚的生活；——就是大多數的希望——焦點——總沒真正高遠的眼光，和男子一同創造新的人生。」

我是得着良好環境，平穩的生活；處處總想發展個性。——和你想識以後，大家拿高尚的人格相砥礪，各造自己的新人生，做出真正精神的結合。——回憶起，玫瑰花下，清水河邊，綠茵上的談天，心靈被自然氣象薰染醉了，這是多麼快樂！多麼溫柔！天地的萬物，各有自適之道，立英！你可有供給我自給的可能？

這時忽聽得嗤的一聲，菽貞轉一看，却是三妹正捧着小囡子微笑地向她說：「好姊姊你看我和泥妹妹接吻呢！」

## 窗裏和窗外

陳存心

(一)

「張媽！阿敏的鞋子舊了，爲什麼不替她換新的呢？快替她換……換下的鞋子丟了罷！留在也沒有什麼用處！」這種柔細而剛強的聲音，從那高大而軒廠的房屋底後窗裏

直透出來。

(二)

「媽！鞋子……鞋子……」一個約模四五歲的女孩，兩隻小而黑的手裏拿了一雙半新不舊的小鞋子，一跌一滾的從那高大房屋後面底小屋子裏走將進去，嘴裏這樣呼着。

「嘻！孩子！這鞋子是那裏拾得來的？媽來替你着——媽來放好，快快放好，被人家看見了……到舅母家去給你穿！」一個面貌黑瘦的婦人在那矮而小的屋子裏走出來，抱了那女孩，這樣說道。

(三)

我給了這種感覺刺激之後，心裏陡起了一個疑問：「一雙同樣的鞋子，為什麼窗裏的人這樣輕視她？到了窗外人的手裏，這樣重視她呢？」

懷疑

伊和小弟弟在一處弄水頑。伊的小弟弟很调皮，就用手撥水，把伊身上弄濕了。伊就用手掬着水，趕着嚇小弟弟。小弟弟笑着跑開，嘴裏尙且喊道：「姊姊拿水撥我呢！」

伊的母親聽見，急忙從房間裏三步當着兩步的跑出來，也不問青紅皂白，打了伊兩下子，道：「你又欺負你的弟弟了！我曉得你作死呢！」轉身抱着伊的小弟弟進去了。

伊一個人呆呆地想道：「這事怪我嗎？母親爲什麼要打我呢？」伊不明白這個道理，於是偷偷底哭了！淚珠兒滴在濕的衣裳上，辨不出是「水漬」還是「淚痕」。

# 82  
18641  
31

18641